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

第一卷 花冠

温塞特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丧钟为谁而鸣
〔美〕海明威著

小城畸人
〔美〕舍伍德·安德森著

土生子
〔美〕理查·赖特著

菲茨杰拉德小说选
〔美〕菲茨杰拉德著

喧哗与骚动
〔美〕威廉·福克纳著

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
〔英〕曼斯菲尔德著

城　堡
〔英〕阿·约·克罗宁著

刀　锋
〔英〕毛　姆著

雪　国
〔日〕川端康成著

缩　影
〔日〕德田秋声著

伪币制造者
〔法〕纪　德著

蒂博一家（上、中、下卷）
〔法〕马丁·杜·加尔著

告　别
〔德〕约翰内斯·贝歇尔著

在轮下
〔德〕赫·黑塞著

莱尼和他们
〔联邦德国〕海因里希·伯尔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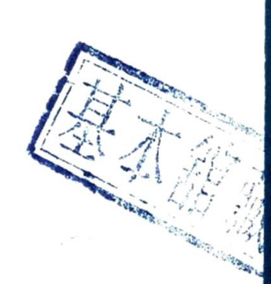
农　民（1—4卷）
〔波〕莱蒙特著

旋　涡
〔哥伦比亚〕里维拉著

侏　儒
〔瑞典〕巴·拉格维斯著

血与沙
〔西班牙〕伊巴涅斯著

无产者安娜
〔捷克斯洛伐克〕奥勃拉赫特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挪威〕温塞特著

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
花冠





上海译文出版社

С. УНСЕТ

КРИСТИН, ДОЧЬ ЛАВРАНСА

ВЕНЕЦ

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2 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
第一卷 花 冠
〔挪威〕温塞特 著
张草纫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上 海 译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 插页 5 字数 245,000
1988 年 6 月第 1 版 198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7,000 册
ISBN7-5327-0374-6 I·176
定 价：3.75 元

前　言

《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是挪威女作家温塞特的代表作，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名著，已被译成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文字。作者于一九二八年以这部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西格丽德·温塞特(1882--1949)生于丹麦的凯隆堡，母亲是丹麦人，父亲是挪威著名的考古学家。温塞特受父亲熏陶，从小对历史，特别是挪威中世纪的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她曾在商业学校念过书，从十六岁起在奥斯陆的一家商行里当了十多年女职员，接触到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为以后的写作积累了素材。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玛尔塔·埃乌里夫人》出版于一九〇七年。这是一部日记体的爱情小说，描写爱情与家庭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接着又发表了长篇小说《幸福的年纪》(1908)、《维加·里奥特与维格基斯》(1909)、《珍妮》(1911)、《春》(1914)和一些短篇小说。

一九二〇——一九二二年她陆续发表了三部曲《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达到了创作上的顶峰。一九二四年她皈依天主教。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又发表了一部巨著——四卷历史小说《埃乌顿之子奥拉甫》，但并不怎样成功。以后又发表了长篇小说《不燃烧的灌木》(1930)和《伊达·埃利萨贝》(1932)，反映了女作家在宗教上的探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入侵挪威期间，温塞特流亡到瑞典，后来又到美国，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活

动，一九四五年归国，一九四九年在挪威的利勒哈梅尔去世。

温塞特的创作继承了易卜生的现实主义道路，并从斯堪的纳维亚古代英雄传说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因此具有深刻的民族性。她的作品大多以妇女解放作为中心主题。她认为妇女的幸福不仅在于摆脱一切不平等的束缚，还在于履行自身的人生义务。她的作品虽然大多叙述家庭琐事，但对人物的心理冲突和感受的描写是带有普遍性的，超出了单纯的家庭和生活的范围。她笔下的妇女不仅是感受到爱和遭受痛苦，她们首先是为享有爱和恨的权利而斗争，为获得使个性得以充分发展的那种生活而斗争。当然，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斗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她们不是象珍妮那样死去，便是象《春》中的女主人公那样最后终于妥协。

《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以十四世纪上半期为时代背景，通过一个普通妇女的一生经历，多层次地反映了当时挪威的时代风貌和社会生活。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正直、善良而性格坚强的妇女的形象，她为争取自己的妇女的权利和做人的权利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小说的第一卷以女主人公克里斯丁的婚姻为主题。十四世纪初叶的挪威还处于宗法制社会，在国王哈康五世的统治下，生活比较安定，这个时期是一个"昌盛时期"。克里斯丁的父亲劳伦斯年轻时曾在国王手下效劳，立过军功，后来解甲归田。他为人正直，和气，慷慨好客，有事业心，成了一个富裕的庄园主。庄园的名称叫约栾寨。克里斯丁是他最钟爱的长女。他给克里斯丁物色了邻近的福尔莫庄园的贵族子弟西蒙·达莱作未婚夫。西蒙为人和气，作风正派，办事踏实，善于应酬，克里斯丁虽然对他有好感，但却缺乏强烈的爱。克里斯丁到奥斯陆的

女修道院去学习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与年轻的贵族埃尔伦邂逅。两人一见倾心，产生了热烈的爱情。西蒙知道后，虽然仍旧爱着克里斯丁，还是同意解除婚约。劳伦斯在女儿的恳求下也被迫同意解除婚约，但坚决不肯把女儿嫁给埃尔伦。埃尔伦是国王的重表兄弟，曾经得到国王的宠信，但他却与一个有夫之妇非法同居，生过两个孩子，因而失宠于国王，还被开除教籍，声名狼藉。劳伦斯认为他是一个不可靠的人。于是在慈父与爱女之间产生了剧烈的思想冲突。小说深刻地描写了克里斯丁的内心矛盾：一方面，她反对家长宗法制，反对自古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反对教会的规定，争取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把自己的生活同自己所爱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权利。而另一方面，她斗争的矛头却是针对着一直钟爱她的、自己最敬爱的父亲。因此，克里斯丁对传统道德、对宗法制准则的胜利，必然伴随着自己的痛苦和感到自己有罪的意识。

第二卷以克里斯丁的婚后生活为主要内容。经过长时间的斗争，克里斯丁与埃尔伦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住在挪威北部埃尔伦的世袭庄园侯萨村，一共生了七个儿子。婚前的热恋阶段过去以后，在共同生活中暴露出两人性格上的差异。埃尔伦不事生产，挥霍成性，加上处事轻率，具有贵族的傲慢和骑士的冒险精神，使富裕的家产陷于败落。克里斯丁为了儿子们的利益，为了明智和公正，同埃尔伦的坏习性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们经常为一些生活细故而发生争吵。这是两个坚强的、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个性的冲突。对克里斯丁来说，自我肯定，认为自己正确的内心意识，比她对埃尔伦的永不熄灭的爱情更为重要。但这时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哈康五世的女儿英格贝尔公主嫁给瑞典的艾利克公爵，他

们的儿子马格努斯王子成了瑞典和挪威两国共同的王位继承人。哈康五世去世时，马格努斯还在幼年，由英格贝尔王太后掌权。英格贝尔宠幸丹麦大公克努特·波尔斯，使挪威的贵族感到屈辱。以艾尔林为首的挪威贵族拉拢原先支持英格贝尔王太后的埃尔伦，追使英格贝尔交出政权，由艾尔林摄政。英格贝尔嫁给了克努特·波尔斯，迁往丹麦居住。埃尔伦当了郡长。及马格努斯国王成年亲政，信任保尔首相，艾尔林失势。马格努斯国王长期住在瑞典，奉行的政策都以瑞典为主，挪威几乎成了瑞典的附属国，引起挪威贵族的深深不满。他们通过埃尔伦暗中与英格贝尔联系，想拥立英格贝尔与克努特·波尔斯所生的约翰王子为挪威国王（因为约翰王子与马格努斯国王同样是已故哈康五世国王的外孙），达到挪威与瑞典分治的目的。由于埃尔伦作事轻率，阴谋败露。埃尔伦以叛国罪被捕。参与阴谋的贵族都退缩了，让埃尔伦一人受辜。但埃尔伦表现得非常坚强，尽管受到酷刑拷问，没有供出一个同谋者的名字。这时克里斯丁捐弃前嫌，一心为营救埃尔伦而奔走。最后在西蒙的帮助下，埃尔伦获得释放。在小说中，历史情节本身并不重要，只是用以说明埃尔伦的命运的变化，从而更充分地显示出埃尔伦的坚强性格和克里斯丁的自我牺牲精神。

小说的第三卷是以描写克里斯丁、埃尔伦、西蒙、兰波尔之间的复杂感情开始的。西蒙娶了克里斯丁的妹妹兰波尔做妻子，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仍旧爱着克里斯丁，从而引起了埃尔伦对兰波尔的猜忌。连襟之间，姐妹之间终于失和。西蒙含恨而死。兰波尔再嫁给远在南方的一个庄园主。埃尔伦在侯萨村的家产被全部没收后，只得在克里斯丁的约柔寨庄园（劳伦斯已去世）过着寄生生活。他仍旧游手好闲，不事生产，梦想有机会到

国外去冒险，重新做一番大事业。他的傲慢的贵族作风引起约栾寨农民的憎恨。他们还因此而对克里斯丁不满，把她看作他们所敬爱的劳伦斯的不肖女儿。克里斯丁失去了她从小就熟识的乡亲们的同情，又为儿子们的前途担忧：他们不仅失去了继承侯萨村家产的权利，还受到父亲游手好闲的坏作风的影响。这又在克里斯丁与埃尔伦之间造成深刻的矛盾。由于受到克里斯丁的埋怨和责备，埃尔伦忿而出走，住到亲戚赠送给他的一个荒山中的小庄园里，独自一人过着贫困的生活。虽然克里斯丁后来感到后悔，亲自去向埃尔伦道歉，两人又恢复了旧情，但是埃尔伦还是不愿意回到约栾寨去。他不想过寄人篱下的拘束生活。克里斯丁只能依靠管家乌耳夫的帮助治理家业。乌耳夫是埃尔伦的义父波尔德骑士的私生子，一直跟随着埃尔伦，忠心耿耿。克里斯丁给乌耳夫娶了一个农家女子雅尔留德做妻子。乌耳夫与雅尔留德的感情不好，雅尔留德迁怒于克里斯丁，诬陷克里斯丁同乌耳夫私通，从而引起了一场大纠纷。埃尔伦得讯，赶来帮助克里斯丁，结果在械斗中受伤而死。埃尔伦的儿子们各奔前程，有的当了修士，有的当了贵族的侍从，有的同别的庄园的女主人结了婚，只有三子盖乌提留在约栾寨。盖乌提娶妻后，克里斯丁把庄园的管理权交给了儿媳妇。儿媳妇同克里斯丁的关系并不好，经常发生矛盾。克里斯丁为了不使儿子为难，以到北方去朝圣为名，住到了埃尔伦的祖先创建的修道院里。这时挪威流行鼠疫。迷信巫术的人们企图活埋一个拐骗来的孩子，作为禳解。克里斯丁同他们展开斗争，救出了孩子。但她自己却染上了鼠疫，不久病死。

在这部三部曲巨著中，故事情节并不很复杂。然而小说对当时的社会风貌，风俗习惯，人们之间的交往、经营、爱情、友

谊、仇恨、痛苦、思想、信仰，作了最广泛的反映，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思想冲突描写得十分细腻深刻。即使是对日常生活的琐碎叙述和自然景色的描写也真切感人，富有情趣。小说中塑造的克里斯丁、劳伦斯、西蒙等人的形象，他们的高贵品质——正直，善良，无私，勇敢，为反对社会罪恶而斗争的精神，具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虽然这些人或为贵族子弟，或为富裕农民，不是普通劳动者，但正象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作家普希金、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塑造的某些形象一样，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品质，超出了他们本身的阶级，代表着人类共同的道德。

这部小说对中世纪挪威的教会及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理想化，这与作者后来皈依天主教并且继续写宗教题材的小说显然有思想上的联系。但某些评论家据此而把《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这部小说看作是"罪和赎罪的小说"，那是不恰当的。尽管在这部作品中宗教活动的描写占有相当的分量，宗教信仰对人物的思想有一定影响，但一些主要人物的行为和活动，如克里斯丁的抗婚，她同埃尔伦的斗争，都不是为了宗教信念，而是为了肯定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意志和权利。即使克里斯丁进了修道院后，她为拯救一个被活埋的孩子而同一群由于绝望而发疯的暴徒斗争，也不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而是出于人道的原则。从这一点看，《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这部小说不愧为本世纪前半期世界文学中对人的公正评价达到最高尺度的作品之一。

现在我们根据俄译本把这部巨著转译出来，以飨读者。我们的译文和评价有错误的地方，请读者们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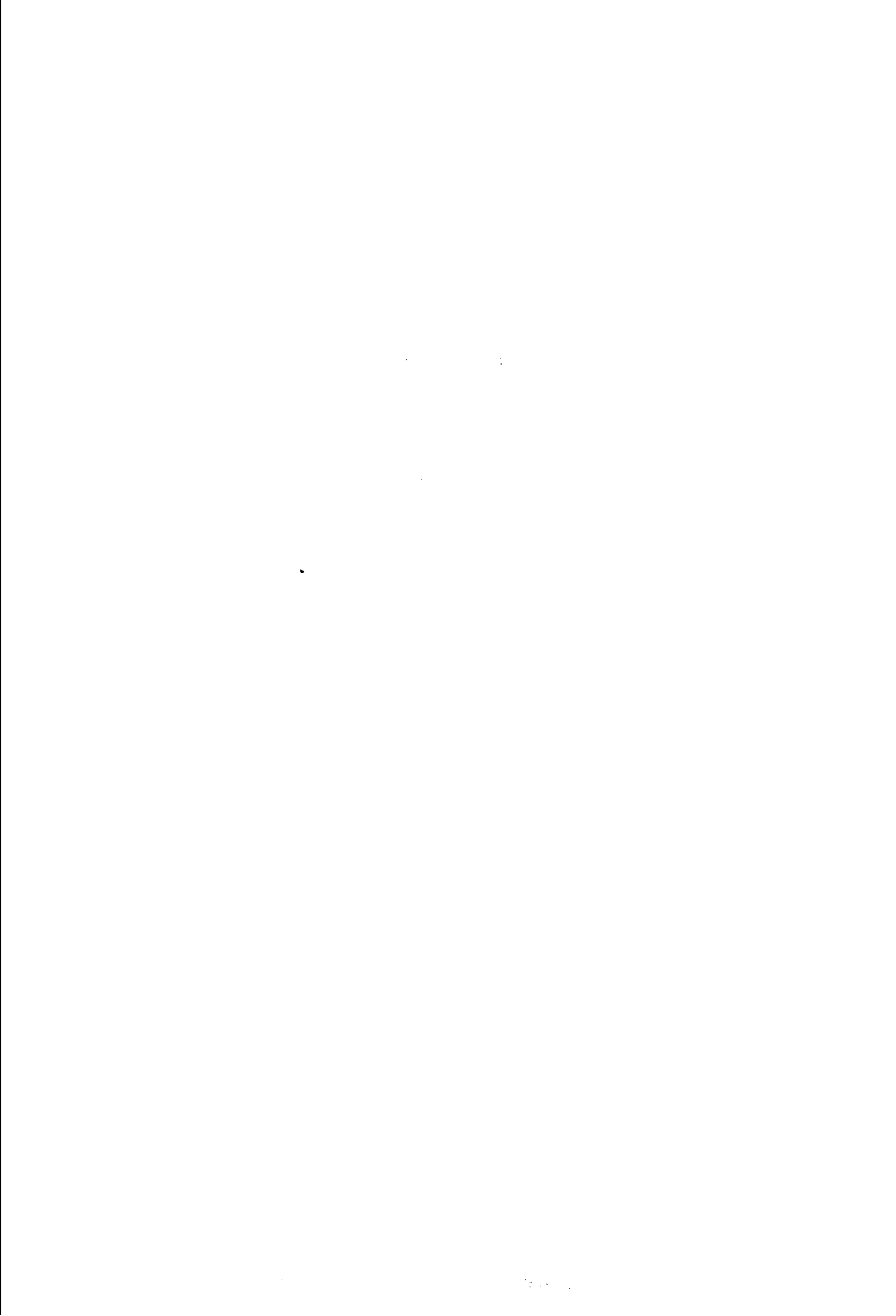
张草纫

一九八六年九月

目　　次

第 一 部

约 栾 寨



1

一三〇六年，顺德村的小伊瓦尔·耶斯林去世后分遗产的时候，他在西尔的田庄归了女儿拉根弗丽德和她的丈夫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在这之前，他们原住在离奥斯陆不远的福鲁地方的斯库格庄园，后来他们就迁到了座落在高高的西尔山丘上的约栾寨庄园。

劳伦斯出身于挪威望族监法官辛诺维家族。这一家族起源于瑞典，迁到挪威来的始祖叫劳伦蒂乌斯，他是埃斯特戈特的监法官，就是他从弗列特修道院里把别耳布大公的妹妹少女宾格塔拐走了，带着她一起逃到挪威。劳伦蒂乌斯在哈康老国王的宫廷里任职，得到国王的宠幸和器重；国王把斯库格庄园赐给了他。劳伦蒂乌斯在挪威住了八年，死于瘟疫。他的寡妻（人们管她叫郡主）返回瑞典，与自己的亲族言归于好。后来她又嫁给一个富裕的外国人。她和劳伦蒂乌斯没有子息，因此斯库格庄园就归劳伦蒂乌斯的弟弟凯提耳继承，凯提耳的儿子就是劳伦斯的父亲卑尔哥夫。

劳伦斯年纪很轻就娶了妻子。他迁到西尔来的时候才二十八岁，他比妻子小三岁。他在少年时代曾经当过国王的侍从，受过良好的教育；结婚以后就辞退职位，住在自己的领地上。这是因为他的妻子拉根弗丽德脾气古怪，性情忧郁，同挪威南部的居民相处得不太融洽。而自从拉根弗丽德遭到不幸，她的三

个儿子相继夭殇之后，她就完全杜门谢客了。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劳伦斯才迁到哥德勃兰斯谷地，使妻子能够离自己的亲友近些。他们迁到那里的时候，他们膝下只剩下一个孩子，是一个小女孩，名叫克里斯丁。

然而，即使迁到约栾寨庄園以后，他们仍旧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看来，拉根弗丽德对自己的亲戚并没有多大情分，她同亲戚见面，仅仅是为了保持礼仪。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劳伦斯和拉根弗丽德都笃信天主，敬畏神明，热衷于到礼拜堂去作祈祷，喜欢接待教士和为教会事务奔走的人，或者到北方尼达洛斯[1]去朝圣的人在家里住宿，并且对本教区的神父特别敬重。神父住在鲁蒙寨庄园，是他们的近邻，附近的居民都认为，供奉天主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又要缴纳教会的什一税，又要捐献财物，因此不必再在斋戒和祈祷上费心，而把神父和修士拖到家里来，尤其没有必要。

不过，约栾寨庄园的主人很受到人们尊敬和喜爱，尤其是劳伦斯，他被认为是一个坚强、勇敢的人，同时又是个和气、安静、公正、举止稳重、待人谦恭、办事干练的农民和本领高强的猎人。他非常喜欢追捕狼、熊和一切有害的野兽。在不多几年之内，他购置了许多土地，不过他是个好心的主人，对自己的分成农民经常给予慷慨的帮助。

拉根弗丽德难得在人前露脸，因此不久人们就几乎完全不再提起她。在她回到故乡的谷地的最初一段时间内，许多人看到她，都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还记得她住在顺德村老家的情景。

---

(1) 现名特隆赫姆，当时是挪威最大的城市，那里有挪威的庇护者圣奥拉甫的大教堂和大主教府第。

她本来就不是个美貌的女子，可是在当时至少是个心满意足的、快乐的姑娘。现在她完全变了样，忧伤憔悴，一看就令人觉得，她比自己的丈夫不是大三岁，而是足足大十岁。人们认为，她对孩子的夭折太不能忘情了，因为，一般地说，她的生活在一切方面都要比大多数其他的妇女优越——她有财产，受人尊敬，而且她同丈夫的关系，据可能观察到的情况来判断，也是很好的。劳伦斯与其他妇女没有交往，一切事情经常同妻子商量，不管在清醒的时刻还是喝醉了酒，从不对妻子恶声相向。况且拉根弗丽德还相当年轻，只要主允许，还可以生孩子。

约栾寨庄园的主人很难找到年轻的婢仆——由于女主人性情忧郁，由于家中过分严格地遵守斋戒。不过，人们在庄园里过得很愉快，那里不大听到粗暴的言语或责骂的话；除此以外，劳伦斯和拉根弗丽德在一切工作上总是身体力行的。况且主人是个生性快乐的人，月明之夜年轻人在礼拜堂旁边的小山岗上娱乐的时候，他有时也不反对参加集体舞蹈，甚至唱一支歌。但尽管如此，到约栾寨庄园来当仆役的，多数还是些上年纪的人。他们喜欢在庄园里工作，而且待的时间也很长。

有一次，在克里斯丁七岁的时候，父亲想带孩子上山，到他们的夏季牧场去。

这是一个接近仲夏的晴朗的早晨。克里斯丁在阁子上——夏天他们都睡在那里①，她看到明媚的阳光，听到父亲和仆人们在下面院子里交谈的声音，心里感到非常愉快。母亲给她穿

① 挪威古代，夏天人们通常都睡在阁子上，这种阁子是两层楼的房子，架在四块石头或四根木桩上。阁子下面储藏各种物品；阁子门口有游廊，游廊前面有露天的楼梯。

衣服时，她简直无法安静地站着，跳跳蹦蹦地等待着给她戴上每一件新的服饰。她从来没有到真正的山里去过，只有在父母亲带她到顺德村外婆家去的时候，在到沃格去的路上经过一个林木茂密的山岭，此外就是跟着母亲和仆人到附近的林子里去采野果子。拉根弗丽德把野果子用来浸泡淡啤酒。母亲还把越橘和酸果蔓制成带酸味的酒糟，在大斋①期间把它涂在面包上，代替奶油。

母亲把克里斯丁长长的金发盘在头顶上，戴上一顶蓝色的旧小帽，系上带子，吻了吻女儿的脸颊，于是克里斯丁就奔下楼，到父亲那里去了。劳伦斯已经骑上马，他把克里斯丁抱上来，让她坐在自己背后，把斗篷折成坐垫的样子，塞在她身子底下。克里斯丁坐在这个坐垫上，抓住父亲的宽腰带。可以出发上路了，他们祝母亲在家里幸福，拉根弗丽德从游廊奔下来，双手捧着克里斯丁的斗篷，把它递给劳伦斯，要丈夫好好地照看孩子。

阳光很好，不过夜里下过一场大雨：从四面八方流到谷地去的溪水传来潺潺声，汩汩声，一团团白雾慢悠悠地在山脚下浮动。而在山岭上面，蔚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预示着晴朗的天气。劳伦斯和他的随从人员都说，天气大概会很热。劳伦斯带了四个仆人，他们都全副武装，因为那时候在山里可能会碰到坏人。不过，他们未必会出事——他们人很多，而且路程也不远。克里斯丁很喜欢这几个仆人；他们中间有三个已经上了年纪，而第四个芬斯勃列肯庄园的哥尔德之子阿尔纳，还是个半大小子，是克里斯丁最好的朋友。阿尔纳的马紧跟在劳伦斯的马后面，因此他随时把路上看到的一切事物讲给克里斯丁听。

---

① 复活节前的斋戒，持续七个星期。

他们从鲁蒙寨庄园的屋宇之间穿过的时候，同艾利克神父相互问好。神父站在院子里，为了一卷新染色的羊毛，在同替他料理家务的女儿相骂：女儿昨晚把羊毛挂出来晾着，忘记收下，现在完全被雨淋坏了。

神父庄园旁边的小山岗上有一座礼拜堂；这礼拜堂并不大，然而很精致，屋舍完好，不久以前还重新涂过树脂。劳伦斯和他的随从在墓地大门边的十字架前面脱去帽子，低下了头。然后，父亲在马鞍上转过身去，同克里斯丁一起向拉根弗丽德挥挥手，他们还看得见拉根弗丽德站在屋子前的草地上。母亲也向他们挥着自己白头巾的一角。

克里斯丁差不多每天都到这里来，在礼拜堂旁边的小山岗上和墓地上游玩。可是今天，她要出去作长时间的旅行，这些熟悉的地方，自己的老家和庄园林立的谷地，都使她产生一种新奇异样的感觉。约荣寨庄园院子里和院墙外的一堆屋宇仿佛缩小了，变得更加灰白了。河流弯弯曲曲，碧波粼粼，谷地显得十分开阔，小山岗上宽宽的绿草地、低地上的沼泽、在灰色的山崖脚下沿着树木茂盛的山坡一层层建造上去的庄园及其周围的耕地和田野，呈现出五色缤纷的光彩。

克里斯丁知道，在遥远的下面，两边的山仿佛合并在一起挡住视线的地方，有一个罗普莰寨庄园。那里住着两个留白胡须的老人，西哥尔德和约翰。他们每到约荣寨庄园来，总是逗着克里斯丁玩耍。克里斯丁很喜欢约翰，因为约翰常给她用木头雕刻各种精致的野兽，有一次甚至还送给她一只小戒指。上一次约翰在她家过三一节①，还带给她一个木雕的小骑士，刻得非常精巧，还涂上油漆。克里斯丁觉得，从来还没有人给她

① 每年夏季在耶稣复活节之后第五十天的节日。

送过这样精美的礼物。每天晚上她抱着这个小骑士上床睡觉，可是早晨醒来，她总是发现这骑士站在她和父母亲合睡的床前面的踏脚板上。父亲说，骑士听到第一声鸡叫就跳下床，可是克里斯丁知道得很清楚，这是母亲干的。母亲一等她睡着，就把骑士拿走。有一次她听见母亲说，夜里翻身压在这硬邦邦的玩具上，硌得很疼，怪不舒服的。可是对罗普茨寨庄园的那个西哥尔德，克里斯丁很害怕，她不喜欢西哥尔德抱她坐在自己膝上，因为西哥尔德在这当儿通常总要说，等她长大了，要同她一起睡觉。他已经死了两个妻子，并且一再说，第三个妻子也不会活得比他长久。这样，克里斯丁就可能成为他的第四个妻子。直等到克里斯丁被逗得放声大哭起来，劳伦斯才笑着说，西哥尔德的妻子玛尔基特未必这么快就会死去；况且即使不幸而发生这样的事情，西哥尔德来求亲，反正也会遭到拒绝，因此克里斯丁不必害怕。

礼拜堂北面，距礼拜堂约一箭之遥，路边有一块扁平的大圆石，圆石四周长着茂盛的白桦树和白杨树。孩子们喜欢在那里做摹仿宗教仪式的游戏，艾利克神父的小孙子托马斯做着弥撒，如果石头凹坑里有积聚的雨水，他就摹仿祖父的样子洒圣水，并且画着十字。可是去年秋天他们为这种游戏得到了报应。起初托马斯给克里斯丁和阿尔纳主持结婚仪式——阿尔纳年纪还很轻，一有空就喜欢跑来同孩子们一起玩。后来阿尔纳抓住一头在那里闲荡的小猪，于是孩子们捉来给它举行洗礼。托马斯在小猪身上涂了泥，把它浸在水坑里，开始装模作样地摹仿祖父的动作：用拉丁语诵读经文，责骂教民，说他们给教会的捐献太少——孩子们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们常常听到大人们议论艾利克贪心不足。他们笑得越起劲，托马斯表现得越逼真。后

来他说，这个孩子是在大斋期受胎的，因此要给神父和教会付赎罪的罚金。这时年岁大的男孩子们象发疯似的狂笑起来，而克里斯丁却窘得不知所措，抱着小猪站在那儿，几乎要哭出声来。正在他们乐不可支的当儿，发生了大煞风景的事：艾利克神父本人在路上出现了，他在一家人家举行过圣礼后骑马回来。他猜到孩子们在搞什么名堂，便跳下马背，很快地把圣钵塞到跟随着他的大孙子宾坦手里，宾坦急忙接住，差点儿把这个盛着圣体的银钵掉在地上。神父扑到这一群孩子中间，忽左忽右地逢人便打。克里斯丁放下小猪，小猪吱吱地叫着在路上飞奔，把一块洗礼用的盖布也拖走了。神父的两匹马大吃一惊，身子直竖起来。神父也把这女孩猛的一扯，使她跌倒在地上，还踢了她一脚，隔了好几天她的腿部还感到疼痛。劳伦斯知道了这件事，他认为艾利克对待克里斯丁过于凶狠——她还是个很小的孩子。他说，这件事要同神父谈一谈，可是拉根弗丽德劝他不要过问——她说，孩子是咎由自取，本来就不应该参加这种亵渎神圣的游戏！结果劳伦斯就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只是把阿尔纳重重地抽打了一顿，这孩子从来也没有挨过这样重的抽打。

因此，经过这块石头的时候，阿尔纳拉拉克里斯丁的衣袖。有劳伦斯在场他什么话也不敢说，只是扮了个鬼脸，微微一笑，拍拍自己的屁股。克里斯丁却感到非常不好意思，低下了头。

道路在茂密的树林里延伸下去。他们一行人在哈麦山下行走；谷地渐渐狭隘了，阴沉了，河水的咆哮声越来越猛烈，越来越狂暴。当河流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看见洛根河在岩石的陡岸之间奔流，象冰凌一样晶莹碧绿，泛着白色的浪花。谷地两边是高高的山峦，山上是黑压压的树林，令人产生阴森、可怖、逼仄的感觉，并且带着一股寒气。他们沿着架在小溪上

的木条渡过小溪，不久就看见下面谷地里罗斯托河上的小桥。桥下深深的河湾里有水怪；阿尔纳想给克里斯丁讲水怪的故事，可是劳伦斯严厉地制止他在树林里讲这一类事情。当他们走到桥边的时候，劳伦斯跳下马背，一手扶着克里斯丁的腰部，一手抓住笼头，牵着马走。

在对岸，有一条小径通往山上。小径非常陡直，男人们都跳下马背，步行前进。父亲让克里斯丁改坐到马鞍子上，克里斯丁能够用双手抓住鞍桥——这样，她就一个人骑着这匹名叫哥德斯温的马。

他们越走越高，从山脊背后不断出现一座座灰色的山峦和覆盖着一片片积雪的蓝色的山顶。现在克里斯丁已能穿过树枝远远地看见山下在山垭口北边的一个小村子。阿尔纳指给她看一些隐约可见的庄园，并告诉她这些庄园的名字。

在高高的山上，他们走近一幢建造在树林里的小房子。他们在栅栏前停下脚步。劳伦斯呼喊一声，他的声音在山中回荡了很久。出现了两个男人，穿过一块块耕地奔下来迎接他们。这是这幢小房子的女主人的两个儿子，都是干馏树脂的能手；劳伦斯想雇佣他们替自己蒸馏树脂。接着，他们的母亲也走出来了，双手捧着一大碗牛奶，这是从地窖里拿出来的，因为正象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天气确实很热。

“我知道，你这一次带女儿来了，”她寒暄过以后说，“好吧，我要仔细地看看她！给她解开带子，把帽子脱下来吧；人们都说，她长着一头非常漂亮的头发！”

劳伦斯满足了她的要求，克里斯丁的头发披散在肩上，一直拖到马鞍子上。她的头发很浓密，是金黄色的，象成熟的小麦一样。这个名叫伊丝丽德的女人摸摸她的头发说：

“哦，现在我看到，人们的夸赞没有过分，关于你的小姑娘，所说的都是实话——她真是你的一朵玫瑰花，象一个骑士的女儿！她的一双眼睛也很和气，她象你，不象耶斯林一家人。有这样一个孩子，主会赐给你幸福的，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你骑在哥德斯温身上真神气，简直象一个宫廷侍从官！”她双手捧着碗给克里斯丁喝牛奶，一面打趣说。

克里斯丁高兴得红光满面；她知道，父亲被认为是整个地区最英俊的美男子。的确，在他周围的人中间，他象一个骑士，虽然是农民打扮，象平时在家里一样。他上身穿着相当宽大的绿色自织呢的短上衣，敞开着领口，因此可以看到里面的衬衫，下身是一条长裤，脚上穿着没有染过色的皮靴，头上戴一顶老式的宽边毡帽。作为装饰品的，只是在宽腰带上挂着一个扁平的银扣环，在衬衫领子上有一个小钮扣。除此以外，在他的脖子上还露出一根金链子。劳伦斯从来不摘下链子，链子上挂着一个金十字架，十字架上镶嵌着一颗颗巨大的水晶。十字架是可以打开的。里面藏着斯乔弗台的圣埃琳的一小块白色盖尸布和头发，因为圣埃琳的一个女儿被认为是辛诺维监法官家族的始祖。到树林里去或者劳动的时候，劳伦斯通常总是把十字架安放在衬衫里面，紧贴着光光的胸部，以免失落。

即使穿着这种粗糙的家常衣服，劳伦斯的气派还是比许多穿着节日盛装的骑士和兵民显得更加高贵。他长得十分匀称，高高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窄窄的臀部，脖子上是一个不大的脑袋，非常合适，脸盘有点长，很讨人喜欢：两颊圆鼓鼓的，大小适中，下巴的线条很优美，嘴巴方方正正。他的皮肤是浅色的，面色红润，有一双灰色的眼睛，一头浓密、光润、象蚕丝似的浅色头发。

他一直站着同伊丝丽德谈论她的事务，还问起她的亲戚图尔提丝的情况；图尔提丝今年夏天在替劳伦斯管理山间牧场。伊丝丽德刚好在不久前生了个孩子；她正等待着适当的机会，想随同可靠的便人一起穿过树林——这样她就能带着孩子到谷地去，让他受洗。劳伦斯建议她同他们一起去：第二天晚上他们就能回来；在这么多男人的保卫下，她和还未受洗的婴孩一定能平安无事。

伊丝丽德表示了谢意。

"说实在的，我正等待着这个机会。我们这些住在这里山间牧场的可怜虫知道，只要你到这里来，总是尽力给予我们友好的帮助。"

她跑到家里去拿包裹和斗篷。

在谷地周围的高山里开辟的租地上住着一些贫苦的人，劳伦斯很喜欢同他们周旋，这已经习以为常。同他们在一起，他常常感到心情愉快，有说有笑。他能够同他们谈论关于林间野兽的习性，在无边无际的高地上游荡的麋鹿，潜藏在这些地方的各种精灵鬼怪。他常常帮他们出主意，替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为他们治疗有病的牲口，跟他们一起到锻工场和建筑工地去；有时候，碰到需要搬动几块特别沉重的石头或者挖一些牢固的树根，他也会献出自己巨大的气力。因此，这些贫苦的人们都非常高兴地欢迎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以及他那匹高大的黄骠马哥德斯温。这是一匹漂亮的马，毛色光润，鬃毛和尾巴是白色的，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它身躯健壮，性子猛烈，在整个谷地上赫赫有名。可是在劳伦斯驾驭下，这匹公马温驯得象一头绵羊，因此劳伦斯常说，他喜欢这匹马，把它看作自己的小弟弟。

劳伦斯到这里来要办的第一件事情，是看看屹立在赫姆山上的瞭望塔。一百年或更久以前，在战争和动乱的严酷年代，附近谷地的农民在山顶上建立了一些瞭望塔，类似海港沿岸的瞭望台。不过山上的这种瞭望台对国防毫无关系。由农会本身负责维修，农会的"弟兄们"轮流照看着，并且不断翻新。

他们到达第一个牧庄后，劳伦斯把所有的马（除了一匹装载行李的马以外）都留在牧场放牧，人们开始沿着陡峭的山径往上走。树木明显地稀少起来。沼泽地上高大的松树都干枯了，死气沉沉，树干白得象骨头一样。克里斯丁看到，四周到处是刺向天空的光秃秃的灰色山岩。一行人众在砂石地上攀登了很久，有时父亲要抱着克里斯丁走，因为有溪水沿着山径流下来。山里刮着强烈而清爽的风，四周越橘树丛上的果子一片青翠，可是劳伦斯说，没有时间停下来采摘。阿尔纳一忽儿超在前面，一忽儿落在后面，给克里斯丁摘下一些越橘树枝，还告诉她，他们在下面的树林里看到的是谁家的牧场——那时候，海夫林斯几根遍地都是树林。

他们终于到达了最后一个寸草不生的圆形山顶，看到在蓝天的背景上现出的巨大的圆木建筑物，以及依山岩砌成的风向观察室。

他们走到悬崖顶上的时候，大风袭来，刮得他们的衣服哗哗作响。克里斯丁仿佛觉得，有一个住在山顶上的生人迎面前来向他们问候。风呼啸着，克里斯丁和阿尔纳沿着覆盖着青苔的岩石向前走，在一块凸出的岩石边上坐下来。克里斯丁睁大眼睛，一眼不眨地观看着——她从来没有想到，世界是这样的辽阔广大。

在她脚下，就目力所及，延伸着一座座山峦，山峦上长着

参差不齐的浓密树木。被群山环绕着的主要谷地，仿佛是一个不大的凹地，旁侧的谷地简直是一些小坑。谷地有许多，但毕竟是谷地少而山多。在一片片树林上面，到处是覆盖着黄澄澄苔藓的突兀峥嵘的灰色山峰。在遥远的天际，可以看到一些蓝盈盈的远山，山上还残留着斑驳的白雪，同夏天蓝灰色的和洁白的云朵错杂在一起，一眼看去，很难区分。近处，就在东北方的树林后面，是一排蓝色的石山，崖壁上还留着一堆堆新下的雪。克里斯丁猜想，这就是她以前听说过的"野猪岭"，因为它确实很象一群硕大无朋的野猪，它们背部朝着谷地，想离此他往。阿尔纳说，从这里即使到野猪岭脚下，骑马至少也要半天时间。

克里斯丁原先以为，只消越过故乡的几个山岗，在另外一边的山下，马上就会呈现出另一个与他们自己的谷地相仿的、有庄园和其他建筑物的谷地。现在她看到，在人们的居住地之间竟然相隔如此遥远的距离，心中不禁大为惊讶。她看到下面谷地上一星星黄色和绿色的斑点，一小块一小块的耕地。隐现在山林之间的小屋象一个个灰色的点子。克里斯丁想数一数到底有多少小屋，可是还没数到四十，就搞糊涂了，只得停下不数。在这个辽阔的荒野里，人烟毕竟是非常稀少的！

克里斯丁知道，在密林里有狼和熊出没，在所有的石头底下都潜伏着精灵鬼怪。她心里感到很害怕，因为精灵鬼怪不计其数，无论如何总要大大超过受洗的人们。她大声呼唤父亲，可是由于有风，父亲没有听见——劳伦斯正在同工人们一起把几块大石头搬上山去，用以支撑瞭望台的木桩。

伊丝丽德却走了过来，指给克里斯丁看西边的沃格谷地。阿尔纳又指给她看灰山，附近的村民在那里的洞穴里捕鹿，在那里的石头房子里住着王家捕鹰队。阿尔纳自己常想干这一工作，

他还想学会驯鹰，训练鹰参加打猎——于是他象放鹰似地把手一挥。

伊丝丽德摇摇头说：

“这种生活不好，阿尔纳。如果你当了捕鹰人，小伙子，你母亲一定会感到十分痛苦！在那里没有人管束你，你会不由自主地同各种各样的坏人厮混在一起，还会碰到更坏的人！”

这时劳伦斯走到他们身边，听到伊丝丽德的最后一句话。

“不错，”他说，“在这些地方不光是一种可以用来抵债或代替教会什一税的徭役……”

“劳伦斯，你大概什么都看到过了，”伊丝丽德说。“你不是准备深入山里去吗？……”

“啊！”劳伦斯迟疑了一下说。“也许是的；不过我觉得，这种事情不值得多讲！我认为，对那些没有权利在谷地上的人们中间过和平生活的人①，应该让他们在山里过和平生活。我必须说，山里有肥沃的土地，那是没有人怀疑的，我在那里看到过黄灿灿的麦田和出色的草地。我还看到牛群和羊群，不过，真的，我不知道这些牛羊是属于人的还是其他什么的……”

“哎呀！”伊丝丽德叹了口气说，“山间牧场丢失了牲口，人们经常咒骂狼和熊；可是在山里，人们还会碰到强盗和比强盗更坏的人。”

“你认为更坏吗？”劳伦斯在克里斯丁头上抚摩了一下，若有所思地说。“有一次我在山里，在‘野猪岭’南面，碰到三个小男孩，最大的一个也不比我的克里斯丁大。他们的头发是浅色的，身

---

① 指那些由于血案或其他罪行而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在十[illegible]十三世纪农民战争以前，以及近年来国内战争期间，农民和分成农民为摆脱封建压迫，也经常逃到山里去。

上穿着毛皮短上衣。他们象狼崽子那样对我龇牙咧嘴，后来就跑开去躲藏起来了。如果他们可怜的父亲为自己的孩子而想拖走一两头奶牛，那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啊，狼和熊也都有崽子，”伊丝丽德气呼呼地说，“可是你却没有可怜它们，劳伦斯，既没有可怜狼和熊，也没有可怜它们的崽子！它们既不懂律法，也不信仰天主，正象你祝福的那些恶徒一样……”

“你以为我向他们祝福只是因为不希望他们遭到最坏的厄运吗？”劳伦斯微微一笑说。“不过还是让我们去看看，今天拉根弗丽德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他抓住克里斯丁的手，拉着她一起走，并且弯下身子，对她低声说：“那时候我想起了你的三个弟兄，克里斯丁！”

他们向守卫室的小屋看了一眼，那里很闷热，而且还有一股霉烂味。克里斯丁仅看到沿墙的土炕、中央的一个炉子、几只装树脂的桶、一束束劈柴和桦树皮。劳伦斯决定还是在露天就餐，于是他们在小屋下边山坡上的白桦树林中找了一块平坦的兽绿的草地。

他们把马背上装载的东西卸下来，一件件摊在草地上。拉根弗丽德准备了许多好吃的食品：新鲜面包、饼、奶油、干酪、油脂、鹿脯、猪肉、煮牛排、两坛德国啤酒和一小桶带酒味的蜂蜜。大家动起手来——有的切肉，有的分东西，年纪最大的哈夫丹生火。在森林里，坐在篝火旁边要安全得多。

伊丝丽德和阿尔纳摘了一些石楠①和矮小的白桦树的树枝，扔在篝火里。火焰发出嗞嗞声和噼啪声，一下子把树枝上鲜

① 一种山地植物。

嫩的绿叶吞噬了，一股股白色的火舌卷得很高，卷到通红的火焰的最上端；一团团墨黑的浓烟升向晴朗的天空。克里斯丁看着篝火，她觉得火焰很乐意自由自在地蹦跳。在这里，火焰不受任何约束，不象在家里的炉灶里那样，必须烧得精疲力尽——煮熟食物和照亮房间。

她靠在父亲身上坐着，一只手勾住他的膝盖；父亲把最好吃的东西给她吃，要多少给多少，让她畅饮啤酒，还一个劲儿地给她喝蜂蜜。

"她会喝醉的，这样就不能到下边的牧场去了，"哈夫丹笑嘻嘻地说。可是劳伦斯只是拍了拍小姑娘圆鼓鼓的腮帮子。

"好，我们男子汉这就喝够了，我们还要抱着她下山呢！让她多喝一点只有好处。你也喝一点吧，阿尔纳。你们都还在成长，主的赏赐对你们只会有好处，不会有坏处，它会使你们增加健康的、鲜红的血液，使你们沉沉地睡着，不会让你们去干傻事和胡闹……"

男子汉们开怀畅饮，甚至伊丝丽德也不甘示弱。不久，人声、树枝的噼啪声、火焰的咝咝声，在克里斯丁耳边融合成一种模糊不清的、遥远的轰响声——她感到脑袋有点沉。她还能迷迷糊糊地看到周围的人们在引逗劳伦斯讲他打猎的趣事，可是劳伦斯什么也不想说。她感到很舒服、安静，吃得饱饱的……

父亲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块新鲜的大麦面包，用手指揉着，捏成几匹小马，又切了几片肉，让它们骑在面包做的马上，然后让一匹匹马儿笔直奔进克里斯丁嘴里。然而克里斯丁已经困得张不开嘴巴，也不会咀嚼了，突然仰面倒在地上睡着了。

克里斯丁一觉醒来，感觉到自己在黑暗中躺在父亲温暖的

怀里——父亲身上披着斗篷，把她也完全盖住了。克里斯丁坐起来，擦去脸上的汗，脱下帽子，让凉风吹干她潮乎乎的头发。

大概已经过了许多时间，因为阳光变得黄澄澄了，影子向东南方伸得很长很长。四周一片寂静，没有一丝风，一群群苍蝇和蚊子绕着沉睡的人们飞翔，发出嗡嗡的声音。克里斯丁象小老鼠那样安静地坐着，搔着被蚊子叮过的双手，一面向周围打量。圆圆的岩石山顶矗立在他们的上空，由于岩石上覆盖着苔藓，在阳光中有的地方呈现出白色，有的地方呈现出黄色。瞭望塔升向天空，灰色的圆木由于风吹雨打而颜色发黑，仿佛是一只古怪的野兽的骨骼。

克里斯丁觉得有点不大自在——大家都在大白天明亮的阳光下睡觉，她感到不可思议。如果她是在家里，在黑夜里醒来，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家里，克里斯丁在黑暗中躺在舒适的床上，一边是母亲，另一边是张挂在木墙上的壁毯。在家里，她知道房间用百叶窗关闭着，还加上插销，夜间的黑暗和风雨都不能侵入，人们安安稳稳地躺在羽毛褥子上，身上盖着暖和的兽皮毯子，不断发出昏沉的鼻息和鼾声。然而躺在泥地上一堆堆白灰和黑灰周围的这些蜷缩着的身体，是可能会长眠不醒的。他们有的脸朝下躺着，有的脸朝上躺着，膝盖朝上弓起，他们的鼾声使她感到害怕。父亲的鼾声很响，而哈夫丹在吸气的时候，鼻子里发出吱吱唧唧的声音。阿尔纳侧身躺着，用一只手遮住脸，他的淡褐色的光润的头发披散在石楠上。他的姿态是这样的安静，使克里斯丁不禁害怕起来，担心他可能已经死了。克里斯丁探身过去拉拉他，可是阿尔纳只是在睡梦中翻了个身。

克里斯丁忽然想到，说不定他们已经睡了一天一夜，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她害怕得不得了，去拉父亲。可是父亲只是嘟嘟囔囔地说了几句，继续睡觉。克里斯丁自己也还觉得头脑里沉甸甸的，不过她不想重新躺下。她爬到篝火旁边，用一根小棒翻动着——篝火里面还有火星。她把身边能捡到的石楠和小树枝放在木炭上，然而她不敢离开睡着的人们去寻找较大的枯树枝。

突然，就在近旁的树林里发出一阵响声——克里斯丁吓得打了个哆嗦，灵魂都出了窍。说时迟那时快，她看见树丛中出现了一个火红色的庞然大物：原来是哥德斯温穿过小白桦树林走到空地上来。后来它站住了，用它那亮晶晶的眼睛看着女孩。克里斯丁高兴极了，霍地站起身来，向这匹公马跑去。那里原来还有一匹阿尔纳骑的枣红马和另外一匹驮运货物的马。克里斯丁马上就安下心来；她走到这三匹马身边，拍拍它们的臀部。哥德斯温把马头伸过来，让她能够摸摸它的脸，梳理梳理它的米黄色的额鬃。这匹公马把柔软的嘴凑过去闻闻她的手。

这几匹马不慌不忙地啃着青草，顺着山坡往下走，又走进了白桦树林。克里斯丁跟着它们一起走，她觉得，只要她在哥德斯温身边，那么任何危险她都不会感到害怕：因为即使碰到熊，也会由它去对付。这里的越橘树丛长得十分茂密。她感到口渴，嘴里有一股难闻的味道，不过她不想再喝啤酒了，而甜津津的野果却象葡萄酒一样可口。她看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在一堆石头中间长着木莓。于是她就抓住哥德斯温的鬃毛，殷切地请它一起到那边去，公马顺从地跟着女孩走。克里斯丁沿着山坡往下走，在树林里越走越远。哥德斯温每一次听到她呼唤，也跟着她往前走，另外两匹马则紧跟着哥德斯温。

克里斯丁听到溪水的潺潺声，循声走去，果然找到了一条小溪。于是她趴在岸边的一块平坦的大石头上，往汗津津的、被蚊子叮过的脸和手上蘸一点水。石头下面是一个静静的深潭，颜色墨黑，因为对岸的白桦树和柳树后面恰巧是一片高大而陡直的岩壁。潭水简直象一面镜子！克里斯丁弯着身子凝望着水面。她想知道，伊丝丽德说她的脸象父亲，不知是否确实。

她点头微笑，身子弯得越来越低，直到她的头发接触到她在水中看到的有一双大眼睛的孩子的浅色头发和圆脸。

四周到处生长着一种名叫缬草的植物，粉红色的花朵怒放，如云蒸霞蔚，美不胜收——这些花儿生长在山溪旁边，要比在家中的河边鲜艳得多，美丽得多。克里斯丁开始采摘花儿，用草茎扎起来，编成一个非常华丽的粉红色的花冠。她把花冠戴在头上，跑到水潭边去照一下，看看自己现在的模样——她变得更加漂亮了，完全象一个可以参加舞会的成年姑娘。

她在水面上弯下身子，越接近水面，看到自己黑黝黝的面庞渐渐从水底升上来，越来越清楚——突然她从溪水的镜子里看到，对岸的几棵小白桦树中间有一个人，在向她凑近过来。克里斯丁很快地抬起身子，双膝还跪在石头上，向那边看了一眼。起初她似乎觉得那里除了岩壁和岩壁脚下的树木以外，什么也没有。可是随即看到树叶丛中有一个人的脸——那里站着一个女人，她有一张苍白的脸和一头浓密的象亚麻一样的浅色头发，她的浅灰色的大眼睛和鼓起的淡红色鼻孔有点象哥德斯温，她穿着象树叶一样碧绿的衣裳，下半身一直到高高的胸部被树枝遮挡着，胸部有许多扣环和铿亮的小链条。

克里斯丁的目光被吸引住了。那个女人举起一只手，指指自己头上用金黄色的花儿编成的花冠——她想以此来引诱克里

斯丁到她那里去。

这时克里斯丁听到背后哥德斯温恐惧的大声嘶鸣，就回过头去——这匹公马人立起来，又长嘶一声，使人耳边嗡嗡发响，接着猛地转过身子，飞奔上山，马蹄震得地动山摇。其余两匹马也跟着奔跑，沿着碎石坡笔直跑上山去。石块带着轰响声纷纷滚下来，折断的树枝和树根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

于是克里斯丁拔起嗓子叫喊起来。

“爸爸！”她叫喊着。“爸爸！……”

她急忙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跟着马奔跑，沿着到处是石块的陡直山坡爬上山去。她踩上自己连衫裙的下摆，几乎滚下山去，接着又站起来，沾着鲜血的双手抓住石头，用磕出血的受伤的双膝往上爬，一面不断地呼唤着父亲和哥德斯温。她全身汗如雨下，汗水遮住了她的眼睛，她的心跳得几乎要在肋骨上碰得粉碎；恐惧的眼泪憋得她喘不过气来。

“哎哟，爸爸！爸爸！”

就在这当儿，她听到了上面父亲的声音。她看到父亲沿着被阳光照得发白的陡坡连奔带跳地跑下来。一排排小白桦树和白杨树静静地屹立着，只有树叶闪出淡淡的银光——山中的树林是这样的安静，这样的润泽。父亲往下跑来，唤着女孩的名字。克里斯丁已经精疲力尽了，她倒在地上，知道现在她得救了。

“圣母马利亚！”劳伦斯跪在女孩身边，把她搂在自己怀里。他脸色苍白，嘴巴奇怪地扭曲着，克里斯丁更加害怕了：她似乎现在方始从父亲的脸色上明白，她刚才遭到了多么可怕的危险。

“孩子，我的孩子！”父亲抓住她那出血的双手看了看，看到

她披散的头发上的花冠，抚摩了一下说。“这是什么，克里斯丁，孩子，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我是同哥德斯温一起来的，”她偎依在父亲身上，放声大哭。“我害怕极了，你们所有的人都睡着，后来哥德斯温来了……后来有个人向我招手，在河边引诱我……”

“引诱你的是谁——是一个男人吗？”

“不，是一个女人；她用金黄色的花冠引诱我——我想，她是山鬼，爸爸……”

“主耶稣基督，”劳伦斯给孩子画了个十字，又给自己画了个十字，低声说。

他扶着女孩往上走，走到一个长着青草的山坡上，然后把她抱起来，抱着她走。克里斯丁用双手勾住父亲的脖子，抽抽搭搭地哭着，不管父亲怎样叫她安静下来，还是哭个不停。

不久他们碰到了那些工人和伊丝丽德。伊丝丽德获悉了所发生的事情，吃惊地拍了拍手。

“当然，这是山鬼，她想引诱一个这样漂亮的孩子，把她紧闭在山里，这是无可怀疑的……”

“别说了！”劳伦斯断然阻止她。“在树林里我们不应该谈论这些事情——谁也不知道，有什么鬼怪躲在石头底下窃听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他从衬衫里面摸出一根金链条，把藏有圣埃琳头发的十字架挂在克里斯丁脖子上，然后塞在连衫裙里面。

“你们都要守口如瓶，”他说，“别让拉根弗丽德知道孩子遇到危险的事。”

他们抓住了在树林里游荡的马，很快地走下山，到牧人小屋旁边的牧场去，那里还有其余的几匹马在吃草。然后他们都

上了马，出发到属于约栾寨庄园的牧场去——到那里去的路程不远了。

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太阳已快落山了。牲口已经被赶到栅栏外面，图尔提丝同几个牧人在挤奶。一行人众走进小屋，那里已经准备好了粥——牧人们白天看到他们在山上的瞭望塔旁边，因此早就等待着他们到来。

直到这时候，克里斯丁才安静下来，不再啼哭。她坐在父亲怀抱里，从他的匙子里吃着加酸奶油的粥。

第二天劳伦斯还得到山里更远的一个湖边去，那里有他的几个牧人在放牧公牛。克里斯丁本来是要跟父亲一起去的，可是现在父亲说，她最好还是留在这儿小屋里。

“图尔提丝和伊丝丽德，你们留心着，把门和天窗板① 都密密实实地关起来，等着我们回来——这样对克里斯丁和摇篮里那个还未受洗的小孩都比较好。”

图尔提丝也吓得不得了，不敢同小孩一起继续留在山里。她产后还不能上礼拜堂，不过她现在还是宁愿下山，待在村子里。劳伦斯说，这样做是明智的，她可以在明天傍晚同他们一起下山。他认为，可以派一个在约栾寨庄园工作的上年纪的寡妇到这儿来接替图尔提丝的工作。

图尔提丝在长凳上铺了一些山里的芳香馥郁的青草，再盖上一张羊皮。草的气味很浓，清香扑鼻。克里斯丁在父亲村她念《我们的父》和《圣母颂》的时候，几乎睡着了。

“在短时期内，我不会再带你到山里来，”劳伦斯说，同时拍

① 挪威古代的屋子没有窗子，只在屋顶上开一个大窗，用以透光和排烟，可以用木板遮挡起来。

拍女孩的脸颊。

克里斯丁一下子就醒来了。

“爸爸，你秋天到南方去，难道也不带我一起去吗？你可是答应过带我去的啊！……”

“这我们回头再看吧。”劳伦斯说。克里斯丁身上盖着羊皮毯子，一下子就沉沉地睡着了。

2

平时，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每年夏天都要到南方去视察自己在福鲁的领地。父亲的这几次旅行，在克里斯丁的生活中都是重大的事情——父亲离开后的几星期中的沉闷无聊，和他回家时的巨大喜悦，他带来的各种精美礼物，放在她嫁妆箱里的外国布匹，无花果干、葡萄干和奥斯陆的蜜饼，还有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

可是在这一年，克里斯丁感觉到，父亲的旅行有点异乎寻常。他的行期一天又一天地拖延下去；罗普茨寨庄园的两位老人经常来找他们，同克里斯丁的父母亲在桌子旁边坐很久很久，谈论着关于继承、祖产、亲属的赎回权等事情。还谈到从这里去管理那边的地产是很不方便的，以及奥斯陆的教廷和王廷向邻近地区占用了许多从事生产的劳动力。大人们没有时间同她玩耍，经常让她到厨房里去和使女们作伴。

克里斯丁的舅舅，顺德村庄园的伊瓦尔之子特隆德，比平时来得更勤了，不过他以前也从不喜欢同克里斯丁戏耍，也不抚爱她。

她渐渐地开始明白事情的原委。劳伦斯搬到西尔以后，一

直致力于购置周围地区的土地。现在哥德蒙之子安德列斯骑士向劳伦斯提出建议，把他从母亲那里继承的世袭庄园福尔莫与劳伦斯的斯库格庄园对调，因为斯库格庄园的地点对安德列斯比较合适，安德列斯是国王侍从，很少时间到这里谷地上的福尔莫庄园来。劳伦斯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祖传地产——斯库格庄园，这是国王赏赐给劳伦斯的祖先的。可是，这种交换对他十分有利。但劳伦斯的弟弟奥斯蒙也想得到斯库格庄园——眼下他住在哈台兰，获得了妻子名下的三个地方的地产，——不知道他是否肯放弃对斯库格庄园的继承权。

有一天，劳伦斯对拉根弗丽德说，今年他想带克里斯丁到斯库格庄园去——应该让她去看看祖先居住过的和她自己出生的那个庄园，尤其是因为这个庄园说不定不久以后就不再属于他们了。拉根弗丽德同意丈夫的意见，认为这是完全合理的，不过，当然，她不放心让一个小孩子去作这样遥远的旅行；她自己又不可能随同他们一起去。

克里斯丁自从看见山鬼以后，在起初一段时间里非常害怕，一直待在家里，待在母亲身边。她甚至害怕看到那一天和她一起到山里去并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们。父亲禁止他们提起这件事，她感到很高兴。

可是随着时间的消逝，克里斯丁开始认为，这件事即使说一说也并不怎么坏。在这个女孩的心里，已经把这件事讲给人听了——讲给谁听的，她自己也不知道，不过最奇怪的是，时间隔得越久，她觉得回忆越清晰，于是她越来越鲜明地回想起那个美丽的女人的模样……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克里斯丁每一次回想起山鬼，心中总是燃起想到斯库格庄园去的强烈愿望，越来越担心父亲会不带她去。

最后，有一天早晨，她在阁子里醒来，看见老哥恩希德和母亲坐在门槛上翻看父亲的几捆灰鼠皮。哥恩希德是个寡妇，经常在各个庄园里串门儿，替人缝制毛皮斗篷、毛皮大衣等等。克里斯丁从她们的谈话中知道，这次她自己也要有一件新的镶貂皮的灰鼠皮大衣了。她猜到自己将同父亲一起出门，高兴得在床上蹦跳着，大声叫喊起来。

母亲走到克里斯丁身边，抚摩了一下她的脸颊。

"孩子，你要远离我了，难道你感到高兴吗？"

拉根弗丽德在他们启程的那天早晨又说了这几句话。他们一清早就起身了；院子里还是黑漆漆的，屋子之间浓雾弥漫。克里斯丁从门口望出去，想看看天气——周围都点着灯，仿佛有一股灰色的烟浪在敞开的大门前翻滚。有个人在马厩和板棚之间来回奔忙，妇女们把一锅锅冒着热气的粥、一盆盆煮熟的牛肉和猪排从厨房里端出来——冒着朝寒上路以前，必须饱餐一顿。

屋子里，人们把旅途用的东西用皮革包好，再用皮带捆起来，一会儿又重新打开，把遗忘的东西放进去。拉根弗丽德把自己托丈夫办理的所有事情重新说一遍，提到了一路上经过的所有亲友——不要忘记向某某人致意，向某某人问候。

克里斯丁一会儿跑到这边，一会儿跑到那边，跟家里所有的人不知道告别了多少次，无法安安静静地坐定下来。

"克里斯丁，你要远离我了，长久地离开我了，难道你真的感到高兴吗？"母亲问。克里斯丁心里觉得沉重和纳闷，她不希望母亲说这些话。不过她尽可能婉转地回答说：

"不，亲爱的妈妈，不是这样的。不过我确实很高兴，因为

我跟爸爸一起去！”

“哦，也许是这样的！”拉根弗丽德叹了口气。然后吻了吻孩子，给她整了整连衫裙。

最后，大家都上了马，整整的一队人马。克里斯丁骑的是一匹名叫穆尔文的马，原先是她父亲的坐骑，是一匹机灵而稳当的老马。拉根弗丽德把一个银杯递给丈夫，要他在上路前再喝一杯酒提提神，然后把一只手搁在女儿膝盖上，要她别忘记母亲的训诲。

人马在清晨灰蒙蒙的光线中走出了院子。周围的一切都被乳白色的雾遮盖着。隔了一会儿，雾渐渐稀薄起来，太阳的光线开始透过雾幕。在白色的烟雾中可以看见收割后重新长出青草的、沾满露水的草地，颜色灰暗的麦茬，枯黄的树木，果子红闪闪的花楸树。山崖郁郁葱葱，高高地插入一团团白雾之中；雾幕被刺破了，化作片片轻烟，在山坡上的树丛之间飘荡。行人开始下山，走入阳光灿烂的谷地。克里斯丁与父亲并辔而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一个阴雨绵绵的傍晚，他们到了哈马尔。克里斯丁的马走在父亲前面；她感到十分疲倦，眼前的一切东西——道路右侧闪着微光的湖，他们走近时往他们身上滴着水点的黑糊糊的树木，路边湿淋淋的光秃田野，以及田野里一堆堆模糊不清的房屋的黑影，都融成一片。

克里斯丁不再数日子——她觉得时间已经长得无法计算了。他们下山沿着谷地行进的时候，经常拜访亲友；克里斯丁认识了一些大庄园里的孩子们，一起在人家的房间里、干草房里和院子里玩。有好几次她穿上了自己的丝绸袖子的漂亮服装。

碰上好天气，行人就在路边休息。阿尔纳给她采摘硬壳果，午饭以后，她被安置在放衣服的皮袋里睡觉。在一个庄园里，晚上给他们送来了有绸枕套的枕头。有一次他们在一个朝圣者接待所里过夜，克里斯丁夜里醒来，每一次都听到邻近的床上有一个女人在低声啜泣。可是她自己睡在父亲宽阔的脊背后面，每夜都睡得很安稳。

克里斯丁突然醒来——她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可是她在睡梦中听到的那种异乎寻常的丁丁当当的声音，在她清醒后仍旧继续响着。她一个人躺在床上，房间里的炉子火光熊熊。

她叫唤父亲，父亲立即从炉子旁边站起身来，走到她身边，随着走来的还有一个胖胖的女人。

“我们在什么地方？”克里斯丁问。

劳伦斯笑起来了，说：

“我们在哈马尔，这是玛格丽特，鞋匠法尔坦的妻子。乖孩子，快向她问好。我们到这里的时候，你已经睡着了。现在让玛格丽特帮你穿衣服！”

“难道已经天亮了吗？”克里斯丁说。“我还以为你这时候也在睡觉呢！啊，不，还是你给我穿吧！”她要父亲给她穿衣服，然而劳伦斯十分严厉地对她说，玛格丽特愿意帮她穿，她最好还是谢谢玛格丽特。

“你看，她给你带来了什么礼物！”

这是一双有丝带的小红鞋。那个女人看到克里斯丁快活的小脸蛋，微微一笑，给她穿上了衬衣和长袜子，但没有让她下床，免得她没穿上鞋子就踏在泥地上。

“这是什么声音？”克里斯丁问，“象是礼拜堂里的钟声，不

过好象那里有许许多多的钟？”

“这的确是我们的钟，”玛格丽特笑起来。“难道你没有听说过我们城市里有一座大教堂吗？你一会儿就要到那里去。这是他们在打那个大钟。等一下修道院和圣十字架礼拜堂里还要打钟呢！”

玛格丽特在面包上涂了一层厚厚的奶油，递给女孩，又在牛奶里调了一些蜂蜜——这样可以耐饥些，因为已经没有时间好好地吃东西了。

街上天色还是黑沉沉的；夜里上冻了。透骨的冷雾刺着人的脸。人和牲口留在地面上的脚印以及马蹄印冻得发硬，仿佛是生铁铸成的，克里斯丁穿着薄薄的新鞋，踩在上面，觉得脚很疼。有一回她在冰上滑倒了，摔在路中间的排水沟里，她的两只脚浸湿了，冻僵了。于是劳伦斯就背着她走。

克里斯丁在黑暗中运足目光，但还是不能把城市仔细看清楚——她只能分辨出墨黑的屋脊和矗立在灰蒙蒙的空中的树影。最后他们走到一块覆盖着白霜的草地上，克里斯丁看见草地对面有一座灰白色的建筑物，大得象山一样。建筑物的四周有许多巨大的石头房子，有些地方墙壁上的小气窗里闪着灯光。寂静了一段时间的钟声又响起来了，现在这钟声非常洪亮，每击一次，仿佛有一股冷水从克里斯丁的背上流过。

他们走进礼拜堂门口的时候，克里斯丁觉得好象进了山洞——迎面扑来一股寒气，里面黑洞洞的。他们进了门，闻到里面充满着郁积不散的阴冷的香烛气味。克里斯丁走到了一个非常高大的阴暗的房间里。在黑暗中，她在自己头顶上和周围都看不到边际，只看见前面远远的供桌上点着几支蜡烛。一个神父站在那里，他讲话的回声在整个房间里传布开来，非常特别，

象是轻微的喘息，又象是低低的耳语。父亲把圣水画着十字洒在自己和孩子身上，他们继续向前走。虽然劳伦斯很小心地跨着步子，他靴子上的马刺还是把石板地击得铮铮发响。女孩跟着自己的旅伴们在一根根粗大的柱子旁边走过去，仿佛是在柱子之间窥探一个漆黑的山洞。

父亲走到供桌前面，双膝跪下，克里斯丁也在父亲身边跪下，她渐渐能够在黑暗中分辨出东西——柱子间的一些供桌上放着各种铿光闪亮的金器和银器，他们前面的供桌上，镀金蜡台上有儿支蜡烛在燃烧，闪着亮光。圣器和供桌后面一幅巨大的金碧辉煌的画，也闪闪发光。克里斯丁又不禁想到了山里的阴曹地府——她想象那里的一切一定也都是这样的，同样金碧辉煌，不过也许光线会更加明亮一些。于是山鬼的脸又浮现在她面前。不过这时克里斯丁一抬头，在那幅画上边的墙上看见了耶稣基督，巨大、严肃、高高地背靠在十字架上。她感到很害怕——他并不象他们家乡的耶稣那样温和而哀伤，在他们自己舒适的、涂过树脂的圆木礼拜堂里，耶稣张开手臂沉重地悬挂着，手掌和脚掌都被钉穿了，戴着荆冠的脑袋耷拉着，沾满鲜血。在这里，他却昂着头站在木头台阶上，伸展着仿佛冻僵的手臂；他的头发在金冠下也呈现出金黄色；脸上的神气是傲慢的，严峻的。

于是克里斯丁开始注意地倾听神父所说的话，神父一会儿读《圣经》，一会儿唱赞美诗，他的口音急促而含糊。在家里，克里斯丁习惯于听清楚祈祷的每一个词，因为艾利克神父的口音是十分清晰的；除此以外，他还教克里斯丁懂得圣词①的挪威

① 指天主教祈祷中所用的拉丁词。

文意思，以便她在礼拜堂做礼拜的时候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天主身上。

可是在这里，克里斯丁的注意力无法集中；每时每刻她都能在黑暗中看到新奇的事物。高高的墙壁上有窗户，已经开始射进白天的亮光。离开她和父亲跪着的地方不远，矗立着一个奇怪的圆木器具，象是绞刑架，它后面有许多光洁的大石块，还有几只木盆和各种工具——这时克里斯丁听到那里有走来走去的脚步声，他们在悄悄地张罗什么。不过她的目光马上又落到她前面墙壁上的严峻的耶稣基督身上，她竭力专诚做祈祷，不再分心。由于石头地板冰凉的寒气，她的两条小腿冻僵了，膝盖也酸痛了。最后她感到非常疲倦，一切东西都在她眼前旋转。

父亲站了起来；祈祷结束了。神父走到他们身边，向父亲问好。他和父亲谈话的当儿，克里斯丁看见唱诗班的一个男孩在梯级上坐下，就照样做了。男孩打了个呵欠，她也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呵欠。男孩发觉一个女孩看着他，把舌头抵住脸颊，瞪着眼睛向她侧目睨视。后来从衣服里面取出一个钱包，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儿倒在石头地板上——那里有几个钓鱼钩、几块小铅块、几根带子和一副骰子。他老是对克里斯丁扮鬼脸，使克里斯丁感到非常诧异。

神父和父亲向这两个孩子看了一眼。神父笑起来了，叫那个男孩回学校去，劳伦斯却皱了皱眉头，抓住克里斯丁的手。

现在礼拜堂里的光线已经比较明亮了，当父亲和神父在圆木建筑物下一边走，一边谈论脊英迦耳德主教的营造工作的时候，克里斯丁吊在父亲的手臂上，已经睡眼蒙眬了。

他们缓缓地穿过整个礼拜堂，最后走出大门。从那里有一条石梯通往西边的塔楼。克里斯丁疲惫无力地沿着石级走上去。神父打开一间精致的忏悔室的门，这时父亲告诉克里斯丁，他要去忏悔，要克里斯丁坐在这儿石级上等待他。过一会儿她也能进去，俯伏在圣托马斯的约柜前忏悔。

这当儿从忏悔室里走出来一个穿灰褐色长袍的修士。他站立了片刻，向克里斯丁笑了笑，从壁龛里取出事先塞在里面的几个口袋和几块粗麻布，把它们铺在楼梯的平台上。

"到这里来坐，这样你就不会挨冻了，"说罢，他赤脚踏着楼梯下去了。

当马尔坦大人——就是那个神父——走出房间，推推克里斯丁肩膀的时候，这女孩已经睡着了。从下面的礼拜堂里传来美妙的歌声。忏悔室里的供桌上点着蜡烛。神父向克里斯丁示意，叫她在父亲身边跪下，并且从供桌上取下一个金约柜。他低声对克里斯丁说，约柜里是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①的一块血衣，并指给她看这位圣徒的像，要克里斯丁俯伏在他的脚下。

他们走下楼梯的时候，礼拜堂里传来一阵阵美妙的乐声。马尔坦大人说，这是风琴师在练习，男学生在歌唱。不过他们没有时间去听，因为父亲肚子饿了——他在忏悔前守斋，没有吃早饭。必须到神父的接待所去吃点东西。

晨曦把巨大的米耶萨湖对面的陡岸染上一层金色，在苍翠的针叶林之间，枯萎的树叶宛如金色的尘埃。湖中波涛汹涌，白色的泡沫在浪尖上跳动。吹来凉飕飕的清风，五颜六色的秋叶从树上掉下来，落在铺盖着严霜的微微倾斜的地面上。

---

① 坎特伯雷的托马斯·贝克(1118—1170)，英国的政治家和教会人士。

从圣十字架礼拜堂修士们的房舍到主教宅邸的路上，他们遇到几个骑马的人。劳伦斯避到路旁，把一只手按在胸口，向他们深深地施了个礼，帽子几乎碰到地上。克里斯丁明白，披着毛皮斗篷的那位大人大概就是主教，因此她也毕恭毕敬地行了个屈膝礼，腿几乎跪到地上。

主教勒住马，还了一礼，他招招手，把劳伦斯唤到身边，谈了一会儿话。劳伦斯马上转过身来，对神父和女儿说：

"主教请我去吃午饭。马尔坦神父，你看怎样，能不能从修道院的工人中派一个人把我的女儿送到法尔坦鞋匠家里去，并且告诉我的从人，要哈夫丹在晚祷前牵了哥德斯温到这里来接我？"

神父回答说，这是可以安排的。可是就在这当儿，刚才在塔楼楼梯上同克里斯丁说话的那个赤脚修士向前跨上一步，鞠了个躬说：

"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我们的朝圣者接待所里有一个人反正有事情要去找鞋匠，他可以转达你的吩咐，你的女儿可以随他一起去，也可以留在修道院里，等你回来接她。我会关心她，给她吃饭的。"

劳伦斯道谢了一番，然而却说：

"埃德文修士，让你费神照看孩子，我过意不去……"

"埃德文修士老是一看见孩子，就要把他们拉到自己身边去的，"马尔坦神父笑嘻嘻地说。"这样，至少在他布道的时候，听众就不成问题了……"

"当然，我不敢在哈马尔邀请象您这样博学多才的人去听我布道，"埃德文修士和气地笑着说，"我只适宜于给孩子和农民布道，不过谁也不会硬给在打谷场干活的犍牛套笼头！"

克里斯丁用央求的目光看了看父亲；她自己非常愿意跟埃德文修士一起去。于是劳伦斯向修士表示了谢意，自己和神父跟着主教的随从走了。克里斯丁把自己的手伸到埃德文修士手里，同他一起往山下的修道院走去。这是座落在湖边的一些木头房子和一座光洁明净的石头礼拜堂。

埃德文修士轻轻地握了握女孩的手，他们相互看了一眼，不禁笑起来了。修士的身材又高又瘦，背驼得很厉害；克里斯丁不由得感到，他的头象一只老鹤的头那样小，头顶狭狭的，扁平而光亮，周围有一圈蓬乱的白发，脖子细长而多皱纹。他的鼻子大而尖，有点象鸟喙。可是克里斯丁只消对修士布满深刻皱纹的狭长的脸看上一眼，心里就感到愉快和高兴。他那衰老的浅蓝色眼睛，眼角有点发红，褐色的眼睑薄得象一层膜；眼角旁边有千百条纤细的皱纹象光线一般散射开去，干瘪的脸颊上现出由略带红色的静脉织成的网，布满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这些皱纹往下直贯到嘴唇薄薄的小嘴巴——不过，使人感觉到，埃德文修士所以会有这么多的皱纹，是由于他经常对人笑。克里斯丁觉得，她一生中从没有看到过象这个修士那样快乐、和气的人；仿佛修士心中隐藏着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女孩一心想知道，他什么时候能讲出来。

他们沿着栅栏走到一个苹果园里，那里树上还疏落落地悬挂着黄澄澄和红艳艳的果子。有两个布道会修士穿着有白镶条的黑色长袍在果园里扒干枯的豆秸。

修道院与任何一个农家院子很少差别。埃德文修士带克里斯丁走进朝圣者接待所，那里也很象农民的简陋小屋，只不过安置着许多床铺。在其中一只床上躺着一个年老的男人，炉灶旁边坐着一个女人，在给婴儿裹襁褓。她身边站着两个稍大一

点的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男人和女人都埋怨说，还没有给他们吃午饭。

"谁也不肯稍动一下，给我们再一次端些吃的东西来，这样，埃德文修士，你在城里东奔西走，我们就必须挨饿！"

"别生气，斯坦纳夫，"埃德文修士说。"过来，克里斯丁，来问个好。你们看，今天这里来了个打扮得多么漂亮、多么美丽的小姑娘，她要和我们一起吃午饭。"

埃德文修士解释说，斯坦纳夫从集市回家，在半路上病倒了，我们就让他躺在这里修道院的屋子里，他不愿意住医院，因为他有一个亲戚在医院里工作，这女人非常凶狠。

"不过我看到，我躺在这里马上会讨人嫌的，"那个农民说。"埃德文修士，你一离开这里，就谁也不会有时间来照看我，那时候大概又会把我送到医院里去。"

"在我结束礼拜堂里的工作以前，你早就恢复健康了，"埃德文修士说。"以后你儿子会来接你回去的……"他从炉灶上取下一小锅热水，递给克里斯丁，叫她端着，自己给斯坦纳夫洗脸。老头儿的情绪稍稍好转了，就在这时候，走进来一个修士，给住宿的人们端来食物和饮料。

埃德文修士在就餐前作了祈祷，坐在斯坦纳夫床沿上，喂他吃东西。克里斯丁坐在那个女人旁边，喂她的男孩吃，因为他还非常小，手够不到盛粥的盆子，他把匙子伸到盛着啤酒的碗里，泼了自己一身。这个女人是哈台兰人，她同丈夫和孩子到这里来探望她的弟弟，这个修道院里的修士。可是她的弟弟不在城里，到邻近各教区募捐去了。她埋怨个不停，说害得她们只能住在这里，白白浪费时间。

埃德文修士同这个女人亲切地攀谈起来，认为她不应该说

住在这里主教管辖的哈马尔是浪费时间。这里有许多有名的礼拜堂，修士和神父们整日整夜地做弥撒，唱赞美诗——况且这个城市本身也很美丽，比奥斯陆更美丽，虽然比奥斯陆稍小一点。可是这里差不多每一家人家都有花园。

"可惜你没有看到，我春天到这里来的时候，这里是多么美丽啊；整个城市里都是花，一片雪白！后来，野蔷薇开花的时候，……"

"唉，现在这一切与我有什么相干！"女人气呼呼地说。"况且这里更多的是圣地，而不是圣人，我觉得……"

埃德文修士摇摇头，低声笑起来了。后来他在自己床上摸索了一番，拿出一大堆苹果和梨子，分给孩子们吃。克里斯丁从来没有吃到过这样鲜美的果子。她每咬一口，果汁就会从她的嘴角流下来。

这时埃德文修士该到礼拜堂里去了，他要克里斯丁同他一起去。他们在修道院的院子里斜穿过去，从边门走到上敞廊里。

这个礼拜堂里也在大兴土木，因此，在边侧的副祭坛与正殿相接的地方也搭起了高高的脚手架。埃德文修士说，英迦耳德主教吩咐把上敞廊改建一下，装饰得漂亮些。这位主教非常富裕，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花于装修城里的礼拜堂；他是一位出色的主教，是一个善良的人。圣奥拉甫修道院里的布道会修士也都是些持身清净的好人，他们学识渊博，待人谦恭。这个修道院很穷，不过他们很好地接待埃德文修士——他长期住在奥斯陆的小兄弟会① 修道院里，他被获准到这里的哈马尔教区来工作一

① 小兄弟会是天主教方济各会的别称。方济各会为托钵修会之一，提倡过安贫、节欲的苦行生活。会士间互称小兄弟，故又名"小兄弟会"。

段时期。

“现在到这儿来，”埃德文修士说，一面带着克里斯丁走到脚手架下面，自己先沿着梯子爬上去，把几块木板铺铺平。然后又走下来，扶着女孩爬上去。

克里斯丁看见自己头顶上的灰色石墙上有一些来回飘动的奇妙的光斑，有象血一样红色的，象啤酒一样黄色的，还有蓝色的，褐色的，绿色的。她想回过头去看一下，可是埃德文修士低声说：

“别转过去。”

当他们已经站在高高的脚手架垫板上以后，埃德文修士小心地把女孩的身子转过去，于是克里斯丁看见了一幅美妙的图景，使她顿时目瞪口呆。

在她的正对面，在正殿的南边有一幅光彩夺目的图画，这图画仿佛全部用闪光的宝石镶砌而成。墙上色彩缤纷的光斑就是这幅图画射出的光线形成的。克里斯丁和埃德文修士正站在这光焰之中，克里斯丁的双手被映得通红；仿佛浸在葡萄酒里，埃德文修士的脸似乎完全镀了金，他的黑色的长袍柔和地反映出图画的各种色彩。克里斯丁用讯问的目光向他看了一眼，可是他只是向克里斯丁点点头，微微一笑。

仿佛他们站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凝望着天国。穿过光线没有照到的一道道阴影，克里斯丁渐渐看清了披着华贵的红色披肩的耶稣基督，穿着象天空一样蔚蓝的衣服的圣母马利亚，以及那些穿着光华耀目的黄色、绿色、浅紫色衣服的圣徒和圣女。他们站在金碧辉煌的大厦的拱廊和大柱下面，周围环绕着细小的树枝，树叶青翠欲滴……

埃德文修士拉着她走到稍远一点的地方。

"站在这里，"埃德文修士低声说。"这样，基督的披肩上射出的光会直接照在你身上！"

礼拜堂里淡淡的香烛气味和阴冷的石头气味从下面向他们扑来。下面很阴暗，阳光穿过正殿南墙的一排窗孔斜照进来。克里斯丁猜想，那幅天国的图画大概也象窗子的玻璃一样，因为它填补了其中的一个窗孔。其余的窗孔有的是空的，有的是在木框中嵌上了明胶片。飞来一只小鸟，栖息在窗台上，跳了几下，又飞走了。敞廊的墙壁外面发出金属撞击石头的声音。不过，四周静悄悄的，只有风在轻轻地吹拂着，在礼拜堂的墙壁之间发出几声叹息，便沉静下来了。

"不错，不错，"埃德文修士说，并且叹了口气。"这样的东西我们那里没有人会搞，虽然尼达洛斯有人能在玻璃上绘画，但毕竟画得不如这里的好……不过在别的地方，在南方，克里斯丁，大教堂里有绘着彩色图画的窗子，窗子大得象这个礼拜堂的大门一般……"

克里斯丁想到了自己家乡的礼拜堂里的图画。那里有奥拉甫①的祭殿和坎特伯雷的托马斯的祭殿，祭殿的大门上和墙上都画着圣徒像，不过她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圣徒像都画得色彩暗淡，毫无生气。

他们沿着梯子走下去，又登上敞廊。那里放着一只供桌，上面光秃秃的，没有铺桌布，石板桌面上陈列着一些金属、木头和泥土制的小盒子和小杯子，旁边放着一把奇怪的小剪刀，几块铁片，几枝鹅毛笔和画笔。埃德文修士说，这些都是他的

---

① 指挪威国王奥拉甫二世（1015—1028年在位），他死后被奉为圣徒，被认为是挪威的庇护者。

工具；他的手艺是绘画和剪制贴在供桌上的装饰。靠在敞廊长凳旁边的那些华丽的墙板都是他一手制成的。这些墙板将用于装饰这个布道会修士礼拜堂的半圆形后殿的大门。

他让克里斯丁看他把各种颜色的粉末调和在一起，放在石钵里研碎，还要克里斯丁帮忙把各种东西搬到靠墙的一张长凳上。埃德文修士从一幅图画走到另一幅图画前面，用画笔在圣徒和圣女的头发上勾几条很细的红线，以便能显出头发鬈曲的波纹。克里斯丁跟着他走来走去，看他画，还不时问长问短。埃德文修士向她讲解，他描绘的是什么。

其中一幅画描绘的是基督坐在黄金的宝座上，圣尼古拉和圣克列门特站在他旁边，和他在同一所屋子里。两侧画的是圣尼古拉传。开始时他还是个婴孩，坐在母亲膝上，母亲喂他吃奶，他不要吃，因为他生来就神圣，除每星期五吃一次奶外，不再多吃。旁边的一幅画描绘的是他把钱袋放在一家人家的门口，这一家有三个姑娘，因为家道贫寒，找不到丈夫。克里斯丁还看到他给罗马骑士的孩子治病，还看到这个骑士站在一艘大船上，手里执着一只赝制的金杯。由于这位神圣的主教治愈了骑士的孩子的病，骑士答应赠送给他一只千年祖传的金杯，作为酬谢。可是后来骑士想欺骗圣尼古拉，送给他的不是真的金杯，而是赝制品。结果，骑士的孩子手里执着真的金杯掉进海里。然而圣尼古拉使孩子在水中不受伤害，正当父亲站在圣尼古拉的礼拜堂里把赝制品的杯子赠送给他的当儿，孩子走上了岸。这些情节都是用金粉和各种美妙的颜色描绘在木板上的。

另一幅画上描绘的是圣母马利亚和坐在她膝上的婴孩基督；基督的一只手抓着母亲的下巴，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个苹果。

旁边站着圣森尼瓦①和圣克里斯丁，她们体态优美地弯着身子，面色白里透红，头发和王冠是金色的。

埃德文修士用左手托着右手的手腕，描绘王冠上的叶子和玫瑰花。

“我觉得，那条龙画得太小了，”克里斯丁看着那个与她同名的圣女的图像说，“它不象能把圣女吞掉。”

“它是办不到的，”埃德文修士说。“它实际上也并不大。龙以及魔鬼的其他一切奴仆，只是因为我们心中恐惧，所以才觉得它们非常巨大。如果一个人怀着炽热的感情一心一意皈依天主，他心中充满天主的力量，那么魔鬼的威力马上会遭到惨败，它的一切武器都会变得渺小无力——龙和妖魔鬼怪会缩成一团，比地精②、猫、乌鸦还要小！你看，把圣森尼瓦拘禁在里面的那座山也很小，她可以把这整座山兜在自己的斗篷里。”

“难道圣森尼瓦和塞里埃的圣徒们不是在山洞里吗？”克里斯丁问。“这样说来，这都不是真的？”

埃德文修士向女孩眨了眨眼睛，又微微一笑。

“这是真的，又不是真的！找到他们圣体的人们是这样感觉的。另外，森尼瓦和塞里埃的圣徒们本身也确实是这样感觉的，因为他们都很谦逊，他们只想到世界比一切有罪的人强大，而没有想到他们自己比世界更加强大，因为他们能忘情于这个世界。假如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不会被拘禁在山里，而是马上象抛小石块那样把所有的山都抛到海里去！我的孩子，除

① 根据传说，圣森尼瓦是爱尔兰国王的女儿，她为躲避异教徒的求婚逃往海外，同她的许多有圣德的随从进入岛上的一个洞穴，不知所终。在中世纪挪威圣徒传中，圣森尼瓦的神龛居第二位，仅次于圣奥拉甫。

② 西欧神话中地下宝物的守护者，他的形象是一个容貌丑陋的矮人。

了我们所怕的和所爱的以外，任何人、任何事物都不能给我们造成祸害。”

“如果一个人不怕也不爱天主，那会怎样呢？”克里斯丁害怕地问。

埃德文修士抓住女孩的淡黄色头发，亲切地使她的头仰起来，对着她的眼睛看了看。修士的蓝眼睛睁得大大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不爱也不怕天主，克里斯丁。即使我们的生和死都没有什么价值，那也只是因为我们心中既有对天主的爱，又有对魔鬼的怕——还有对世界和肉欲的爱。还因为，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对天主和天主本质的向往，那么他就会甘愿在地狱中生活。这个人得到了正是他心中所需要的东西，只是我们不理解罢了。因为既然他不迫切需要阴凉，就不怕烈火的烧灼，既然他不懂得企求安宁，就不会因蛇咬而感到疼痛！”

克里斯丁凝视着埃德文修士的脸；修士讲的话她一句也不懂。埃德文修士继续说：

“主出于慈爱，看到我们的心分裂了，就下来，生活在我们中间，当魔鬼用权力和奢华的物品来引诱我们，用危险来恫吓我们，给予我们种种打击，嘲笑，用尖锐的钉子刺伤我们的手和脚的时候，主就来亲身体验魔鬼的诱惑。他就这样向我们指明道路，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爱……”

埃德文修士向孩子严肃、认真的脸看了一眼，突然低声笑起来，换了另一种口气说：

“你知道，第一个获悉基督降生的是谁？那是一只公鸡；它看见一颗星就说出来了——在那时候，所有的动物都会说拉丁语，于是它就叫起来：‘Christus natus est！’①”

① 拉丁语：基督降生了！

最后一句话他说得完全象公鸡啼似的，克里斯丁笑得前仰后合，几乎喘不过气来。笑一下是很好的，因为埃德文修士刚才所讲的那些不寻常的话，使女孩感到一种虔诚的敬畏。

埃德文修士自己也笑起来了：

"是的！公牛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吼叫起来：'Ubi, Ubi, Ubi?'①

"山羊也咩咩地叫起来，说：'Betlem, Betlem, Betlem！'②

"绵羊非常急切地希望看见圣母和她的儿子，急忙咩咩地叫起来：'Eamus, eamus！'③

"躺在干草上的一条新生的小牛站了起来，哞哞地说：'Volo, Volo, Volo！'④

"这些你大概还没有听到过吧？没有？我想你没有听到过！我知道你们山里的神父艾利克是个很好的神父，很有学问，不过这些事情他毕竟不知道，因为不到巴黎，这是学不到的……"

"这样说来，你还去过巴黎？"女孩问。

"愿主赐福给你，小克里斯丁，我去过巴黎，还去过其他许多地方，世界各地都去过。不过你还得相信我怕魔鬼，而且象任何一个罪人一样，心里充满着爱和期望。可是我用尽气力紧紧地握着十字架——必须抓住十字架，象一只掉在大海里的小猫抓住一块木板那样。

"你呢，克里斯丁，你不愿意象我在这里所画的那些姑娘那样，牺牲美丽的头发，去侍奉圣母吗？"

---

① 拉丁语：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

② 拉丁语(飞白)：伯利恒，伯利恒，伯利恒！按：伯利恒在巴勒斯坦中部，相传为耶稣诞生地。

③ 拉丁语：我们去吧，我们去吧！

④ 拉丁语：我要，我要，我要！

“我们家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孩子了，”克里斯丁回答，“我想，他们要让我出嫁的。妈妈已经准备好了给我作嫁妆的箱笼和首饰盒。”

“嗯，嗯！”埃德文修士说，同时摸了摸女孩的前额。“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总会给自己的孩子作某种安排！他们把那些瘸腿的、半瞎的、畸形的、有残疾的女儿奉献给天主，或者在认为天主赐给他们的孩子过多的时候，把多余的孩子归还天主。另一方面却又感到诧异，修道院里的修士和修女怎么会不都是神圣的！”

埃德文修士把女孩带到法衣圣器室，给她看放在书架上的修道院的图书，这些书里有许多美妙的图画。可是，有一个修士走进来的时候，埃德文修士却说，他到这里来只是为了要在书中找驴子的头，作为描绘的样本。后来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

“啊，现在你看到了，克里斯丁，什么是害怕！在这里修道院里，大家都担心自己的图书会丢失！如果我有真正的信念和爱，就不会这样站着，也不会对奥寿夫修士撒谎了！那时候我就会拿起这些旧的毛皮手套，把它们悬挂在太阳光底下！”

克里斯丁和埃德文修士到朝圣者接待所里吃了午饭，不过，总的说来，这一整天她都是在礼拜堂里度过的，看埃德文修士工作，和他谈话。直到劳伦斯来接她，她和埃德文修士才想起，他们还没有完成带口信给鞋匠的嘱咐。

克里斯丁在哈马尔度过的那些日子，后来在她的回忆中留下的印象，要比她在这次漫长的旅行中所经历的其他一切事情

深刻得多。的确，奥斯陆这个城市要比哈马尔大，可是当她看到了这个商业城市以后，她觉得也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她也并不觉得斯库格庄园有约栾寨那样美丽，虽然斯库格庄园的建筑比那里的好——她为自己不必要住在这里而高兴。斯库格庄园座落在一个山坡上，山坡下面是灰暗而阴郁的傅腾湾，周围有一片浓密的树林；对岸和庄园的屋子后面也是树林，树梢与天空相接。这里没有象家乡那样的高峻陡峭的山岭，这些山岭把天空撑得高高的，和人们离得很远，还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使世界变得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

在归途中，天气很冷。时间已接近圣诞节。他们走到较高的谷地上的时候，那里已经下雪了。他们借了雪橇，大部分的旅程都是乘的雪橇。

至于出让田庄的事情，是这样定下来的：劳伦斯把斯库格庄园转让给自己的弟弟奥斯蒙，但为自己和自己的后裔保留着赎回的权利。

3

克里斯丁作长途旅行后的第二年春天，拉根弗丽德生了一个女儿。当然，如果生的是儿子，会更合父母亲的心愿，不过他们不久就感到了快慰，并且对小乌耳希德非常钟爱。她是个非常美丽的孩子，又健康，又可爱，又快活，又文静。拉根弗丽德十分喜欢这个新生的女孩，一周岁后还继续给她喂奶；因此，遵照艾利克神父的劝告，她在喂奶期间不再严格遵守斋戒和参加夜间的礼拜。由于这个原因，还由于看着乌耳希德心里感到高兴，拉根弗丽德脸上重新露出了光彩。劳伦斯觉得，他

和妻子结婚以来，妻子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快乐，漂亮，和平易近人。

克里斯丁也感觉到，家里添了她的吃奶的小妹妹，这是他们极大的幸福。她从来没有想过：过去家里的寂静是由于母亲忧郁的性格造成的。她觉得，母亲教训她，给她念种种诫条，而父亲则跟她玩耍，讲笑话，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母亲对她的态度也温和得多了，给予她更多的自由，甚至亲吻她的次数也更多，因此克里斯丁没有发觉，母亲在她身上所花的时间却少得多。克里斯丁也象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很爱乌耳希德，每当给她抱妹妹或者让她推妹妹的摇篮的时候，她感到很高兴。后来，乌耳希德开始学爬、走路、说话的时候，那就更有趣，因为克里斯丁能同妹妹一起玩耍了。

这样，他们在约栾寨庄园愉快地度过了三年。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他们也很顺利。劳伦斯对庄园作了修建和翻新，因为他们搬到这里来居住的时候，住房、畜栏、马厩都很破旧，而且很小——几个世代以来，耶斯林家族一直把这地产租给别人使用。

可是在第三年上发生了一件事，那是在三一节前不久，顺德村的伊瓦尔之子特隆德带着妻子哥丽德和三个年幼的儿子到约栾寨来作客。有一天早晨，大人们坐在阁子上的游廊里闲谈，孩子们在下面院子里玩耍。劳伦斯刚巧在造一幢新房子，孩子们爬到一堆建筑用的圆木上，在上面爬来爬去。耶斯林家的一个男孩打了乌耳希德，乌耳希德哭了。于是特隆德走下来，给了儿子一记耳光，抱起乌耳希德。没有一个孩子比乌耳希德更漂亮、更可爱的了，舅舅非常喜欢她，尽管一般说来他是不大喜欢孩子的。

这当儿，有一个佣工牵着一头大黑牛从畜栏走到院子里来。这头公牛很凶，不大驯服，挣脱了佣工的手。特隆德跳到圆木堆上，先把几个较大的孩子赶下去，他一手抱着乌耳希德，一手拉着自己的小儿子。不料他脚底下的一根圆木滑动了一下，特隆德一脱手，把乌耳希德摔在地上。圆木也接着滚了下去，压在孩子背上。

说时迟那时快，劳伦斯从游廊飞奔下来，一个箭步跳到乌耳希德身边，想把圆木抬起来。可是这时那头公牛向他直扑过去。劳伦斯抓住牛角，牛把他撞倒在地。他拉住牛鼻子，从地上站起来，而且一直把牛拉着，直到特隆德从惊吓中醒悟过来，屋子里又跑出来几个雇工，一起用皮带把牛捆住。拉根弗丽德跪在地上，想用力抬起圆木——这时劳伦斯已把圆木抬高，因此母亲就把孩子拖出来，抱在手里。

人们过来摸摸这小女孩，小女孩放声大哭起来，母亲一边哭一边说：

“她还活着，感谢主，她还活着！”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奇迹，这女孩没有被压死，圆木倒下来，一头搁在草地上的一块石头上。劳伦斯站起来的时候，嘴角流着血，当胸的衣服被牛角扯得粉碎。

图尔提丝拿来一条毛皮毯子，她和拉根弗丽德一起小心地把女孩放到毯子上，可是看样子，稍一触动，乌耳希德就会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母亲和图尔提丝把她抬到她们冬季居住的屋子里。

克里斯丁站在圆木堆上，一动不动，面如死灰。男孩们流着泪，挤到她身边。所有的仆人和佣工都聚集在院子里，妇女们边哭边诉说。劳伦斯吩咐佣工给哥德斯温和另一匹马备上鞍子。阿尔

纳把两匹马牵来，可是当劳伦斯想跨上马鞍的时候，他倒下了。于是他就叫阿尔纳骑马去请神父，叫哈夫丹到南边去请女医生，她住在两条河的汇合处。

克里斯丁看到父亲的脸成了灰白色，血流得很多，他的浅蓝色衣服上沾满棕褐色的斑点。突然他跳起来，从一个佣工手里夺下一柄斧头，奔到被几个人拉着的那头牛前面，用斧背在牛的两角之间击了一下。牛跪倒在地上，劳伦斯用尽气力连连猛击，直到牛血和脑浆四下飞溅才罢手。接着他迸发出一阵咳嗽，仰面朝天倒在草地上。特隆德和一个佣工把他抬到屋子里。

克里斯丁以为父亲死了；她大声叫喊着，跟在他们后面奔跑，用足全身的气力拼命叫唤着父亲。

乌耳希德被抱到冬天居住的房间里，安置在父母亲的床上。他们把所有的枕头都丢到地板上，以便孩子能够笔直地躺着。这女孩象一具摊手摊脚地躺在干草上的尸体。不过她还不断地大声呻吟着，母亲弯着身子，安慰她，抚摩她，痛苦得简直要发疯了，因为她无法帮助自己的孩子。

劳伦斯躺在另外一张床上。他站起来，摇摇晃晃地从房间的另一头走过来安慰妻子。可是拉根弗丽德忽然挺直身子叫喊起来：

“别碰我，别碰我！天哪，天哪，你还不如把我当场杀死了吧！……我给你带来的不幸永远没有完……”

“难道是你……我的爱妻！这可不是你带给我们的啊，”劳伦斯说，把一只手搁在她的肩膀上。由于他的接触，拉根弗丽德的身子哆嗦了一下，在她黑黝黝的消瘦的脸上，浅灰色的眼睛闪出了亮光。

“她大概想说，这件事情都要怪我不好。”伊瓦尔之子特隆

德抢白了一句。姐姐用憎恨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回答说：

"特隆德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

克里斯丁跑进房间，扑到父母亲身边，可是他们都把她推开了。这时图尔提丝端了一锅热水进来，亲切地抓住女孩的臂膀说：

"你还是到我们房间里去吧，克里斯丁。你在这里会碍事的。"

劳伦斯在床踏板上坐下来，图尔提丝想帮助他，但劳伦斯说，他不妨事的。

"你们不能使乌耳希德稍许减轻一点痛苦吗？主帮助我们吧，她这样凄惨地呻吟着，连山上的石头都会感动的！"

"不，在神父或英盖耶尔德女医生到来以前，我们不能碰她。"图尔提丝说。

这当儿阿尔纳走进来说，艾利克神父不在家。拉根弗丽德绝望地默默站着，后来她说：

"去把海乌格庄园的奥斯希德夫人请来。不管怎样，总得救救乌耳希德。"

谁也没有留意克里斯丁。她爬到床头边的一张长凳上，把两条小腿弯在身子下面，把头贴在膝盖上。

她的心仿佛被一双冷酷无情的手揪住了。要把奥斯希德夫人请到这里来！母亲非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愿意去请奥斯希德夫人的，即使在她由于生乌耳希德而自己气息奄奄地躺在床上的时候，以及在克里斯丁发疟疾的时候，都没有去请。人们都说，奥斯希德夫人是个巫婆。奥斯陆的主教和大教堂神父都对她进行过审判。要不是她出身于贵族，被英格贝尔王后①看作

① 大概是指挪威国王马格努斯四世（1263—1280年在位）的王后丹麦的英格贝尔。

妹妹，她一定会被判刑，或者被烧死。人们都说，她毒死了自己的第一个丈夫，她现在的丈夫卑伦大人①是被她用蛊术迷住的。卑伦还很年轻，可以做她的儿子。她自己也有子女，可是他们从来不去探望母亲。卑伦和奥斯希德这两个出身于名门望族的人，失去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不得不单独住在多孚尔山中。谷地上的世家子弟和家道殷实的人家都不愿意同他们交往。可是人们私底下却常常去向奥斯希德夫人求助，听取她的主意，穷苦的人们甚至公开去找她治病或讯问休咎。他们说，她为人很和气，不过他们也都惧怕她。

克里斯丁心里想，母亲一贯是虔信天主的，现在最好应该乞求主和圣母马利亚的帮助。她自己也试着作祈祷，特别是向圣奥拉甫祈祷，因为她知道圣奥拉甫是慈善的，曾经帮助过许多患病的、受伤的、骨折的人。不过她无法集中思想去祈祷。

父母亲单独留在房间里。劳伦斯重新躺在床上，拉根弗丽德坐在病孩的床沿上，弯下身子时时用湿手帕擦孩子的前额和双手，在她的嘴唇上蘸上一点葡萄酒。

这样过了许久。图尔提丝不止一次探头进来，一心想帮忙做点事情，可是拉根弗丽德每次都叫她走开。克里斯丁默默地淌着眼泪，暗自祈祷，但同时却老是想着那个巫婆，紧张地等待着那个巫婆走进自己的家门。

在一片寂静中，拉根弗丽德忽然开口说：

"你睡着了吗，劳伦斯？"

"没有，"丈夫回答，"我在听着乌耳希德的声息。主会帮助

---

① 被封为骑士的人，可以在名字后面加"大人"的称号，其妻子的名字后面可以加"夫人"的称号。主教和某些神父也可以有"大人"的称号。

自己的无罪的羔羊，我的妻子，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有怀疑！不过躺在这里等待，实在太难受了……”

“主会憎恨我的，”拉根弗丽德绝望地说，“由于我的罪孽！我的三个儿子在他们现在所待的地方是安好的，这一点我并不怀疑，现在，当然，又要轮到乌耳希德了——可是我呢，他抛弃了我，因为我的心是罪恶和悲哀的渊薮！……”

这时有人抓住门闩——进来的是艾利克神父，他把自己魁梧的身躯挺得笔直，用深沉而洪亮的声音说：

“主会在这个屋子里保佑你们的！”

神父把药箱放在床踏板旁边，走到炉子前面，往手上浇了些热水。然后从怀里取出一个贴身挂着的十字架，用十字架在房间的四角画十字，嘴里念着拉丁语的经文。之后，他打开屋顶的排烟气窗，让光线照进房间，又走到乌耳希德床边，向她看了一眼。

克里斯丁害怕神父发现她，把她轰出去——要躲过艾利克神父的眼睛是不容易的。可是神父目不旁视。他从药箱里取出一个瓶子，往一块梳得很平的毛皮上倒了一些药水，把这块毛皮放在乌耳希德的嘴巴和鼻子上。

“好，现在她的痛苦马上就会减轻，”神父说。他走到劳伦斯身边，同劳伦斯周旋起来，劳伦斯向他讲述这次不幸事故的颠末。劳伦斯折断了两根肋骨，肺部也受了伤；然而神父认为他的病情并不怎样危险。

“那么，乌耳希德呢？”父亲忧伤地问。

“等我给她检查过以后再告诉你，”神父回答。“不过你要躺到阁子里去，让照料孩子的人在这个房间里能比较自由、比较安心地活动。”

他让劳伦斯把双手勾在他的肩膀上，把劳伦斯抱起来，走出房间。克里斯丁很想跟着父亲一起去，不过她不想引起人们注意。

艾利克神父回来，并不同拉根弗丽德攀谈，首先剪开并脱去乌耳希德的衣服，现在乌耳希德不大呻吟，仿佛失去知觉似地躺着。艾利克神父小心地摸着孩子的身体、手和腿。

“艾利克，你一句话也不说，难道我孩子的病已经这样严重，连你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帮助她吗？”拉根弗丽德用低沉的声音问。

神父轻轻地回答说：

“拉根弗丽德，看来她的背部受了重伤。我想，最好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主和圣奥拉甫身上；我自己在这里是帮不了多大忙的。”

母亲满怀激情地说：

“那么我们就祈祷吧！你完全了解，我和劳伦斯肯把一切都给你，不管你要什么，我们决不吝惜，只要你祈求主，保佑乌耳希德活着！”

“如果她会活着，重新恢复健康，这将是一个奇迹，”神父说。

“难道你不是日日夜夜都在宣扬奇迹吗？难道你不相信我的孩子身上也会发生奇迹吗？”她仍旧满怀激情地说。

“这是确实的，”神父说。“奇迹当然是有的，不过主并不听从所有人们的祈祷，我们并不知道他的不可预测的旨意。如果这个美丽的小姑娘能够活下来而成为残废或畸形的人，你不认为这将更加不幸吗？”

拉根弗丽德摇摇头，低声啜泣起来。

“我已经失去了多少孩子，神父，我不能再失去她了！”

“我一定尽我的全部能力，”神父回答，“再用尽全部气力去祈祷。但是拉根弗丽德，你必须竭力做到毫不怨尤地忍受主赐给你的命运。”

“在我的孩子中，没有一个象这个小姑娘那样使我爱得这样强烈。如果把她也从我手里夺去，那么我的心一定会破碎的！”

“主会保佑你的，伊瓦尔之女拉根弗丽德，”艾利克神父摇摇头说。“你好象要用自己的祈祷和斋戒来迫使主满足你的意愿！这样做作用很小，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拉根弗丽德用挑衅的目光看了神父一眼，说：

“我已经派人去请奥斯希德夫人了！”

“哦，你是知道她的，可是我不知道！”神父说。

“没有乌耳希德我活不下去，”拉根弗丽德仍旧用刚才那种口气说。“如果主不能够帮助她，那么我就向奥斯希德夫人寻求帮助，或者把灵魂交给魔鬼，只要他肯帮助我！”

从神父的脸色可以看出，他想愤怒地回答几句，不过他克制住了。他又弯下身子，摸摸病孩的身体。

“她的手脚冰凉，”艾利克神父说，“应当在她身边放几个盛满热水的坛子，在奥斯希德夫人到来以前别再触动她。”

克里斯丁不声不响地仰卧在长凳上，假装睡着了。她吓得心怦怦直跳——她对艾利克神父和母亲所说的话中的含义理解得不多，不过这次谈话使她感到非常害怕，而且她知道得很清楚，这种谈话她是不该听的。

母亲站起来去取水，可是突然号啕大哭起来：

“艾利克神父啊，你还是给我们祈祷祈祷吧！”

过了一会儿，母亲和图尔提丝回到房间里。神父和她们两

人一起在乌耳希德身边张罗。他们一下子发现了克里斯丁，把她赶了出去。

克里斯丁走到院子里，就感到光线令人目眩眼花。她觉得，她在冬天居住的那个阴暗房间里已经坐了大半天，可是在这里，灰色的房屋还是被阳光照得很明亮，青草在中午耀目的阳光中闪着丝绸般的光彩。在赤杨林纵横交织的树枝之间，光线乍明乍暗。树林后面是一条波光潋滟的河流，单调而愉快的水声在经间震荡着，因为在这里约栾寨附近，河床较浅，河底堆积着许多大石块，水流得很急。两岸的崖壁高高地耸入暗蓝色的烟霭中，上游有几条溪涧夹带着融雪奔流而下。四周洋溢着一片生气蓬勃的甜美的春意，可是克里斯丁却感到自己周围的一切是软弱无力的，不禁痛苦得大哭起来。

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但克里斯丁听到下房里有人声。父亲杀死公牛的地方已经铺上一层新土。克里斯丁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因此就爬到正在建造的房屋的墙上——墙已经垒到了两三排圆木的高度。那里放着她和乌耳希德的玩具，她把玩具收拾起来，藏在最下面的一根圆木和地基之间的一个小洞穴里。近来乌耳希德经常要求克里斯丁把玩具都送给她，这有时使克里斯丁很恼火。现在克里斯丁心里想，只要妹妹能恢复健康，她就把一切东西都送给妹妹。这个主意使她稍稍感到安心。

她想起了哈马尔的那个修士——他相信所有的人身上都可能发生奇迹。可是艾利克神父对这一点并不怎样相信，她的父母也这样，而她却习惯于更听从父母的话。仿佛有一个可怕的重负压到她身上，她终于明白了，人们对许多事物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想法。不仅是为主所嫌恶的坏人与好人有不同的想法，

甚至埃德文修士也与艾利克神父不同，母亲也与父亲不同。她忽然感觉到，他们对许多事物也有各种不同的想法……

直到傍晚，图尔提丝才找到这个女孩，她在一个角落里睡着了。图尔提丝把她带到自己房间里——孩子从一清早起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图尔提丝和拉根弗丽德两人整夜守候在乌耳希德身边，克里斯丁躺在图尔提丝床上，同图尔提丝的丈夫约翰和他们年幼的儿子艾文德和奥尔姆一起睡。闻着他们身上的气味，听着男人的鼾声和孩子均匀的鼻息，克里斯丁低声哭泣起来。不多久以前，就在昨天晚上，她还象长长的一生中的每一个夜晚那样，同自己亲生的父亲、母亲和小乌耳希德睡在一张床上——现在，仿佛一个鸟窠被捣毁了，被风刮走了，克里斯丁自己已无家可归，从一直关切着她的父母亲的卵翼下被抛了出来。在陌生人中间，她感到又孤单，又不幸，她不住地啼哭，一直到睡着为止……

第二天早晨起来，她获悉舅舅一家已经含怒离开了约栾寨。特隆德骂姐姐是个丧失理智的疯女人，骂姐夫是个从来不会管教妻子的窝囊废，傻瓜。克里斯丁非常气忿，但同时又感到惭愧——她完全明白，母亲把自己最亲近的亲戚逐出家门，是非常粗暴的、不体面的行为。她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母亲有点不大对头，母亲跟其他的妇女有点不一样。

正当她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个使女走来叫她到阁子里去见父亲。

克里斯丁走进阁子的时候，忘了先向父亲看一眼，因为正对着打开的门，在亮光中坐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克里斯丁知道，这就是巫婆，虽然她头脑中从来也没有想象过巫婆的

模样。

巫婆坐在从房间里搬上来的一张有高靠背的大圈椅里，显得象孩子一样瘦小。她面前还放着一张桌子，上面铺着母亲最好的、有穗子的亚麻布桌布。银盘子里盛着猪排和野禽；桌子上的一只大碗里盛着葡萄酒，客人喝酒用的是劳伦斯本人使用的银高脚杯。她已经吃好了，正在用母亲最好的毛巾擦自己细小的手。拉根弗丽德亲自捧着一只盛满水的铜面盆，站在她面前。

奥斯希德夫人把毛巾放在膝盖上，对克里斯丁笑了笑，用洪亮、悦耳的声音说：

“来，到我这里来！拉根弗丽德，你的孩子都很漂亮。”她又对母亲补充了一句。

她的脸满是皱纹，但同时又很柔嫩，象孩子的脸色那样白里透红，想必脸上的皮肤摸上去一定也很柔软、光滑，她的嘴唇象年轻妇女的嘴唇一样红润，一双微黄的大眼睛炯炯有神。薄薄的白麻布头巾把她的脸围起来，在下巴颏儿下面用金扣环扣着；头巾上面搭着一角用柔软的深蓝色毛料做的披巾，披巾大部分卸到了肩上，后来又滑到了非常合身的深色衣服上。她的身材很匀称，克里斯丁不是凭思想而是凭直觉感觉到，她从来没有看见过象这个为当地士绅所不齿的老巫婆那样美丽而威严的女人。

奥斯希德夫人用她衰老而柔软的手拉住克里斯丁的手，她友好而风趣地同女孩攀谈起来。可是克里斯丁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于是奥斯希德夫人微微一哂，说：

“怎么，她怕我吗，啊？”

“不，不，”克里斯丁几乎叫喊起来。奥斯希德夫人笑得更

加厉害了，对母亲说：

“你这个女儿的眼睛很聪明，一双手也很好，很有力，显然是不偷懒的。我走后，你反正需要一个帮手来照看乌耳希德。因此，我住在你们家里的这段时期，就让克里斯丁来帮我做事吧——她已经够大了，大概有十一岁了吧？”

说完这话，奥斯希德夫人走了出去，克里斯丁想跟着她走出去，可是躺在床上的劳伦斯唤住了她。劳伦斯一动不动地躺着，所有的枕头都垫在他高高抬起的膝盖下面。奥斯希德夫人嘱咐他用这种姿势躺着，因为这样他受伤的胸部可以较快地痊愈。

“好爸爸，您很快就会好的，是吗？”克里斯丁问。劳伦斯向她看了一眼——她从来没有用“您”叫过他。因此他严肃地回答：

“我的问题不大；你的小妹妹要糟得多！”

“嗯，”克里斯丁说，同时叹了口气。

她在床边只站了一会儿。父亲不再开口，克里斯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因此，过了片刻劳伦斯叫她到下面母亲和奥斯希德夫人那边去，克里斯丁就急忙往外跑，穿过院子奔到冬天居住的那幢屋子里。

4

夏天的大部分时间奥斯希德夫人一直住在约栾寨庄园。结果人们都自然而然地到这里来向她求教。克里斯丁经常听到艾利克神父用漫骂的口吻谈起这件事，而且还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她的父母亲对此也不满意。不过她竭力摆脱这些思想，也不去

思考她自己对奥斯希德夫人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她经常同奥斯希德夫人在一起，看着奥斯希德夫人，听奥斯希德夫人讲话，从来也不感到厌倦。

乌耳希德仍旧一动不动地躺在大床上。她的脸色十分苍白，甚至嘴唇也象是白的，眼睛下面出现了两个黑圈。她的美丽的金发发出了浓烈的汗臭，因为好久不洗头了，头发的颜色变深了，松散了，失去了光泽，如同腐烂的陈年干草。这女孩的模样显得十分疲乏，备受折磨，但很能忍耐。每当克里斯丁坐到她床边，同她谈话，给她看父母亲和他们全区的亲友赠送给她的各种精美礼物，她总是软弱无力地、病态地微笑着。礼物中有布娃娃、鸟儿、野兽、小型跳棋、各种装饰品、丝绒小帽和色彩缤纷的缘带。克里斯丁替她准备了一个放东西的小箱子，乌耳希德睁着小眼睛认真地看着小箱子，疲惫地呼着气，从疲乏无力的小手中放下这些珍宝。

奥斯希德夫人走到她身边的时候，乌耳希德脸上时常闪出愉快的光彩。她急切地喝着奥斯希德夫人为她调配的提神剂和安眠剂，奥斯希德夫人护理她的时候，她从不诉苦，总是躺着，露出幸福的神情，听奥斯希德夫人弹劳伦斯的竖琴和唱歌——奥斯希德夫人会唱他们谷地上的人们闻所未闻的许多歌曲。

乌耳希德睡着的时候，她也常常唱给克里斯丁听。有时候还向克里斯丁讲述自己年轻时的事情，那时她住在挪威南部，经常出入于马格努斯国王、艾利克国王①和他们后妃的宫廷。

有一次她们坐着，奥斯希德夫人正在讲自己的事情，克里斯丁脱口说出了她经常在思考的那个问题：

---

① 指艾利克二世(1280—1299年在位)，马格努斯四世之子。

"我觉得很奇怪，你总是那样快乐，你是什么时候才习惯于……"她中断了自己的话，脸涨得通红。

"你是想说，我现在已经同这一切都无缘了？"她低声笑起来，接着说："我有过幸福的时光，克里斯丁，不过现在我还不至于傻得整天叹苦经；虽然我现在只能满足于喝脱脂牛奶和酸牛奶，不过我已经享尽了荣华富贵。如果一个人立身处世能够明智达理，谨慎小心，能够英明地处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那么他的好日子就能久久地延长下去。这道理是一切有理智的人都知道的，因此，我觉得，有理智的人应当满足于这些好日子，因为好日子的代价是很高的。人们管那些挥霍家产、在花天酒地中消磨自己青春的人叫傻瓜。对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进行评判！可是我认为那些事后聪明的人才是真正的笨蛋和傻瓜，而那些荡尽了家产还巴望以前的酒肉朋友仍旧同自己保持来往的人，则是双料的笨蛋，傻瓜中的傻瓜……"

"乌耳希德有什么不好吗？"她转过身去问拉根弗丽德，因为坐在病床边的拉根弗丽德这时猛地动了一下。

"不，她睡得很安稳，"拉根弗丽德说，同时走到坐在炉边的奥斯希德和克里斯丁身边。她用一只手抓住撑着排烟气窗的杆子，向奥斯希德夫人的脸看了一眼。

"这些话克里斯丁还不能够理解，"她说。

"那当然，"奥斯希德夫人回答。"不过，她学习祈祷文也是在她还不能够理解祈祷文以前！当一个人需要祈祷文或金玉良言的时候，他往往已经既没有兴致学习，也没有心思去理解了。"

拉根弗丽德沉思地皱紧黑色的双眉。在这样的时刻，她那深深地埋在眼眶里的亮晶晶的眼睛变得如同林木茂密的山坡下面的湖泊——克里斯丁小时候常常有这样的感觉，也许，她曾

经听谁说过这一点。奥斯希德夫人笑吟吟地看着拉根弗丽德。拉根弗丽德在炉边坐下来，拿起一根小树枝，塞在烧红的木炭中间。

“然而，如果一个人胡乱地购买破烂货物，荡尽家产，而事后又看到愿意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去取得的珍宝，那么，按照你的看法，难道这个人也不必为自己过去的荒唐行为而后悔吗？”

“怕砸碎，就不要拿在手里，拉根弗丽德，”奥斯希德夫人说。“谁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可以由他自己去决定，我们倒要看看，他会取得什么……”

拉根弗丽德把烧红的小树枝从火中取出来，吹起了火焰，另一只手把点着火的一头遮挡着，因此从她的手指缝里现出通红的火光。

“啊，这都是纸上谈兵，纸上谈兵，仅仅是纸上谈兵，奥斯希德夫人。”

“况且值得花这样昂贵的代价，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取得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多，拉根弗丽德，”奥斯希德夫人说。

“不，有的，”母亲热情地说。“譬如说，我的丈夫。”她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拉根弗丽德，”奥斯希德夫人低声说，“每一个姑娘在她想使男人眷恋自己、为此而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他的时候，都是这样认为的。然而，有一些男子和少女把自己所有的一切献给天主，进了修道院，或者赤身露体地远离人寰，到荒山野岭去修道，而后来却后悔了，这类事情难道你没有读到过吗？当然，在圣书中把这些人称作妄人……也许，说主在这种事情中欺骗了

他们，那是罪过的。”

接下去的一段时间，拉根弗丽德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坐着。于是奥斯希德夫人继续说：

“现在跟我一起去吧，克里斯丁，现在是给乌耳希德收集早晨洗脸用的露水最好的时间。”

院子在月光下半明半暗。拉根弗丽德伴送她们穿过畜栏走到靠近菜地的门口。克里斯丁看见母亲瘦瘦的、墨黑的身影靠着门框站在那儿，看孩子从冰冷的白菜叶子上和斗篷草的皱襞里把露水抖落下来，盛在父亲的银高脚杯里。

奥斯希德夫人默不作声，跟在克里斯丁旁边走。她到这里来只是为了保护克里斯丁，因为在这样的深夜里让孩子独自一人走出家门是不行的。不过露水必须由童女收集，才能有较大的疗效。

她们回到门口的时候，母亲已经不在那里了。克里斯丁冷得瑟瑟发抖，把蒙上水气的银杯递给奥斯希德夫人。穿着湿漉漉的鞋子，女孩的脚冻僵了，急忙奔到阁子里去——现在她和父亲一起睡在阁子里。她的一只脚刚踏上楼梯，这时从游廊下的黑暗中突然现出了拉根弗丽德的身影。她双手端着一碗饮料，碗里冒着热气。

“孩子，我给你热了一些啤酒，”母亲说。

克里斯丁高兴地说了声“谢谢”，把碗凑到嘴唇边。这时拉根弗丽德问她：

“克里斯丁，在奥斯希德夫人教你读的祈祷文和其他书本中，没有任何罪恶的或反对天主的内容吧？”

“没有，这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女孩回答。“所有的书本中

都有耶稣、圣母马利亚和其他圣徒的名字……”

“她教会了你什么呢?”母亲又问。

“哦……教会我使用各种药草……还有念咒止血，治赘疣，医眼病……还有使衣服里不生蠹虫，房子里没有老鼠。哪些药草要在阳光下采摘，哪些药草在下雨天采摘才有效……不过她吩咐我对任何人都不要念祈祷文，否则祈祷文就会失去效用，”克里斯丁急忙补充说。

母亲接过空碗，把它放在楼梯上。她突然用双手抱住女儿，紧紧地搂在怀里亲吻着。……克里斯丁感觉到母亲的脸颊是潮乎乎的，热烘烘的。

“愿主和圣母保佑你不要受任何邪恶的毒害！我和你父亲所生的子女中，除了你以外，现在没有一个不遭到我们的厄运的播弄！亲爱的，亲爱的孩子，永远不要忘记，你是你父亲唯一的欣慰……”

拉根弗丽德回到冬天居住的房间里，脱去衣服，轻手轻脚地爬到床上，睡在乌耳希德身边。她把自己的手臂放在孩子的脑袋下面，脸贴着孩子的脸，感觉到乌耳希德身体的温暖和孩子潮湿的头发发出的浓烈汗臭。

乌耳希德睡得很安稳，很酣熟，她晚上喝了奥斯希德夫人调配的药水，一直是这样的。铺在褥子下面的晒干的香草发出使人昏昏欲睡的气味。然而拉根弗丽德仍然久久地躺着，没有睡意，两眼直盯着天花板上的一个小小的光斑——这是月亮照着嵌在气窗上的明胶片。

奥斯希德夫人睡在旁边另一张床上，可是拉根弗丽德始终不知道她是睡着了还是醒着。奥斯希德对她们之间昔日曾经相识这件事一直只字不提，这一点使拉根弗丽德感到害怕。她觉

得，她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痛苦，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提心吊胆，尽管她现在知道，劳伦斯将能完全恢复健康，乌耳希德也不会死去。

看样子，奥斯希德夫人很喜欢同克里斯丁谈话，她们的感情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有一天，她们出去采药草，在高高的山坡上，两人一起坐在悬崖下面碧绿的草地上。从上面可以远远地看到福尔莫庄园，她们还能分辨出哥尔德之子阿尔纳身上穿着的红色上衣。他是同她们一起骑着马来的，现在，奥斯希德夫人同女孩到山中的树林里来采药草，他留在那里看守马匹。

她们在那里坐着的时候，克里斯丁向奥斯希德夫人讲起了她碰到山鬼的事情。这件事几年来她一直没有想过，但这时她又回想起来了。在讲述的当儿，她突然恍惚感觉到，奥斯希德夫人与山鬼之间有某种近似之处，虽然她清楚地知道，她们彼此并不相象。

她讲完后，奥斯希德夫人凝望着下面的谷地，沉默了片刻；最后才说：

“从你的方面来说，你那时逃跑是明智的，因为你还是一个小孩子。不过，难道你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接受了山鬼给的金子，然后又使山鬼变成石头的传说吗？”

“这样的故事我听到过，”克里斯丁回答。“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要这样做。而且依我看来，这样做是不体面的。”

“一个人不想去做自己认为不体面的事情，这是很好的，”奥斯希德夫人笑了笑说。“但如果只是由于自己不想做，就认为这件事情不体面，那就不怎么好了。今年夏天以来你长大了许多，”她忽然说，“你自己可知道你将成为一个漂亮的姑娘？”

“是的，”克里斯丁说，“人家都说我象父亲。”

奥斯希德夫人低声笑起来了。

“嗯，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你在心灵和体貌上象劳伦斯，对你都更好。不过，如果把你嫁在这里谷地上，毕竟很可惜。瞧不起农民的习惯和庄户人家的风俗，当然是不应该的，可是这里山区的所有士绅都妄自尊大，认为自己在整个挪威土地上简直是无与伦比的！他们大概会感到奇怪，在他们把我拒之门外以后，我怎么居然还能够过上好日子。他们又懒惰，又傲慢，不想学习新的风俗习惯，而把过错推委于阔斯韦尔雷①时代王权的旧仇。这是谎言——你的曾祖父归顺了斯韦尔雷国王，并且经常接受国王的赏赐。你的舅舅也一心想成为我们国王的侍从，为国王服务。但要成为国王的侍从，他必须在外表和内心都养成文明的习惯，而这样做，你们的特隆德是不感兴趣的。不过你啊，克里斯丁，应当嫁一个按骑士风尚教育的温文尔雅的人……”

克里斯丁坐在那里，凝望着下面福尔莫庄园院子里阿尔纳的红色背影。她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是在奥斯希德夫人讲述她以前周旋的那个圈子的时候，克里斯丁想象中浮现出来的骑士和伯爵，模样总是象阿尔纳。而以前，她还很小的时候，她想象中的骑士和伯爵，模样总是象父亲。

“我姐姐的儿子，侯萨村的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对你倒是很般配的——这男孩长得很漂亮。我的姐姐玛根希德去年穿

① 斯韦尔雷(1182—1202)，[illegible]分子（“桦皮鞋党”），农民起义自立为王的领袖，在与封建贵族派和教士派（拉杖党）的斗争中取得了王位，成为当时挪威王朝的始祖。在他和他的继承者统治时期，教会和封建主的权利被削减了。

过谷地来探望我，还把儿子一起带来了。嗯，尽管我很乐意给你们说亲，你是不可能得到他做丈夫的。你的头发很淡，他的头发却很黑，一双眼睛也很漂亮！不过如果我没有看错姐夫的心思的话，那么他大概已经给埃尔伦相中了一个比你更好的姑娘。”

“我有什么不好呢？”克里斯丁惊讶地问。她对奥斯希德夫人的话一点也没有见怪，不过奥斯希德夫人似乎把自己看得高于克里斯丁的亲人，克里斯丁毕竟感到有点儿受人轻蔑和侮慢的感觉。

“不错，你是个好姑娘，”奥斯希德夫人说。“然而你终究不能期望同我的亲族结亲。你的曾祖父是外国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而耶斯林家族这么多年来一直蛰居在自己的庄园里，因此在这个谷地以外已没有人再会记起他们。可是我和我的姐姐是斯库累①之女玛格丽特②的侄女。”

克里斯丁不敢反驳说，那个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而跑到挪威来的人不是她的曾祖父，是她曾祖父的哥哥。她坐着，凝望着谷地对面阴沉的山坡，回想起许多年前她站在荒凉的高地上看到把她熟悉的谷地和世界分隔开的许许多多山峦的情景。这时奥斯希德夫人说该回家去了，吩咐克里斯丁把阿尔纳唤来。克里斯丁把双手凑在嘴上大声呼叫，并且挥着围巾，直到她们看到山下院子里的一个红点子移动起来，向她们挥手作为回答。

过了一段时期，奥斯希德夫人回家去了，不过在整个秋季

---

① 斯库累：牧杖党的领袖。

② 玛格丽特：斯韦尔雷的孙子老哈康四世的王后。

和冬季的上半季度仍旧常常到约柔寨来探望乌耳希德，住上几天。已开始把女孩从床上抱下来，并让她锻炼站立，可是当她试图站着的时候，她的两条腿支持不住。她面色苍白，精神疲惫，经常诉苦。奥斯希德夫人用马皮和细柳条给她做的紧身服，她穿着感到很不舒服；她宁愿静静地躺在母亲腿上。拉根弗丽德经常抱着患病的女儿，因此现在一切家务都由图尔提丝料理。克里斯丁遵照母亲的嘱咐，寸步不离地跟着图尔提丝，一面帮忙，一面向她学习。

克里斯丁很想念奥斯希德夫人，眼巴巴地等待着她的每一次到来。有时她对克里斯丁讲许多话；可是有时女孩白白地等着她，除了来的时候和去的时候寒暄几句以外，再听不到一句话——奥斯希德只同大人谈话。至少在她和丈夫一起来的时候，经常是这样的。现在她丈夫哥恩纳尔之子卑伦也常陪她到约柔寨来。秋天，劳伦斯也到海乌格庄园去过——给奥斯希德夫人送医疗费，还用最好的银罐盛着菜肴赠送给卑伦。劳伦斯在海乌格庄园过了一夜，事后对这个庄园大加夸赞。他说，这个庄园很漂亮，经营得很好，而且完全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小。起居室里一切设备齐全，生活方式也同挪威南部的士绅家中一样体面。劳伦斯对卑伦有什么看法，他没有说，但每当卑伦陪妻子到约柔寨庄园来，他总是很好地接待卑伦。劳伦斯对奥斯希德夫人特别好，他说，依他看来，关于奥斯希德夫人的一切流言蜚语，大部分是无稽之谈。他还说，二十年前奥斯希德根本不需要借助蛊术去吸引男人——眼下她已经年近花甲，但看上去还很年轻，美艳动人。

克里斯丁感觉到，母亲对此很不高兴。的确，拉根弗丽德从来不谈奥斯希德夫人的事情，可是有一次，她把卑伦比作一

棵生长在大石头底下、贴在地上的萎黄的小草——克里斯丁觉得，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卑伦的模样异常委顿——身体稍稍有点发胖，面色苍白，行动迟缓，头有点秃，尽管他比劳伦斯大不了几岁。不过在眉眼之间毕竟还能看出，他过去是一个十分英俊的男人。克里斯丁一次也没有同他讲过话；他平时沉默寡言，一走进房间，请他在什么地方坐下，他多半就一直待在这个地方，直到去睡觉为止。他喝酒喝得非常多，然而一点也没有醉意，几乎什么菜都不吃，一双褪了色的眼睛经常带着惊讶的神色沉思地凝视着来宾中的某一个人。

自从发生了这件不幸的事情以后，顺德村的亲戚一次也没有来过；劳伦斯却到沃格去过两次。艾利克神父常常到约栾寨庄园来；他经常遇见奥斯希德夫人，他们和解了。大家都认为，艾利克神父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非常好，尤其是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精通医道的人。那些大地主所以不去乞助于奥斯希德夫人，至少不公开这样做，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他们认为艾利克神父的医术够高明的了；况且他们感到为难，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这两个多少象是从自己的圈子里被驱逐出去的人。不过艾利克神父说，他与奥斯希德夫人是不会相互抢夺面包的，至于奥斯希德夫人的蛊术，那么他又不是奥斯希德夫人的忏悔神父，完全可以不管。也许奥斯希德夫人知道的东西，比有益于拯救灵魂的事情稍多一些，但不能忘记，既然这个女人比她的邻人聪明，那么那些无知的人们自然会对她的蛊术津津乐道。奥斯希德夫人对神父也备加赞扬，她逢年过节到约栾寨来作客的时候，也很殷勤地到礼拜堂里去祈祷。

这一年的圣诞节是忧郁寡欢的——乌耳希德仍然不能站立起来。再则顺德村的亲戚毫无音讯。克里斯丁知道，关于这件事情周围四邻的人们啧有烦言，父亲心里感到很不安。可是母亲却毫不放在心上，依克里斯丁看来，这是极不应该的。

节期临近结束的一天傍晚，特隆德·耶斯林家里的神父西哥尔德乘着大雪橇来了，他来的目的是邀请他们全家到顺德村去作客。

在附近的几个小教区内，人们都不大喜欢西哥尔德神父，因为，说实在的，他经管着特隆德的全部地产——在任何情况下，特隆德做了过于苛刻或不公正的事情，过错总是落到西哥尔德神父身上，而实际上特隆德对自己的农民是压迫得相当厉害的。西哥尔德神父擅长书算，通晓律法，深谙医道，不过，也许不象他自诩的那样精通。可是，看到他的行为举止，谁也不会相信他是个聪明人；他经常说蠢话。拉根弗丽德和劳伦斯从来就不喜欢他，然而顺德村的人们显然对他的评价非常高，因此，没有请他去给乌耳希德治病，他们和他都感到十分委屈。

不幸的是，当西尔哥德神父到约枀寨庄园来的时候，那里早已人头济济了，其中有奥斯希德夫人和她的丈夫，还有艾利克神父，阿尔纳的父母亲——芬斯勃列肯庄园的哥尔德和英加，罗普莰寨庄园的老约翰，以及哈马尔的一个布道会修士奥斯盖乌特。

在拉根弗丽德吩咐重新安排酒席，设宴款待宾客，而劳伦斯正在阅读西哥尔德神父捎来的书信的时候，西哥尔德想对乌耳希德作一次检查。乌耳希德已经被安置在床上睡着了，西哥尔德唤醒了她，开始抚摸她的脊背和四肢，并且讯问她。开始

时讯问的语气是相当亲切的，可是后来有点不大耐烦了，因为看到孩子怕他。西哥尔德身材矮小，几乎象个侏儒，然而却有一张火红的大脸盘。他想把乌耳希德从床上抱起来，把她放在地板上，试试她的腿能不能站立，乌耳希德大声叫喊起来。于是奥斯希德夫人站起来，走到床边，给乌耳希德盖上一条毛皮毯子，并且说，孩子现在非常困倦，即使她的腿没有病，也不能站在地板上。

西哥尔德神父想拔起嗓子回驳——他也是一个大家公认的好医生。但奥斯希德夫人抓住他的手臂，把他带到贵宾席①，让他坐下，把自己给乌耳希德治疗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他，还征询他对每一个细小环节的意见。这样，他的气才渐渐消了，开始吃拉根弗丽德准备的各种精美菜肴。

可是随着啤酒和葡萄酒对他的头脑的作用，西哥尔德神父的情绪又变坏了，经常寻衅发火：他知道得很清楚，这里的人没有一个喜欢他。起初他找哥尔德攀谈，哥尔德是哈马尔的主教在沃格和西尔的地产的经管人，而主教与伊瓦尔之子特隆德曾经发生过多次争讼。哥尔德回答的话很少，可是他的妻子英加是个脾气急躁的人，况且还有奥斯盖乌特修士介入谈话，他说：

"西哥尔德神父，你不应该忘记，我们尊敬的英迦耳德主教也是你的上司，关于你的情况，我们在哈马尔听到够多的了。你在顺德村生活过得优哉游哉，很少考虑到，让你去当神父不是要你去做特隆德的狗腿子，帮他干一切无法无天的勾当，去

① 这是房间一边地板铺得较高的地方，上面在柱子上张着华盖，是主人或贵宾的席位；其余的人都坐在长凳上。

戕害他的灵魂和损害教会的权利。难道你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些神父不听命令、不顾信义，还唆使人们去反对自己的忏悔神父和上司，这样的神父会有怎样的结果吗？难道你不知道有一次天使带领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到地狱门口，让他看看地狱的情景吗？圣托马斯感到很惊奇，象你反对自己的主教那样反对过他的神父，他在地狱里一个也没有看到。他刚要赞美天主的仁慈，因为这个圣徒真心希望一切罪人都能得救，但这时天使叫魔鬼翘起尾巴，于是轰的一声，随着一股难闻的硫磺臭味，那些背叛教会利益的神父和学者都直冲而出。他终于看到他们落到了什么地方！”

“你在撒谎，修士，”西哥尔德神父说。“我也听到过这个传说，不过象从胡蜂窝里飞出来那样从魔鬼的屁股里冲出来的不是神父，而是一些托钵行乞的修士。”

老约翰纵声大笑起来，他笑得比所有的仆人更响，并且大声说：

“我认为，那里这两种人都有！”

“这样说来，魔鬼的尾巴一定相当粗大，”哥恩纳尔之子卑伦说；奥斯希德夫人却微微一笑：

“难道你没有听说一切鬼怪都拖着一根长尾巴吗？”

“闭嘴，奥斯希德夫人！”西哥尔德神父大声说。“用不到你来讲一切鬼怪都拖着的长尾巴。你神气活现地坐在这里，仿佛这里的女主人是你，不是拉根弗丽德。不过奇怪的是，你没有能够治好她孩子的病——难道你过去出售的那种仙水已经没有了？那种能把已经切成碎块放在锅子里煮的绵羊恢复原状、使一个失去童贞的妇人变成合欢床上的姑娘的仙水呢？我对这个教区的婚礼知道得很清楚，你给已经失身于人的新娘清洗身

子……”

艾利克神父直跳起来，抓住西哥尔德神父的手臂和腿，把他从桌子上面抛出去。桌上的瓶子、杯子都倒下了；汤汁和酒泄在桌布和地板上。西哥尔德神父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身上的衣服也被撕破了。艾利克绕过桌子走去，还想揍西哥尔德，用自己声如洪钟的嗓子盖住了一片闹哄哄的声音：

“闭住你的脏嘴，你这个魔鬼的神父！”

劳伦斯试图把他们拉开，拉根弗丽德站在桌子旁边，神色沮丧，脸如死灰。奥斯希德夫人急忙走来，扶起西哥尔德神父，揩去他脸上的血迹，在他嘴里灌了一小杯蜂蜜，并且说：

“不值得那样认真，艾利克神父，在你面前难道说句笑话都不行吗，况且大家都有点儿醉了！现在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我把那次婚礼的情况向你们讲一讲。那件事情根本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个谷地，而且会制造这种仙水的幸运儿也不是我。假如我会炼这种仙水，那么我们现在也不会住在山里狭小的庄园里了。那时我早就成了有钱的太太，在靠近城市、修道院、主教、大教堂神父会的大教区里拥有地产了。”她对这三个教士笑吟吟地说。“不过在古时候真的有人知道这种法术，因为这发生在英格国王时代①，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那个新郎是勃拉提朗的洛定之子彼得；不过新娘是他三个妻子中的哪一个，现在可不能说出来，因为这三个人的子息至今还在。当时，这个新娘由于某种原因渴望得到仙水，她想方设法终于弄到了，就在地窖里洗自己的身子。可是正当她要洗的时候，她未来的婆婆走进了地窖。婆婆一路上非常疲乏，风尘仆仆，因为她是骑

① 即距当时一百年前。

马来参加婚礼的。于是婆婆脱去衣服，爬到浴桶里。她年纪已经老了，同洛定生过九个孩子。当天夜里，洛定和彼得都碰到了一件完全出乎意外的事情！”

参加宴会的人都纵声大笑起来，哥尔德和约翰大声叫喊着，要奥斯希德夫人再讲几个类似的趣闻。可是奥斯希德夫人拒绝了：

“这里坐着两个神父和奥斯盖乌特修士，还有许多年轻小伙子和使女。最好还是停止谈论这种事情，免得他们变得粗野无礼，而且我们要记住，眼下是在过节。”

男人们闹哄哄地叫喊着，可是妇女们支持奥斯希德夫人的意见。没有人注意到拉根弗丽德走出房间。过了一会儿，和使女一起坐在女宾席①最远的地方的克里斯丁想去睡觉。她睡在图尔提丝的屋子里，因为主屋里有许多客人。

外面天气非常冷，北极光在陡峭的山岭上空荡漾，若隐若现。克里斯丁冷得牙齿直打颤，她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奔过院子，雪在她脚底下沙沙作响。

她忽然看见旧板棚的阴影里有一个人很快地走来走去，向上举起双手，绝望地高声哭诉着。克里斯丁认出了这是她的母亲，就害怕地跑到她身边，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不，不，”母亲激动地回答。“我不过是走出来透透空气。你去睡吧，我的孩子。”

克里斯丁转身想走，但母亲轻轻地喊住她。

“回到大房间里去，同父亲和乌耳希德一起睡吧——要紧紧地抱住乌耳希德，免得父亲不当心压着她：父亲喝醉了酒，睡

① 女宾席是靠近狭的一边墙壁的长凳，与男宾席的一排长凳排成丁字形。

得很沉。我到老阁子里去睡一夜。”

“主耶稣啊，”克里斯丁说，“好妈妈，你睡在那里，又是一个人，会冻僵的！而且你不睡在自己床上，父亲会怎么说呢？”

“他不会注意到的，”母亲回答，“我离开的时候，他已经差不多睡着了，明天早晨他醒得很晚。你照我说的去做吧。”

“在那里你会冷的，”克里斯丁用发抖的声音喃喃地说，这时母亲的语气也比较慈和了，她叫克里斯丁走开，而把自己紧闭在阁子里。

那里象院子里一样寒冷，象坟墓里一样黑暗。拉根弗丽德摸到床上，摘去头巾，脱去鞋子，睡到床上，盖了几张毛皮毯子。毛皮毯子象冰一样冷；她仿佛陷入雪堆里。她把毯子蒙住头，屈着腿，把双手伸在怀里，躺在那儿流泪——有时默默无声地，眼泪象下雨似的沿着脸颊淌下来，有时号啕大哭，牙齿咬得格格响。最后她终于把自己的被窝睡得暖和了，才迷迷糊糊地含着眼泪进入睡乡。

5

那一年春天，克里斯丁满了十五岁。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与兑弗林庄园的哥德蒙之子安德列斯骑士约定，在霍列提斯市民会议期间见面。在那里，他们商议给安德列斯的第二个儿子西蒙与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定亲，并且约定把安德列斯母亲的世袭领地福尔莫庄园的地产分给西蒙。两人击掌为信，订下了这门亲事，不过没有立下婚约，因为关于分遗产的问题安德列斯还要回去同其余几个子女商议，因此订婚手续也没有办。可是安德列斯骑士和西蒙一起到约朵寨庄园相了亲，劳伦斯在那

里设了盛大的宴会。

在这以前，劳伦斯已经造好一幢有两间住房的新房子，主要的房间里和楼上都有砖砌的炉子①，房间布置得富丽堂皇，有刻花的家具和优质的家用什物。他把旧阁子也翻造了，还对其余的许多建筑物进行了翻修，因此现在所过的生活已适合于侍从的身份。现在他拥有很大的财产，因为他的经营很得手，而且他是一个聪明而勤奋的主人。他牧场中的良马和他培育的各种良种牲口驰名遐迩。现在他居然能够安排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福尔莫庄园的兑弗林家族的一个成员，人们认为他要使自己成为全区首屈一指的人物的计划已经大功告成。劳伦斯本人和拉根弗丽德也象安德列斯骑士和西蒙一样感到称心如意。

克里斯丁看到安德列斯之子西蒙后，稍稍有点儿失望，因为她以前经常听人说西蒙长得多么漂亮，多么温良谦恭，因此对自己的未婚夫期望颇高。

当然，西蒙并不难看，不过对一个二十岁的人来说，似乎稍胖了一点。他的脖子很短，脸盘圆圆的，容光焕发，象一轮皓月。他的头发非常漂亮，是深褐色的鬈发，眼珠是灰色的，清澈有神，不过眍得很深，眼睛似乎有点浮肿，因为眼皮很厚。鼻子嫌小，嘴巴也不大，撅着嘴唇，不过还不算难看。西蒙的身体虽胖，行动却很轻捷，灵便，在各种比赛中都表现得很机灵。他能说会道，对答如流；劳伦斯认为他善于在同长辈的谈话中汲取有益的思想和知识。

---

① 在劳伦斯的老房子里，按照当时的习惯，通常只在房间中央，在排烟气窗下面放一个设有烟囱的炉子。

拉根弗丽德很喜欢西蒙，乌耳希德第一次看见他，就对他产生了热爱——的确，他对患病的小女孩特别亲切和气。克里斯丁对他的圆脸盘和讲话方式稍稍习惯以后，也很喜欢自己的未婚夫。她很高兴，父亲把一切事情都替她安排好了。

奥斯希德夫人也在被邀请的宾客之列。自从约柰寨庄园的主人引她为座上客以后，附近各教区的其余士绅又开始想起她高贵的出身，而不大考虑她的不好的名声，因此奥斯希德夫人现在经常同人们周旋。她看见西蒙后说：

“克里斯丁，这是对你很合适的婚姻。这个西蒙将来大有作为——你可以免去许多挂虑和劳累，他将成为你的好丈夫。不过，依我看来，他太胖了，而且性格过于开朗。假如挪威现在还象往昔一样，或者象其他国家一样，人们对有罪的人并不比天主更为严厉，那么我倒要劝你寻找一个瘦一点的、性情忧郁的人做朋友，你可以同他在一起谈谈话。这样，我就会说，你嫁给西蒙再好也没有了！”

克里斯丁的脸红了，虽然她没有完全明白奥斯希德夫人所说的话。随着时间的过去，她的箱笼渐渐装满了，她经常听人谈到她的婚期，谈到她要带什么东西到丈夫家里去，她急切地等待着订婚手续早日办成，西蒙能到北方来看她们。终于，她非常想念未婚夫，希望能重新看见他。

克里斯丁已经完全成年了，出落得非常美丽。她多半象父亲，高高的身材，纤细的腰肢，细长的手臂和腿，体态匀称而又丰满。她的脸盘稍短而圆，前额低而阔，象牛奶一样白，纤纤的修眉下一双慈和的灰色大眼睛，嘴巴稍大一点，嘴唇是鲜红的，厚厚的，下巴圆而端正，象一只苹果。她的头发又密又

长，非常好看，但并不卷曲，颜色比较深，既不是金黄色的，也不是褐色的。劳伦斯最喜欢听艾利克神父夸赞克里斯丁，神父还夸口说，姑娘是在他眼皮子底下成长起来的，他教她读书、写字，对她十分喜爱。但劳伦斯不大喜欢神父有时把他的女儿比做一匹毛色光洁的、天真无邪的小马。

不过大家毕竟还是说，要是乌耳希德不发生不幸，她一定比姐姐漂亮得多。她长着一张美丽、可爱的脸蛋儿，面色象玫瑰花和莲花一样嫣红，象蚕丝般的柔软的淡黄头发蓬松地披散在她细细的脖子和窄窄的肩上，呈波浪形。她的眼睛象耶斯林家族的一样：深深地眍在笔直的黑眉下，瞳仁象秋水一样清澈，略带蓝灰色。不过她的目光很温和，不象耶斯林家族的人们那样刺人。除此以外，这女孩的嗓音清润悦耳，听着她讲话或唱歌，令人心旷神怡。她喜欢看书，擅长于弹琴和下棋，但不大喜欢工作，因为她的脊背很容易感到劳累。

使这个美丽的孩子完全痊愈的希望很小。父母带她到尼达洛斯去，在圣奥拉甫①那里医治了一段时间以后，乌耳希德的身体稍稍好了一点。劳伦斯和拉根弗丽德是徒步走去的，没有带仆人和使女，一路上亲自用担架抬着孩子。经过这次旅行以后，乌耳希德的健康有了好转，她开始能拄着拐杖走路。不过很难希望她的身体能好到可以把她嫁出去的程度；因此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得把她连同她应得的全部财产送进修道院。

关于这件事从来没有人谈起过，乌耳希德自己也没有意识

---

① 据史籍记载，特隆赫姆（旧名尼达洛斯）教堂建立，国王兼殉道者圣奥拉甫长眠于此，天主在其墓前显灵治病，赐以众生通道福乐，希望借圣迹治病而得福。

到她与其他孩子不同。她非常喜欢打扮，喜欢穿漂亮的衣服，父母亲不忍心拒绝她。相反，拉根弗丽德经常给她缝制衣服，还绣上花，把她打扮得象公主一样。有一次，几个过路的货郎在莱加桥庄园歇宿，乌耳希德在那里看见了他们的货物，他们顺带还出售琥珀黄的绸缎。女孩一定要这种绸缎做衬裙。一般说来，劳伦斯从来不向小贩买东西，这些小贩在农村教区非法出售只准在城市买卖的货物。但这一次他一下子把这种绸缎全部买下了。克里斯丁也从父亲那里得到一块绸缎做结婚时穿的衬裙，并且在当年夏天绣上花。在这以前，她除了几件毛料衬裙和一件节日穿的麻布衬裙外，再没有别种衬裙。可是乌耳希德不但得到了一件节日穿的绸衬裙，还得到了一件礼拜日穿的、上半截用绸缎拼接的麻布衬裙。

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现在还拥有一个不大的莱加桥庄园，由图尔提丝和约翰经管。劳伦斯和拉根弗丽德的最小的女儿兰波尔住在他们那里，由图尔提丝给她喂奶。孩子出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拉根弗丽德几乎连看也不看一眼，她说，她会给孩子带来不幸。不过她非常喜爱自已的小女孩，经常给女孩和图尔提丝送礼物。后来她常常到莱加桥庄园去看兰波尔，但喜欢在傍晚孩子睡着的时候去，只是在孩子身边坐着。劳伦斯和两个大女儿也常到莱加桥庄园去，跟小妹妹一起玩耍，小妹妹身体健康强壮，但不象两个姐姐那样漂亮。

这是哥尔德之子阿尔纳在约栾寨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主教答应哥尔德帮助这少年开创自已的生活道路，阿尔纳秋天要到哈马尔去。

虽然克里斯丁知道阿尔纳很爱她，不过她的思想还十分幼

能，因此对这一点毫不考虑。她和阿尔纳还保持着过去孩提时的关系：她经常去找阿尔纳做伴，在家里或在礼拜堂前的小山岗上跳民间舞的时候，常常挽着他的手。母亲对此不高兴，克里斯丁还觉得很可笑呢。但她从来不向阿尔纳讲西蒙或自己的婚事，因为她发现一谈到这一点，阿尔纳就会闷闷不乐。

阿尔纳是个心灵手巧的人，他决定制造一个做针线活儿的工作台，送给克里斯丁作为纪念。他已经在座位底下的箱子上和工作台的支架上刻了花，现在在锻工场锻制铁把手和箱子上的锁。有一次，一个天气晴朗的夏天的傍晚，克里斯丁去找他，手里拿着父亲的一件需要缝补的上衣。她坐在石头门槛上缝补，一面同那个在锻工场操作的少年闲谈。乌耳希德跟着姐姐一起来，撑着拐杖在近处一瘸一瘸地走，嘴里吃着田边乱石堆里生长的木莓。

过了一会儿，阿尔纳从锻工场的大门中走出来乘乘凉。他想在克里斯丁身边坐下，但克里斯丁稍稍避开了一点，要他当心，别把烟子弄脏她膝盖上的衣服。

“看现在我们怎样了。”阿尔纳说，“你已经不让我坐在你身边了，怕一个农家少年会弄脏你的衣服？”

克里斯丁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回答说：

“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是知道的！脱下你的皮围身，洗去手上的烟子，坐下来，在我身边休息一会儿……”她挪动了一下身子，给阿尔纳让出一点地方。

可是阿尔纳却在她面前的草地上躺下来，于是她又说：

“别生气，我的阿尔纳！难道你以为，你给我制造这样美妙的礼物，我会不感谢你吗？你以为我会忘记在我们家中你永远

是我最好的朋友吗？”

“难道我是你最好的朋友？”阿尔纳问。

“你自己知道得很清楚，”克里斯丁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可是你就要到广阔的世界去了，也许会比意料的时间更早就发财，成名，到那时候，当然，即使我不忘记你，你也早就把我忘记了……”

“你永远不会忘记我吗？”阿尔纳笑着说。“你不忘记我，我会忘记你吗？你真是个孩子，克里斯丁！”

“你自己也还没有长大！”克里斯丁回答。

“我和西蒙·达莱同岁，”阿尔纳又说。“如果我也戴着头盔，执着盾牌，不会比兑弗林庄园的主人差，只是我的父母亲运气不好。”

他用一把草擦擦手，碰了碰克里斯丁的脚踝骨，把脸颊贴在她连衫裙下露出的腿上。克里斯丁想把腿挪开，可是阿尔纳说：

“你母亲到莱加桥庄园去了，劳伦斯也从院子里骑马出去了——宅邸里没有人能看到我们。这是唯一的机会，你可以让我向你表白我的心事。”

克里斯丁回答说：

“我们两人一直都知道，如果我们相爱，那是不会有结果的。”

“我可以把头放在你的膝盖上吗？”阿尔纳问，不等回答，就把头凑到克里斯丁的膝盖上，用一只手勾住她的身体，另一只手抚摩着她的辫子。

“如果西蒙躺在你的膝盖上抚弄你的头发，”他停了一会儿说，“你喜欢不喜欢？”

克里斯丁没有回答。仿佛有什么沉重的东西突然压在她心上……阿尔纳说的话，阿尔纳压在她膝盖上的脑袋……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向未知的门，有许多阴暗的道路引向更加阴暗的地方——她神色忧郁，心情沉重，她迟疑不决，不想往那边探看。

“结了婚的人不会这样的，”她突然很快地说，仿佛松了一口气。她试图想象西蒙圆圆的胖脸，用象阿尔纳现在这样的眼睛看着她，并听到他的声音——她禁不住笑起来了。

“西蒙决不会想到躺在地上和我的鞋子作伴！”

“他干吗要这样呢？他可以在自己床上和你作伴！”阿尔纳说。克里斯丁一听到他说这话的声音，顿时感到浑身软弱无力。她试图把阿尔纳的脑袋从自己膝盖上推开，可是阿尔纳把脑袋紧紧地压在她的腿上，低声说：

“可我愿意和你的鞋子，和你的头发，和你的手指作伴，克里斯丁，即使你做了我的妻子，每天晚上睡在我的怀抱里，白天我还是要到处追随着你！”

他把身子抬起一点，抱住克里斯丁的肩膀，看了看她的眼睛。

“你对我说这种话，是不妥当的，”克里斯丁羞涩地低声说。

“嗯，是的，”阿尔纳回答。他站起来，立在克里斯丁面前。“不过你只要对我说一句话——难道你不是更希望得到我吗？……”

“啊，当然，我更希望……”她迟疑了一下。“我更希望没有丈夫……直到……”

阿尔纳站着不动，说：

“那么你是最希望把你送进修道院，正象对乌耳希德考虑的一样？你想永远做一个姑娘？”

克里斯丁把捏紧的拳头放在膝盖上。她心中感到一阵奇怪而甜蜜的震颤。忽然，她哆嗦了一下，仿佛豁然明白，她的小妹妹是多么的可怜，一想起乌耳希德，她的眼睛里就饱含着泪水。

"克里斯丁，"阿尔纳低声说。

这时乌耳希德大叫一声。她的拐杖卡在石头缝里，她摔倒了。阿尔纳和克里斯丁急忙跑过去，阿尔纳把她抱起来，交给姐姐。乌耳希德摔破了嘴唇，伤口里流出许多血。

克里斯丁和妹妹一起坐在锻工场的门槛上，阿尔纳用木碗盛了一碗水拿来，他们一起给乌耳希德拭去脸上的血迹。除摔破嘴唇以外，乌耳希德的一个膝盖上还磕破了皮。克里斯丁亲切地弯下身子，看着她那细细的小腿。

乌耳希德悲戚的啼哭声很快就轻下来了，她只是痛苦地低声抽泣着，象一个习惯于忍受疼痛的孩子那样。克里斯丁把她的脑袋搂在怀里，轻轻地摇着。

这时，圣奥拉甫礼拜堂里响起了晚祷的钟声。

阿尔纳还在对克里斯丁讲话，可是克里斯丁坐着，把头贴在妹妹身上，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看到。阿尔纳害怕起来，问她是不是以为乌耳希德的伤势很严重。克里斯丁摇摇头，并不看着阿尔纳。

过了片刻，她站起来，抱着乌耳希德回家去了。阿尔纳默默地、惶惑地跟在她们后面。克里斯丁陷入深深的思虑中，她的脸色木然无神。她一路上走着，钟声在岗峦起伏的草地和谷地上空回荡。她走进屋子的时候，钟声还没有停止。

她把乌耳希德放在床上。自从她长大，不再和父母亲睡在一起后，姐妹俩就合睡一张床。接着她脱去鞋子，在妹妹身边

躺下。她这样躺着，倾听钟声，在钟声已经寂静，妹妹已经睡着以后，她还躺了很久很久。

在钟声刚开始鸣响，她双手捧着乌耳希德沾着血的脸蛋儿坐着的时候，头脑中产生了一个想法：也许，这是给她的一个启示。如果她决定代替妹妹进修道院，如果她决定把自己献给主和圣母马利亚，那么，说不定主会使妹妹恢复健康和力量。

她回想起埃德文修士所说的话，现在父母亲只把残废的、病弱的或嫁不出去的孩子献给主。克里斯丁知道，她的父母亲是虔诚的教徒，但同时她一直听说要把她嫁人，一旦父母亲终于明白，如果让她出嫁，乌耳希德将会终生残废，那么马上会作出决定，让她进修道院……

可是克里斯丁自己不愿意这样，她拼命屏除这样的想法，即如果她克里斯丁去当修女，那么主就会使乌耳希德身上出现奇迹。她竭力抓住艾利克神父的话：现在奇迹是很少的。不过今天她毕竟还是感觉到，埃德文修士的话是正确的：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信念，那么他就能创造奇迹。但是她不愿相信，她并不十分喜爱主、圣母和所有的圣徒，甚至也不想那样喜爱他们——她喜爱世界，她渴望着能进入世界，她思念着世界……

克里斯丁把嘴唇贴在乌耳希德象蚕丝一样柔软的头发上。乌耳希德睡得很熟；姐姐心中非常不安，她想起床，但后来又躺下了。她心中充满了痛苦和羞愧，她深知自己所以不愿意相信奇迹，是因为不愿意抛弃自己应得的一份财产——健康、美丽和爱情。

于是她试图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父母亲反正不会答应她这样做的。况且他们也不会相信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好处。她已经订婚了，他们不会愿意失去他们所喜爱的西蒙。她又觉得，

既然父母亲以得到这个女婿为荣，那么他们一定在某一点上违背了她的意愿。突然之间，克里斯丁厌恶地回想起西蒙红红的圆脸盘儿，他的一双笑眯眯的小眼睛，他的富有弹性的步态——克里斯丁忽然想到，他跳起来象个皮球，——以及他的风趣的言谈。在他谈笑的时候，常常使克里斯丁感到自己的粗鄙和愚蠢。得到他做丈夫，只不过是搬到山下福尔莫庄园去，完全算不上多大的幸福……不过，嫁给他毕竟要比进修道院好一点！……然而，奥斯希德夫人向她讲述过的山外的广阔世界、王宫、伯爵，骑士呢，还有那个会永远不知疲倦地到处追随着她的目光忧郁的美男子呢……她回想起一个夏天的日子，阿尔纳侧身躺着，睡着了，他的光润的褐色头发披散在长着石楠的草地上——那时她深深地爱着阿尔纳，把他看做自己的亲哥哥……既然他知道，他们反正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对，那么他就不该对她说这些话。

母亲从莱加桥庄园派人捎信来说，她留在那里过夜。克里斯丁站起来，准备脱衣就寝。她开始解开连衫裙的带子，但突然重新穿上鞋子，披上斗篷，走到院子里去。

清朗、碧青的夜空展现在群山之上。月亮很快就要升上来了，它现在还躲在山背后，那边有几朵小乌云在慢慢地移动，乌云的下面的边缘已经透出银色的光辉。天空还是清亮清亮的，仿佛沾上露水的银盘。

克里斯丁沿着栅栏之间的道路向山上的礼拜堂跑去。礼拜堂也沉睡了，黑黝黝的，紧闭着大门。于是克里斯丁走到礼拜堂旁边不远的一个十字架前面。这个十字架是为纪念圣奥拉甫而树立的，当年他逃避仇敌，曾经在这个地方休息过。

克里斯丁双膝跪在石头上，双手交叉按在十字架的底座上。"神圣的十字架啊，你是最牢固的桅杆，最美好的支柱，能把病痛的人渡到健康的彼岸的桥梁……"

由于祈祷，她的莫名的忧伤仿佛水面上一圈一圈的波纹似的消散了。使她惶惑不安的思想渐渐平服下来了，她的心情稍稍安定，平静了，一种没有忧虑的郁悒代替了痛苦。

她跪着，清晰地听着夜间的一切声响。风声非常奇怪，礼拜堂后面树林里的一条河流发出哗哗的喧响，近旁的小溪潺潺地流泻着，横穿过道路——不管什么地方，或远或近，她的目光和听觉在黑暗中都能分辨出奔流或倾泻的水流。在山下的村子里河流象一条白练。月光射到山间的空地上，被露水沾湿的树叶和石头闪闪发光。月亮照在墓地围墙边用油漆过的原木建造的小钟楼上，反射出朦胧的微光。后来月儿隐没在较高的山背后面。现在天空大半被透亮的乌云遮住了。

道路上传来缓缓的马蹄声和男人们平静的、低低的谈话声。这里离家很近，克里斯丁对每一个人都熟识，因此她并不害怕；她感到很放心。

父亲的几条狗往她身上扑过来，又转过身去，飞快地奔回树林，接着又跑过来，扑向克里斯丁。父亲高声地向她问了好，出现在白桦树之间的道路上。他牵着哥德斯温的笼头；马鞍子上挂着一大串野禽。他的左手擎着一只戴小帽的苍鹰。父亲身边有一个穿长袍的、身材高高的、有点儿驼背的修士，克里斯丁还没有看清他的脸容，就已经知道他是埃德文修士。她自然而然地迎上前去，仿佛在睡梦中似的；劳伦斯问她认识不认识这位客人，她只是微微一笑。

劳伦斯是在罗斯托河的桥边碰到埃德文修士的，他终于说

服了埃德文修士跟他回家，在庄园里过夜。不过埃德文修士坚持要让他躺在畜栏里。

"因为我身上长满了虱子，"他说，"不能让我睡在干净的床铺上。"

不管劳伦斯怎样请求、劝说，埃德文修士坚持自己的意见，起初他甚至要让他在院子里吃饭。最后还是把他带进房间里；克里斯丁在角落里生了炉子，还在桌子上放几支蜡烛，这当儿一个使女端来了酒菜。

埃德文修士坐在靠门口的长凳上，只喝了一些冷粥和水，其他什么也不吃。劳伦斯吩咐让他洗个澡，并替他洗衣服，他也不答应。

埃德文修士坐立不安，搔着身上的痒，他的衰老的瘦脸洋溢着笑容。

"不，不，"他说，"虫子咬我高傲的肉体，要比修道院长的鞭子和训诫好得多！今年整个夏天我一直住在山岩下——我获准到荒山去持斋和祈祷。我坐在那里，想象自己成了一个神圣的苦行僧。塞纳谷地的穷苦人给我送来食物，并且认为在他们面前的确实是一个虔诚、纯洁的修士。他们对我说，'埃德文修士，要是象你那样的修士多一些，我们的过失也会改正得快一点，然而我们经常看到有些神父、主教和修士你争我夺，象食槽旁的一群小猪！'我当然教导他们说，这种话不是基督徒应该说的。不过我喜欢听这些话，因此我就祈祷，拔着嗓子唱赞美诗，直唱得山鸣谷应。现在对我大有教益的是感觉到虱子在我自己的皮肉上你争我夺，听到喜欢保持整洁的好心的女施主们叫嚷说，这只修道院的脏猪夏天能在干草棚里过夜就很不错了。现在我就要到北方去，到尼达洛斯去过圣奥拉甫节，我很想看

到人们不大愿意走近我的身边……"

乌耳希德醒了，劳伦斯走过去，把她从床上抱起来，裹在自己的斗篷里。

"尊敬的神父，这就是我对你讲过的那个孩子。请你把手按在她的身上，为她向主祈祷，正象你在美耳谷地给一个男孩子作祈祷那样，我们听说，那个孩子后来重新能走路了……"

埃德文修士亲切地抓住乌耳希德的下巴，看了看她的脸。然后抬起她的一只小手，吻了一下。

"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还是你和你妻子两个人一起祈祷吧，这样你们就不会陷入诱惑，也不会为了这个孩子而企图战胜主的旨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自把这两条小腿放置在一条多半会通到修道院去的道路上——安乐的乌耳希德，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你在一个更好的世界中有为你祈祷和庇护你的人。"

"不过我听说，美耳谷地的一个男孩恢复了健康，"劳伦斯低声说。

"他是一个贫穷寡妇的独生子，而且一旦母亲死去后，除了教区的救济以外，没有人给他吃，给他穿。尽管这样，这个女人也只是祈求主赐给她一颗无所畏惧的心，使她有力量相信主会给孩子作出更好的安排。我只是和她一起重复作了这样的祈祷。"

"要她母亲和我满足于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劳伦斯用低沉的声音说。"特别是因为这女孩长得这样漂亮，这样美丽。"

"谷地南边利镇的一个孩子你看见过吗？"埃德文修士问。"你想使你的女儿也这样吗？"

劳伦斯哆嗦了一下，把女孩紧紧地抱在怀里。

"难道你认为，"埃德文修士继续说，"在主的眼中，由于我们犯了罪，我们就不是他所悲悯的孩子了吗？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觉得，我们在世界上生活过得并不那么坏！"

他走到挂在墙上的圣母马利亚像前面，在他作晚祷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跪下了。他们觉得，埃德文修士给他们带来了安慰。

可是在他出去寻找住宿的地方的时候，年长的使女阿斯丽德在他站立过和坐过的地方仔细地打扫了一番，并且马上把垃圾烧掉。

第二天早晨，克里斯丁很早起身，把牛奶粥和小麦饼盛在一只有烙印图案的精致的木盆里——她知道埃德文修士从来不食荤腥，——亲自送去给他吃。屋子里几乎还没有人起身。

埃德文修士站在畜栏边的木板上，已经完全收拾好，准备上路了。他肩上背着一个背囊，手里执着拐杖。他笑吟吟地对克里斯丁的关怀表示感谢，就坐在草地上吃东西。克里斯丁坐在他身边。

她的一只白色的小狗拼命地跑来；颈圈上的铃铛丁零丁零地响着。克里斯丁把它抱起来，埃德文修士用手指在狗的鼻子前面打着榧子，还把一小块小麦饼抛在它面前，赞不绝口地说：

"这种狗最初是由厄费米亚王后①带到挪威来的，"他说，"现在你们约荣寨庄园真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克里斯丁高兴得满面春风。她自己也知道，她的这只狗是名种，而且引以为荣。在整个附近地区，还没有人饲养作为玩

① 当时的挪威国王哈康五世的王后。

物的小狗。然而她过去不知道，她的狗与王后的狗是同种的。

"这是安德列斯之子西蒙派人送来给我的，"她紧紧地抱着小狗说。小狗舔着她的脸。"它叫柯提骅。"

她本想同埃德文修士谈谈自己心中的烦恼，并听听修士的意见。可是现在她已经不愿意再回到她在昨天晚上考虑的问题上去了。因为埃德文修士深信主会给乌耳希德作出最好的安排。而西蒙又这样好，甚至在正式订婚以前就送给她这样的礼物！关于阿尔纳，她不愿意考虑——她认为，阿尔纳对待她的行为是不正确的。

埃德文修士拿起拐杖，请克里斯丁代他向家里所有的人问好——他不能等待大家起身，因为要趁早晨天气凉爽的时候上路。克里斯丁一直送他到礼拜堂，甚至还同他在树林里稍稍走了一段路。

分别的时候，埃德文修士祝她诸事顺遂，还给她画了十字。

"尊敬的神父，请你象对乌耳希德那样，也对我说几句话吧，"克里斯丁双手拉住修士的手，请求说。

埃德文修士举起一条由于痛风而弯曲的腿，赤着脚在潮湿的草地上跨了一步。

"我很想劝导你，我的女儿，使你注意到主是多么关心这里谷地上的人们的财产。这里雨量很少，然而他给予你们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每天夜里露水滋润着田野和草地。感谢主给予你的这些恩赐吧，如果你觉得自己缺少某种你认为对自己更为合适的东西，也不要产生埋怨。你有一头很好看的金发，不要因为这头发并不鬈曲而不高兴！难道你没有听说过吗，一个老婆婆坐在那里啼哭，说她过节的时候只有一小块猪肉，要给七个挨饿的孩子吃？这时正好圣奥拉甫从旁经过；他在盆子上

面拉了拢手，请上主让这些可怜的孩子吃饱。可是老婆婆一看见桌子上有整只宰好的猪，就哭着说，她还缺少锅子和碗……”

克里斯丁跑回家去，柯提琳在她的脚边窜来窜去，一会儿叫着，一会儿用牙齿咬住她的连衫裙，颈圈上的银铃铛发出丁零丁零的声音。

6

阿尔纳动身去哈马尔之前，在芬斯勃列肯庄园自己家中度过了最后的几天；母亲和妹妹给他缝制衣服。

在出发到南方去的前一天，他到约栾寨来辞行。他找了个机会悄悄地对克里斯丁说，能不能在明天傍晚出来，在从莱加桥庄园到南方去的道路上和他会面。

“我很希望能最后一次单独和你在一起，”他说。“也许你会觉得，我要求过奢了吧？——要知道我们是在一起长大的，象亲兄妹一样。”他看到克里斯丁迟迟不答，又补充了一句。

于是克里斯丁答应，只要能够悄悄地从家里溜出来，就去见他。

第二天早晨下雪。白天又开始下起雨来，道路和田野很快就变成了一片灰色的泥浆水洼。一股股浓雾沿着山坡慢慢地移动，有时沉下来，在山脚下卷成白色的气团，一会儿以后，天气又变坏了。

艾利克神父走来帮助劳伦斯草拟文契。他们两人走进那间有炉子的老房间里，因为在这样的天气，在那里比在大房间里舒服些，大房间的火炉搞得满屋子都是烟。母亲在莱加桥庄园看望兰波尔，兰波尔在初秋得了热病，现在刚刚痊愈。

因此，克里斯丁要悄悄地从家里溜出去，是并不困难的，然而她不敢去牵马，只得徒步走去。道路上全是烂泥、雪和枯叶，泥泞不堪。地上发出潮湿、霉烂、腐臭的气味，令人愁闷，风夹带着潮呼呼的尘埃时时扑到克里斯丁的脸上。她头上紧紧地裹着风帽，双手按着斗篷，很快地向前走着。她有点儿感到害怕——在潮湿、阴沉的空气中，河水发出非常低沉的咆哮声，破碎的乌云沿着山脊飘动。她时时停下来倾听，阿尔纳是否来了。

不久她听到马蹄踏在柔软的道路上的噗噗声。克里斯丁站住了，因为这地方比较冷落，她认为可以不受干扰地在这里告别。几乎就在这时候，她看见后面来了个骑马的人，阿尔纳跳下马背，拉着笼头向克里斯丁身边走来。

"你不顾这样恶劣的天气还走来，真是好极了！"阿尔纳说。

"对你来说，天气就更坏了，因为你要到那样遥远的地方去。可是，你为什么这样晚才从家里出来？"克里斯丁问。

"约翰要我在罗普茨寨庄园住一夜，"阿尔纳回答。"我觉得，你傍晚到这里来比较方便些。"

他们默默不语地站了一会儿。克里斯丁觉得，在这以前她从来没有发现阿尔纳是这样英俊。他头上戴着平滑的钢盔，钢盔下面褐色的呢衬帽紧紧地裹着他的脸，一直拖到肩上。在这呢衬帽的映衬之下，他的瘦瘦的脸显得清朗而俊美。阿尔纳身上穿的皮铠甲是旧的，上面有许多锈斑和被穿在外面的锁子甲擦破的痕迹。这套铠甲是阿尔纳的父亲传给他的，但穿在这个少年匀称、机灵、健壮的身上，十分合适。他身子的一侧挂着宝剑，手里执着长枪，其余的武器都挂在马鞍上。他完全象一个成年的男子，器宇轩昂。

克里斯丁把一只手搁在他肩上，说：

“你还记得吗，阿尔纳，有一次你问我，我是不是认为你不比安德列斯之子西蒙差？现在在我们分别以前我告诉你：依我看来，你在容貌漂亮和品行端正方面高出于他，正象按照那些重视门第和财产的人们的看法，他在门第和财产方面高出于你一样。”

“为什么你要对我说这些话？”阿尔纳屏住气息问。

“因为埃德文修士教导我，我们必须感谢主的恩赐，不要象那个女人一样，她在圣奥拉甫给她增添了食物以后还哭着说她还缺少碗碟。因此，你不应该由于主只给予你优美的体貌而没有给你财富而生气……”

“原来你要说的是这个！”阿尔纳说。由于克里斯丁默不作声，他又接下去说：“我觉得，你要说的是，你更愿意嫁给我，而不是嫁给别人……”

“当然，我更愿意嫁给你，”她低声说，“因为我对你更了解……”

阿尔纳紧紧地搂住克里斯丁，把她从地上抱起来，一次又一次地吻着她的脸，然后重新把她放在地上。

“我的天啊，克里斯丁，你真还是个孩子呢！”

克里斯丁低下头站着，两只手仍搁在阿尔纳的肩膀上。阿尔纳抓住她的手臂，紧紧地握着。

“我知道，亲爱的，你还不明白，由于失去你，我的心痛得多么厉害！克里斯丁，我们是在一起长大的，象一根树枝上的两个苹果，在我还没有懂得将来会有一个人把你从我身边夺走以前，我就爱上了你！我当着接受我们灵魂的天主起誓：我不知道，从今以后，我是否还能成为一个幸福、快乐的人。”

克里斯丁痛苦地哭泣着，向阿尔纳抬起了脸，以便阿尔纳能吻她。

“别这样说，我的阿尔纳，”她抚摩着阿尔纳的肩膀请求。

“克里斯丁，”阿尔纳重新拥抱住她，低声说。“你看是不是可以去求求你父亲。劳伦斯是一个十分慈和的人，他不会强迫你去做违反自己意愿的事情。请求他等待几年；谁知道，说不定我还能交上好运呢，我们两人都还很年轻……”

“我只能顺着父母亲的心意去做，”克里斯丁含着眼泪说。

这时阿尔纳也忍不住淌下眼泪。

“不，克里斯丁，你不明白，你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他把脸埋在克里斯丁的肩膀上。“要是你明白，要是你也爱我，你就会去向劳伦斯请求，向他苦苦哀求……”

“我不能这样做，”克里斯丁抽噎着说，“我永远不会爱一个男人爱得这样强烈，以致会为他而违抗自己的父母。”她摸索着阿尔纳在沉重的钢盔和衬帽下的脸庞。“别这样哭，阿尔纳，我最最亲爱的朋友！”

“那么把这东西拿着吧！”他停了半晌说，并且把一个小扣环递给克里斯丁。“有时候想想我吧，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也不会忘记自己的痛苦……”

克里斯丁和阿尔纳相互诀别的时候，天色已经快黑了。阿尔纳最后上马而去，克里斯丁还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云隙间射出昏黄的光线，在他们在泥路上行走或站立时踩下的脚印中映出反光。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寒冷而又阴沉。克里斯丁沉思着，从上衣里面抽出一条围巾，擦去脸上的泪痕，然后转身回家去。

她的衣服湿透了，身子冻僵了，她走得很快。过了片刻，她听到后面有脚步声。她感到有点儿害怕：很可能甚至在这样的傍晚还有陌生人在大路上游荡，而她还得走一段荒凉的路程。道路

的一边是黑糊糊的陡峭的石坡，另一边是险峻的悬崖，岩壁上长着茂密的松树，一直延伸到谷地上铅灰色的河边。因此，听到后面走的那个人唤她的名字，克里斯丁心里一松，就停下来等候。

来人是一个瘦长的男子，身上披着深色的披肩，手上戴着浅色的手套。他走近时，克里斯丁看到他的打扮象个神父，背上背着个空口袋。克里斯丁认出来了，原来他是艾利克神父的孙子，大家都管他叫吃教人之子宾坦。她一下子就看出，宾坦已经喝得酩酊大醉。

"不错，不错，一个人刚走，另一个人就来了，"他们寒暄过以后，宾坦笑嘻嘻地说。"我刚才碰到了勃列肯庄园的阿尔纳，我看，你是在哭！好啦，既然我回家了，你可以笑一笑啦——我和你也从小就是朋友，不是吗？"

"你来代替他，是村子里倒了霉，"克里斯丁抢白了一句。她从来就不喜欢宾坦。"我怕很多人都会同意我的说法。你在奥斯陆很走运，你的祖父很高兴。"

"是嘛！"宾坦一阵狂笑之后说，"你是说我很走运？我在那里好极了，真是如鱼得水，克里斯丁。不过结果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他们拿着棍子大喊大叫地把我赶了出来！不错！不错！我的祖父从自己的小辈身上不会感到多大高兴的。嗳，你走得好快呀！"

"我感到冷，"克里斯丁简短地说。

"你以为我不冷吗？"宾坦神父回答。"我身上穿的就是你看见的这些衣服，在小哈马尔为了买啤酒和饱餐一顿，我不得不把斗篷卖掉。你和阿尔纳分别以后，大概心里还充满着热情。我想，你该把我裹在你的毛皮斗篷里。"说着，他抓住克里斯丁的斗篷的衣角，把它从肩上拉下来，用一只湿漉漉的手搂住克里斯

丁的身子。

他的粗暴举动把克里斯丁吓呆了。过了半晌，她才醒悟过来；她想挣脱，可是宾坦紧紧地抓住她的斗篷，而斗篷是用银扣环牢牢扣住的。宾坦又抱住她，想接吻，把嘴凑到她的下巴颏儿上。克里斯丁想揍他，但宾坦抓住她的手臂，把她紧紧抱着。

"你发疯了吗？"克里斯丁挣扎着低声说。"你胆敢这样碰我，把我当作一个……明天你会痛苦地后悔的，你这流氓……"

"啊，明天你会变得更聪明些，"宾坦说，同时伸出脚来绊了她一下，使克里斯丁差点儿仰面朝天跌倒在泥路上，还用手掩住她的嘴。

克里斯丁还没有想到要叫喊。直到这时她才明白宾坦要干什么，她怒从心起，几乎忘记了害怕。她象野兽打架似的吼叫着，和一个男人搏斗，宾坦把她紧紧地压在地上，象冰一样冷的融雪水渗透了她的连衫裙，刺入她火热的肌肤。

"到明天你会有足够的聪明保持沉默，"宾坦说，"如果这件事掩盖不住，你可以推在阿尔纳身上——大家马上会相信的！……"

宾坦的一个手指头落在她嘴里，她用足气力咬了一口。宾坦痛得大叫起来，放松了手。克里斯丁飞快地脱出一只手来，抓住他的脸，用大拇指拼命抠他的眼睛。宾坦突然大叫一声，抬起身子跪在地上。克里斯丁象猫儿一般脱出身子，把宾坦用力一推，宾坦仰面跌倒在地上，她就顺着道路拼命奔跑，每跑一步，泥浆四溅。

她头也不回地一直奔跑着。她听到宾坦在后面追赶，拼命飞奔，连心都要从嘴里跳出来。她发出低低的呻吟声，一面奔跑，一面望着正前方——难道她永远跑不到莱加桥庄园吗？最后她

跑到了有耕地的地方，她已经看见了山坡下的一簇房屋——她突然想到，她现在这般模样，从头到脚浑身都是泥浆和枯叶，衣服破碎，不能跑到母亲那里去……

她看到宾坦快追上了，就弯下身子，捡起两块大石块。一等他跑近，就把石块向他扔去。其中一块击中了，宾坦倒在地上。于是她继续奔跑，直到桥上才停下来。

她站着，扶着桥栏杆，浑身瑟瑟发抖。她眼前一片昏黑，她感觉到马上要失去知觉。但这时她忽然又想到了宾坦——如果宾坦跑来找到了她，怎么办呢？于是她继续往前走，尽管两条腿已经提不起来，羞愧和痛苦使她全身颤栗着。直到这时候她才感觉到，她被指甲抓破的脸上热辣辣地发痛，她的脊背和手臂也受了伤。她的火热的眼泪夺眶而出。

她希望宾坦被她的石块击毙。她想回去把宾坦杀死，她想拿起小刀，但发现小刀已经丢失了。

这时她又想到，她不能这样回家。于是她想到应该到鲁蒙寨庄园去。她决定向艾利克神父告发。

可是艾利克神父还在约栾寨庄园，没有回家。她在厨房里碰见宾坦的母亲哥恩希德。哥恩希德一个人在那里，于是克里斯丁向她讲述了她儿子的不轨行为，不过没有提到自己是去会晤阿尔纳的。哥恩希德还以为克里斯丁是在莱加桥庄园，后来克里斯丁明白她搞错了，但也不去纠正她。

哥恩希德没有多讲话，不过哭得很伤心。她替克里斯丁洗刷衣服，把破碎得最厉害的地方暂且缝补一下。这个年轻姑娘非常激动，因此没有注意到哥恩希德在偷偷地看着她。

克里斯丁离开的时候，哥恩希德取下自己的斗篷，跟着姑娘走到院子里，然后向马厩的方向走去。克里斯丁问她打算到什

么地方去。

"我认为，我可以去看看我的儿子了，"那个女人回答。"你的石块把他砸死了还是怎么的……"

克里斯丁决定对此不作回答，只是告诉哥恩希德，应该使宾坦尽快离开谷地，不要让她再看见他。

"要不然的话，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劳伦斯，你明白将会有怎样的后果。"

宾坦果然隔了个把星期就到南方去了。艾利克神父交给他一封给哈马尔的主教的信，请求主教给他找一个职位或者给他一点帮助。

7

圣诞节期间的一天，安德列斯之子西蒙完全出乎大家意料地来到约栾寨庄园。他对自己的不速而来、又不随同父母亲一起前来表示歉意，不过他父亲已奉国王之命到瑞典去了。兑弗林庄园家里只留下他有病的母亲和两个妹妹，他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感到寂寞，很想到约栾寨来看看。

拉根弗丽德和劳伦斯对他不辞辛苦在天气最冷的冬季远道而来表示感谢。他们与西蒙相处越久，就越喜欢西蒙。劳伦斯与安德列斯之间所谈的事情，西蒙全都知道。现在决定，他与克里斯丁的订婚仪式将在复活节斋期前举行，如果安德列斯能在斋期前回家的话，否则就在复活节过后立即举行。

克里斯丁对待自己的未婚夫很冷淡，而且有点胆怯；她不知道该对西蒙说些什么话。有一天傍晚，大家坐着喝酒，西蒙请她

一起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当他们站在楼上房间门前的游廊里的时候，他搂住克里斯丁的腰，和她接吻。她对此并不感到喜欢，也不加抗拒，因为她知道，和西蒙订婚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她把自己的出嫁只看作是一件必定要做的事，而并不是自己所希望的事。不过，她毕竟还很喜欢西蒙，特别是在他与别人谈话，不来触碰她也不和她讲话的当儿。

整个秋天克里斯丁感到自己很不幸。尽管她强自安慰，宾坦没有能对她做出不轨的事，她还是感觉到自己仿佛受了污辱。

自从一个男人敢于企图占有她以后，一切都不可能象以前一样了。夜里她经常躺着睡不着觉，心中充满羞愧，无法使自己忘却这件事情。她清楚地记得，在她与宾坦搏斗的时候，宾坦的身体怎样压在她身上，她还记得宾坦嘴里喷出热呼呼的熏人的酒气——她不能不想到当时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她浑身颤栗着回想起宾坦所说的话：如果这件事掩盖不住，可以推在阿尔纳身上。在她的想象中浮起一幕幕图景：假如真的发生了这种不幸，而人们又获悉她与阿尔纳有过约会，那又会怎样呢；假如她的父母亲认为阿尔纳作过这样的事，而阿尔纳本人……她看到了阿尔纳在最后一个傍晚的模样，感觉到自己万分对不起他，因为只能把他带入痛苦和耻辱的深渊。她被这种迷糊惝恍的幻梦追逐着！她过去在礼拜堂里听到过，在圣徒传中读到过“肉欲”、“欲火”之类的字眼。当时这些字眼对她毫无意义，现在她开始明白，她自己和所有的人一样都有一个罪恶的血肉之躯，它牵累着人的灵魂，给灵魂套上牢不可破的枷锁。

后来她开始想象怎样去谋杀宾坦，或者戳瞎他的眼睛。她唯一的乐趣是沉浸在对这个居心不良的坏蛋进行报复的幻想

中。不管她想些什么，这个坏蛋老是挡着她的路。然而，沉浸在报复幻想中的时间并不长，一到夜里，她躺在乌耳希德身边，为遭受暴力而伤心流泪的时候，宾坦毕竟还是使她的灵魂失去了童贞。

圣诞节过后的第一个平常的日子，约栾寨庄园的妇女们都在厨房里忙活。拉根弗丽德和克里斯丁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那里度过的。晚上，烘过面包后有些妇女在收拾打扫，有些妇女在准备晚餐，这时，一个饲养牲口的女仆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举起双手痛苦地叫喊着：

"主啊，主啊，你们可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哥尔德之子阿尔纳死了，人们用雪橇把他的尸体送回家来！主啊，可怜可怜哥尔德和英加吧，他们是多么的痛苦！……"

又有一个人走进厨房，他是住在道路下边的一幢小木屋里的，跟着他走进来的还有哈夫丹。看见尸体被送回来的，就是他们两人。

妇女们围绕着他们两人。克里斯丁站在圈子后面，面色苍白，呆若木鸡。哈夫丹是劳伦斯的心腹仆人，是看着阿尔纳长大的，他一面啼哭，一面讲述。

杀死阿尔纳的是吃教人之子宾坦。除夕晚上主教的仆人们坐在男食堂里饮酒，宾坦也来了；他在圣体礼拜堂里当司书。仆人们起初不放他进来，可是他提到了阿尔纳，说他和阿尔纳是乡亲。于是阿尔纳让他坐在自己身旁，开始一起饮酒。可是后来他们两人打起来了，阿尔纳怒不可遏地扑到宾坦身上，宾坦从桌上抓起一把刀子，刺入阿尔纳的喉咙，还在他胸部戳了几刀。阿尔纳几乎是当场死去的。

主教非常重视这件不幸的事，他亲自关心给死者殡殓，并且吩咐由自己的仆人们把尸体长途运送回家。还命令给宾坦戴上镣铐，把他开除教籍，如果现在还没有把他绞死，那么不久就会把他绞死的。

听的人一批一批地走来，哈夫丹只得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劳伦斯和西蒙看到家中骚扰不安的情况，也来到厨房里。劳伦斯非常激动，他吩咐备马，想立即到勃列肯庄园去。他刚要走的时候，他的目光落到克里斯丁苍白的脸上。

"也许你想和我一起去吧？"他问。

克里斯丁迟疑了一下，她全身打了个冷颤，后来点了点头——她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现在去不会太冷吗？"拉根弗丽德说。"明天将举行安灵祈祷，我们大家一起去……"

劳伦斯向妻子看了一眼，他还看到西蒙脸上的表情，然后走到克里斯丁身边，搂住她的肩膀。

"别忘记，他们是从小一起奶大的兄妹；也许她想去帮助英加殡殓。"

虽然克里斯丁由于绝望和恐惧而心情非常沉重，父亲的话使她感到了温暖，她对父亲非常感激。

于是拉根弗丽德说，既然克里斯丁要同父亲一起去，那么出发前一起吃点粥。她也想送些礼物给英加——一条新的麻布床单，几支蜡烛，以及刚烘好的面包，还要他们带个口信，说她会亲自去帮忙殡葬的。

晚餐大家吃得很少，可是话却讲得很多。相互提到了上帝给予哥尔德和英加的种种考验。他们自己的庄园一会儿被雪崩摧毁，一会儿又被洪水淹没，几个大的孩子都死了，阿尔纳的弟妹

年纪都很小。最近一个时期，自从主教请哥尔德去当他的芬斯勃列肯庄园的管家以后，他们的运气似乎好起来了。所有健在的孩子都长得很漂亮，很有前途。而母亲却最喜欢阿尔纳，大大超过其余的孩子……

大家也很可怜艾利克神父。神父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他在这一教区的居民中深孚众望。他是一个学识渊博、才干出众的神父，他在礼拜堂任职的这几年中，对每一个节日，每一次弥撒，每一次祈祷都非常认真。年轻的时候他是个军人，在图伦贝尔格的阿耳夫伯爵麾下服役，但不幸杀死了一个世家子弟，因此不得不向奥斯陆的主教寻求庇护。主教看到他很有才学，就培养他成为一个神父。要不是由于多年前的那次凶杀至今有人仇恨艾利克神父，艾利克神父绝对不会长期待在这里的小礼拜堂里。的确，他对自己的和教会的钱都非常吝啬，可是正因为这样，现在礼拜堂里才拥有许多器皿、服装和书籍。而他的子孙，却只给他带来痛苦和麻烦。在乡村教区里，人们认为必须使神父过苦行僧那样的生活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反正需要有个女佣人管理庄园。没有女人来料理家务怎么行呢？因为他们要在整个教区到处奔波，走遥远的、崎岖的路程，不管天气好坏。除此以外，以前在挪威神父本来就是可以娶妻子的，人们对此记忆犹新。因此，艾利克神父在他还年轻的时候同替他管家的女人生了三个孩子，没有人认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罪恶。可是在这一天晚上，人们毕竟都说，也许由于艾利克神父不守清规，主想对他进行惩罚——让他看到自己的子孙遭到这么多的磨难！有人指出，不准神父娶妻生子毕竟还是有意义的，因为现在神父与芬斯勃列肯庄园的这一家之间可能会产生仇恨，而过去他们是好朋友。

安德列斯之子西蒙对宾坦在奥斯陆的所作所为知道得很清

楚，并且告诉了大家。宾坦到圣马利亚礼拜堂的一个神父那里去当司书，听说，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很有才能的小伙子。他还博得许多女人的青睐——他的眼睛是这样的灵活，嘴巴又能说会道。有些人认为他是个漂亮的男人，多数是对自己的丈夫不称心的有夫之妇，也有一些年轻的姑娘——她们喜欢男人同她们胡搞。西蒙笑了笑说——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这样，宾坦也很狡猾，他同这类女人搞得并不太过分；他满足于同她们说说笑笑，因此得到了规矩人的声誉。然而，哈康国王是一个笃信天主、道德高尚的人，他想教导自己的臣民品格端方，举止有礼——至少是要求年轻人能够这样，对其余的人他当然也难以做到。眼下已经成为习惯：宫中的神父经常去了解年轻人的一切偷偷摸摸的活动——纵酒啦、赌博啦，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惹是生非的人必须向神父忏悔自己的罪恶，然后接受惩罚，听取严厉的训诫——有两三个怙恶不悛的青年甚至被驱逐出境。最后表明，其中就有这只狡猾的狐狸——司书宾坦。他暗中常去光顾所有的小酒馆，更有甚者，还出入花街柳巷，听取姑娘们的忏悔，并给她们赦罪……

克里斯丁坐在母亲身旁，她试图吃一点东西，以免被人发现她的心情。可是她的手颤抖得很厉害，每次都把匙子里舀的燕麦粥泼出来，舌头又厚又干，连一小块面包也咽不下。然而在西蒙讲宾坦的事情的时候，她不再装出吃东西的样子，而是用双手抓着自己所坐的长凳——她心中充满恐惧和厌恶，她感到一阵头晕，简直想呕吐。原来他是要这样……宾坦和阿尔纳，宾坦和阿尔纳……她急切地等待着晚餐结束。她非常想看到阿尔纳，看到阿尔纳漂亮的脸容，想跪在他的遗体旁边，置身于痛苦之中，忘掉世界上的一切。

母亲帮克里斯丁穿上外衣，吻了吻她的脸颊。克里斯丁已经很久没有得到母亲的爱抚了，她心里感到轻松了一点。她把头搁在拉根弗丽德的肩膀上，温存了片刻，可是她不能哭。

走到院子里，她看见另外几个人也打算和他们一起去，哈夫丹，莱加桥庄园的约翰，西蒙和他的仆人。一想到两个外乡人也和他们一起去，她感到非常痛苦。

这一天晚上天气非常寒冷，脚底下的雪发出咯嚓咯嚓的响声。繁星在墨黑的天空闪烁，象点点霜花。他们走了不多路，就听见一阵疯狂的叫嚣声和从他们南边的草地传来的急遽的马蹄声——一群乱哄哄的骑马人在稍远的地方沿路赶上了他们，从他们身边冲向前去，金属器械的铿锵声震耳欲聋。尽管他们已经退让到路边的深雪里，蒙着霜的马身体上冒出的气味还是直扑到他们脸上。哈夫丹唤住了这一群疯狂的人——这是教区南部田庄里的年轻人，他们还在欢庆圣诞节，出来赛马。有几个人已经醉得人事不省，敲击着自己的盾牌乱叫乱嚷地奔过去。可是有两三个人听到了哈夫丹在后面大声告诉他们的消息，他们拉住马匹，沉静下来，和劳伦斯一行人一起走，还和最后面的几个骑马的人低声交谈着。

最后，他们望见了西尔河对岸小山上的芬斯勃列肯庄园。建筑物之间闪出亮光——院子中央的雪堆上插着几根焦油火炬，火焰的反光把雪白的山坡映得通红，阴暗的屋子外面也仿佛涂着已经凝结的血。阿尔纳的一个小妹妹站在院子里，两只脚轮番跳着，双手交叉插在斗篷里。克里斯丁吻了吻这个泪流满面的冻僵的孩子。她心上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当她踏上楼梯走到安放遗体的阁子里去的时候，她觉得两条腿象灌了铅那样沉重。

他们在门口听到唱赞美诗的声音，看到许多蜡烛的火光。房间中央停放着运送回来的阿尔纳的灵柩，上面盖着一块床单。灵柩安放在搁在支架上的几块木板上。一个年轻神父双手捧着书在靠头的一边唱着赞美诗；人们在四周跪着，用厚厚的斗篷掩着脸。

劳伦斯把自己的蜡烛拿到灵柩旁边的蜡烛上对了个火，把它粘在座板上，双膝跪下。克里斯丁也想这样做，可是无论怎样不能把蜡烛摆好；于是西蒙拿了蜡烛，帮她摆好。神父念祈祷文的时候，大家都跪着低声跟他念，所有的人嘴里都喷出一团热气——阁子里气候冰冷。

神父合上书本以后，大家都站起来——停放遗体的这间房间里人数已相当多——劳伦斯走到英加身边。英加的目光盯着克里斯丁，她仿佛没有听见劳伦斯对她说的话。她手里捧着他们赠送的礼物，然而她好象没有意识到自己手里拿着东西。

"你也来了吗，克里斯丁？"她用奇怪的、压低的声音说。"也许你很想看看我的儿子是怎样回到我身边来的？"

她把两三支蜡烛移到一边，用颤抖的手抓住克里斯丁的臂肘，另一只手揭去盖在死者脸上的布。

死者的脸象泥土一样灰黄，嘴唇呈铅灰色，微微张开着，因此可以看到细小、匀整、象乳沫一样洁白的牙齿，仿佛带着嘲弄的微笑。在长长的睫毛里面微微露出毫无表情的眼睛，靠近太阳穴的脸颊上有几处发黑的青紫斑——不象是挫伤的伤痕，也不象是尸斑。

"也许你想吻吻他吧？"英加仍旧用那种声音说。于是克里斯丁顺从地弯下身子，把嘴唇凑到死者的脸颊上。脸颊是潮呼呼的，仿佛沾上了露水，克里斯丁似乎感觉到一种淡淡的腐臭气

味。确实是这样，由于这么多蜡烛发出的热量，冻僵的尸体渐渐地融解了。

克里斯丁继续跪伏着，双手搁在棺材板上，没有气力站起来。英加把覆盖尸体的布又揭开一点，因此可以看到锁骨上边巨大的刀伤。然后她转过身去，面对着在场的人们，用颤抖的声音说：

“人们都说，死去的人假如被促使他死亡的那个人碰一碰，他的伤口就会裂开，我看，这是瞎说。我的儿子，他现在已经冰冷了，不象上一次你到路上去会见他的时候那样漂亮了。我看到，你现在不愿意吻他，可是我听说，那时候你对他的亲吻可并不讨厌！……”

“英加，”劳伦斯走到她身边说，“你发疯啦，你胡说些什么！……”

“是的，你们约栾寨庄园的人都是非常尊贵的……劳伦斯，你太有钱了，因此我的儿子不敢堂堂正正地向你的女儿求婚……而且克里斯丁自己大概也认为，对结婚来说阿尔纳还不够好。不过阿尔纳也是够好的，因此足以使她在阿尔纳离家的那天晚上跟着他跑到大路上去，和他一起在树林里游玩……你去问问她吧，那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在阿尔纳的尸体面前她敢不敢抵赖。阿尔纳所以会死去，是由于她和她的放浪行为……”

劳伦斯没有去问克里斯丁，他转身对哥尔德说：

“叫你的妻子安静下来——她自己也不知道在胡说些什么！”

克里斯丁抬起了苍白的脸，绝望地向大家扫视了一眼说：

“上一次晚上我去会见阿尔纳，是由于他的请求。可是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不规矩的事情。”突然，她仿佛顿时明白了一切，

鼓足勇气，大声叫喊说："我不知道你想说些什么，英加，阿尔纳就躺在我们面前，难道你还要诽谤他吗？他从来没有引诱过我！……"

然而英加却放声大笑起来：

"不是阿尔纳，不是！可是吃教人之子宾坦——他不允许你戏弄他！劳伦斯，你去问哥恩希德，是她给你女儿刷去了背上的污泥。再去问除夕晚上坐在主教下房里的任何一个人，那天宾坦嘲笑阿尔纳，说阿尔纳受了她的愚弄，放她走了。而后来她却让宾坦裹在一个斗篷里，想与宾坦玩同样的游戏……"

劳伦斯抓住她的肩膀，用手掩住她的嘴巴。

"把她带出去，哥尔德！在这样一个善良的好少年遗体旁边说这种话，你不觉得害羞吗？即使你所有的孩子都死了，躺在这里，我也不能听任你诽谤我的孩子。哥尔德，你要为这个疯女人所说的话向我负责。"

哥尔德抓住妻子的手臂，想把她带走，但他对劳伦斯说：

"不过，在我儿子失去生命的那个晚上，阿尔纳和宾坦确实谈到了克里斯丁。你可能没有听到这件事，可是教区里从秋天起就已经议论纷纷了。"

西蒙拔出宝剑，在他旁边的箱子上猛击一下。

"不，善良的人们，在丧屋里你们必须找另外的话题，不要谈论我的未婚妻！……神父，难道你不能叫这些人安静下来，使这里保持应有的秩序吗？……"

神父（克里斯丁现在才看清楚，他是乌尔斯伏德庄园里的小儿子，是回家来过圣诞节的）打开书本，重新站到座板旁边。可是劳伦斯大声说，他要叫那些谈论过他女儿的人，不管是谁，都知道他的厉害，英加力竭声嘶地叫着：

“拿去吧，把我这条命拿去吧，劳伦斯，她已经把我的全部欢乐和安慰都夺去了。让她同这个骑士的儿子成亲吧，不过人们反正都知道，她在大路上已经成了宾坦的妻子！……拿去！”她把劳伦斯赠送给她的床单隔着灵柩扔给克里斯丁，“我不需要拉根弗丽德的麻布裹着阿尔纳进坟墓！你拿去给自己做包头布吧①，或者暂时放着，将来给你的小崽子做襁褓，你到哥恩希德那里去和她一起悼念她那被绞死的儿子吧！……”

劳伦斯、哥尔德和神父抓住英加。西蒙把一头倒在座板上的克里斯丁扶起来。可是她猛烈地推开西蒙的手，挺直身子跪着，大声呼喊道：

“帮助我吧，我的救主，这都是不真实的！”她伸出一条手臂，放在灵柩旁边最近的一支蜡烛的火焰上。

火焰仿佛低下去了，向一边闪开——克里斯丁感觉到，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她，——她觉得时间拖得很长。突然，她一下子感到手掌上灼人的疼痛，一声惨叫，跌倒在地板上。

她以为失去了知觉，可是心里明白，是西蒙和神父把她扶了起来。英加还在高声叫嚷；克里斯丁看到了父亲吃惊的脸色，还听到神父大声说，谁也不应当重视这种考验，不应该请主来作证！……于是西蒙带着她走出房间，走下楼梯。他的仆人跑到马厩里，不久，处在半昏迷状态的克里斯丁坐在西蒙前面的马鞍子上，西蒙用自己的斗篷裹着她，向山下的村子飞奔而去。

劳伦斯几乎到约栾寨附近才追上他们。其余骑马的人蹄声得得地走着，落后了一大段。

---

① 按照当时习俗，未婚少女不戴头巾，披头散发，已婚女子必须把头发裹在头巾里面。这里是指英加认为克里斯丁已经不是处女。

“什么话都不要对母亲讲，”西蒙在大门口扶克里斯丁下马时说。“今天晚上我们听了这么多的胡言乱语；最后你自己也丧失了理智，这是不足为奇的！”

他们进去的时候，拉根弗丽德躺在床上，还没有睡。她问起丧屋里的情形，西蒙代替大家作了回答。是的，蜡烛很多，人也很多。是的，神父也来了，乌耳斯伏德庄园的图尔穆德，至于艾利克神父，他们听说，他今天晚上到哈马尔去了。这样，就把殡葬时发生的一切纠纷都搪塞过去了。

“我们应该为阿尔纳预订一次安灵弥撒，”拉根弗丽德说。“主啊，帮助英加吧，这个值得尊敬的善良的女人经受了多么严峻的考验！”

劳伦斯跟着西蒙随声附和；过了一会儿，西蒙提出，他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去睡觉，“因为克里斯丁非常疲惫，也非常伤心。”

过了一会儿，拉根弗丽德睡着了，劳伦斯披上一件衣服，走到女儿床边，坐在床沿上。他在黑暗中摸到克里斯丁的手，非常亲切地说：

“好吧，现在告诉我，我的孩子，英加所说的一切是事实还是谎话。”

克里斯丁哽咽着，把阿尔纳去哈马尔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父亲。劳伦斯并没有寻根究底地问她。克里斯丁在床上爬到父亲身边，双手勾住他的脖子，悲切地低声说：

“阿尔纳的死，我是有过错的！英加说的是事实……”

“是阿尔纳自己要求你去和他会见的，”劳伦斯说，同时拉了一条毯子，盖在女儿裸露的肩膀上。“让你们经常在一起，从我这

方面来说也是考虑不周，不过我本来以为这个小伙子是很有理智的……我不责备你，我明白，眼下你要忍受这一切是多么的痛苦！不过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的一个女儿会在我们教区里蒙受不好的名声……一旦这消息传到你母亲耳中，她心里也不好受……那时你干吗去找哥恩希德，而不来找我，这是多么的无知，我简直不明白，你怎么会这样糊涂！”

“我没有力量继续待在这里了，”克里斯丁哭着说，“我没有脸见任何人……我给鲁蒙寨庄园和芬斯勃列肯庄园的人们造成了那么多的灾难……”

“嗯，”劳伦斯说，“哥尔德和艾利克神父都会关心使有关你的这些流言蜚语同阿尔纳一起埋葬掉。不过，西蒙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比任何人更好地保护你。”他在黑暗中抚摩了一下女儿说。“西蒙今天表现得很漂亮，很聪明，不是吗？”

“爸爸！”克里斯丁贴在父亲身上，热烈而愁苦地央求：“送我到修道院去吧，爸爸！不，你听我说，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如果我代替乌耳希德进修道院，乌耳希德的身体也许会复原的。你记得秋天我给她在鞋子上缝玻璃珠子吗？我刺痛了自己的手指，锐利的金线把手指勒出血来，可是我还继续缝着——我觉得自己很坏，我并不热爱自己的妹妹，因此没有用自己去当修女的行动来帮助她！阿尔纳有一次问过我是不是希望进修道院……假如我当时作了肯定的回答，那么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

劳伦斯摇摇头。

“躺下吧！”他说。“你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可怜的孩子！最好还是早点睡着吧……”

可是克里斯丁睡不着，烧伤的手感到疼痛，绝望的心情和对自己命运的自伤使她心如刀割。即使她真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女人，也不可能有更大的不幸。现在大家当然都会相信……不，她不能，也没有力量待在这里！可怕的图景一幕接一幕浮现在她的脑海里……以后母亲也会知道这一切事情！……现在他们和他们的忏悔神父之间有了血仇，在她整个一生中一直在她周围的那些好朋友之间产生了仇恨。可是她一想到西蒙，想到西蒙扶着她把她从阿尔纳家里带走，在家里替她答话，发号施令，仿佛她是他的私有财产似的，就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揪心的害怕！父亲和母亲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仿佛她在更大的程度上已经属于西蒙，而不属于他们……

后来她面前又浮现了躺在棺材里的阿尔纳的脸——冰凉的、严峻的。她记得上次从礼拜堂里出来的时候，看见一个已经掘好而还没有埋葬尸体的坟墓。一团团泥土堆在雪地上，象生铁块一样坚硬、冰冷、灰黑——她终于把阿尔纳也带到了这个地方……

突然她想起了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傍晚。她站在芬斯勃列肯庄园的游廊里，就在她今晚受到惨重打击的那个房间外面。阿尔纳在下面院子里和几个男孩玩皮球，皮球飞到她身边。阿尔纳走上来取皮球，她把皮球藏在背后，不肯给他。阿尔纳用力夺取，他们就在游廊里，接着又在阁子里的箱子之间厮打起来，他们互相追逐着，脑袋经常撞到挂在天花板上的几个装衣服的皮袋子上，于是两人都哈哈大笑，嘲弄着对方……

最后她终于醒悟过来，阿尔纳已经死了，永远离开了，她再也看不到他漂亮的、英气勃勃的脸容，再也感觉不到他热情的手指的触摸。而她是这样的孩子气，这样的冷酷无情，竟然从来没

有想到过，失去了她，阿尔纳将会怎样！……她流着痛苦的眼泪，她觉得，自己的不幸是罪有应得。这时她又想到自己目前面临的一切，她觉得自己受到的惩罚毕竟过于严酷，因而伤心痛哭起来……

西蒙把昨天晚上在勃列肯庄园停放阿尔纳遗体的房间里发生的一切事情告诉了拉根弗丽德。西蒙只告诉她必须让她知道的情节，没有多讲。可是克里斯丁由于受到痛苦和失眠的折磨，毫无理由地对西蒙产生了恼恨，她怪西蒙把事情说得轻飘飘的，仿佛一点儿也不可怕。除此以外，父母亲容许西蒙自作主张，仿佛他是一家之主似的，这也使克里斯丁非常生气。

"你不相信有这事吧，西蒙？"拉根弗丽德提心吊胆地问。

"当然，"西蒙回答。"我想别人也不会相信，大家都了解你们，了解她，也了解这个宾坦。可是在这里，在这个偏僻的教区里，谈话的资料很少；因此人们抓到一点就津津乐道，也是不足为奇的。不过现在你们必须教他们知道，克里斯丁的名声不是这里的乡巴佬们的话题。坏就坏在克里斯丁被宾坦的粗暴行为吓坏了，没有马上去找你们，或者去找艾利克神父本人——我想，如果你劳伦斯当时抓住了宾坦，这个荒淫无耻的宾坦神父就会乐于解释说，他只不过是想开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

父母亲都认为西蒙的话当然是正确的。可是克里斯丁顿顿脚，大声叫喊起来：

"要知道他当时把我绊倒在地上！……我自己也不知道他对我做了些什么……我气疯了，我什么也不记得，什么也不知道……也许，真的发生了英加所说的事情——从那时候起，我一天也没有健康和愉快过……"

拉根弗丽德吃惊地大叫一声；劳伦斯直跳起来。西蒙也变

了脸色，他用锐利的目光对克里斯丁凝视了一下，走到她面前，抓住她的下巴颏儿。然后笑了起来。

“愿主保佑你，克里斯丁，如果他对你做了些什么，你是会记得的！在那个不幸的晚上她受到野蛮的恐吓以后，身体不好，心情忧郁，那是不足为奇的；除了善良和友好以外，她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那里看到过其他的行为。”他面对着克里斯丁的父母亲说。“除了那些一心相信坏事而不肯相信好事的恶人以外，每一个人都会清楚地看到，她是个纯洁的姑娘，而不是一个失去贞操的妇人！”

克里斯丁对未婚夫凝注的小眼睛看了一眼。她正要举起双手——她想拥抱西蒙，可是西蒙接着又说道：

“克里斯丁，不要以为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我完全不打算马上就带你迁到福尔莫庄园去，以致使你永远不能离开这个谷地。‘在雨天和晴天，谁也不会有同样颜色的头发和同样的心情’，当人们向老国王斯韦尔雷责备他的拥护者比克贝纳分子持胜而骄的时候，老国王经常喜欢这样说……”

劳伦斯和拉根弗丽德微微一笑——听到这个年轻人装出一副聪明的老主教的样子说话，他们觉得很有趣。西蒙继续说：

“我当然不配来教导你，我未来的岳父。不过，也许能容许我说一句，我家里对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的管教要严格得多。我看到克里斯丁从小就习惯同下人们到处乱跑，在我们家里是不准我们这样的。我母亲经常说：‘谁同饲养牲口的仆人的孩子们一起玩，最后他会在自己头发里找到虱子，’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劳伦斯和拉根弗丽德对此默不作声。可是克里斯丁却把身子往旁边一转，她在一瞬间想去拥抱西蒙·达莱的愿望完全消失了。

将近中午的时候，劳伦斯和西蒙踏着滑雪板到山里去，看有没有野兽落入陷阱。天气晴朗，阳光充足，也不怎样寒冷。这两个男人很高兴暂时摆脱家里的悲切气氛和哭声，因此他们走得很远，直到高出于草地的山顶上。

他们躺在岩石下面晒到太阳的地方，边吃边喝。劳伦斯谈起了阿尔纳——他非常喜欢这个少年。西蒙同意他的意见，对死者赞扬了一番，并且说，克里斯丁为同自己一起奶大的哥哥而伤心，是不足为奇的。于是劳伦斯说，也许，现在不应当催促她，而要等一段时间，让她稍稍安静下来，再举行订婚仪式。她说，她很希望到修道院去待一段时间。

西蒙很快地坐起来，不满地打了个长长的唿哨。

"你不喜欢这样吗？"劳伦斯问。

"不，不，为什么不喜欢？"西蒙急忙回答。"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亲爱的岳父！送她到奥斯陆的修女们那里去待一年吧——让她懂得，在大世界中人们是怎样相互诽谤的。那里的几个修女我有点认识，"他说，同时笑起来了。"那些修女啊，如果两个发疯的小伙子为她们而拼得你死我活，她们可不会仰面倒下，悲痛欲绝！并不是我希望有这样的妻子，不过我想，克里斯丁见见一些新的人，是不会有坏处的。"

劳伦斯把吃剩的食物放进口袋，眼睛并不看着西蒙，说道：

"我觉得，你是爱克里斯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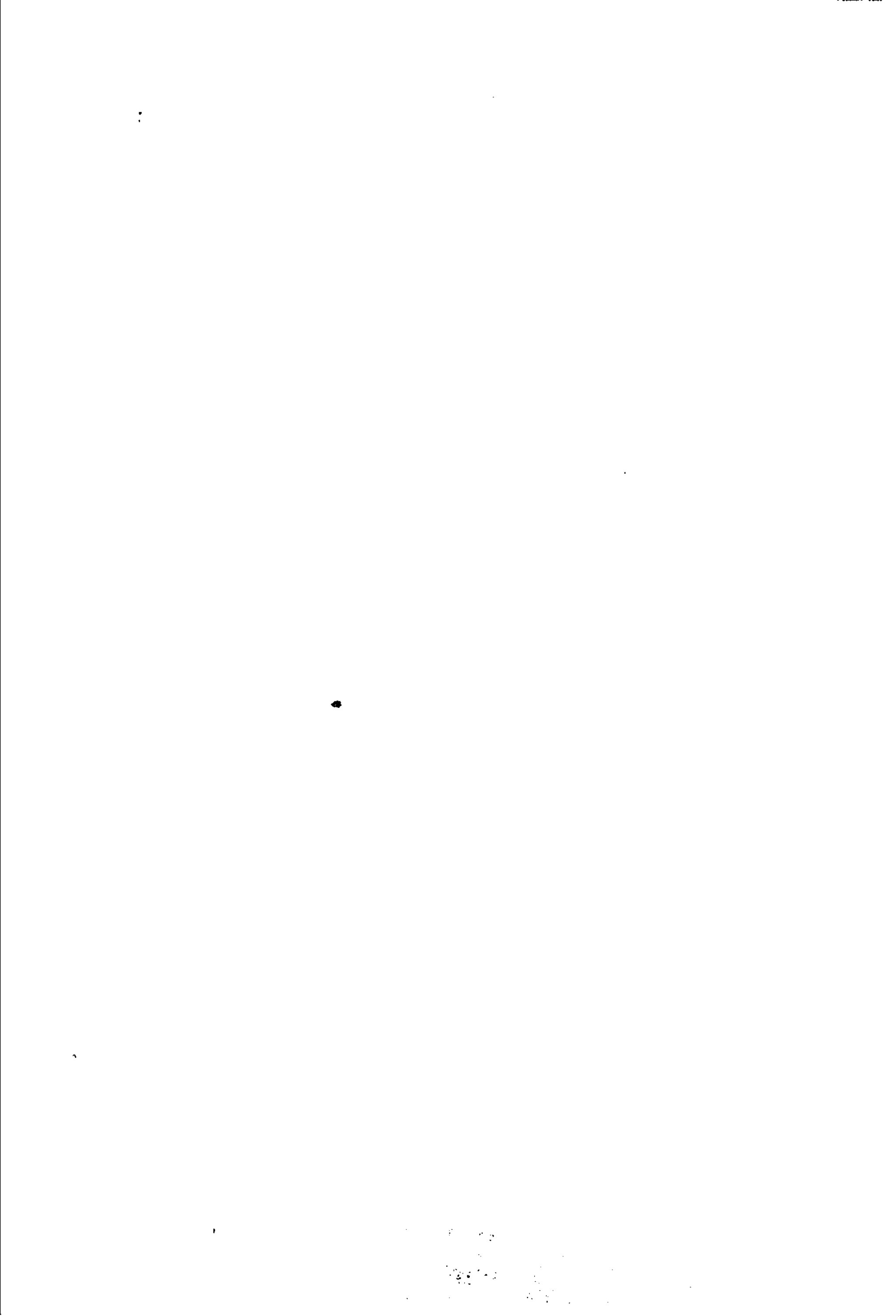
西蒙低声笑起来，也并不看着劳伦斯。

"你自己也知道，我看重她，也看重你，"他不好意思地很快地说，站起来拿滑雪板。"我还没有遇见过更中意的姑娘……"

复活节前不久，谷地上和米耶萨湖上的道路还能通雪橇，克里斯丁一生中第二次到南方去。西蒙到她家来，以便护送她进修道院，因此这一次她是在父亲和未婚夫伴同下乘雪橇去的。她身上裹着毛皮大衣。后面跟着几个仆人，另外一辆雪橇上装着她的一只放东西的箱子，以及赠送给农内塞脱女修道院院长和修女们的礼物、食品和皮货。

第　二　部

花　　冠



1

四月底一个礼拜日的清晨，胡维乔岛①上修道院的礼拜堂里响起丁丁当当的钟声，城里的钟声也隔着海湾应和，随着风势，时强时弱，卑尔哥夫之子奥斯蒙的一只装饰华美的小船绕着胡维乔岛行驶着。

明净的卷云在高高的、蔚蓝的天空舒卷，阳光乍明乍暗地闪现在微波荡漾的水面上。海岸上已经春色盎然，田野里的积雪差不多全部融化了，幼小的灌木丛中现出一片绿影和鹅黄色的微光。可是在几乎环绕着整个阿克地区的高山峻岭上的枞树林中，有些地方还有残雪，海湾西岸遥远的苍绿山峦上，还露出一块块白色的未长草木的地带。

克里斯丁同父亲和婶母哥丽德一起站在船头上。她望着前面的城市，耸立在一幢幢灰褐色木房和光秃树顶背后的明净的礼拜堂和石头房子。海风吹拂着她斗篷的衣裾和风帽下露出的头发。

昨天斯库格庄园里过冬后初次把牲口放出畜栏，克里斯丁突然勾起了乡愁，她非常思念约栾寨。那里还不会很快就把牲口放出去，她怀着怜悯的柔情回想起严冬关闭在阴暗的畜栏里饿瘦的奶牛。这些奶牛还得等待、忍耐一段很长的时间。母亲，这些年来每夜睡在她怀抱里的乌耳希德，小兰波尔……克里斯

了多么想念她们啊！她想念着家中的一切，想念着马、狗，她离家后交给乌耳希德饲养的柯提琳，以及父亲的戴着小帽栖在架上的鹰。架旁挂着马皮制的手套——擎鹰的时候必须戴这种手套，——以及给鹰梳理羽毛的象牙棒。

去年冬天发生的一切可怕的事情仿佛远远地离去了，现在她缅想着的是这以前的家园。况且她听人说，教区里没有人对她产生不好的印象。艾利克神父不相信无稽之谈，他感到非常苦恼，而且对宾坦的行为十分痛恨。而宾坦却从哈马尔脱身了；听说他逃到了瑞典。因此在她家和邻近庄园之间并没有产生她极为害怕的那种怨毒。

在去奥斯陆的旅途中，他们顺路到西蒙家去作客。克里斯丁认识了西蒙的母亲、妹妹和弟兄——安德列斯骑士还在瑞典。克里斯丁不喜欢那个地方，她与兑弗林庄园的主人们格格不入，可是她为什么不喜欢他们，却又找不出任何合理的原因。到那里去的路上她一直要自己相信：他们没有理由骄傲，认为自己比她的亲族更高贵——在比克贝纳分子雷达尔·达莱奉斯韦尔雷国王之命同兑弗林庄园的懒惰主人的寡妇缔姻以前，那个雷达尔·达莱原先是默默无闻的。不过后来克里斯丁发现他们一点也不骄傲。有一天晚上西蒙自己讲起他的曾祖父："现在我才知道了真相，他是个梳子匠，因此，克里斯丁，你差不多是跟王族结了亲。"② "闭嘴，孩子！"母亲喝住他，不过大家都愉快地大

---

① 胡维乔岛是奥斯陆湾中的一个岛，在进入奥斯陆港的入口处，古代那里的修道院很有名。

② 挪威王朝的始祖、比克贝纳分子的首领斯韦尔雷国王，是梳子匠的儿子，冒称王子。

笑起来。克里斯丁想到自己的父亲，就感到一种奇怪的痛苦。只要西蒙给他一丁点儿笑料，他经常咧嘴大笑，因此克里斯丁心中产生了一个模糊的意识：如果父亲在自己的生活中能够经常笑，也许，他会感到高兴的。……然而她不满意父亲这样喜欢西蒙。

复活节他们是在斯库格庄园度过的。克里斯丁不久就知道，叔父对待自己的农民和仆人非常严厉——她碰到叔父手下的一些人，他们经常问起她的母亲，并且带着敬爱的心情谈到劳伦斯。劳伦斯在这里的时候，他们的生活要过得好一些。奥斯蒙的母亲，也就是劳伦斯的继母，住在一幢单独的屋子里，她年纪还不算老，但瘦弱多病。在家里，劳伦斯很少同她讲话。有一次，克里斯丁问父亲，从前继母对待他是否很凶，父亲回答说："她对我什么也没有做，既不好，也不坏！"

克里斯丁摸到父亲的手，父亲也握了握她的手。

"孩子，和那些可敬的修女在一起，你大概会喜欢的，那里有你学习的东西，不要经常想家，想我们！"

他们的帆船已经距离城市很近，他们闻到了码头上树脂和咸鱼的气味。哥丽德指着从岸边沿着小坡延伸上去的一座座礼拜堂、一幢幢房屋和一条条街道，说出它们的名称——克里斯丁以前虽然来过，但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只记得哈瓦尔德礼拜堂笨重的塔楼。他们从西面绕过整个城市，在修道院的码头上靠岸。

克里斯丁在父亲和叔父中间走，经过各种仓库，到了一条穿过田野的大路上。哥丽德挽着西蒙的手臂跟在他们后面。仆人们留在船上，帮助修道院的佣工把旅途中所带的东西装上小

车。

农内塞脱女修道院和整个雷兰区都在市界以内，可是他们一路上只看见东一堆、西一堆疏疏落落的屋子。百灵鸟在他们头顶上浅蓝色的空中啼鸣，在颜色暗淡的泥土坡上，一丛丛款冬开着黄色的小花，栅栏旁边的宿草下面已经长出了碧绿的嫩草。

他们走进修道院大门，到了环绕着整个院子的有屋顶的游廊里，长长的一队修女从礼拜堂里出来迎迓，敞开的门里传来乐声和歌声。

克里斯丁注视着这一大群身穿黑衣、脸的周围裹着白麻布的修女，感到心情十分沉重。她低低地行了个屈膝礼，男人们把帽子贴在胸前，鞠了个躬。修女们后面跟着一群年轻的姑娘——有些还是孩子，她们穿着用本色粗呢缝制的衣服，腰部束着黑白绞花的腰带。她们的头发平整地梳向脑后，编成辫子，用同样黑白绞花的带子扎着。克里斯丁望着这些年轻姑娘，不由自主地装出一副高傲的神气，因为她很胆怯，怕她们把她看作一个愚蠢的山里姑娘。

修道院布置得富丽堂皇，使克里斯丁看得目瞪口呆。内院周围的一切建筑都是用灰色石头砌成的；北面是礼拜堂的侧墙，礼拜堂高高地耸立在其余房屋之上，屋顶有两层楼高，西端有一座塔楼。院子里铺着石板，周围是有屋顶的游廊，屋顶由华丽的柱子支撑着。院子中央有一座圣母石像，她用斗篷遮盖着几个跪着的人。

一个预备修女走到他们面前，请他们跟她到女院长会客室去。哥托尔姆之女格鲁阿夫人是一个高大健壮的老太太。如果她嘴边不是生着毛茸茸的胡子，她是很漂亮的。她的声音低沉，

如同男子一般。不过她待人倒很和气，她对劳伦斯说，她认识他的父母，还问起他的妻子，探问他另外是否还有孩子。最后她亲切地对克里斯丁说：

“你的名声很好，看样子你是个聪明的、很有教养的姑娘，当然，不会给我们带来不愉快的事情。我听说你同这个善良的世家子弟西蒙订了婚，我现在在这里也看到了他；按照我们的看法，你的父亲和未来的丈夫是值得称赞的，他们使你能够在这里，在圣母马利亚之家生活一段时间，使你能够在命令他人和管理事务以前先学会服从和听从使唤。现在我想给你几句忠告，作为指导，使你能够在祈祷和礼拜中得到乐趣，这样你就能习惯于在自己的一切道路上想到自己的主、仁慈的圣母和所有的圣徒。这些圣徒为我们作出了最好的榜样，我们要学习他们的坚强、公正、忠诚和一切德行，这一切你将来在经管产业、管理仆人以及教育子女时都是必须具备的。另外，你在这里会懂得，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时间，因为这里每小时都有规定的功课或工作。许多年轻的姑娘和妇女喜欢早晨长久地躺在被窝里，还喜欢晚上长久地坐在桌子旁边闲谈。不过，你似乎跟她们不一样。你能在这一年内学会许多东西，使你在这个世界和彼界都得到好处。”

克里斯丁低低地行了个屈膝礼，吻了吻格鲁阿夫人的手。于是格鲁阿夫人吩咐克里斯丁跟随那个名叫波坦齐亚的异常肥胖的老修女到修女食堂里去。至于男宾和哥丽德夫人，她邀请他们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同自己一起用餐。

食堂很精致，地上铺着石板，尖拱形的窗子上配有玻璃。食堂里有一扇门与邻室相通，那里大概也有玻璃窗，因为克里斯丁看到透进来的阳光。

修女们已经坐在桌子旁边等待就餐——上年纪的修女们坐在有窗的墙壁一边铺着垫子的石台上，年轻的修女和穿着浅色毛料衣服、头上不裹头巾的姑娘们坐在桌子另一边的木板凳上。隔壁房间里也开饭了，那是给修道院里德高望重的长期寄居者和不出家的婢仆用餐的，其中有几个老人。这些人都不穿修道院的服装，不过她们穿的也是朴素的深色衣服。

波坦齐亚修女向克里斯丁指示了她在木板凳上的座位，自己就走过去，站在桌子尽头的院长席旁边——今天这席位空着。

食堂和隔壁房间里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修女们就食前念了祈祷文。然后，一个年轻漂亮的修女走出来，站在两个房间之间的门廊中的读经台旁边。食堂里由几个预备修女、隔壁房间里由两个级别较低的修女端来饭菜和饮料，这时，站在读经台旁边的那个修女就用清脆悦耳的声音念圣提奥陶拉和圣提齐姆的故事，她一口气念下去，毫不打顿。

起初克里斯丁只考虑到在就餐的时候要保持良好的举止，因为她看到所有的修女和年轻姑娘都仪态端方，吃东西的样子很文雅，如同贵宾出席盛大宴会一般。珍馐满席，可是大家只往自己碟子里装很少一点儿，而且只用手指尖儿从盘子里取面包。谁也不会把汤汁滴在桌布或衣服上，大家都把肉切得很小，因而不会弄脏嘴角，咀嚼的时候很当心，听不见一点响声。

克里斯丁怕得浑身冒汗，她担心自己不会象其他人那样保持端正的仪态。除此以外，她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处身在这些穿黑衣和白衣的女人之间感到不大自在——她好象觉得大家都注视着她。当她吃一块肥羊排的时候，她用两个手指捏着骨头，右手执刀切肉，尽量轻轻地、文雅地切，可是一不小心，一切

都从她手里滑了出去。一块面包和肉滚在桌布上，小刀哐啷一声掉在石板地上。

在寂静中，这声音显得特别响亮。克里斯丁满面通红，想弯下身子去捡刀，这时一个预备修女穿着凉鞋无声地走过来，把东西都给她捡了起来。可是克里斯丁再也吃不下东西了。况且她感觉到切伤了手指，怕血沾污桌布，因此就坐在那里，把手裹在衣服的褶襞里，同时想到，这下子她把为到奥斯陆来而特意给她缝制的漂亮的浅蓝色衣服弄脏了，因而眼睛盯着膝盖，不敢抬起来。

渐渐地，她开始比较注意地倾听修女诵读。统治者无法摧毁少女提奥陶拉的坚强意志——她既不愿祭祀偶像，也不肯嫁人，——于是就下令把她送到妓院里去。可是在路上又劝导她想想自己的出身，想想自己可尊敬的父母，现在她将使他们蒙受永远洗刷不掉的羞辱。统治者还答应，只要她肯信奉名叫提安娜的异教女神，就能让她保持贞洁，安安静静地生活。

提奥陶拉毫不畏惧地回答："贞洁象是油灯，而对天主的敬爱就是火焰；要是我信奉你们叫做提安娜的魔女，那么我的贞洁就不比一盏没有油和火的生锈的油灯有更大的价值。你声称我是自由人，可是我们生来就是奴隶，因为我们的祖先把自己出卖给了魔鬼。是基督给我赎了身，使我得到了自由，我必须信奉基督，因此我不能够嫁给他的敌人。他会保护自己的女儿。如果他肯让你们侮辱我的身子，他的神圣精神的庙宇，那么这也不会使我受到耻辱，只要我不同意把他的财产交给敌人！"

克里斯丁的心脏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因为这一点以某种形式使她回想起自己遇到宾坦的事情。她忽然产生一个思想，也许，是她自己犯了罪：她那时一点也没想到主，也没有祈求主

帮助。修女采齐里亚接下去念圣提齐姆的故事。他是个笃信基督教的军人，但在这以前他对大家隐瞒着自己信基督教，只有少数几个朋友知道。他来到那个少女所在的妓院里，给了老鸨钱，老鸨让他第一个去会见提奥陶拉。提奥陶拉象一只受惊的兔子，躲在角落里，可是提齐姆把她当作自己主人的姐妹和未婚妻一样向她问好，并且说，他是来拯救她的。提齐姆同她谈了一会儿，说："为了姐妹的名誉，难道弟兄还能吝惜自己的生命吗？"最后她听从提齐姆的劝告：她同提齐姆掉换服装，穿上提齐姆的盔甲。提齐姆给她把帽子遮到眼睛上，用斗篷遮住她的下巴，教她走出去的时候掩着脸，象一个到这种地方来玩耍而又感到害臊的青年。

克里斯丁想起了阿尔纳，强自忍住眼泪。她一动不动地直视着自己的前方。修女读到结尾：提齐姆被绑赴刑场，提奥陶拉急忙从山上奔下来，跪在刽子手脚下，哀求让她代替提齐姆受刑。这时克里斯丁的眼睛润湿了。这两个笃信天主的人争论着，他们之中谁应该首先殉教；于是他们在同一天被砍了头。根据圣阿姆鲁西的记载，这件事情发生于公元三〇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安蒂奥希。

大家都从桌子后面站起来，波坦齐亚走到克里斯丁身边，亲切地拍了拍她的脸颊。

"我想，你大概在想母亲了吧？"这时克里斯丁淌下了眼泪。可是那个修女装作没有看见，带克里斯丁到她以后要居住的房间里。

房间是在礼拜堂前面的游廊旁边的一幢石头屋子里，布置得很精致，有玻璃窗，稍远的狭的一面墙壁旁有一个大壁炉。沿着长的一面墙壁排着六张床，靠另外一边都是姑娘们的箱

子。

克里斯丁希望能让她同一个小姑娘一起睡，可是波坦齐亚修女唤来了一个长着淡黄头发的胖胖的成年姑娘。

“她是菲利普斯之女英格贝尔，她将和你一起睡，现在你们认识一下吧！”说罢，就走开了。

英格贝尔马上抓住克里斯丁的手，开始闲谈起来。她的身材不怎么高，却非常胖，特别是脸盘——由于脸颊丰满，眼睛显得异常的小。不过她的皮肤很洁净，白里透红，头发是金黄色的，很鬈曲，因此两条粗大的辫子编得象缆绳一样，一绺绺细小的鬈发不断地从头巾底下钻出来，覆盖在额上。

她一下子就向克里斯丁问长问短，但并不等待答复，就讲起自己的情况来了，她分支分脉地缕述自己的家谱——都是些有名望的富人。她已经同一个有财有势的人订了婚，是阿加涅斯的艾那尔之子艾那尔，但年纪很老，娶过两次妻子，都死去了。她说，这是她最大的痛苦。然而克里斯丁并没有觉得英格贝尔为此而抑郁寡欢。后来英格贝尔谈到了西蒙·达莱——真奇怪，在她与修女们一起沿着游廊从他们身边走过的短短的片刻之间，她竟然把西蒙看得非常仔细。后来她又想看看克里斯丁的箱子，不过她首先打开自己的箱子，把所有的衣服都拿给克里斯丁看。她们正在翻箱子的时候，采齐里亚修女进来训诫她们说，在礼拜日是不适宜干这种事情的。克里斯丁又感到自己很不幸——她从来没有受任何人训斥过，除非是自己亲生的母亲，而听陌生人责备，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但英格贝尔一点也不难过。晚上她们躺在床上，她还说个不停，直到克里斯丁睡着为止。两个上年纪的预备修女睡在房间的角落里，她们必须监视着少女们夜里不能脱去衬裙，因为

按照院规是不准光着身子睡觉的，还要监视她们一清早起来做晨祷。不过，一般地说，她们是不大注意寝室里的秩序的，少女们躺在床上闲谈，或者分食藏在箱子里的各种零食，她们往往眼开眼闭。

第二天早晨克里斯丁被唤醒的时候，英格贝尔已经在讲一个长长的故事了，克里斯丁心里想，也许她已经足足讲了一整夜吧。

2

夏天在奥斯陆经商的外国商人，一般总在春天的十字架节，也就是在圣哈瓦尔德节① 前十几天来到这个城市。米耶萨湖与瑞典边界之间各教区的居民也都涌来过这个节日，因此五月上旬这个城市里人山人海。这时外国商人的货物卖掉还不多，向他们采购最为有利。

农内塞脱修道院的采购任务是由波坦齐亚修女负责的。在圣哈瓦尔德节前一天，她答应英格贝尔和克里斯丁带她们一起

① 中世纪的挪威，只有教士才根据日历计算时间，他们有几张表，用以计算日期不固定、根据月相而确定的节日和斋戒日（如复活节），并与按照太阳历确定的节日作对比。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并不按月、日计算时间，而是从一个节日到另一个节日来计算的。人们用以确定时间的重要节日有：奉献节（2月2日）、格利哥里日（2月13日）、报喜节（马利亚日，3月25日）、立夏日（4月14日）、哈瓦尔德日（5月15日）、伊万日（6月21日）、塞里埃圣徒日（7月8日）、奥拉甫日（7月29日）、劳伦斯日（8月10日）、巴托罗缪日（8月24日）、圣母诞生节（马利亚日，9月8日）、十字架节（9月14日）、马太日（9月21日）、米哈依日（9月29日）、立冬日（10月14日）、西蒙日（10月28日）、克列门特日（11月23日）、圣诞节（12月25日开始，一个星期）。

到城里去。可是将近中午的时候，波由齐亚修女的亲属到修道院来探望她，因此这一天她自然不能去了。于是英格贝尔就央求让她和克里斯丁两个人去，虽然这是违反院规的。结果由一个年老的农民伴送她们，这个农民是赁居在修道院里的，名字叫哈康。

克里斯丁在农内塞脱修道院已经住了整整三个礼拜。这期间除了修道院的院子和花园以外，她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她看到修道院外春光的到来要比院内早得多，不禁大为诧异。田野里的小树林已经披上一片新绿，白色的雪花莲已经盛开，如同在明净的树干下铺了一块厚实的地毯。预示着好天气的透亮的云在海湾里的岛屿上空飘浮，一阵阵轻微的春风在清凉、碧蓝的水面上吹起涟漪。

英格贝尔高兴地、跳跳蹦蹦地走着，一边采着一束束嫩叶，凑到鼻子上闻着，一边偷偷地看着行人。哈康责备她：一个品格高尚的少女，况且还穿着修女服，难道能这样放肆吗？姑娘家必须克制自己，安安静静地、循规蹈矩地跟在他后面走。然而英格贝尔依旧东张西望，还唠叨个不停——哈康有点儿重听。克里斯丁现在也穿着见习修女的服装——没有染色的浅灰色呢子衣服，毛织的宽腰带，额上裹着头巾；衣服外面披着普通的深蓝色斗篷，斗篷的风帽兜在头上，把编成辫子的头发完全遮盖住。哈康在她们前面走，手里握着一根上端有铜镶头的坚实的手杖。他穿着黑色的长衣，胸前挂着铅制的阿格纳斯神像①，帽子上有圣赫利斯托福尔像。他的雪白的胡须和头发梳得很光，在阳光下银光闪闪。

---

① 一种护身符，上面刻着一只小羊，是基督的象征。

城市在山坡上的部分，从修道院旁边的小溪到主教宅邸，非常冷僻。这里既没有店铺，也没有旅馆，大多数是附近教区的贵族和富人的住宅。房子临街的一面都是颜色黝黑的圆木垒成的墙壁，没有窗户。可是在这一天，甚至这里也挤满了人，仆人们站在边门旁，同过路人闲谈。

他们走到主教宅邸的时候，那里已经非常拥挤。广场中间，哈瓦尔德礼拜堂和奥拉甫修道院旁边，在碧绿的草地上搭起了售货棚。几个江湖艺人让受过训练的狗从箍圈里跳过去。哈康不准这两个姑娘停下来看看，还不准克里斯丁进礼拜堂——他说，到节日那天礼拜堂里要好看得多。

他们沿着圣克列门特礼拜堂旁边的街道往山下走，哈康拉着这两个姑娘的手，因为这里挤得厉害。人们有的从码头上拥来，有的从货栈之间的小巷里走来。这两个姑娘打算走到米克列区去找鞋匠。由于英格贝尔认为克里斯丁从家里带来的衣服都很好，很漂亮，但又说，她不能在盛大的节日穿乡下带来的鞋子，因此，克里斯丁看到英格贝尔有好几双外国制的鞋子，觉得自己也非买几双不可。

米克列区是奥斯陆最大的街区之一；它从码头向上一直延伸到鞋匠巷，巷里有四十多幢房子，座落在两个大院子周围。现在院子里还搭着售货棚，上面盖着粗麻布；篷顶之上，高高地矗立着圣克列斯宾像。院子中间又拥挤，又忙乱——有的买，有的卖，妇女们提着铁锅、木桶来来往往，从一家厨房走到另一家厨房，孩子们在大人脚边转来转去。有人把几匹马牵进马厩，又把另外几匹带到院子里，仆人们把一袋袋货物从一个店铺搬到另一个店铺。房子的楼上是出售上等商品的，鞋匠和他们的学徒站在游廊里挥动着用金线缝制的彩鞋，在招揽姑娘们。

英格贝尔走到鞋匠提德列克的店铺里，他是德国人，娶了一个挪威女人做妻子，他在米克列区有自己的屋子。

这老头儿正在和一位身披旅行斗篷、腰佩宝剑的先生讲价钱，可是英格贝尔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行了个礼，说：

"好心的先生，能不能让我们先同提德列克讲几句话？我们必须在晚祷前回到修道院去，也许你的空余时间要多一些？"

那位先生鞠了个躬，退到一边。提德列克用臂肘推了推英格贝尔的腰部，笑着问道：难道你们在修道院里一天到晚跳舞，你去年买的几双鞋子都穿破了吗？英格贝尔也推了推鞋匠说，感谢主，她的鞋子还没有穿破，可是这个姑娘……说着她把克里斯丁拉到前面。于是鞋匠和学徒把一整箱鞋子搬到游廊里，德国鞋匠把一双双鞋子陈列出来，一双比一双好看。克里斯丁只得在箱子上坐下，让提德列克给她量尺寸——鞋子有白的、红的、绿的、蓝的、棕黄的，有染上色的木后跟，也有平跟的，有带扣环的，也有系丝带的，也有用双色或三色的皮革拼制的。克里斯丁恨不得把所有的鞋子都买下来。可是鞋子的价格非常昂贵，使她简直吓了一跳：任何一双鞋子都比她家里的一条奶牛还要贵！父亲临走的时候，给她一个钱包，里面有一马克小银币①，这是她的零用钱，克里斯丁以为她的钱很多了。可是现在她从英格贝尔的脸上看出来，这些钱买不到多少东西！

英格贝尔为了凑趣，也要量量鞋子的尺寸。提德列克笑着说，这算不了什么！她也买了一双象树叶那样碧绿的、有红后跟的鞋子——她说，钱暂时记在帐上：提德列克认识她和她的

---

① 一马克纯银重二一六克。分为八埃列，或二十四埃尔图，或二百四十朋尼。一马克小银币约等于三分之一——五分之一马克纯银。在当时，马克的购买力相当大。

父母。

然而克里斯丁看出，提德列克对此并不怎样高兴。他本来就已经在生气：那位披旅行斗篷的高高的先生已经从铺子里走开了，因为这两个姑娘量尺寸，搞了很久。于是克里斯丁挑了一双浅紫色细皮的平跟鞋，鞋上用银线缝着粉红色的宝石。不过她不喜欢系鞋子的绿丝带。提德列克说，他可以马上换一副带子，就带领这两个姑娘到店铺后面的房间里。那里放着一些匣子，里面有各种丝带和很小的银扣环——按理说，鞋匠出售这些东西是不合法的；况且许多带子用在鞋子上嫌宽，扣环也嫌大。

姑娘们克制不住又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零星东西，她们和提德列克一起喝甜葡萄酒的当儿，提德列克又撺掇她们购买一块粗麻布。这时天色已经晚了，克里斯丁的钱包也轻了许多。

她们重新走到东街的时候，太阳光已经变成金黄色。由于车马往来，路上尘土翻滚，如同热啤酒冒出的蒸汽。天气很好，很暖和，人们成群结队从艾卡山①上走下来，手里捧着一束束碧绿的嫩枝——在节日用以布置房间。这时英格贝尔忽然想到，最好到耶塔桥去——河对岸的牧场上，每逢集市常有各种杂耍和游艺表演；英格贝尔甚至听说，有一艘大海船装着许多外国的野兽，将在那里的河岸上表演。

她们在米克列区请哈康喝了德国啤酒，因此这老头儿很好说话，很能体谅人。她们挽着他的手臂，一个劲儿请求他，他就屈服了，于是三个人一起往艾卡山的方向走去。

过河后只看到一些疏疏落落的小屋，散布在河岸和陡直的

① 奥斯陆东南郊区的小山。

山崖之间的碧绿山坡上。他们经过小兄弟会修道院的时候，克里斯丁由于羞愧而感到心头沉重：她想起了，她本来打算把自己的大部分钱用于给阿尔纳做安灵弥撒。不过她不愿意把这件事情告诉农内塞脱修道院的神父，她怕人家寻根究底地盘问她。她本来想，要是埃德文修士现在在修道院里的话，也许她会有机会去拜访这个赤脚修士们的修道院。她很希望能看见他。但如果埃德文修士不在，她不知道该怎样比较合乎礼仪地去请求随便哪一个修士，向他说明自己的意愿。可是现在她的钱已经不多了，不知道够不够做一次安灵弥撒——也许只能满足于买一支粗大的蜡烛。

忽然有一阵从无数人喉咙里迸发出来的可怕的号叫声，从空地传到河岸上，仿佛暴风雨扑向挤成一堆的人群，接着人们大喊大叫地向着他们直奔过来，大家面带惧色，有人一边跑，一边向哈康和两个姑娘大声说，几只豹子从笼子里逃出来了。……

他们急忙回头跑到桥边，听那些在他们旁边奔跑的人相互说，有一个戏台倒塌了，两只豹子逃了出来；有人说还有蛇……一个女人刚好走在他们前面，把手里抱着的小孩掉在地上；哈康一脚跨过孩子，立在那里保护她。一刹那间，这两个姑娘看见老头儿抱着孩子已经远远地落在后面，不久就失去了影踪。

在狭窄的桥边一股冲力非常厉害，这两个姑娘被挤到路边的田野里。她们看到人们沿着陡峭的河岸奔到河边；年轻小伙子们泅水渡河，上年纪的人们跳到停靠在岸边的小船上，小船一下子载满了人，眼看就要翻船。

克里斯丁力图使英格贝尔听她的话——她向英格贝尔大声说，她们应当跑到小兄弟会修道院里去，穿着灰色长袍的修士们已经从里面跑出来，招呼受惊的人们到他们那里去。克里斯

丁并没有象她的女伴那样害怕，况且她们没有看到任何野兽，但英格贝尔早已失去了主意。这时人群又骚动起来，从桥上拥回去，因为有一大帮男人在附近人家借到兵器，重新跑回来，有的步行，有的骑着马。英格贝尔差点儿摔倒在马蹄下；她尖叫一声，没命地往山坡上的树林里奔去。克里斯丁完全没有料到她的女伴会这样奔跑——她不由得想到一头往院子里赶的猪，——只得跟着跑，至少她们两人不要再失散。

她们在密林里跑了很远的路，克里斯丁才终于使英格贝尔在一条小路上停下来，这条小路显然是往山下通到特莱拉堡公路①的。两个姑娘默默地站了片刻，稍稍休息一下。英格贝尔嘤嘤啜泣起来，淌着眼泪说，她无论怎样不愿意再往回走，穿过整个城市回到修道院去。

克里斯丁也认为这样并不妥当，因为街上很不平静。因此她决定，她们应该尽量找到一家人家，在那里她们也许能雇一个男孩伴送她们回家。英格贝尔认为，稍远一点，在河岸边，有一条通向特莱拉堡的有车马往来的大路，她知道沿路有几家人家。于是这两个姑娘就沿着小路继续往山下走去。

她们两人心中都很惊慌，她们觉得走了很久，最后才看见田野里有一幢房屋。院子里的几棵白蜡树下，有几个男人坐在桌子旁边饮酒，一个女人在侍候他们，给他们送上酒坛。她带着不愉快的神气惊讶地向这两个修女打扮的姑娘看了一眼。克里斯丁说明来意，男人们似乎没有一个愿意伴送她们。最后，两个年轻小伙子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说，如果克里斯丁肯付给他们一埃尔图，就伴送她们到农内塞脱修道院。

① 特莱拉堡公路在艾卡山的山坡上沿着海湾向南延伸，通往瑞典南部。

克里斯丁听他们的口音，知道他们不是挪威人，不过她觉得，他们的模样象是规矩人。当然，她也知道他们是在无耻地敲竹杠，但英格贝尔已经吓得半死，克里斯丁认为她们不能这样晚单独走回家去；因此她就答应了。

他们还没有走到林间小路上，这两个小伙子就靠近她们，攀谈起来。克里斯丁对此很不高兴，不过她不想让他们看出她心中害怕，因此镇静地回答他们的问话，讲了关于豹子的事情，还问这两个小伙子是什么地方人。同时她经常向两边探望着，装作盼望随时能碰到自己的仆人，她讲话的口气，也好象自己有许多仆人。这两个小伙子的话越来越少了——除此以外，他们所说的话，克里斯丁听大不懂。

过了一段时间，克里斯丁发现他们走的不是她和英格贝尔刚才所走的那条路——这条小路是通往另一方向的，有点偏北，克里斯丁还觉得，他们已经走得很远了。她内心开始感到恐惧，不过她不愿意往可怕的地方想。有一个思想大大地鼓励着她：她和英格贝尔在一起，英格贝尔是这样的愚蠢，因此她感到自己仿佛有责任为她们两个人的命运作出决定，采取行动。她悄悄地从斗篷里面取出藏有一小块尸骨的十字架，这是父亲给她的，她把十字架握在手里，开始充满热情地默默祈祷，但愿她们能赶快遇到人。她竭力鼓起勇气，一切都不顾。

这以后，她看见这条小路通向一条大路；这地方的树林里有一片草地。城市和海湾远远地落在下面。这两个小伙子把她们带到了天知道什么地方——不知是故意的，还是由于不熟悉路径。他们现在在很高的山上，在耶塔桥北面很远的地方，从这里可以望见耶塔桥。他们现在走上的那条大路，好象正是通向那边的。

于是克里斯丁站住了，取出钱包，在手掌中数了十朋尼。

“好了，好心的人们，”她说，“现在我们不需要人伴送了，我们自己认识道路！麻烦你们啦，这给我们讲好的报酬。好心的朋友们，愿主保佑你们！”

两个小伙子交换了一下眼色，露出傻乎乎的样子，使克里斯丁忍俊不禁。但这时其中一个小伙子厚颜无耻地冷笑一声，说，到桥边去的道路很荒凉，她们单独走去是不明智的。

“哪里有这样的坏蛋或傻瓜，竟然跟两个姑娘，尤其是身穿修女服的姑娘纠缠不清，”克里斯丁回答。“我们宁愿单独走！”她把钱递给他。

小伙子抓住克里斯丁的手腕，把脸凑到她脸上，说了一句提到“Kub”和“Beutel”的话，克里斯丁听懂，如果她肯吻他一下，再把钱包给他，他就放她们走①。

她回想起宾坦的脸也曾凑在她的脸旁，顿时觉得非常害怕，感到一阵昏迷，眼睛发黑。不过她还是咬紧牙关，心中暗暗祝告主和圣母马利亚——她在一刹那间似乎听到马蹄声，沿着小路从北面走来。

于是她用尽全力用钱包往那个小伙子脸上猛击过去，小伙子的身子摇晃了一下，她又把小伙子当胸一推，小伙子从小路上掉下去，跌倒在树丛中。第二个德国人从后面抱住姑娘，夺下她手中的钱包，又去拉她脖子上的链子，链子被拉断了。克里斯丁差点儿跌倒，但马上拉住这个小伙子，想夺回自己的十字架。小伙子想脱身——这时这两个强盗也已经听到有人骑马来

---

① 古德语和古挪威语中有许多词是很相似的，因此克里斯丁能前后不连贯地听懂一些对她所说的德语。这里的两个单语词是“接吻”和“钱包”的意思。

了，——英格贝尔拼命大声呼救，小路上骑马的人纵马疾驰。他们从树丛里走出来：一共三个人。英格贝尔号哭着向他们奔去，他们跳下马背。克里斯丁认出其中一个就是在提德列克店铺里遇见过的那位先生；他拔出宝剑，抓住克里斯丁与之搏斗的那个德国人的衣领，用剑身的平面抽打他。这位先生的两个旅伴跑去抓另外一个小伙子，把他提来，揍了个痛快。

克里斯丁靠在一块岩石上；现在危险已经过去，她还是浑身颤抖着。使她惊讶的是，她的祈祷竟然这样快就被听见，这种惊讶比害怕更为强烈。她的目光突然落到英格贝尔身上：英格贝尔把风帽往脑后一推，把斗篷搭在肩上，泰然自若地把两条粗大的淡黄色辫子甩到胸前。看到这情景，克里斯丁放声大笑起来——她的气力用尽了，又没法克制住，只能抓住一棵树。她感到身体非常软弱，仿佛骨头里面不是骨髓而是水。她全身颤动着，又笑又哭。

那位先生走到她身边，小心地把一只手搁在她肩上。

"看来，你过度受惊了！"他说，他的声音和气而悦耳。"你要冷静下来——在危险的时刻你表现得非常勇敢！……"

克里斯丁只能向他点点头。在他黝黑无光的狭狭的脸上有一双晶莹、美丽的眼睛，头发漆黑，剪得短短的，挂在前额和耳后。

英格贝尔整了整头发走过来，用非常优雅的措词向这位陌生人道谢，他仍旧把手搁在克里斯丁肩上，向她答话。

"这两个家伙，"他对自己的两个仆人说，这时仆人把德国人按在地上（德国人说，他们是从一艘罗斯托克的海船上来的）。"我们要把他们带到城里去，关进监牢。不过首先要送这两位姑娘到修道院去！你们大概有皮带吧，把他们捆起来……"

“你是指这两位姑娘吗，埃尔伦？”其中一个仆人说。两个仆人都是年轻小伙子，服饰很好，厮打以后，心情还很兴奋。

他们的主人皱了皱眉头，想喝住他们。但这时克里斯丁拉拉他的衣袖。

“放他们走吧，可敬的先生！”她微微哆嗦了一下。“如果这件事情张扬出去，我和我的姐妹都会感到不愉快的！”

陌生人向她看了一眼，咬住嘴唇，点点头，表示明白她的意思。接着用剑身的平面在两个俘虏的后脑勺上打了几下，两人都倒在地上。

“好，滚吧！”他把他们都踢了一脚说，他们就拚命地逃跑了。那位先生重新转过身去问两位姑娘，愿不愿意骑马。

英格贝尔让他们扶她坐在埃尔伦的马鞍上，可是她不会骑，一下子就滑了下来。埃尔伦用讯问的目光向克里斯丁看了一眼，克里斯丁说，她能骑男式马鞍。

埃尔伦抓住她的小腿，把她抱起来，让她骑上马鞍。埃尔伦非常小心地抱着她，稍稍离开一点，仿佛不敢和她过分接近，这使她全身感到一阵甜蜜而又愉快的颤栗。在家里，人家帮她上马的时候，从来不考虑是否把她搂得太紧。她惊讶地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尊敬……

骑士（英格贝尔管他叫骑士，尽管他脚上只有银马刺①）让英格贝尔坐在他前面，他的仆人也上了马。英格贝尔一定要往城市北边从留恩山下和马提斯托科树林里绕道走，不愿意在街上直穿过去。起初她借口埃尔伦先生和他的仆人身上都带着兵器。骑士认真地回答说，禁止携带兵器的规定执行得并不严格

① 有骑士称号的人，可以使用金马刺。

——因为他们是长途旅行，——况且现在全城的人都拿着兵器打野兽……于是英格贝尔又说，她害怕碰到豹子……克里斯丁心里完全明白，英格贝尔特意要走荒凉的长路，为的是能有更多的时间同埃尔伦闲谈。

"先生，这是我们第二次耽搁你时间了，"克里斯丁说，埃尔伦慎重地回答：

"这一点也没有关系，今天我只消到格达留德①，况且现在夜里天色很明亮。"

他对克里斯丁讲话时并不打趣，也不带讽嘲的口吻，完全象对待一个平等的人那样，甚至把她看得高于自己，这使克里斯丁很喜欢。她想起了西蒙；她还没有碰到过贵族圈子里的其他年轻人。况且，这个人大概比西蒙年纪大些……

他们往下走到留恩山下的谷地里，又沿着小溪上山。山径很狭，小灌木的潮湿而芳香的细枝打在克里斯丁身上——这里山下比较阴暗，沿溪的空气比较阴凉，树叶上覆盖着露水。

他们缓缓地向前走，马蹄在长着草的潮湿小径上发出低沉的声音。克里斯丁摇摇晃晃地坐在马鞍上，听着身后英格贝尔的唠叨和那个陌生人低低的、平静的声音。他很少说话，回答也似乎有点答非所问。克里斯丁觉得，仿佛他目前的心情和自己的心情一样——她感到自己处在一种奇怪的昏昏欲睡的状态中，同时，一天中所经历的一切事情都顺利地过去以后，她心中感到非常安定和平静。

他们走出树林，走到马提斯托科树林下边碧绿的草地上的

① 格达留德在奥斯陆南面，克里斯丁的叔父奥斯蒙的斯库格庄园就在那里。

时候，仿佛从睡梦中苏醒了。太阳已经下山，他们下边的城市和海湾，有的地方光线还很明亮，有的地方已暮色苍茫——阿克地区的群山之上，灰蓝色的天空镶上了一圈橙黄色的光带。在黄昏的寂静中，从远方传来的一切声响，都仿佛是从阴凉的地底下发出来的——大路上有车轮的辘辘声，各个庄园里的狗相互呼应着……他们背后的树林里现在已响起了马儿的鸣声——太阳落山了。

空气中散发着燃烧的树叶的焦糊味，远处的一块田地里闪烁着篝火的红光——巨大的火焰使人懂得，夜间的明亮只能说是低度的黑暗。

他们已经走到了修道院的田地的栅栏之间，这时陌生人才重新同克里斯丁攀谈起来。他问克里斯丁，如果他把她们送到大门口，请求女院长接见，由他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女院长，这样是否比较好些。可是英格贝尔宁愿从礼拜堂里溜进去，这样，也许能偷偷地进入修道院而没有人发觉她们已经离开了这么多时间——也许波坦齐亚修女忙于接待参观的人，压根儿把她们忘了。

克里斯丁不知道为什么并不感到奇怪：礼拜堂西门前的广场上竟然寂静无人。平时晚上这里是很热闹的，因为邻居们常常到修女们的礼拜堂里来聚会。况且礼拜堂四周有许多房子，住着那些向修道院赁居的人和不出家的仆人。她们就在这里与埃尔伦告别；克里斯丁站在那里，抚摩着他的马儿——这是一匹黑马，马头的模样很美，目光温顺，克里斯丁觉得它很象她小时候在家里经常骑的穆尔文。

“先生，你的这匹马叫什么名字？”她问。这时马儿从她身边转过身去，嗅着主人的胸部。

“它叫巴亚尔德，”那个人回答，并且从马的脖子上面向克里斯丁看了一眼。“为什么你问我的马的名字，却不问我的名字？”

“我非常愿意知道你的名字，先生！”克里斯丁回答，微微鞠了个躬。

“我是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他说。

“那么，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今天你给我们帮了大忙，我非常感谢你。”克里斯丁说，并且向他伸出了手。

突然她满面通红，想把手从埃尔伦的手中抽出来。

“多孚尔山的盖乌提之女奥斯希德夫人是不是你的亲戚？”她问。

使克里斯丁感到惊讶的是，埃尔伦的脸涨得通红。他突然放下克里斯丁的手，回答说：

“她是我的姨妈。我正是侯萨村的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他用一种非常奇怪的目光向克里斯丁看了一眼，使这个姑娘更加不好意思了，但她马上克制住自己，说：

“那我更要好好地向你道谢，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不过，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对你说！……”

埃尔伦向她鞠了个躬，克里斯丁认为，现在该告别了，尽管她心里还想同埃尔伦多谈一会儿。她已经走进礼拜堂门口，回过身去，看见埃尔伦仍旧站在自己的那匹马旁边，就向他挥挥手。

修道院里一片慌乱，大家都非常焦急，哈康派人骑马来报告所发生的事情，自己还在城里到处寻找这两个姑娘。修道院里也派人去帮助他寻找。修女们听说，几只野兽在城里咬死并吞食了两个孩子。这是传闻失实，豹子——实际上只有一只豹

子——在晚祷前就被王庄的仆从捉住了。

克里斯丁垂头站着，听女院长和波坦齐亚修女向她们泄怒。她全身的一切都仿佛进入了睡眠状态。英格贝尔流着泪回驳说——她们是得到波坦齐亚修女准许，在可靠的人伴同下去的，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难道是她们的过失吗？……

可是格鲁阿夫人要她们到礼拜堂去，在那里一直待到半夜；让她们努力把自己的思想收束到精神世界去，并感谢主拯救了她们的生命和名誉。

“现在主向你们清楚地揭示了世界的真相，”她说，“野兽和魔鬼的仆从随时随地在威胁主的孩子，如果你们不皈依主，向主呼吁和祈祷，那么你们就不可能得救！”

她给她们每人一支点燃的蜡烛，吩咐她们跟随波尔德之女采齐里亚修女到礼拜堂去，采齐里亚经常独自一人整夜在礼拜堂里祈祷。

克里斯丁把自己的蜡烛放在圣劳伦蒂祭坛的供桌上，在作祈祷的垫子上双膝跪下。她一动不动地凝视着火焰，低声念着《我们的父》和《圣母颂》。烛光仿佛渐渐把她笼罩住，把她身外的一切和这光线以外的一切都驱走了。她感觉到她的心胸敞开了，充满了对主和仁慈的圣母的感谢、热爱和赞美——他们就在她的咫尺之间，她以前也知道他们是看到她的，但在这一夜她对这一点有了亲身的体会。她仿佛在梦幻中看到了这个世界：一道太阳的光柱射进这个阴暗的房间，尘埃在光和影之间翻滚着，飞舞着——于是克里斯丁终于感觉到：她沉浸在阳光之中……

她觉得，她乐意在这沉静的、被黑夜笼罩着的礼拜堂里待

不管多少时间——如同夜间金色的星星似的稀疏的光斑，檀香的甜津津的古朴香味，蜡烛火光的温暖气息……她自己也仿佛在向自身的本命星寻求归宿……

采齐里亚修女跨着没有声息的轻盈的步子走到克里斯丁身边，推推她的肩膀，于是这种巨大的乐趣结束了。三个姑娘在供桌前低低地行了屈膝礼，就从南边的小门走到修道院的院子里。

英格贝尔感到非常困倦，一句闲话也没有讲，就躺下睡了。克里斯丁对此很高兴——她刚感到心情平静，不希望别人来打扰她。她还感到高兴的是，不准她们脱去衬裙睡觉——英格贝尔身体很肥胖，经常满身大汗。

克里斯丁躺了很久，一直睡不着，然而她跪在礼拜堂里时所感受到的一股令人飘飘欲仙的甜蜜感已经一去不返了。不过她毕竟还能体味到这种情感的温暖，对主充满热切的感激。她觉得她在为双亲和妹妹祈祷、为阿尔纳安灵而祈祷的时候，自己有了精神力量。

父亲啊，她想念着……她是多么思念父亲，多么留恋在西蒙·达莱进入他们的生活以前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一段时光。她心中对父亲充满着一种新的柔情——今天在她对父亲的热爱中，仿佛预感到一种作母亲的爱和痛苦。她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生活中还有许多不是父亲份内的东西。她回想起格达留德的一幢古老的黑不溜秋的木头礼拜堂——今年复活节她在那里看到自己的三个弟兄和祖母的坟墓，她的祖母的名字也叫克里斯丁，是生劳伦斯的时候死去的……

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到格达留德去做什么呢——克里斯丁想不出所以然……

她自己也不知道，整个晚上她一直在想埃尔伦；在周围昏暗的烛光影里，埃尔伦狭狭的、黑黝黝的脸和低沉的声音一直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的时候，卧室里阳光已经十分明亮。英格贝尔告诉她说，格鲁阿夫人亲自吩咐预备修女们在晨祷前不要唤醒她们。现在她们可以到厨房里去吃点东西。克里斯丁感到很高兴，并且对女院长的好意非常感激——仿佛整个世界对她充满了好意。

3

阿克地区的农会把圣玛格丽特当作自己的庇护者，每年七月二十日集会纪念。在这一天，农会中的兄弟姐妹，以及儿童、宾客、仆从都聚集在阿克礼拜堂，在圣玛格丽特的祭坛前做弥撒。然后到离霍甫文养老院不远的农会办事处，在那里饮酒作乐，持续五天之久。

由于阿克礼拜堂和霍甫文养老院都与农内塞脱女修道院有联系，除此以外，阿克地区的农民大多是修道院的分成农户，因此按照惯例，女院长和年老的修女们都要在节日的第一天前去赴宴，向农会表示敬意。那些进修道院只是为了学习而本来就不打算当修女的年轻姑娘，准许跟随女院长一起前去，参加跳舞，因此她们在节日穿着自己带来的衣服，而不穿修道院的服装。

圣玛格丽特节的前一天傍晚，年轻的见习修女们的卧室里一片欢腾，十分忙碌。准备参加宴会的姑娘们翻箱倒柜，整理自己的服饰；其余一些不能参加的可怜的姑娘望着自己的女伴，

暗自哀伤。有些姑娘在壁炉的火上放几个瓦罐，烧热水洗脸，使皮肤能柔润些；有的煮一些汤汁涂头发——涂过以后把头发编成发辫，用皮带拧紧，这样就能成为波浪形的鬈发。

英格贝尔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搬了出来，但总是拿不定主意穿什么衣服，不管怎样，穿那件湖绿色的丝绒连衫裙终究不太好——参加农民的宴会，这衣服过于华贵了。一个不去庆祝节日的瘦小的修女——她叫海尔加，她还是个很小的孩子的时候，她的父母就许愿把她送进了修道院，——把克里斯丁叫到一边，悄悄地对她说，英格贝尔一定会穿那件湖绿色的连衫裙，还会穿粉红色的绸衬裙。

"你一直对我很好，克里斯丁，"海尔加说。"我不适宜过问这类事情，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春天的一个晚上伴送你们回来的那个骑士……我后来还看到过，并且听到英格贝尔同他谈话……后来他们经常在礼拜堂里见面，英格贝尔到住在修道院房子里的世俗人家去找英哥恩的时候，他经常躲在小巷里等候英格贝尔。不过他是在寻找你，英格贝尔答应他带你到那里去。可是我敢打赌，这事情你至今还蒙在鼓里！"

"真的，英格贝尔从来没有对我讲起过这件事情，"克里斯丁说。于是她咬住嘴唇，以免被海尔加看出她嘴角不由自主浮起的笑容。原来英格贝尔是这样的！……"大概她也明白，我不是那种跑到板棚或围墙后面同陌生男人幽会的人！"克里斯丁高傲地说。

"我看，我白白多管闲事讲给你听，早知道还是不讲的好！"海尔加委屈地说，她们就分开了。

整个晚上，有人看着她的时候，克里斯丁竭力不露出笑容。

第二天早晨，英格贝尔穿着衬裙走来走去，走了很久，后来克里斯丁才明白，她的女友不愿意先穿衣服，要等克里斯丁穿好后才穿。

克里斯丁一句话也没说，含着冷笑走到自己的箱子旁边，取出一条金黄色的绸衬裙。这条衬裙克里斯丁一次也没有穿过，衬裙顺着身子轻飘飘地滑落下来，克里斯丁感到又柔软又凉爽。衬裙的领口和胸前用银色、蓝色和褐色的丝线绣着美丽的花纹，刚好在连衫裙开口的地方显露出来。此外还有同样的衣袖①。克里斯丁脚上穿了一双麻布长袜，在淡紫色的鞋子上系好带子——在令人担惊受怕的那一天，幸亏哈康把这双鞋子安然无恙地带了回来。英格贝尔的目光直盯着克里斯丁，于是克里斯丁含笑说：

"我父亲一贯教导我，不要瞧不起低于我们的人，不过你大概非常高贵，所以觉得为农民和分成农民是不值得打扮的！……"

英格贝尔羞得满面通红，脱去毛料衬裙——衬裙从她雪白的大腿滑到地上，急忙穿上粉红色的绸衬裙……克里斯丁从头上套了一件最好的丝绒连衫裙——这是淡紫色的，胸部的口开得很深，有几乎拖到地上的透孔的衣袖。她束了一条镀金的宽腰带，肩上披了灰鼠皮的斗篷。然后把自己浅色的长发披散在肩上和背上，头上套了一个金发箍，箍上有模压的细小玫瑰花。

这时克里斯丁的目光落到海尔加身上，海尔加站在那里看着她们。于是克里斯丁从箱子里取出一个大的银扣环。这是克里斯丁在大路上碰到宾坦那天晚上她扣斗篷的扣环，从那以后她就不喜欢使用这个扣环。她走到海尔加面前，低声说：

---

① 衣袖是单独穿上去的，不是缝在一起的。

“我知道，昨天你想对我表示好意。别以为我不知好歹……”她把扣环塞到海尔加手里。

英格贝尔装扮好以后，穿着湖绿色的连衫裙，肩上披着红色的绸斗篷，披散着美丽的鬈发，也显得很漂亮。

“我们两个人在争妍斗艳了，”克里斯丁心里想，不禁哑然失笑。

早晨天气凉爽，空气清新，遍地露珠。一行人众从农内塞脱修道院出发，向西到弗留舍去。这些地方的干草几乎已经全部收割，但在栅栏旁边却生长着一丛丛蓝色的风铃草和金黄色的猪殃殃。田里的大麦已经抽穗，翻滚着略带淡红色反光的银色的波浪。许多地方的狭窄小径从田地里穿过，麦穗几乎紧贴在行人的膝上。

哈康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手里执着在蓝绸上绣着圣母马利亚像的修道院院旗。他后面是仆人和住在修道院房子里的世俗居民，再后面是骑着马的格鲁阿夫人和四个老修女，然后是一些步行的年轻姑娘。这些姑娘穿着世俗的花花绿绿的节日盛装，在阳光下艳丽夺目。在后面压队的是几个住在修道院里的世俗妇女和两三个武装仆人。

大家唱着赞美诗，在阳光灿烂的田野里走着。从旁侧的小径走到大路上来的路人，都闪过一旁，恭恭敬敬地行着礼。田野和草地上，人们到处三五成群，来来往往，有的骑马，有的步行，因为每一幢房子、每一个庄园的居民都要到礼拜堂去。过了片刻，后面传来用低沉的男声唱的赞美诗，小山背后出现了胡维乔岛的修道院的院旗——红色的绸布在阳光中鲜艳夺目，举旗的人每走一步，旗子就向前倾侧着，飘动着。

队伍登上通向礼拜堂的最后一个小山时，洪亮的钟声震响了，马嘶声沉没在里面，一点也听不出来。克里斯丁从来没有一下子看见过这么多马匹——礼拜堂大门前碧绿的草地上，一片光艳润泽的马背不停地摆动着，如同浪花翻腾的海洋。穿着节日盛装的人们，有的在草地上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躺着，但当农内塞脱修道院的圣母马利亚旗穿过人群到礼拜堂去时，大家都恭敬地站立起来。大家都低低地向格鲁阿夫人鞠躬。

看来参加祈祷的人超过了礼拜堂所能容纳的数量，不过给修道院里的人在祭坛旁边留有专门的席位。在他们之后，接着来了一批西司忒会①的修士，他们登上大厅的上敞廊——于是礼拜堂里响起了男声和童声唱的赞美诗。

弥撒刚开始时，有几分钟时间需要站立起来，这时克里斯丁忽然看见了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他身材很高——比他周围的人高出一个头；克里斯丁看到了他脸部的侧影。他生着高高耸出的狭窄的前额，笔直的大鼻子。鼻子呈三角形，在微微翕动的好看的鼻翼部位特别细小。克里斯丁觉得埃尔伦有点儿象一匹不安定的、受惊的小马。他并不象克里斯丁思念他时想象中那样的漂亮——他脸部有一些轮廓分明的线条延伸到柔弱、好看的小嘴，显出有点儿忧伤的神色，——不过，他毕竟还是漂亮的！

埃尔伦转过头来，看见了克里斯丁。她记不起来，他们四目相对凝望了多少时间。接着她只是盼望着弥撒快些结束；她紧张地等待着，不知道这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人们从挤满人的礼拜堂里走出去的时候，非常拥挤。英格

① 一〇九八年在法国西司忒地方兴起的天主教会。

贝尔拉着克里斯丁走在人群的前面；因此她们离开了在大家前面最先走出礼拜堂的修女们，和最后一批领圣餐的人混在一起，走到院子里。

埃尔伦已经在院子里了，就站在门边，在格达留德的神父和一个身穿华美的蓝色丝绒衣服、脸色红润的胖子中间。埃尔伦自己穿着绸衣服，不过是深色的；他穿的是有黑色图案的褐色的长衣，黑色的斗篷上织着几只黄色的小鹰。

他们寒暄过以后，一起穿过草地走到系着他们的马的地方。在他们谈着美好的天气、隆重的弥撒和川流不息的人群的当儿，那位脸色红润的胖胖的大人——他脚上套着金马刺，是波尔德之子蒙南骑士，——拉着英格贝尔的手，他好象非常喜欢这个姑娘。埃尔伦和克里斯丁稍稍落在后面，他们并排走着，默默不语。

人们四下分散的时候，礼拜堂前的小山岗上一团忙乱——马匹挤成一堆，人们大声叫喊着，有的怒不可遏，有的满面笑容。很多人都是两个人合骑一匹马；丈夫让妻子骑在自己背后，父亲让孩子骑在自己前面的马鞍子上，年轻小伙子们跃马奔向自己的友人。礼拜堂的旗子、修女、神父已经远远地走在前面，到了山脚下。

蒙南骑士骑马从旁边走过；英格贝尔坐在他前面，他用一只手搂住英格贝尔。他们两人大声叫着，向埃尔伦和克里斯丁挥手。于是埃尔伦说：

“我的两个仆人都在这里，他们可以两个人……骑一匹马，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骑哈尔图尔的马……”

克里斯丁的脸一红，回答说：

“我们已经比所有落后的人又落后了一大段，况且这里又找不到你的仆人，因此……”她禁不住笑起来了，埃尔伦也微微一

笑。

他跳上马鞍，帮助克里斯丁坐在自己背后。在家里，克里斯丁经常坐在父亲背后，甚至长大以后也这样，而不是象男人一样单独骑。然而，把手勾在埃尔伦肩膀上，她毕竟感到有点慌乱和不好意思。她把另外一只手按在马背上。他们慢慢地往山下的桥边走去。

过了片刻，克里斯丁见埃尔伦不说话，就决定自己先开口，她说：

"先生，今天在这里和你见面，真是出乎意料！"

"难道这是出乎意料的吗？"埃尔伦问，同时向克里斯丁转过头去。"难道英格贝尔没有向你转达我的问候吗？"

"没有，"克里斯丁说，"我没有听说过你向我问候的事；自从五月里你帮助我们以后，英格贝尔一次也没有提到过你！"她调皮地说。她有心想让英格贝尔的狡猾手段暴露出来。

"还有那个脸蛋儿黑黑的瘦小的预备修女呢？……我不记得她的名字……我甚至给她钱，请她向你转达我的问候。"

克里斯丁的脸一红，可是忍不住笑起来了。

"是的，对海尔加应该说一句公道话，她没有白拿人家的钱！"克里斯丁说。

埃尔伦微微摇了摇头——他的脖子接触到克里斯丁的手。克里斯丁急忙把勾在他肩膀上的手移开一点。她心中略带不安地想，既然知道有一个男人差不多是约她到这里来会面，而她还是来欢庆节日，从她这方面来说，也许她表现得过于大胆，有点儿越礼了。

过了片刻，埃尔伦问：

"克里斯丁，今天晚上你同我一起跳舞吗？"

“我不知道，先生，”克里斯丁回答。

“也许，你觉得这样会越礼吗？”埃尔伦问，得不到回答，便接下去说：“可能是这样的。但我想，也许你会认为，同我手拉着手一起跳舞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从我最后一次跳舞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八年了。”

“你为什么说这话，先生？”克里斯丁问。“也许，你已经结婚了？”这时她忽然想到，如果他已经结了婚，那么，从他那方面来说，再来约她会面当然是不好的。必须弥补自己的失言，因此克里斯丁又说：“也许，你失去了自己的未婚妻或妻子？”

埃尔伦很快地转过头去，用奇怪的目光向她看了一眼。

“我？难道奥斯希德夫人……为什么那天晚上你知道我是谁以后，就满面通红？”埃尔伦犹豫了一下问。

克里斯丁又满面通红，可是一句话也不回答，于是埃尔伦又说：

“我很想知道，关于我，我的姨妈对你说了些什么话。”

“没有什么，都是些好话，”克里斯丁急忙说。“她非常夸奖你。她说，你长得非常漂亮，很有名望……她说，同你或者同她的亲族相比，那么我和我的亲族就算不上什么名门望族了！……”

“她待在偏僻的山沟里，还老是在说这类事情吗？”埃尔伦说，露出了一丝苦笑。“如果这样能使她得到安慰，倒也罢了……关于我，她没有说别的话吗？”

“她还能说些什么呢？”克里斯丁问。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她感到自己的心情十分沉重。

“啊，她可能会说……”埃尔伦垂下头，用低低的声音回答，“她可能说，我被开除了教籍，要花很高的代价才能调解和得到

安宁，"

克里斯丁沉默了很长时间。后来低声说：

"世界上碰不到好运气的人很多——我经常听人这样说。我对世界上的事情知道得很少，不过我永远不能相信，埃尔伦，象你这样的人会做出什么……不名誉的……事情来。"

"凭你所说的这几句话，主也会保佑你的，克里斯丁，"埃尔伦说，同时猛地弯下身子，吻了吻她的手，以致他们所骑的马打了个趔趄。等马的脚步重新走稳以后，埃尔伦坚决地说：

"今天你一定要同我跳舞，克里斯丁！以后我把自己的事情全部告诉你，不过今天我们该过一个快乐的节日，不是吗？"

克里斯丁表示同意，因此有一段时间他们都没有讲话。

可是过了一会儿，埃尔伦又讯问她关于奥斯希德夫人的情况，克里斯丁把自己所知道的都讲给他听，并且对奥斯希德夫人十分赞赏。

"这样说来，卑伦和奥斯希德并不到处碰壁？"埃尔伦问。

克里斯丁回答说，他们在那里受到很大的尊敬，她父亲和他周围的许多人都认为，关于奥斯希德和卑伦的传闻，大多是无稽之谈。

"你喜欢我的亲戚波尔德之子蒙南吗？"埃尔伦微微一笑说。

"我没有注意他，"克里斯丁说，"况且我觉得不值得专门去注意他。"

"难道你不知道这就是她的儿子吗？"埃尔伦问。

"奥斯希德夫人的儿子！"克里斯丁大惊失色地说。

"是的，她的孩子没有得到母亲的美丽，虽然得到了其余的一切，"埃尔伦说。

"我甚至不知道她前夫的名字，"克里斯丁说。

"兄弟俩娶了姐妹俩，"埃尔伦说，"波尔德和尼古拉乌斯，蒙藤的两个儿子。我父亲是哥哥，母亲是父亲的续弦，他的第一个妻子没有生孩子。奥斯希德嫁给波尔德，当时波尔德的年纪也不轻了，他们大概从来没有很好地在一起生活过……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他们尽可能瞒着我……波尔德死后，奥斯希德不同自己的亲族商量就跟卑伦大人一起出国，并且嫁给了他。亲族想宣布婚姻无效，他们证明，卑伦在她第一个丈夫在世时就同她发生了关系，他和奥斯希德两人想方设法除去了我叔父这块挡路石。直接控告他们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只得让他们同居……不过他们必须因此而交出自己的全部财产，作为罚金……况且卑伦还杀死了她们的侄子，我是说，我母亲和奥斯希德的侄子……"

克里斯丁的心跳得很厉害。在家里，父母严格禁止孩子和年轻人听人家谈论不正经的事情。可是他们教区内有时毕竟也发生一些事情，传到克里斯丁耳朵里。譬如说，一个男人与有夫之妇发生不正当关系。这是通奸，是一种最丑恶的罪孽。人们还说，情夫想谋害本夫，这样事情就会发展到宣布情夫不受法律保护，并把他开除教籍。劳伦斯说过，如果丈夫同别人的妻子发生关系，那么妻子就没有必要再跟着他。通奸生的孩子，即使父母后来得到自由，能够正式结婚，也不可能得到人们承认。男人能够使他与妓女或流浪的女乞丐生的孩子合法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但不能使通奸生的孩子得到这种可能，哪怕孩子的母亲是骑士的妻子……克里斯丁想到自己一向对卑伦、对他苍白的脸和虚胖的身体怀着嫌恶感。她无法理解，奥斯希德夫人怎么能对一个给她带来这种耻辱的人一直非常和蔼，百依百顺，象她这样一个漂亮的女人怎么会爱上卑伦。卑伦甚至

待她并不好：把庄园里的一切工作都压在她肩上，自己只知道喝啤酒。但奥斯希德讲到自己丈夫的时候，却总是满怀柔情蜜意。克里斯丁无法确定：父亲邀请卑伦到家里来作客，对这一切事情是否都知道。现在她想到这一点，觉得埃尔伦把有关自己近亲的这些事情都告诉她，确实是很奇怪的。不过，也许埃尔伦以为这些事情她早就有所耳闻了……

"将来我到北方去的时候，"埃尔伦停了一会儿说，"我很想到奥斯希德姨妈那里去住一阵子。我的姨夫卑伦，他还很英俊吧？"

"不，"克里斯丁说，"他象是在田野里放了一冬天的干草。"

"哦，一个人身上会发生这样不愉快的情况，"埃尔伦仍旧带着苦笑说。"我生平从来没有看见过比他更英俊的人，那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时我还很小，但象卑伦这样的美男子，我再也没有看见过……"

不久他们到了养老院。这是一个很宽敞、很美丽的场所：有许多房屋，石头的和木头的——医院、贫民收容所、朝圣者接待所、小礼拜堂和神父的住宅。院子里异常忙乱，因为厨房里在为农会的筵席准备酒菜，所有收养的贫民和病人在这一天也能得到美酒佳肴的宽待。

农会办事处就在养老院的花园后面，人们到农会去，都要顺路看看花园里种植的药草，因为这花园是以药草闻名的。格鲁阿夫人开始在挪威使用一些以前这里没有人知道的药草，除此以外，通常生长在花园里的一切植物，无论是花卉，还是蔬菜或药草，在她的花圃和菜园里长得特别好。她是在这方面最博学的妇女，曾经亲自把萨莱诺①出版的药草书译成挪威文。格

① 意大利南部城市，那里的一所医科学校在十一——十三世纪非常有名，是全欧洲第一所医科学校。

鲁阿夫人发现克里斯丁对药草有点知识，并且愿意在这方面继续深造，因此对这姑娘特别垂爱。

克里斯丁指着他们走过的碧绿小径两旁畦地里生长的药草，把它们的名字一一告诉埃尔伦。在中午的阳光下，莳萝、芹菜、葱、玫瑰、龙脑香、桂竹香发出了郁刺鼻的香气。种药草的园圃里没有树荫，阳光晒得很厉害，园圃后面用围墙围着的果树，却浓荫密布，仿佛在招引着人们——樱桃在深深的叶丛中红艳动人，沉甸甸的碧绿的苹果压得枝条下垂。

花园后面是森林野蔷薇藤蔓编成的绿篱。枝条上还留着几朵花，它和普通的野蔷薇没有什么区别，但叶子在阳光照射下却发出葡萄酒和苹果的香味。人们走过的时候，摘下一根小枝，插在衣服上。克里斯丁也采了几朵花，插在鬓边的金发箍下。她手里还留着一朵。过了片刻，埃尔伦一声不响，就把花拿去了。他在手中执了一会儿，后来把它插在胸前的银钮扣上——这时，他的样子有点局促不安，他笨手笨脚的，甚至把手指也刺出血来了。

农会办事处楼上的房间里，在几张长桌子上摆了筵席：靠长的一边墙壁是男宾席，另一边是女宾席，中央还有两桌，混杂地坐着孩子和青年。

格鲁阿夫人坐在女宾席的首位；修女和最受尊敬的已婚妇女靠墙坐，未婚的女子坐在外面一排长凳上，农内塞脱修道院里的姑娘们坐在靠近女院长的地方。克里斯丁知道埃尔伦在看她。可是不管在大家一起站起来或坐下去的当儿，她一次也没有敢转过头去看看。只有当大家站起来听神父宣读农会会员中已故弟兄和姐妹的名字时，克里斯丁很快地向男宾席瞟了一眼，瞥

见埃尔伦站在墙边，在桌子上点燃着的蜡烛后面，也正看着她。

午餐持续了很长时间。许多人为主、圣母马利亚、圣玛格丽特、圣奥拉甫、圣哈瓦尔德的荣誉而干杯，席间念着祈祷文，唱着赞美诗。

克里斯丁从敞开的门口看到，太阳下山了。草地上传来中提琴和唱歌的声音——青年们已经纷纷离席。于是格鲁阿夫人对年轻的见习修女们说，如果有兴趣的话，现在她们也可以去稍稍快活一下。

草地上燃着三堆通红的篝火；穿黑衣服和花衣服的人们围绕着篝火跳圈舞。奏乐的人们坐在一只只叠起的木箱上拉中提琴，每一圈人都按自己的曲调跳舞：因为人非常多，要使所有的人都跳同一个舞是不可能的。天色已经相当暗，北面林木茂密的群山在湖绿色的天空下，黑得象焦炭一般。

有些人坐在游廊的天棚下喝酒。当农内塞脱修道院的六个姑娘从楼梯上走下来的时候，几个男人急忙迎上前去。波尔德之子蒙南跑到英格贝尔面前，带着她飞快地离开了。克里斯丁的手也被人抓住——这是埃尔伦。埃尔伦的手她已经熟识了！埃尔伦把她的手握得这样紧，连两人手上戴的戒指也发出格格的声音，嵌进肉里。

埃尔伦把她带到边上一堆篝火前面。那里有许多孩子在跳舞。克里斯丁把另外一只手伸给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埃尔伦的另外一只手拉住了一个瘦瘦的半大姑娘。

在这个圈舞中这时恰巧没有人唱歌——跳舞的人们在中提琴的乐声下自由自在地摇摆着身子，有时向前，有时退后。这时有人大声说，丹麦人西沃尔德要为他们唱一支新的舞曲。一

个淡黄头发的高个子，握着大得惊人的拳头，走到圈子前面，放声高唱起来：

在蒙克岛白色的沙地上

人们舞步轻柔。

约翰之子伊瓦尔也翩翩起舞，

同王后手搀着手。

你可认识约翰之子伊瓦尔？

奏乐的人们不熟悉曲调，只是轻轻地拨动着琴弦，丹麦人独自唱着，他的声音洪亮悦耳：

“啊，尊敬的丹麦王后，

你可还记得那个时光，

你从瑞典被带到丹麦，

带到了我们身旁？

“那时你离开故乡瑞典

踏上陌生的丹麦国土，

你虽然戴着华丽的王冠，

却泪痕满面，忧思愁苦？

“你虽然戴着华丽的王冠，

却泪痕满面，愁苦伤心——

尊敬的丹麦王后啊，

你对我却一见钟情！”

奏乐的人们按照歌声重弹了一遍，舞蹈的人们随着曲调发出呜呜的应和声，并跟着唱叠句。

“快走吧，我忠实的侍从，
　伊瓦尔，约翰之子，
否则明天一清早，
　你就要被他们绞死！”

但约翰之子伊瓦尔骑士，
　却没有胆怯不安——
他没有卸去钢铠铁甲，
　就跳上一只小船。

“愿主保佑你，丹麦王后，
　能够夜夜得到安眠，
正象那天上的星星
　永远华光灿灿！

“愿主使你，国王啊，
　苦难的岁月没完没了，
正象那菩提树上的叶子。
　正象人身上的寒毛……”
　　你可认识约翰之子伊瓦尔？

已经到了深夜，篝火变成一堆正在熄灭的焦炭，颜色越来越

黑。克里斯丁和埃尔伦手搀着手，站在花园围墙边的树下。他们后面，游乐的人群的喧闹声渐渐寂静下来——只有几个年轻小伙子还在熄灭的篝火旁边跳着，唱着；奏乐的人们已经去睡觉了，大部分人都散了。妇女们到处跑来跑去寻找丈夫，她们的丈夫喝了过多的啤酒，不知道醉倒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把斗篷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克里斯丁低声说。

埃尔伦一只手搂住她的腰，用自己的斗篷把她和自己一起裹起来。他们紧紧地偎依着，走到种植药草的花园里。

浓郁的气味仿佛经过阴凉的露水的润泽，变得清淡了些。这气味扑到脸上，令人想到白天的炎热。夜是阴暗的，树顶上的天空被阴沉的乌云遮盖着。不过他们还是感觉到，花园里还有其他人。埃尔伦紧紧地搂着这姑娘，低声问：

“你不害怕吗，克里斯丁？”

在这一瞬之间，这夜色以外的世界在她头脑中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幻象——这是多么的荒谬！但这时克里斯丁沉浸在幸福的慵倦之中。她只是紧紧地偎依在埃尔伦身上，几乎听不出声音地说了几句，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他们走到小径尽头，那里有一堵石头围墙，把花园和树林隔开。埃尔伦帮助克里斯丁爬到墙上。当她在墙的另一边跳下去的时候，埃尔伦接住她，把她抱了一会儿，然后放到草地上。

克里斯丁站着，仰着头接受他的亲吻。他把双手放在克里斯丁鬓边——他的手指深深地插进她的头发里，克里斯丁感到十分愉快。她想，她也应该使埃尔伦愉快，因此也把双手捧住他的头，象他吻自己那样地吻他。

埃尔伦把手放在她胸部，抚摩了一下，克里斯丁感觉到，仿佛埃尔伦打开了她的胸膛，把她的心抓住了。埃尔伦把她胸衬

裙的褶皱拉拉平，在那里亲吻了一下——这个吻使她象受到烧炙一样，直透进她的心房。

“我永远不会使你蒙受屈辱，”埃尔伦低声说。“永远不会使你由于我的缘故而流一滴眼泪！我从来没有想到世界上有你这样好的姑娘，我的克里斯丁……”

他把克里斯丁带到灌木丛下的草地上，背靠着石头围墙坐着。克里斯丁一句话也没说，但当埃尔伦停止爱抚她的时候，她伸出手来摸摸埃尔伦的脸。

过了一段时间，埃尔伦问：

“你不感到疲倦吗，亲爱的？”于是克里斯丁把头搁在他的胸口，他拥抱着克里斯丁，低声说：

“睡吧，睡吧，克里斯丁，睡在我的怀抱里……”

她在埃尔伦的怀抱里，越来越深沉地沉浸在黑暗、温暖和幸福的甜梦中。

克里斯丁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挺直身子睡在草地上，脸颊枕在埃尔伦的腿上，他腿上覆盖着褐色的丝长衣。埃尔伦依旧背靠石头围墙坐着。在灰蒙蒙的阴暗光线下，他的脸色也是灰蒙蒙的，可是他那双睁着的眼睛，却是异常的清澈、明亮。克里斯丁看到，埃尔伦把她全身裹在自己的斗篷里——在毛皮斗篷的覆盖下，她的两条腿又暖和，又舒适。

“你真的在我的怀抱里睡着了，”埃尔伦说，同时微微一笑。“愿主保佑你，克里斯丁，你睡得这样香，象孩子睡在母亲的怀抱里……”

“你没有睡吗，埃尔伦先生？”克里斯丁问。埃尔伦望着她惺忪的睡眼，笑了笑说：

“也许，将来会有这样的一夜，我能和你在一起睡觉——我不知道，你仔细考虑过后，对这一点有怎样的看法！我今夜一直没有睡——我们之间还存在着这么多的障碍，把我们分隔开来，使我们不能接近，简直好象你我之间有血海深仇似的。告诉我，今夜过后，你还会爱我吗？”

“我会爱你的，埃尔伦先生，”克里斯丁说，“只要你不嫌弃，我会爱你的，除了你以外，不再爱其他任何人！……”

“那么，”埃尔伦慢吞吞地说，“我起誓，在我能够光明磊落地、合法地得到你以前，如果我接触别的女人或姑娘，就天诛地灭！你也照样起个誓吧，”他请求克里斯丁。

克里斯丁说：

“如果我活着再拥抱别的人，就天诛地灭！”

“现在我们该走了，”停了半晌，埃尔伦说。“趁人们还没有醒来。”

他们沿着石头围墙穿过灌木丛。

“现在接下去该怎么办，你考虑过吗？”埃尔伦问。

“由你决定，埃尔伦，”克里斯丁回答。

“你的父亲……”埃尔伦过了一会儿说，“听格达留德的人们说，他是个温和的、公正的人。你觉得怎样，他会坚决反对废除他与安德列斯·达莱订立的婚约吗？”

“父亲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不会强迫我们，不会强迫自己的女儿，”克里斯丁说。“当初所以会作出这样的安排，主要是因为我们两家的土地连接在一起。不过，父亲当然不会由于这一点而使我失去人世间的一切欢乐！”她心中萌发了一个模糊的预感：也许，这一切不会这样容易和简单。但她把这种想法抑制住了。

“这样，也许比我今夜考虑过的要容易些，”埃尔伦说。“愿主保佑我，克里斯丁，我觉得，我不能失去你——现在，如果你不属于我，我就永远不会再有幸福了！”

他们在树丛中分手，克里斯丁在黎明前的昏暗光线中找到道路，走到农内塞脱修道院的修女们宿夜的客房里。所有的床铺都没有空位，克里斯丁把斗篷铺在地板中央的干草上，和衣躺下了。

她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白天。英格贝尔坐在离她不远的长凳上，在缝斗篷上绽裂的毛皮衣襟。她象往常一样，准备无休止地闲谈。

“你一整夜都和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在一起吗？”英格贝尔问。“你要稍稍提防这个年轻人，克里斯丁；你想，你和他这样好，安德列斯之子西蒙会高兴吗？”

克里斯丁找到面盆，开始洗脸。

“那么你的未婚夫呢？你想，你昨夜同胖子蒙南一起跳舞，他会高兴吗？在这样的夜晚，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找她的人一起跳舞——这是格鲁阿夫人亲自准许的……”

英格贝尔不满意地哼了一声。

“艾纳尔和蒙南大人是朋友，而且蒙南是个已经结了婚的上年纪的人！他又不漂亮，不过人倒很和气，很殷勤——看，昨天夜里他给了我什么礼物留作纪念，”说着，她拿出一个金扣环，这是克里斯丁昨夜在蒙南大人帽子上看到过的。“可是这个埃尔伦……真的，去年复活节他被开除了教籍，不过，听人说，这以后奥尔姆之女埃琳娜还住在他侯萨村庄园里。蒙南大人说，他却跑到格达留德的约翰神父那里去了——显然，他希望，即使

再遇见那个女人，他也能克制自己，不再犯罪！……”

克里斯丁脸如死灰，走到自己的女友身边。

“这事情难道你不知道吗？”英格贝尔说。“他在北方，在霍晋加兰①拐骗了一个有夫之妇，不顾国王的命令和大主教开除他教籍，把那个女人留在自己庄园里。他们还生了两个孩子。他不得不跑到瑞典去，还必须从自己的财产中交付一笔很大的罚金，蒙南大人说，如果他不马上改正，最终会变成一个穷光蛋……”

“嗯，这我自然是知道的，”克里斯丁脸色呆板地说。“不过现在这已经断绝了……”

“断绝是断绝了，可是蒙南大人说，他们是藕断丝连，”英格贝尔若有所思地说。“然而，这对你又有什么相干？你将嫁给西蒙·达莱。不过，这个埃尔伦，人倒是很漂亮的……”

农内塞脱修道院来的人必须在这一天傍晚前回去。克里斯丁答应过埃尔伦，只要她有机会脱身，就在石头围墙旁边他们夜里所坐的地方和他见面。

埃尔伦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把双手枕在脑袋下面。他一看见克里斯丁，马上跳起来，向她伸出双手，想在她从墙上跳下来时接一把。

克里斯丁抓住他的双手，他们就这样手搀着手立了片刻。后来克里斯丁说：

“为什么昨天你把卑伦大人和奥斯希德夫人的事情讲给我听？”

“我从你的脸色看出来，你已经知道了一切，”埃尔伦回答，

---

① 挪威的一个郡，靠近北极。

同时放开了她的手。"现在你对我有什么看法，克里斯丁？……我那时候只有十八岁，"他满怀激情地说，"十年前国王派我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到瓦尔哥侯斯①去，我们留在斯坦根过冬。她嫁给萨克寿夫之子西哥尔德监法官。我很可怜她，因为西哥尔德是个老头儿，模样十分难看……我不知道这是怎样发生的……是的，我当时也爱过她！我对西哥尔德说，他无论要求多少罚金都可以，我要在他面前弥补自己的罪孽——他在各方面都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可是他要按法律办，把这个案子提交市民会议——由于我和房东的妻子通奸，他们要用烧红的铁烙我，你明白吗……

"……后来这件事被我父亲知道了，后来又被哈康国王知道了……他……他把我逐出宫廷。如果你想知道一切真实情况……现在除了两个孩子以外，我和埃琳娜已经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她也并不喜欢他们。孩子现在住在厄斯特谷地，我原先的一座庄园里，我把它送给了我的孩子奥尔姆……可是她不愿意和孩子们一起生活……她大概希望西哥尔德活不长久……我不知道她到底要什么！

"西哥尔德又收留了她，可是她说，她住在西哥尔德家里象一条狗，或者象一个女奴。于是她约我在尼达洛斯会面。我住在侯萨村，住在父亲家里也并不舒心……我把所能拿到的一切东西都变卖掉，和她跑到哈兰德②——耶科布伯爵对我一直是很好的……我没有别的办法，她当时怀着我的孩子。我当时想，许多人与别人的妻子发生同居关系，都很容易地摆脱了……

---

① 现名瓦尔德，挪威最北部的城市。

② 在瑞典南部，当时属于丹麦。

只要你有钱，那么……可是哈康国王并不这样，他对自己的亲戚特别严格。我们分开了一年，这时我的父亲去世了，于是她又回到我这里来。后来发生了另外几件不幸的事情。我的农民拒绝向我交租，跟我的几个管家进行谈判，因为我被开除了教籍——那时我对待他们相当凶狠，他们向法院控告我掠夺，我已经没有钱付仆人工资了。你自己也明白，我还非常年轻，不会理智地对待这一切不愉快的事情，我的亲戚不愿意帮助我……蒙南除外，他在妻子允许的范围内经常给我帮助……

"……现在你知道，克里斯丁，我失去了许多东西，失去了财产和名誉。你还是和安德列斯之子西蒙好吧！"

克里斯丁用双手勾住他的脖子。

"我要和昨夜相互起过誓的人好，埃尔伦，只要你同意我！"

埃尔伦紧紧地拥抱她，接了个吻，同时说：

"相信我吧，我的处境很快就会改变——现在除了你以外，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支配我！啊，我的美丽的姑娘，昨夜你睡在我腿上的时候，我想了许多许多！甚至魔鬼也没有力量使我伤害你，或者给你造成痛苦，你是我最宝贵的生命！……"

4

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还住在斯库格庄园的时候，曾经向格达留德的礼拜堂献过一笔款子，要他们每逢他父母的忌日做安灵弥撒。凯提耳之子卑尔哥夫的忌日是八月十三日，劳伦斯事先与弟弟约定，要他在这一年过忌日的时候把克里斯丁带到他家里，以便克里斯丁能够参加弥撒。

克里斯丁一直在担心，恐怕会有什么事情阻碍叔父践诺

——她似乎觉得奥斯蒙不怎样喜欢她。可是在安灵弥撒前一天，卑尔哥夫之子奥斯蒙来到修道院，把侄女接回家去。克里斯丁奉命穿上俗家的服装，不过颜色比较暗淡，比较朴素。人们已经在议论纷纷，说农内塞脱修道院的修女们外出的时间太多了，因此主教命令，那些将来不准备当修女的姑娘，在回家探亲的时候不要穿修道院的服装，这样，教区里的教民们就不会把她们误认为未来的修女或者已经出家的修女。

克里斯丁满怀高兴，沿着乡间的道路与叔父并辔而行。奥斯蒙看到这姑娘并不象他原先以为的那样落落寡合，还能同人攀谈，对她也比较和气和亲切了。不过，奥斯蒙自己却显得心事重重，他说，看来今年秋天将发布把民兵武装起来的命令，国王要进攻瑞典，为自己的女婿和侄女婿报仇①。关于瑞典公爵被杀害的事情，克里斯丁早就听说了，而且认为这是非常卑鄙的行为，不过她对这些国家大事毫不关心。在他们谷地上人们很少谈论这类事情。然而她想起了，她父亲也参加过民兵，在拉根希达尔岛和柯农加海拉一带抗击艾利克公爵。这时奥斯蒙向她讲述了国王与公爵之间发生的一切事情。克里斯丁听懂的不多，但当叔父讲到公主们订婚和解除婚约的情况时，她听得很仔细。原来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地方都象她家里那样，认为婚

---

① 瑞典国王比尔格用欺骗手段俘获了自己的弟弟艾利克公爵和瓦耳台玛公爵，一三一八年把他们害死于狱中。过去一直与哥哥不睦的艾利克公爵是同挪威国王哈康五世结盟的。虽然他们之间有一时由于采地赋税而发生过争执，甚至发展到兵戎相见，而且公爵甚至占领了奥斯陆；可是后来他们和解了。艾利克公爵解除了原先的婚约，在一三一二年娶哈康国王的王位继承人英格贝尔公主为妻。艾利克公爵和英格贝尔的年幼的儿子马格努斯王子实际上就成了挪威和瑞典两国的王位继承人。因此，瑞典国王比尔格杀死艾利克公爵对挪威也有重大的政治影响。

约和订婚几乎具有象正式结婚一样的牢固关系，这个思想使她放心了。她鼓起勇气，讲了自己在圣哈瓦尔德日前夜的奇遇，并且问叔父是否认识侯萨村的埃尔伦。奥斯蒙对埃尔伦的印象很好，他说，埃尔伦的行为不够理智，但主要应当怪他父亲和国王：他们把一个发生了不幸事情的孩子简直看作洪水猛兽。国王过于笃信天主，尼古拉乌斯骑士恨埃尔伦滥花钱，因此他们就用“荒淫无耻”、“要在地狱里受烈火焚烧”等话来责骂他。

“任何一个有作为的小伙子都有一点固执脾气，”奥斯蒙说。“况且那个女人很漂亮！不过你不会看上这个埃尔伦的，因此不必去管他的事情。”

埃尔伦答应过克里斯丁来参加弥撒，可是他没有来。克里斯丁更多地想着这件事，而不去想祈祷的词句。在这件事情上她并不后悔——她只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自己变得对以前熟悉的一切事物都陌生了。

她试图安慰自己——当然，那是因为埃尔伦认为，目前最好还是不要让那些对她有权力的人知道他们的友谊。这一点她自己也明白。可是她心中充满了愁思，晚上躺在她同奥斯蒙的几个小女儿一起睡觉的阁子里，她哭了。

第二天她带着叔父最小的孩子——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到树林里去。她们还没有走到林边的牧场，埃尔伦奔过来追上了她们。克里斯丁还没有看到背后走来的人是谁，就知道一定是他。

“我在这里小山上坐了一整天，看你们院子里在做些什么，”埃尔伦说。“我早就料到，你会找个机会走出来的……”

"你以为我是走出来赴你的约会的吗?"克里斯丁笑着说。"你带着狗和弓闯到我叔父的树林里，不感到害怕吗?"

"你叔父准许我在这里打猎消遣,"埃尔伦说。"这几条狗也是奥斯蒙的——它们今天早晨找到了我。"他把狗抚摩了一下，把小女孩抱在手里。"你认识我吗，拉根提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说你们同我讲过话，我给你一样东西,"他摸出一包葡萄干，送给孩子。"你看，这孩子不会多嘴吗?"

他们两人说话说得很快，还不停地笑着。埃尔伦身上穿着又短又窄的褐色坎肩，他的乌黑的头发上戴一顶小小的红绸帽——他的样子显得很年轻，他同孩子一起玩着，笑着，但时时拉住克里斯丁的手，握得它发痛。

他非常高兴地提到关于民兵的传闻。

"那时候我就比较容易重新博得国王的宠幸,"埃尔伦说。"那时候一切都比较容易解决!"他充满热情地补充了一句。

最后他们走入树林较深的地方，在草地上坐下。埃尔伦让孩子坐在他膝上，克里斯丁和他并排坐着。在丛草的遮盖下，埃尔伦拨弄着她的手指。他把用带子系在一起的三个金戒指放在克里斯丁手里。

"将来,"他低声说，"你手指上能戴多少戒指，就会有多少戒指!……"

"在你住在斯库格庄园期间，我每天将近这时间都在这里草地上等你,"埃尔伦在分别时说。"你有可能就来吧。"

第二天，卑尔哥夫之子奥斯蒙带着妻子和孩子到哥丽德在哈台兰的世袭领地去。有关战争的传闻使他们非常吃惊。几年前艾利克公爵的侵略使奥斯陆近郊的居民犹有余悸。奥斯蒙的

老母亲非常害怕，决定到农内塞脱修道院去暂避一时；况且她年老力衰，不能跟他们一起到哈台兰去。因此在奥斯蒙从哈台兰返回以前，克里斯丁必须留在斯库格庄园陪伴老太太——克里斯丁叫她奶奶。

中午庄园里的人都去休息以后，克里斯丁走到她睡觉的阁子里。她在一个羊皮口袋里随身带来几件衣服，现在一边低声哼着曲子，一边更换衣服。

一件天蓝色的东方厚棉布连衫裙，上面有红色的细密花纹，是父亲送给她的。她穿上这件连衫裙，用梳子和刷子理了一下头发，用红丝带把头发扎起来，免得披到脸上，腰里束了一根红绸的宽腰带，手指上戴上埃尔伦送给她的戒指。她一面打扮，一面老是在想，埃尔伦会觉得她漂亮吗？

和埃尔伦一起在树林里的两条狗，晚上睡在她的阁子里。她唤它们跟自己一起走。她悄没声儿地从院子里溜出去，沿着昨天所走的那条小径穿过牧场。

在中午炙人的阳光照射下，林间空地上寂静无人。空地四周的枞树散发出热烘烘的浓郁的气味。太阳晒得很厉害，在树顶上面，天空显得格外的蓝，显得异乎寻常的威严。

克里斯丁坐在林边的树荫下。她并不怪埃尔伦不在那里等她；她相信埃尔伦会来的，而且对自己能够先来，一个人稍稍坐一会儿，感到特别高兴。

她倾听着在被太阳晒得枯黄的草上飞翔的小飞虫发出微弱的嗡嗡声，顺手摘了几朵香味浓郁的干枯的花，在手中玩弄着，嗅着。她睁大眼睛坐着，陷入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

她听到林中的马蹄声，仍旧一动不动。两条狗吠叫起来，毛发直竖，沿着草地往山坡上跑，一边叫，一边摇着尾巴。埃尔

伦在林边跳下马背，在马屁股上拍了拍，让它走开，然后往克里斯丁身边走去。狗在他身旁跳跃着。他用双手掩住狗的嘴巴，在两条象狼一样的灰狗之间走到克里斯丁面前。克里斯丁微微一笑，向他伸出一只手，但并没有站起来。

埃尔伦的脑袋枕在她膝盖上，她用双手捧着他深色头发的脑袋，当她看着埃尔伦的时候，忽然闪过一个回忆。这回忆又清晰，又遥远，象高高的山坡上树林中的一幢小屋，隐没在阴天乌云的阴影里，可是阳光一照，它就会突然呈现在眼前。于是她心中仿佛充满了往昔的那种柔情。有一次，哥尔德之子阿尔纳问起过她的情感，而她还不大懂得他的话的意思。她吃惊地一下子把埃尔伦紧紧地搂住，把他的脸藏到自己怀里，又频频地吻他，仿佛担心有人会把他从自己手中夺去。她望着自己手中捧着的埃尔伦的脑袋，觉得自己好象抱着一个孩子——她用一只手掩住他的眼睛，急促地频频吻他的嘴和脸颊。

阳光从空地上移开了。树顶上深沉的天色凝成暗蓝色的乌云，遮盖了整个天空。短促的红铜色的闪光在乌云中闪烁，如同火灾的浓烟中冒出的火光。那匹叫巴亚尔德的马走近过来，大声嘶鸣着，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目光盯着一个地方。一瞬之间，发出第一个闪电，接着是一个响雷，距离非常近。

埃尔伦站起来，抓住马的笼头。草地边上有一间破旧的堆放稻禾的屋子，就在他们下边；他们就向这屋子走去。埃尔伦把马系在门口的一个木桩上。屋子里面有干草，埃尔伦把自己的披肩铺在干草上，于是他们就坐下来，两条狗躺在他们脚边。

不久下雨了，雨在敞开的门前象是张着一个帘幕。树林里

发出萧萧的声音，雨水拍打着地面——过了一会儿，因为屋顶漏水，他们不得不移到屋子里边去一点。每闪一次电，每打一个雷，埃尔伦总是低声地问：

“你不害怕吗，克里斯丁？”

“有一点儿……”克里斯丁偎依在他的身旁，低声回答。

他们不知道这样坐了多少时间——雷雨很快就过去了，雷声已经很远，门外阳光照在湿漉漉的草上，屋顶上掉下的闪亮的水滴越来越少。这堆放稻禾的屋子里发出越来越浓的甜津津的气味。

“我该走了，”克里斯丁说。埃尔伦回答：

“好的，你去吧！”他用手碰碰她的脚。“你会沾湿的，还是骑马去吧，我可以徒步从林子里走出去……”

他用一种非常奇怪的目光看着克里斯丁。

克里斯丁浑身颤栗。“这大概是由于我的心跳得太厉害了，”她心里想。她的手出着冷汗。埃尔伦吻了吻她膝盖上面裸露的身体，她想推开埃尔伦，可是感到浑身无力。埃尔伦抬起头来的一刹那间，克里斯丁突然想起了有一次在修道院里把食物施舍给一个人：那个人把递给他的面包吻了吻。她仰面躺在干草上，摊开两臂，任凭埃尔伦摆布。

埃尔伦把埋在双手里的脸抬起来的时候，克里斯丁挺直身子一动不动地坐着。埃尔伦很快地用臂肘支撑起来。

“别这样看着……克里斯丁！”

他的声音使克里斯丁心中产生了新的痛苦——这样看来，他甚至并不感到快乐，他甚至很不幸……

“克里斯丁，克里斯丁……也许你认为我是存心引诱你到树林里来见我的，因为我想给你造成……想用暴力占有你？”他过了一会儿问克里斯丁。

克里斯丁在他头上抚摩了一下，但眼睛并没看着他。

“这里没有什么暴力，如果我求你放开我的话，你会放开我的，让我怎样来，仍旧怎样回去……”她低声说。

“我不知道，”埃尔伦回答，把脸埋在她的膝盖中间。

“也许，你认为我会对你变心吗？”埃尔伦充满热情地问。“克里斯丁，我以基督徒的信仰向你起誓——如果我不把对你的忠诚一直保持到死亡的时刻，那么就让天主在我临终时不接受我的灵魂……”

克里斯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直抚摩着他的头。

“我不是该回家了吗？”克里斯丁最后问，她觉得，自己在极大的恐惧中等待着他的回答。

“大概是的，”埃尔伦阴郁地回答。他很快地站起来，走到马前面，解开缰绳。

于是克里斯丁也站起来。她渐渐地、疲乏地、痛苦地开始意识到……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要从埃尔伦那里等待些什么——埃尔伦应该做些什么？要埃尔伦扶她上马，把她带走，使她可以不再回到别的人那里去吗？……她仿佛感到浑身酸痛，受了什么伤害——难道这就是一切歌谣中所唱的那种罪恶吗？由于这是埃尔伦给她造成的，克里斯丁现在感到自己已为他所有，她无法明白，如果不在埃尔伦的怀抱中，她怎么能够继续生活。现在她必须离开埃尔伦，可是却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

埃尔伦拉着马笼头，徒步穿过树林；他的另一只手握着克里斯丁的手，但两人都默默无言，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已经能望见斯库格庄园的屋宇，埃尔伦就向克里斯丁告别。

"克里斯丁……你不要这样悲伤……你成为我合法妻子的日子就会到来的，比你料想的还要早些……"

可是听到埃尔伦说这些话，克里斯丁的心情非常沉重。

"这样说来，你要离开我了？"她害怕地问。

"等你离开斯库格庄园以后我马上就走，"埃尔伦说，他的声音比较振奋了。"如果不发生战争，我就去和蒙南商量一下。他早就要我结婚了。他当然会同我去见你父亲，替我从中斡旋。"

克里斯丁低下头——从埃尔伦的每一句话中，她都感到未来的日子是漫长的，不可想象的——修道院，约栾寨……她仿佛在激流中漂浮，这激流带着她离开这一切。

"你的亲戚出门后，现在你一个人睡在阁子里吗？"埃尔伦问。"那么我晚上来和你谈谈；你会给我开门吗？"

"嗯，"克里斯丁低声说。于是他们分手了。

这一天余下的时间克里斯丁是在奶奶身边度过的。晚饭以后，她侍候奶奶睡到床上，然后登上自己睡觉的阁子。楼上有一扇小窗。克里斯丁坐在窗下的箱子上——她不想睡。

等了很久很久。院子里已经一片漆黑，这时终于听到游廊里传来小心翼翼的脚步声。埃尔伦把手裹在披肩里，用手指节敲敲门。克里斯丁站起来，拔去门闩，让他进来。

克里斯丁看到，当她用双手勾住他的脖子，紧贴在他身上的时候，他非常高兴。

"我担心你会对我生气的！"埃尔伦说。"你不必为这罪恶而感到忧伤，"他过了片刻又补充说。"这种罪恶是没有什么了不

起的！在这方面，天主的法律并不象人的法律……我的弟弟哥恩纽夫有一次解释给我听：如果两个人相约永远在一起并相互信守不渝，而后来又一起睡觉，那么他们就已经在天主面前举行了婚礼，这以后如果再违背自己的诺言，就要犯很大的罪。等我想起来以后，我告诉你这几句话的拉丁文——我以前是知道的……"

克里斯丁不知道埃尔伦的弟弟是在什么场合说这些话的，她不由自主地感到害怕，也许这是指埃尔伦和另外一个女人而说的，但她竭力排除这种可怕的想法，想从他的话中寻找安慰。

他们并排坐在箱子上。埃尔伦用一只手拥抱着克里斯丁，克里斯丁感觉到她现在很安心，很舒服——只有在这里，在埃尔伦身边，她才感到安全，不会遭受危险。

埃尔伦有时激动地说了许多话，后来又长久地坐着，默默不语，只是抚摩着克里斯丁。克里斯丁不自觉地从他的言语中摘取各种细小的情节，使他在自己心目中变得更加漂亮，更加和蔼可亲，并在她所知道的一切不好的事情中减轻他的过错。

埃尔伦的父亲尼古拉乌斯大人晚年得子，他既没有耐心也没有精力亲自教育他们：两个儿子都是在海斯特涅斯的彼得之子波尔德大人家里抚养长大的。埃尔伦没有姐妹，除了哥恩纽夫以外，也没有别的弟兄。哥恩纽夫比他小一岁，在救世主礼拜堂里当神父。

"除了你以外，世界上我最爱的就是他！"

克里斯丁问埃尔伦，哥恩纽夫象不象他。埃尔伦纵声大笑起来，说，他们两人的外貌和性格完全不同。目前哥恩纽夫在国外学习，他已经出去两年多了，曾经寄过两次信回家，最后

一封信是去年寄来的，那时他离开了巴黎的圣日内维瓦修道院①，打算到罗马去。

"一旦哥恩纽夫回家，看到我已经娶了妻子，他会非常高兴的！"埃尔伦说。

接着他讲述父母去世后他得到的巨大遗产。克里斯丁明白，他自己也未必知道自己目前的处境。克里斯丁自己对父亲买卖田地的情况很熟悉。可是埃尔伦办理事情完全不一样，他把田地卖掉后就滥花钱，花光了再去抵押别的产业——最糟糕的是，最近几年中他打算与自己的情妇分手，因此他认为，随着时间的过去，他的不务正业的生活将被人遗忘，亲戚们会来帮助他。最后他希望象父亲一样能得到统治半个奥尔克谷地的郡长的职位。

"不过眼下我简直想不出办法，怎样使这一切了结！"埃尔伦说。"也许，我最终会象哥恩纳尔之子卑伦一样，待在山间的小庄园里，象古代的奴隶那样用自己的脊背搬运粪肥，因为我会连一匹马也没有！"

"愿主保佑你，"克里斯丁含笑说。"那时候我一定搬到你那里去住，我相信，在农务方面我比你懂得多一些。"

"我想，装粪肥的筐子你总没有背过吧？"埃尔伦也笑着说。

"没有，不过我看到过怎样把粪肥撒在田里，在家里，我几乎每年都参加播种庄稼。我父亲通常亲自翻耕就近的田地，然后让我在第一垄里播种，图个吉利……"回忆刺痛了她的心，于

---

① 附属于巴黎圣日内维瓦修道院的，有一所束尔邦神学院。该神学院是在一二五三年由法王路易九世的忏悔神父束尔邦创立的，现为巴黎大学的一个部分。

是她急忙接下去说："况且你也需要有个女人给你烘面包，煮家酿的啤酒，缝补你唯一的一件衬衫，以及挤牛奶——你得向邻近的富裕农民租一两头奶牛……"

"感谢主，我又听到了你的笑声！"埃尔伦说，同时用双手把克里斯丁抱起来，克里斯丁象孩子似地躺在他怀里。

卑尔哥夫之子奥斯蒙不在家的六天，埃尔伦每天夜里都来与克里斯丁相会。

最后一夜他显得与克里斯丁一样忧伤，不止一次地重复说，他们的分离一天也不会超过必要的时间。最后用极低的声音说：

"如果事情弄僵了，我到冬天还不能回到奥斯陆……而你又需要友好的帮助……那么记住，你可以毫无顾虑地到这里格达留德来找约翰神父。他和我从小就是好朋友。波尔德之子蒙南也可以信赖。"

克里斯丁只是点点头。她明白，埃尔伦说的正是她自己每天在考虑的事情。不过这一点埃尔伦没有多说。因此她也沉默不语，她不想让埃尔伦看出她心中是多么痛苦。

前几夜，埃尔伦都是在午夜前离开她的。可是在这最后一夜，他充满热情地央求克里斯丁允许他躺在床上，在她身边睡一会儿。克里斯丁对此很害怕，但埃尔伦傲慢地说：

"你要知道，即使有人在这里，在你的房间里碰到我，我也能保卫自己……"

克里斯丁自己也希望留埃尔伦在自己身边多待一会儿，况且她不能拒绝埃尔伦。

但克里斯丁担心他们会睡过头。因此她大半夜时间都是靠

在床架上坐着，半醒半睡，她搞不清楚，什么时候是埃尔伦真的在亲她，什么时候只是她在做梦。她把一只手放在埃尔伦胸口，可以感觉到他的心脏在跳动，同时面对窗口，以便能察看天色。

最后，她唤醒埃尔伦。她身上披了一件衣服，和埃尔伦一起走到游廊里。埃尔伦在阁子面对另一幢屋子的一边越过栏杆，在屋角消失了。克里斯丁回到房间里，倒在床上。她不再克制自己，自从委身于埃尔伦以后第一次放声大哭起来。

5

在修道院里，生活仍旧象过去一样。克里斯丁有时在寝室里，有时在礼拜堂里，有时在织布间里，有时在图书室里，有时在食堂里消磨时间。修女们和修道院里的佣工一起在菜园和果园里采摘蔬果，秋季的[illegible]节来到了，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典礼，接着是米哈依日之前的斋戒。克里斯丁感到很奇怪——看来没有人发现她有任何变化。的确，她在陌生人中间一直是沉默寡言的，而她的女伴菲利普斯之女英格贝尔却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一个人说闲话完全可以抵两个人。

因此，没有人觉察克里斯丁的全部心思已经远远地离开周围的一切。埃尔伦的情妇——她自己心中一直在想，现在她成了埃尔伦的情妇！她觉得，这一切仿佛是在做梦——圣玛格丽特节前夕的傍晚，堆放稻禾的屋子里的片刻温存，斯库格庄园阁子里的几夜时光——要么这一切都是梦，要么她此刻倒是在梦中！但到了一定的时刻她的梦会醒的，到了一定的时刻一切都会暴露无遗的。她一刻也不怀疑，她已经怀了埃尔伦的

孩子……

一旦这件事暴露出来，她将会怎样呢——这一点她无法好好地思考。会把她送进监牢呢，还是遣送回家？……她远远地看到父亲和母亲苍白的脸容……于是她闭上眼睛，感觉到头晕和恶心，为想象中的可怕景象所慑服了。她竭力鼓励自己，要忍受这个罪恶，她相信，这件事的结局，只能是让她永远投入埃尔伦的怀抱——现在她认为这是她唯一的归宿。

在这个紧张状态中，有多少惧怕，也有多少希望，有多少痛苦，也有多少甜蜜。她很忧伤，可是她感觉到，她对埃尔伦的爱情犹如从她内心生长出来的植物，尽管阴雨晦冥，正在一天天地开放出越来越鲜艳、越来越美丽的花朵。埃尔伦睡在她身边的最后一夜，她在片刻的欢娱之中认识到，在埃尔伦的怀抱中她将能得到她至今尚未享受过的快乐和幸福——她一想到这一点，就会浑身颤栗起来。这仿佛是阳光普照的花园里暖烘烘的浓郁香味。“小崽子”——这[illegible]加辱骂她的时候所说的，可是现在她似乎已经接受了，而且把它珍藏在自己心中。小崽子——这是在树林里、在草地上偷偷地受孕的孩子。她感觉到阳光和林间空地上枞树的气味。她把心头掠过的每一次新的不安，把脉搏的每一次加快跳动，都当作胎动，胎儿在提醒她，现在她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不管多么艰难，她相信，它最终会把她带到埃尔伦身边。

克里斯丁坐在英格贝尔和阿斯丽德修女中间绣一块大地毯，地毯的花纹是枝叶扶苏的树丛下有几个骑士和一群飞鸟。这时克里斯丁想象着，她的日子一到，到了不能继续隐瞒下去的时候，就从这里逃跑。她打扮成一个贫苦的女人，在大路上行走，她把自己所有的金银首饰打成一个小包，随身带着。她在

僻静的谷地里的一家人家租一个栖身之处，象女佣人那样住在那里，挑担子，收割庄稼，烘面包，洗衣服，还要听别人的辱骂，因为她不愿意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于是埃尔伦来了，找到了她……

有时她想象，埃尔伦来得太迟了。她的脸白得象纸一样，仍旧很美丽，躺在贫苦农家的床上。埃尔伦在门框下弯着身子走进房间。他身上披着每夜到斯库格庄园来看她时通常披的黑色长披肩。女主人把他带到克里斯丁躺着的地方。他双膝跪下，抓住她冰冷的双手，他的眼睛里充满无法排解的痛苦——原来你躺在这里，我的唯一的爱人……他由于痛苦而佝偻着身子，走出房间，把自己的小儿子裹在披肩里，紧紧地抱在怀里……不，她不认为结局会是这样的；她不会死去，埃尔伦也不会遭受这样的痛苦！……不过她心中感到这样的沉重和忧伤，所以宁可这样想……

突然，一瞬之间，她非常可怕地明白：孩子——这并不是想象，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她迟早得为自己所干的事情负责。于是她感觉到，她害怕得心脏都停止了跳动……

过了一段时间，她觉得，她的怀孕还并不那样确实。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一点并不使她感到高兴——仿佛她本来躺在床上，蒙在暖和的毯子下面哭泣，现在则要站起来，走到寒冷的室外去。过了一个月，两个月。现在她已经确信，她的不幸过去了，但她感到四周寒冷而空虚，比以前更加不幸。她心中微微产生了对埃尔伦的不快。快到圣诞节了，她还没有接到过埃尔伦的任何音信，也没有得到有关他的消息。她甚至不知道埃尔伦现在在哪里。

现在她觉得，她再也忍受不住这种惴惴不安和一无所知的状态——仿佛约束着情感的枷锁破裂了；现在她非常担心：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再也看不到埃尔伦了。她已经割断了以前与她有联系的一切东西，现在她与埃尔伦之间的联系也变得这样脆弱和微薄。她并不认为埃尔伦会对她变心，但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她难以想象，她怎么能日复一日地继续忍受这种杳无音信和等待的痛苦。

有时她想起自己的父母和两个妹妹，她思念他们，但仿佛是在思念她已经永远失去的东西。

有时在礼拜堂里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她忽然产生一种热烈的愿望，要和大家在一起，参加人们与主交往的活动。过去这一向是她生活中的一个部分，而现在她单独地怀着自己不可忏悔的罪孽，袖手旁观。

她对自己说，她这样从家庭、亲族和礼拜堂中被驱逐出来，只是暂时的。埃尔伦会亲手把她带回到这一切当中去。只要父亲同意她和埃尔伦相爱，她就能象过去一样回到父亲身边。只要她和埃尔伦正式结婚，他们就能忏悔赎罪。

她开始搜寻证据，借以表明其他的人也不是清白无罪的。她开始仔细地倾听一切流言蜚语，注意自己周围的一切生活琐事。这些生活琐事表明，甚至修道院里的修女也不是完全圣洁的，不是完全脱离尘俗的。这一切原本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农内塞脱修道院在格鲁阿夫人管理之下，为世界作出了一个敬畏天主的修女团的表率。修女们对宗教事务充满热忱，工作勤勉，关心贫民和病人。她们与俗世的隔绝并不非常严格，修女们可以在会客室里会见自己的朋友、亲戚，在特殊场合甚至可以亲自到城里去拜访他们。可是在格鲁阿夫人管理的这些年来，没有

一个修女以自己的行为玷辱过修道院的名声。

然而现在克里斯丁却听到了修道院内部的一切充满虚情假意的闲话——无谓的争吵、妒忌、虚荣。没有一个修女愿意干粗重的家务劳动，只肯照料病人，大家都想成为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妇女。每一个人都想凌驾于他人之上。对这一类高尚工作没有才能的修女，则什么事情也不想干，希里糊涂地过日子。

格鲁阿夫人本人是个有学问的、聪明的女人，她很关心自己的教女们的品行和勤惰，但不大关心拯救她们的灵魂。她对待克里斯丁一直很和气，很亲切——她对克里斯丁的喜爱似乎超过其余的年轻姑娘，这是因为克里斯丁读书聪明，各种针线活都做得很好，为人勤勉而且沉默寡言。格鲁阿夫人从来不要修女答话，可是却很喜欢同男人攀谈。在她的会客室里，农民、受修道院委托办事的人、主教派来的布道会修士、胡维乔岛的那些与她有争讼的经管人，络绎不绝。她手头事务纷繁，她要经管修道院的巨大地产和帐目，分送教会的衣服，收发传抄的书籍。甚至最不怀好意的人们，也无法在格鲁阿夫人的行为中找出一点可以指摘的地方。不过她只喜欢谈论一般妇女不大熟悉的事情。

住在礼拜堂北面一幢单独屋子里的首席神父，看来是个自己没有主意的人，他对女院长唯命是从。修道院里的一切内部事务，几乎完全由波坦齐亚修女掌管。她曾经在德国的几所著名女修道院里当过见习修女，因此竭力使修道院保持她在德国看到过的那种秩序。她原先的名字叫拉根瓦耳德之女西格丽德，出家后改了名字，因为在其他国家都行这一套。要那些到农内塞脱修道院来短期学习的年轻姑娘穿见习修女的服装，就是她

的主意。

波尔德之女采齐里亚修女和其他修女不同。她走起路来静悄悄的，低着头，答话很亲切、温顺。她经常供人差遣，非常乐意做最粗重的工作，持斋的时间要比规定的长得多——只要格鲁阿夫人准许，她经常如此。晚祷之后还一连几小时跪在礼拜堂里，或者在晨祷以前就去跪着。

有一次，她和两个预备修女整天在小溪边洗衣服，晚上吃晚饭的时候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她扑倒在石头地板上，在修女们中间爬着，捶着自己的胸部，脸颊通红，流着痛苦的眼泪，哀求大家原谅她。她说她是个最坏的罪人，她由于傲慢，整个一生变得冷酷无情了——她在受到尘世的诱惑的时候，保护她对抗诱惑的，不是对为世人赎罪而死的耶稣的敬仰和感谢，而是自己的傲慢。她跑到这里来，并不是由于热爱世人，只是由于爱自己的高傲。出于傲慢，她才为修女们服务，在修女们喝啤酒和吃涂奶油面包的时候，她从自己的杯子里喝的是充满虚荣的水，她在自己的干面包上涂的是一层厚厚的自私心。

克里斯丁从这些话中只明白一点，甚至在采齐里亚修女的内心也并不是真正清净的。采齐里亚把自己摒弃爱情的贞洁比作天花板下挂着的、为烟子和蛛网弄得龌龊不堪的没有点燃的蜡烛！

格鲁阿夫人走到这个痛哭流涕的年轻姑娘身边，把她从地板上扶起来。格鲁阿夫人严厉地说，由于破坏秩序，要处罚采齐里亚，让她从修女的寝室搬到女院长的寝室里去，和她睡在一起，直到采齐里亚的热病退去为止。

“以后，采齐里亚修女，在一星期内你要坐在我的位子上；我们要向你征询关于宗教事务的意见，并且由于你在虔诚的一生

中受到世人这样多的赞誉而向你表示敬意。这样，你就能亲自作出判断，这样的劳动和勤勉是否值得。然后由你选择，你将象我们一样按照院规生活，还是继续你那谁也不需要的功绩。那时候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是否将由于对天主的敬爱——让他在天上仁慈地看着你——而继续作你认为只是为了博取我们的艳羡和赞赏而作的一切事情。"

于是就这样办了。采齐里亚修女在女院长房间里躺了两星期；她寒热发得很厉害，格鲁阿夫人亲自照料病人。病愈后，她要在一礼拜内和女院长并排坐在一起，不管在礼拜堂里，还是在修道院里，都坐首席。大家都侍奉她，而她却一直流着泪，仿佛有鞭子在抽着她一样。这以后，她安静得多了，也愉快得多了。她的举止几乎仍旧同过去一样，但如果有人看着她，不管她这时候在扫地，还是独自走到礼拜堂里去，她就会象新娘子一样羞得满面通红。

采齐里亚修女的这件事情，在克里斯丁心中引起深深的忧愁，使她一心想得到安宁，想同她似乎觉得已经断绝关系的一切事物重新发生联系。她想起了埃德文修士，有一次她鼓起勇气，请求格鲁阿夫人准许她到那些赤脚修士那里去打听她那个朋友的消息。

她发觉格鲁阿夫人对此并不高兴——小兄弟修士会与主教管区中其他修道院之间关系并不融洽。女院长获悉克里斯丁的朋友是谁以后，面露不愉之色。她说，这个埃德文修士是主的靠不住的仆人，他经常在全国各地游荡，还到别的主教管区去举行圣礼。普通老百姓把他当作圣徒，可是他自己似乎不懂得，方济各会修士的首要善行是服从领导。他没有请求上级准许就

去听取森林里的流浪者和被开除教籍的人忏悔，替他们作安灵祈祷，还为他们的孩子举行洗礼。看来，他这样违背教规一方面是出于无知，另一方面是由于固执，他耐心地忍受着因此而给予他的惩罚。大家对他眼开眼闭，还因为他手艺高超；但他即使在作画的时候，有时也要和人家争吵。卑尔根的主教手下的画师们宣称，他们不能容忍他在他们的主教管区工作。

克里斯丁壮着胆子问，这个不是挪威名字的修士是从哪儿来的。格鲁阿夫人很乐意攀谈，她说，埃德文修士是出生在奥斯陆的，不过他的父亲是英国人，铁匠理查德，这个人娶了斯库格赫姆地区的一个农家女，在城里定居下来。埃德文的两个弟弟是在奥斯陆受人尊敬的兵器匠。可是铁匠的这个大儿子却一生过着极不安分的生活。的确，他孩提时就对修道院生活感兴趣，一到成年，就进了胡维乔岛的灰衣修士①修道院。那里派他到法国的一所修道院里去学习——他很有才能。在法国的时候，他脱离了原先的西司武会，加入了小兄弟会。有一回修士们不顾主教的命令，要在城东的荒地上擅自建造自己的礼拜堂。在那一次行动中，埃德文修士是最固执、最难说服的一个。他甚至用锤子几乎把主教派去阻止动工的一个人击毙。

很久没有人同克里斯丁作这样的长谈了，因此，当格鲁阿夫人说"你可以走了"的时候，这个年轻姑娘弯下身子，尊敬而诚心地吻了吻女院长的手。她的眼眶里掉下了泪水。格鲁阿夫人看见克里斯丁在流泪，以为她心里不高兴，因此马上说，也许过几天还是能让她去见埃德文修士的。

过了几天，克里斯丁得到通知说，修道院的一个仆人奉命

---

① 灰衣修士，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的别称，因以灰色长袍为会服，故名。

到工庄去办事，可以顺便伴送她到荒地上去见那个修士。

埃德文修士在家里。克里斯丁想象不出，除了看到埃尔伦以外，看到谁还能使她感到这样的愉快。他们坐着谈话的当儿，老头儿抚摩着她的手，感谢她来看他。自从他在约柔寨过夜以后，他一直不在克里斯丁家乡那一带，不过他听说，克里斯丁就要出嫁了，因此祝她幸福。于是克里斯丁请求他一起到礼拜堂里去。

他们必须走出修道院，从礼拜堂背后绕到大门口；埃德文修士不愿带着克里斯丁直接穿过院子。总之，克里斯丁觉得埃德文修士有点儿忧郁和胆怯，仿佛担心惹什么人生气。克里斯丁心里想，他已经衰老得多了。

当克里斯丁把自己的捐献交给这位原先在礼拜堂里当过神父的修士，然后请求他听取忏悔的时候，埃德文修士大吃一惊。他不能这样做：他受到严格禁止，不能听取忏悔。

"大概你已经听说了吧，"埃德文修士说，"事情是这样的，我认为自己没有理由拒绝那些贫苦、不幸的人，用主无偿地赐予我的才能去为他们效劳。不过，当然，我本当劝他们去争取有关地方的教会的谅解……是的……是的……克里斯丁，你不是应该向自己的首席神父忏悔吗？"

"有一件事情，我不能在向我们修道院的首席神父忏悔时讲，"克里斯丁说。

"你认为，如果你想隐瞒自己真正的忏悔神父而向我忏悔，对你会有帮助吗？"埃德文修士用比较严厉的口气说。

"如果你不能听取我的忏悔，"克里斯丁说，"那么，也许你能允许我和你谈谈我的心事，我还想听听你的主意。"

埃德文修士向两旁扫视了一下。礼拜堂里这时没有人。于

是他就在角落里的一只箱子上坐下。

“你必须记住，我不能赦免你的罪，不过我可以给你出主意，并且对你所说的话保守秘密，正象你在忏悔时说的一样。”

克里斯丁站在他面前说：

“事情是这样的，我不能成为西蒙·达莱的妻子。”

“你自己也知道，我不能向你提出与你的首席神父不同的建议，”埃德文修士说。“主不会赐福给不听话的孩子，而且你自己也明白，你父亲是为你好。”

“如果你听完了我的话，我不知道你会给我提出怎样的建议，”克里斯丁回答。“要知道，西蒙太好了，不能让他去啃别人已经摘去花朵的光秃的树枝。”

她直视着埃德文修士的脸。两人的目光一接触，她看到埃德文修士布满皱纹的干瘪的老脸变了色，流露出十分痛苦和害怕的神情，她自己也心如刀割，泪如雨下。她想双膝跪下。但埃德文修士急忙阻止她：

“不，不，和我一起在箱子上坐下吧，我不能听取你的忏悔……”他把身子移开一点，给克里斯丁让出一个坐位。

克里斯丁继续哭着；埃德文修士在她手上抚摩了一下，低声说：

“克里斯丁，你还记得在哈马尔礼拜堂的楼梯上我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个早晨吗？……以前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听到过关于一个修士的传说。这个修士不相信主爱我们所有的人，爱那些卑微的、有罪的人……于是来了个天使，摸了摸他的眼睛，他看到海底有一块石头，石头底下生活着一种白色的、没有鳞甲的、盲目的生物。修士看着这种生物，终于爱上了这种生物，因为它是那样的幼小、柔弱。那一次我看到你也是那样的幼小、柔

弱，坐在石头的楼梯上，我心里想：主喜爱象你这样的人，是公正的；你是那样美丽，纯洁，还需要保护和帮助。于是我觉得，整个礼拜堂和你都受到了主的爱抚……”

克里斯丁低声说：

“我们是立下重誓结合起来的……我听说，这种誓言能在天主面前使我们的结合变得纯洁，正象奉父母之命一样！”

可是埃德文修士苦恼地回答说：

“现在我明白了，克里斯丁，有人对你说了宗规法，可是他自己也知道得不全面。你不可能用誓约把自己许配给这个人，而不犯违背父母之命的罪。在你遇到这个人以前，主是派你的父母亲来管教你的。如果那个人的父母亲知道，他们的儿子诱骗了一个这些年来一直光荣地身披甲胄的人的女儿——何况你已经订了婚，——难道他不会使自己的父母亲感到痛苦和羞惭吗？我明白，你以为自己没有犯什么了不起的罪，然而你却不敢在自己的忏悔神父面前悔罪！如果你认为你已经算是同这个人结了婚，那么你为什么不在头上包一块麻布头巾，而是继续光着头同那些与你已很少共同之处的年轻姑娘在一起？要知道，现在你头脑里所想的大概已与她们大不相同了吧？”

“我不知道她们头脑里在想些什么，”克里斯丁疲惫无力地说。“但确实，我的全部思想现在都集中在我所思念的那个人身上了。如果不是为了父亲和母亲，我很愿意哪怕今天就用头巾把头发裹起来——我不管人家会说我是情妇，只要承认我是属于他的！”

“你能肯定这个人愿意使你能堂堂正正地属于他吗？”埃德文修士问。

于是克里斯丁把她与埃尔伦之间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他。克

里斯丁在讲述的时候，甚至一次也没有想到，有时她自己也怀疑这件事情是否能得到圆满的结局。

“难道你不明白吗，埃德文修士，”克里斯丁继续说，“当时我们是身不由己。愿主宽恕我，但如果我现在从你这里出去而遇见他，只要他要求我跟他走，我也会跟他走的！……要知道，现在我相信，其他的人也都犯过罪，不仅是我们……当我还在家里生活的时候，我不能想象会有一种这样强大的力量，能把一个人的心控制住，使他忘掉犯罪的可怕。可是现在我知道，如果人们不能赎取在激动或愤怒时所犯的罪，那么天上就会空无一人！……关于你，也有人说，你有一次在愤怒时打过人……”

“这是事实，”埃德文修士说，“不把我当作杀人犯，我必须感谢主的仁慈。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那时我还年轻，我认为不能忍受主教对我们这些贫苦修士的不公正行为。哈康国王——他那时还是公爵，——赐给我们一块地，用来建造礼拜堂。我们很贫穷，只能亲自动手建造自己的礼拜堂——当然，还有几个工匠帮助我们，他们来帮忙，不是为了钱，主要是为了能在天国得到奖赏。也许，我们这些贫苦修士想为自己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礼拜堂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可是我们非常高兴，如同孩子到了草地上，一边唱着赞美诗，一边汗流满面地劳动，凿石头，砌墙。愿拉纽夫修士永垂不朽。他当时既是建筑工人又是熟练的石匠；这个人的一切学识和手艺我想都是主亲自教他的！我当时在石板上雕刻圣徒像，刚雕好天使在圣诞节黎明把圣克拉拉带到圣方济各礼拜堂的图像——雕得十分精致，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可是那些孽障却来推倒墙壁，石头掉下来，击碎了我的石板。我那时无法控制自己，用锤子击了其中一个人……好，现在你笑了，克里斯丁。不过，如果你不喜欢听那些可以作

为你榜样的善良人物的行为，而喜欢听其他人所犯的过失，那么你会很糟的，难道你不明白吗？……”

“很难给你出什么主意，”克里斯丁临走的时候，埃德文修士说。“如果你按照可能是最正确的办法去做，你会使自己的父母亲感到痛苦，使自己整个家族的名誉受到损害。不过你必须设法解除与安德列斯之子西蒙的婚约，然后耐心地等待主赐给你幸福。你要在内心竭诚地悔恨；让这个埃尔伦不再诱惑你犯罪吧，你要用爱情来请求他，设法取得你父母亲和主的宽恕……”

“我无法赦免你的罪，”埃德文修士在分手时说。“不过我要用自己的全部心力为你祈祷……”

于是他把自己纤弱、衰老的双手放在克里斯丁的头顶上，在临别时为她祈祷，求主保佑她，赐给她安宁。

6

埃德文修士对她说的话，后来克里斯丁所能记住的，远远不是全部。不过她离开埃德文修士那里的时候，心境非常清朗、安定和宁静。

过去她经常在和一种隐秘的恐惧思想作斗争，并且试图固执地对自己说：不，我没有犯什么了不起的罪！现在她感觉到，埃德文修士向她明确地指出了：当然，你是犯罪的，你的罪在于某一点上和某一点上，你必须承认自己犯罪，并且要罪有应得地、耐心地忍受着。她在回想起埃尔伦时——不管是在想到埃尔伦没有给她带来任何音讯的时候，还是思念着他的柔情蜜意的时候，也竭力做到不急躁。需要的只是对他忠诚和对他充满好意。她想到自己的父母亲，并且自己许下愿心，在由于她

同克弗林庄园那一家人解除婚约而给父母亲造成的痛苦一旦消失以后，一定要报答他们对自己的慈爱。也许，她更多的是思索着埃德文修士所说的话：她不应当在别人的错误中寻找安慰。她自己也感觉到，她变得和气和容易接近了，而且她很快就看到，她很容易博得人们的友情。于是她又宽心了，她想，同人们和睦相处毕竟不怎样困难，她渐渐觉得，她与埃尔伦的事情大概也不会怎样难办。

在她向埃尔伦发誓以前，她一贯很注意努力使自己做到行为端方，待人公正，不过那时她总是按照别人的话去做的。但现在，她自己感觉到，她已经由一个姑娘成长为妇女。这比她所接受和滥用的火热的柔情蜜意有更大的作用，这不仅是意味着现在她已经脱离父亲的庇护而服从于埃尔伦的意旨。埃德文修士在她身上加了一个负担，现在她必须自己为自己的一生负责，而且还要为埃尔伦的一生负责。她准备很好地、象象样样地挑起这个担子。怀着这样的心情，她在修女们之间度过了圣诞节。虽然在举行祈祷仪式的时刻，在和平快乐的时刻她也感到自己很不配，但她还是安慰自己，她的罪不久就能弥补的。

可是在元旦后的第二天，完全出乎意料，安德列斯·达莱大人夫妇带了所有的五个儿女来到修道院。他们想和城里的亲友们一起度过圣诞节的最后一天，他们顺路到修道院里来，想带克里斯丁到他们家里去住几天。

“我想，我的孩子，”安格尔德夫人说，“你大概不会不高兴去见见一些新人吧。”

兑弗林庄园的一家人这时住在一幢很华丽的房子里，在离主教城堡不远的一个院子里——这幢房子是属于安德列斯大人的侄子的。底层是仆人们睡觉的大房间，楼上是一间陈设华丽的房间，有正式的砖砌炉子和三张很精致的床；安德列斯大人、安格尔德夫人和他们年幼的小儿子哥德蒙睡一张床，克里斯丁及主人的两个女儿阿斯丽德和西格丽德睡一张床，西蒙和他的长兄哥尔德睡一张床。

安德列斯大人的儿女都长得很漂亮，西蒙的相貌最差，但人们毕竟认为，他也不难看。克里斯丁比上一次在一年前来到兑弗林庄园时更加注意到，父母、兄弟和两个妹妹都特别听西蒙的话，他要怎样，大家就怎样做。家庭中非常和睦友爱，大家一致地、毫不忌妒对西蒙唯命是从。

一家人愉快、欢乐地过着日子。每天上礼拜堂，捐献财物，每天晚上举行友谊晚会或宴会，年轻人演奏乐器，跳舞。所有的人都向克里斯丁表示最亲切的友情，似乎没有人觉察到她并不怎样快乐。

每到晚上，房间里熄了灯，大家各自上床，西蒙通常总要爬起来，走到姑娘们睡的地方。他兴致勃勃地在床沿上坐一会儿，主要和两个妹妹讲话，可是在黑暗中悄悄地把手放在克里斯丁胸部，久久地按着它——克里斯丁由于一种不愉快的、沉重的感觉，浑身冒汗。

现在，克里斯丁的感觉比较敏锐了，她很清楚，西蒙有许多话要对她说。可是由于自傲和害羞，他不能说，因为他知道克里斯丁不愿意。她对西蒙感到一种奇怪的恼恨和憎恶，因为她感觉到，西蒙想胜过占有她的那个人——尽管西蒙并没有意识到有那个人存在。

可是有一天晚上，他们在另一家作客和跳舞，阿斯丽德和西格丽德留在自己的女友那里过夜。家里的其他成员深夜回家，在房间里躺下睡觉以后，西蒙走到克里斯丁床前，爬上了床，躺在毛皮毯子上面。

克里斯丁把毯子一直拉到下巴颏儿，双手紧紧地捂住胸部。过了一会儿，西蒙伸出一只手，想放在克里斯丁胸部。她感觉到西蒙衬衫袖口上的丝绣，知道西蒙没有脱去衣服。

“你在黑暗中也象在有亮光的地方一样怕羞，克里斯丁，”西蒙笑了笑说。“你总可以让我握握你的手吧？”他问，于是克里斯丁把手指尖伸给他。“既然我们有机会单独在一起待一会儿，你不觉得我们有话需要谈谈吗？”西蒙说。于是克里斯丁想到，应该告诉他……她回答说：“是的，”可是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我不能躺在毯子下面吗？”西蒙又提出要求。“现在房间里很冷……”于是西蒙钻到毛皮毯子和毛料褥子之间，克里斯丁用毛料褥子裹着自己的身子。西蒙用一只手抓住床架，但并没有碰到她身上。

他们这样躺了片刻。

“追求你可不大容易，”西蒙说，同时无望地笑起来了。“好，我向你保证，如果你不乐意，我甚至不来吻你。不过，你总可以同我讲讲话吧？”

克里斯丁用舌尖舔舔嘴唇，但仍旧默不作声。

“我感觉到你在发抖，”西蒙又说。“这并不表示你对我有什么反感吧，克里斯丁？”

她觉得不能对西蒙说谎，因此说了声“没有”，不过仅此而已。

西蒙又躺了一会儿，试图重新攀谈几句。但最后又笑起来

了。说：

“看来，按你的意思，今晚我应当满足于你对我没有反感，并对此感到欣慰！你真是个骄傲的姑娘……不过你总得吻我一下，我这才走，不再来纠缠你……”

他接受了克里斯丁的吻，坐起来，把两条腿伸到地板上。克里斯丁心里想：“现在我就把该说的话对他说了吧！”——可是西蒙已经上了自己的床，克里斯丁听到他脱衣服的声音。

第二天，安格尔德夫人对克里斯丁不象平时那样亲切。克里斯丁明白，西蒙的母亲大概夜里听到了什么，因此认为未来的儿媳妇对待儿子远不如她想象的那样好。

昨晚西蒙谈起想和自己的一个朋友交换一匹马。他问克里斯丁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看看马。克里斯丁同意了，于是他们就一起进城。

天气晴朗而清爽。夜里下过一场小雪，现在阳光一照，又冻上一层薄冰，因此脚底下的雪发出嚓嚓的响声。克里斯丁对在寒冷气候中走路感到十分愉快。因此，西蒙把所说的那匹马带到街上的时候，她兴致勃勃地同自己的未婚夫谈起马来。她对马也懂得一点门径，因为过去经常同父亲在一起。这匹马很出色——是一匹深灰色的公马，沿脊背有一条黑色的条纹，鬃毛剪得短短的，躯干匀称，精神抖擞，不过身材并不高大，也不很结实。

“一个全副武装的人骑在它身上，它支持不住很久的，”克里斯丁说。

“不，不过我并不打算派这个用场，”西蒙说。

他把马牵到屋子后面的荒地上，让它奔跑，又让它慢慢地

走，自己骑着，还让克里斯丁骑一阵子。因此他们在白雪皑皑的草地上待了很长时间。

最后，克里斯丁捧了一些粮食喂马，西蒙把手臂靠在马背上站着，突然说：

"克里斯丁，我感觉到，你和我母亲之间好象有点儿不大融洽？"

"我对你母亲并没有什么不满，"克里斯丁说，"不过我和安格尔德夫人没有什么话好说！"

"你显然认为，你和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西蒙说，"在时机成熟以前，我不想强求你，克里斯丁，不过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还一直没有机会和你谈谈呢！"

"我向来不喜欢多说话，"克里斯丁说，"我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而且相信，如果我和你的事情不成功，你也不会认为有很大的损失！"

"我是怎样想的，你知道得很清楚，"西蒙回答，并且向她看了一眼。

克里斯丁脸上升起了红云。她对西蒙的追求毕竟并没有产生反感，为此她感到很痛苦。过了半晌，西蒙说：

"是你不能忘记哥尔德之子阿尔纳吗，克里斯丁？"克里斯丁定睛直视着他。西蒙继续说，他的语气是温和而亲切的："我不会为此而责备你，你们是象兄妹一样在一起长大的，而且这件事情还刚刚过了一年。不过你可以相信我，我是为你好……"

克里斯丁的脸色顿时煞白。暮色苍茫中他们在城里走着，谁也不再说一句话。在街道尽头，蓝盈盈的空中挂着一钩新月，月光盖住了闪烁的星星。

"总共才一年，"克里斯丁心里想，她已记不起她最后一次

回忆阿尔纳是在什么时候。她感到很害怕——难道我是个轻佻的、品质恶劣的坏女人吗？——总共才一年以前，她看到阿尔纳躺在棺材里，认为自己一生中再也不会有快乐了……于是她默默地呻吟起来，对自己的心的不坚定和一切世事的变化无常感到害怕。埃尔伦啊，埃尔伦！难道他也会把我忘掉吗？然而，如果她自己会在什么时候把埃尔伦忘掉，看来毕竟更为糟糕！

安德列斯大人带着子女赴王宫参加盛大的圣诞节招待会。克里斯丁看到了王宫里豪华富丽的陈设。他们还到哈康国王和先王艾利克的王后伊萨贝尔·勃留斯①在座的大厅里。安德列斯大人抢上一步，向国王请安，他的子女和克里斯丁站在稍后一点。克里斯丁心里想着奥斯希德夫人对她说过的一切话。她想起了，国王是埃尔伦的近亲——他们的祖母是姐妹，——可她是被诱惑而成为埃尔伦的情妇，她没有任何权利到这里来，特别是置身于象安德列斯骑士的子女那样一些善良而可敬的人们之间。

突然她看见了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他走到伊萨贝尔王后面前，低着头，把一只手按在胸部，站在那里聆听对他所说的话。他身上穿着农会过节时所穿的那件褐色的绸衣服。克里斯丁躲在安德列斯大人的两个女儿背后。

过了很久，当安格尔德夫人带着三个姑娘谒见王后的时候，克里斯丁已经看不见埃尔伦的影踪。不过，实际上她也不敢抬起头来找寻。她不时问自己，埃尔伦是否还在大厅里。她似乎

---

① 艾利克二世(1280—1290年在位)是哈康五世的哥哥和前任国王，娶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勃留斯之女伊萨贝尔为后。

觉得，她身上感觉到埃尔伦的目光，但除此以外，她又觉得所有的人都看着她，仿佛大家都知道她是个说谎的女人，在按少女打扮披散的头发上戴着一个金发箍。

埃尔伦不在青年们宴饮和席后举行舞会的那个大厅里。这一天晚上克里斯丁必须与西蒙手搀着手跳舞。

沿着长的一边墙壁，有一只固定在地板上的桌子，宫中的侍役整夜地把啤酒、蜂蜜和葡萄酒端到桌子上。有一回，西蒙带她到桌子旁边，为她的健康而祝酒，克里斯丁看到埃尔伦就站在她身边，在西蒙背后。埃尔伦看着她。克里斯丁从西蒙手中接过酒杯凑到嘴唇上去的时候，她的手颤抖起来。埃尔伦向他身旁的一个人，一个高大、强壮、漂亮的中年人急躁地低声说话，那个人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仿佛非常生气。少顷，西蒙又把克里斯丁拉去跳舞了。

她记不清这个舞跳了多久，乐曲没完没了地演奏着，由于挂虑和不安，每一分钟都长得难以忍受。最后舞蹈结束了，西蒙又带她到桌子旁边去喝饮料。

有一个朋友走到西蒙身边和他讲话，后来带着他往一旁走了几步，到一大堆年轻人那里。于是埃尔伦就出现在克里斯丁面前。

“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埃尔伦低声说，“但不知道从何说起……主耶稣啊，克里斯丁，你怎么啦？”他看见克里斯丁的脸色白得象纸，急忙问道。

克里斯丁目光中看到他的身影模模糊糊的，仿佛他们的脸盘之间隔着一层雾幕。埃尔伦从桌上拿起一杯酒，喝了一口，递给克里斯丁。克里斯丁觉得这酒杯十分沉重，又觉得她的手仿

佛从肩关节上脱了骱；她没有气力把酒杯举到嘴唇边。

“原来如此，你和自己的未婚夫一起喝酒，却不愿意和我一起喝？”埃尔伦低声问。克里斯丁手中的酒杯掉在地上，她向前倒下，直接倒在埃尔伦的怀抱里。

她苏醒过来的时候，躺在一张长凳上。她的头枕在一个不相识的姑娘的膝盖上。她的腰带松开了，胸部扣住围巾的大扣环也解开了；有人拍着她的手掌，她的脸上湿淋淋的都是水。

克里斯丁抬起身子坐着。她在围着的一圈人中瞥见埃尔伦，埃尔伦脸色苍白，好象有病的样子。克里斯丁自己也感觉到浑身瘫软，仿佛全部骨骼都松散了，头脑变得沉重而空洞。可是她的内心却隐藏着一个非常清晰、非常迫切的思想——她需要和埃尔伦谈一谈。

她对站在她身边的西蒙·达莱说：

“我太热了——这里点了这么多蜡烛……而且我不习惯喝这么多的葡萄酒……”

“现在你好些了吗？”西蒙问。“你把大家吓了一跳……也许，你要我送你回家吗？”

“还是稍等一下，等你父母亲准备走的时候一起去吧，”克里斯丁镇静地说。“在这里坐下吧，我不能再跳舞了。”她用手掌在自己身旁的坐垫上拍了拍，把另外一只手伸向埃尔伦。

“在这里坐下，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我还没有来得及向你问好！英格贝尔不久以前还在说，你现在把她完全忘掉了。”

她看到，埃尔伦比她更难以控制自己，她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克制住嘴边露出的温柔的微笑。

“谢谢这位姑娘，她还惦记着我，”埃尔伦结结巴巴地说，“我已经在担心她把我忘了呢。”

克里斯丁迟疑了片刻。她不知道该怎样说才能适合于轻佻的英格贝尔的口气，同时又能为埃尔伦正确地理解。这时，由于感觉到这几个月以来她一直得不到帮助，她心中产生了不快，于是她说：

“可敬的埃尔伦，你怎么能够认为我们姑娘们会忘记那个见义勇为维护我们名誉的人？”

她看到，她的话仿佛在埃尔伦脸上击了一拳，马上就感到后悔。但这时西蒙问，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克里斯丁把她和英格贝尔在艾卡山树林中遇险的事情告诉了他。她看到西蒙对此并不怎么感到高兴。于是她就请求西蒙到安格尔德夫人那里去问一下，他们是不是很快就要回家了。她毕竟感到十分疲乏。

西蒙走开后，她向埃尔伦看了一眼。

“真出色，”埃尔伦低声说，“我真没有想到你竟能这样巧妙地随机应变！”

“我不得不学习隐瞒和躲闪，这一点你是很清楚的，”克里斯丁阴郁地说。

埃尔伦深深地喘着气；他的脸色仍旧很苍白。

“这么说来，果然是这样了？”他低声说，“可是你曾经答应过我，如果发生这种事情，你就去找我的朋友！主可以证明，我每天都在想你，会不会发生最糟糕的事情……”

“我知道，你认为糟糕的是什么，”克里斯丁简短地说。“你可以不必担心这一点。可是我觉得，你不给我捎一句问候的话来，这要糟糕得多……难道你不明白，我在那里修女们之间象一个陌路人，象一只寄人篱下的小鸟！……”她感觉到眼睛里有了眼泪，就不讲下去了。

“是由于这个原因，你现在才和兑弗林庄园的一家人过日子

吗？"埃尔伦问。这句话使克里斯丁很伤心，她回答不出话来。

克里斯丁看见安格尔德夫人和西蒙走进门来。埃尔伦的手搁在他自己的膝盖上，离克里斯丁很近，可是她不能握它……

"我必须同你谈谈，"埃尔伦充满热情地说。"我们相互之间还没有说过一句实实在在的话！……"

"耶稣受洗节到圣马利亚礼拜堂来做弥撒吧，"克里斯丁匆匆地说，同时站起来，向西蒙和他的母亲迎上前去。

在回家的路上，安格尔德夫人对克里斯丁十分关心，非常亲切，还亲自扶她上床。和西蒙谈话不需要等到第二天，那时他就说：

"怎么会发生你替菲利普斯之女英格贝尔向这个埃尔伦问候的事情？如果他们之间有什么暧昧关系，你还是不要插手吧！"

"他们之间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克里斯丁说。"她不过喜欢说话罢了！"

"我还觉得，"西蒙说，"你也应该小心些，不要和这个喜欢多嘴的姑娘在树林里或大路上瞎闯。"

可是克里斯丁不耐烦地对他说，她们是迷了路，这不是她们的过错。于是西蒙再也无话可说了。

第二天，兑弗林庄园的一家人把克里斯丁送回修道院，自己也返回兑弗林庄园去了。

在整整一星期中，埃尔伦每天到修道院的礼拜堂里去做晚祷，可是克里斯丁一次也未能和他讲上一句话。她感觉到自己仿佛是一只头上戴着小帽、被缚在木架上的鹰。除此以外，他们上次见面时相互之间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使她感到烦恼——

这都是些不该说的话。她徒然一再劝慰自己说，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因此他们两人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有一天傍晚，天色已经暗下来，会客室里来了一个漂亮的女人，模样儿象是一个市民的妻子。她要求会见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她说，她是服装店的老板娘，她的丈夫刚从丹麦回来，带来一批漂亮的斗篷。卑尔哥夫之子奥斯蒙要送一件斗篷给自己的侄女，请姑娘跟她去挑一件自己最中意的斗篷。

克里斯丁获准同这个女人一起去。她觉得不象是叔父想赠送给她一件贵重的礼物，而且叔父派一个不相识的女人来请她，也很奇怪。这个女人起初沉默寡言，对克里斯丁提出的询问不大回答，可是一到城里，忽然说：

"我不想欺骗你，你是一个很好的孩子，我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你，你自己决定吧。我不是你叔父派来的，而是另外一个男人——也许你能猜到他的名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不要跟我去！我没有丈夫，但我必须维持我自己和亲人的生活，因此我开了一个小客栈和小酒店，在那里不必担心发生罪恶活动，也不用怕城里的警官，但我不想把自己的房子作为欺骗你的场所。"

克里斯丁站住了，羞得满面通红。她为埃尔伦感到一种奇怪的痛苦和羞耻。那个女人说：

"我送你回到修道院里去，克里斯丁，不过你必须给我一点钱作为酬劳——那个骑士答应给我一笔很大的赏金。我以前也是很漂亮的，也受过骗。因此请你在晚祷的时候记着我——我叫具蝇子勃栾希德！"

克里斯丁从手指上脱下一个戒指，送给那个女人。

"你的行为很正直，勃栾希德，不过，如果这个人不是别人，

是我的亲戚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那么我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他要我替他和我的叔父调解纠纷。你不用担心，不过，你事先警告我，我还是要谢谢你。”

臭蝇子勃栾希德转过头去，掩盖住自己的微笑。

她带领克里斯丁穿过克列门特礼拜堂后面的小巷，往北走到河边。这里，在河岸坡上有几幢单独的小房子。她们在一些栅栏中间走着，这时埃尔伦走了过来。他向四周扫了一眼，脱下自己的斗篷，把它裹在克里斯丁身上，又把风帽扣住她的脸。

“你对我的计策是怎么想的？”他很快地低声问。“你大概认为我这样做很不好吧，不过我必须同你谈谈。”

“好吧，考虑什么好，什么不好，对我们是没有多大必要的，”克里斯丁说。

“别这么说，”埃尔伦说。“一切都是我不好……克里斯丁，我每天、每夜思念着你，”他在克里斯丁耳边低声说。

克里斯丁和他的目光相接触的一瞬间，她身上感到一阵颤栗。她感觉到，埃尔伦这样看着自己的时候，如果除了对他的爱以外还能想到其他什么，那么自己简直是一个有罪的人。

臭蝇子勃栾希德往前走开了。埃尔伦和克里斯丁走进院子，埃尔伦问：

“到起居室里去，还是在楼上小房间里谈谈？”

“随你的便，”克里斯丁回答。

“楼上很冷，”埃尔伦低声说。“需要躺在床上……”克里斯丁只是点了点头。

埃尔伦刚关上门，克里斯丁就投入他的怀抱。他使克里斯丁的身子象芦苇一样弯下来，一个个热烈的亲吻使她双眼迷离，

娇喘吁吁。埃尔伦急不可耐地拉下她身上的两件斗篷，丢在地上。然后，他把穿着浅色的修道院服装的姑娘高高地托在手里，把她抱到床上。克里斯丁在他狂暴的激情和自己对他突然产生的依恋之情影响下，紧紧地拥抱着他，把脸紧贴在他肩上。

小房间里很冷，桌上点着一支蜡烛，在烛光下他们看到自己呼气时吐出的热气。不过床上堆着各种各样的毯子和毛皮；上面有一张大熊皮，他们就把它盖在自己身上，蒙住了头。克里斯丁不知道她在埃尔伦怀抱里躺了多少时间，后来埃尔伦说：

"现在应该谈谈该谈的话了，我的克里斯丁，真的，我不敢留你在这里时间过久！"

"如果你愿意，我敢整夜留在这里，"克里斯丁低声回答。

埃尔伦把脸颊贴在她的脸颊上。

"那我就不是你的朋友了！这样已经很糟糕了，我不能由于我的过错而使你被人说坏话。"

克里斯丁没有回答——埃尔伦的话使她心里感到很痛苦：她不明白，既然他自己叫她到这臭蝇子勃栾希德的屋子里来，怎么还能说这样的话！她自己也不明白她是怎样知晓的，她知道这所屋子不是个规矩地方。而埃尔伦似乎等待着，一切都象过去经历过的那样进行，因为他已经在床帐外面准备了一杯蜂蜜。

"我本来考虑，"埃尔伦又说，"如果没有别的出路，就强迫把你带到瑞典去 —— 英格贝尔夫人① 去年秋天很好地接待过我，还记得我们之间的亲戚情谊。不过我现在带着赎罪的罚金

① 指英格贝尔公爵夫人，她是挪威国王哈康五世的女儿和年幼的瑞典国王马格努斯的母亲。在此不久以前，马格努斯被瑞典贵族立为国王，以继承被推翻的国王比尔格。

——你知道，我已经从祖国逃亡过一次了，我不愿意人家把你与另一个女人相提并论！”

“把我带到你侯萨村老家去吧，”克里斯丁低声说。“我没有力量再和你分开，再不能在修道院里和其他姑娘们在一起了！你的亲族和我的亲族想必都非常和气和通情达理，他们会答应我们结合，同我们和解的……”

埃尔伦发出一声呻吟，把躺在自己怀抱里的克里斯丁紧搂了一下。

“我不能带你到侯萨村去，克里斯丁！”

“为什么不能？”克里斯丁低声问。

“去年秋天埃琳娜到那里去了，”埃尔伦停了半晌说。“我无论怎样都没有办法让她离开我，”他充满热情地继续说，“除非用武力把她赶走，把她放在雪橇上拉到随便什么地方去！但是我觉得我不能这样做——她还带来了我们的两个孩子……”

克里斯丁感觉到，她仿佛坠在深渊里，越坠越深，她用吓呆似的声音说：

“我还以为你已经同她分手了……”

“我本来也是这样认为的，”埃尔伦简短地回答。“可是她大概在厄斯特谷地，她原先住的地方，听到人们说，我打算结婚。你看到了圣诞节和我在一起的那个人吧，他是我的养父，海斯特涅斯的彼得之子波尔德。我从瑞典回来，到过他那里，还在萨耳特湾我的亲戚阿耳夫之子海明那里住了一阵子，我对他们两个都讲过准备结婚的事情，并请求他们帮助。这件事被埃琳娜听到了……

“我对她说，她可以为自己和为孩子向我提出要求，要拿什么就拿什么，可是她的丈夫西哥尔德……听说，他活不过这个

冬天，……这样，就谁也不能阻碍我和她在一起生活……

“我夜里同哈夫图尔和乌耳夫睡在马厩里，埃琳娜睡在房间里，睡在我的床上。我能想象得到，我的仆人在背后把我大笑一番……”

克里斯丁说不出一句话。过了片刻，埃尔伦又说：

“你知道，到我们俩订婚的那一天，她最终必须明白，她是无能为力的……她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

“不过对两个孩子是很为难的。我整整一年没有看见他们——他们长得很漂亮……我很难保证他们的前途。即使我能同他们的母亲结婚，对他们也未必会有多大帮助。”

克里斯丁的脸颊上慢慢地淌下泪水。于是埃尔伦说：

“难道你没有听到我同亲戚们说的话吗？他们对我要结婚这件事都非常满意。于是我说，我要娶你为妻，不要其他任何人。”

“这他们大概不高兴吧？”克里斯丁终于用没有巴望的口吻问道。

“难道你还不明白，”埃尔伦阴郁地说，“他们能对我说的只有一句话：在你与安德列斯之子西蒙的婚约解除以前，他们不能也不愿意同我去见你父亲！克里斯丁，由于你同兑弗林庄园的一家人在一起度圣诞节，我们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克里斯丁完全失望了，低声啜泣着。她以前就感觉到，在她的爱情中有不好的、不正当的成分，现在她看到，这都是她自己的过错。

过了一会儿她从床上起来的时候，冷得瑟瑟发抖。埃尔伦把两件斗篷都裹在她身上。天色已经完全黑了，埃尔伦送她到圣克列门特礼拜堂的墓地，剩下一段到农内塞脱修道院的路程由勃栾希德护送。

7

隔了一星期，臭蝇子勃朵希德来通知说，斗篷已经做好了。克里斯丁跟她去，象上次一样又同埃尔伦在小房间里相会。

他们分别的时候，埃尔伦送给她一件斗篷。

“现在你有东西可以在修道院里给她们看看了，”他说。

斗篷是用红丝线织成的天蓝色丝绒做的。埃尔伦问克里斯丁是否看出，这与那天在树林里她身上穿的那件衣服是同样颜色的？克里斯丁自己也很惊讶，埃尔伦的这句话竟使她感到极大的高兴——她觉得，埃尔伦从来也没有给过她更大的高兴。

不过今后他们不能再用类似的方法见面了，另找新的方法可并不容易。埃尔伦经常到修道院的礼拜堂里去做晚祷，祈祷后克里斯丁有时奉命到住在修道院房子里的世俗人家去：这样她与埃尔伦就能在冬天黄昏的黑暗里在栅栏旁边偷偷地讲几句话。

于是克里斯丁想到一个主意，请求波坦齐亚修女准许她去看望几个操劳过度的老太婆，这几个老太婆是修道院出于慈悲心而收养的，住在就近田野里的一幢小房子里。房子后面有一个养牛的板棚，克里斯丁去看望她们时曾经去看过牛。她让埃尔伦到那里去与她相会。

她稍稍有点惊讶地看到，尽管埃尔伦在她身边感到非常快乐，然而她竟然想出这样的计策，毕竟使埃尔伦感到难堪。

“你同我相识对你没有好处，”有一天傍晚埃尔伦说。“现在你学会了怎样耍花招。”

“在这件事情上，你是不应该责备我的！”克里斯丁懊恼地

回答，

"我责备的不是你，"埃尔伦急忙不知所措地说。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竟会这样轻易地撒谎，"克里斯丁继续说。"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一切都是可能的。"

"这并不都是这样的，"埃尔伦仍旧用那种口气说。"你还记得吗，去年冬天你没法对你的未婚夫说，你不想嫁给他？"

克里斯丁没有回答，只是用手在他脸上抚摩了一下。

每当埃尔伦对她说这类事情，使她恼恨或使她惊讶的时候，她总是越加感觉到自己对埃尔伦的爱恋。她乐于把他们爱情中一切可耻的、不好的东西都归咎于自己。如果那时候她有勇气同西蒙认真地谈一谈，那么现在他们就会大大地接近圆满的结局了。埃尔伦已经竭尽全力同亲戚们谈了自己心中打算的婚事。在修道院漫长、忧郁的日子里，她不止一次地这样对自己说——埃尔伦想把事情尽可能办得好一点，正确一点。她回想起埃尔伦向她描绘他们将来结婚的情景时，脸上总是浮起充满柔情蜜意的微笑：她穿着绸缎和丝绒的衣服，骑着马到礼拜堂去；她披散的头发上戴着高高的黄金的花冠，被送上合欢床。"在你无比美丽的秀发上戴着花冠！"他说，并且把分开的手指插进她的发辫。

"不过，对你来说，这不会有多大意思，因为你事先就已经占有了我！"有一次埃尔伦说这些话的时候，克里斯丁沉思地说。

埃尔伦猛地把她搂在怀里。

"你想，我能记起我生平第一次过生日或第一次在故乡看见冬天以后山里的树木发绿的情景吗？可是我记得你第一次属于我以及以后每一次的情景。占有你，就象是经常过生日或者经

常在碧绿的树林里打鸟，我是不会感到厌倦的！……”

于是她幸福地偎依在埃尔伦身上。那倒并不是因为她在这顷刻之间相信，一切都会象埃尔伦很有把握地期待着的那样——克里斯丁认为审判他们的日子大概快到了。今后的日子不可能仍旧那样平稳……可是这一点她并不十分害怕——她更为害怕的是在一切都暴露出来以前埃尔伦就动身到北方去，这样她又得和埃尔伦分离，一个人孤单单地留下来。现在埃尔伦住在阿克海岬①的一个城堡里；由于国王在吞斯堡②病危，守备到国王那里去了，城堡暂时由波尔德之子蒙南代管。但埃尔伦迟早要回家去料理自己的家产。克里斯丁甚至不愿意向自己承认，她之所以害怕埃尔伦回到侯萨村老家去，是因为那里有他的情妇等待着他。也不是因为与埃尔伦在一起被揭露，比独自一人受到责问并向西蒙和父亲讲述她自己的心事可以少害怕些。

克里斯丁几乎希望惩罚来得越快越好。因为她现在除了对埃尔伦的思念以外，没有其他的思想。她白天思念他，晚上梦见他。她并不感到后悔，她安慰自己：她为他们私自窃取的一切而付出昂贵代价的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她在贫苦老太婆的畜栏里与埃尔伦相会的那些短促的傍晚时刻，她充满热情地投身在埃尔伦的怀抱里，仿佛要以自己的灵魂为代价，来取得使自己属于他的权利。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看来埃尔伦正象他所希望的那样顺利。克里斯丁从来没有发现修道院里有人怀疑她。当然，英格贝尔

---

① 奥斯陆港门的海岬，上面有城堡。

② 现名顿斯堡，在奥斯陆湾出口处，是国王的一个行宫。

知道她常去会见埃尔伦，不过克里斯丁明白，英格贝尔绝对不会想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会超过一般调情的程度。一个规矩人家出身的订了婚的少女敢于破坏父母替她订的婚约——这甚至连英格贝尔也不能想象。克里斯丁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于是一刹那间她又充满恐惧：也许，她真是犯下了前所未闻的罪孽！她又希望事情赶快暴露出来，就此了结……

复活节来到了。克里斯丁无法明白，这个冬天是怎样过去的。她一天不看见埃尔伦，就觉得日子长得象难挨的一年，这难挨的漫长日子汇集在一起，变成没有尽头的岁月。现在春天和复活节到来了，克里斯丁觉得，国王的圣诞节招待会似乎是前不久的事情。她要求埃尔伦节日期间不要和她约会。克里斯丁想，不管她提出怎样的要求，埃尔伦一定能做到。那时他们在大斋期间触犯戒律，既是她本人的罪，也是埃尔伦的罪。这一次她希望他们能在复活节守戒。虽然不同埃尔伦见面是非常难受的。也许，他很快就要离开这里——这方面，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可是克里斯丁知道，国王病势垂危，她想，也许这会使埃尔伦的处境有所改变。

这就是克里斯丁眼下的情况。可是在复活节过后的一天，有人通知她到楼下会客室里去见她的未婚夫。

西蒙向前迎上一步，伸出手来，这时克里斯丁顿然明白，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西蒙的脸色和平时不一样，他笑的时候，他的一双灰色的小眼睛并没有露出笑容。克里斯丁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严肃的表情倒对西蒙更为相称。他穿着旅行服装，模样也很好——他穿的是一件裹紧在身上的蓝色长外衣，褐色的披肩连着风帽。这时他早已把风帽脱下了，他的淡褐色头发，

由于空气潮湿，比平常更加鬈曲。

他们坐着谈了几句话。斋戒期间西蒙在福尔莫庄园，几乎每天都到约栾寨去。那里一切都顺利，乌耳希德的身体比意料中的要好；兰波尔现在住在家里，她是一个活泼美丽的小姑娘。

“你想在农内塞脱修道院里待一年，现在一年快到了，”西蒙说。“你家里已经开始在为我们的订婚仪式作准备。”

克里斯丁一言不发，于是西蒙继续说：

“我对劳伦斯说，这件事情等我到奥斯陆去和你谈一谈。”

克里斯丁垂下头，低声说：

“西蒙，这一切我很想同你单独谈一谈。”

“我自己也明白，需要这样，”安德列斯之子西蒙回答。“我刚才就想请你去问一下格鲁阿夫人，能不能准许我们在花园里稍稍走一会儿……”

克里斯丁很快地站起来，悄没声儿地走出房间。过了片刻，她随同一个拿着钥匙的修女回来。

从会客室有一扇小门通往种药草的花园。这个花园座落在修道院西部的房屋背后。修女开了门，克里斯丁和西蒙走进一团浓雾之中，在树丛中只能看到前面几步远的地方。近处的树干变得象煤炭一样黑，每一根粗粗细细的枝条上挂着一串串珍珠般的水滴。潮湿的土地上，新下的雪有些地方已开始融化。灌木丛下面，有些鳞茎类植物已经在开白色和黄色的小花。紫罗兰枝头散发出清新的、沁人心脾的香味。

西蒙搀扶克里斯丁到就近的一张长凳前面。他坐下，向前微微弯下身子，把臂肘撑在膝盖上。然后，带着几乎看不出来的古怪笑容注视着克里斯丁。

“我觉得，我几乎已经知道你想同我谈些什么，”西蒙说。“有

另外一个男人，你喜欢他超过喜欢我？"

"正是这样，"克里斯丁低声回答。

"我还觉得，我知道他的名字，"西蒙用比较严厉的口气说，"他是侯萨村的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

过了一会儿，克里斯丁用仅能听出的声音问道：

"这样说来，你也听到传闻了？"

西蒙坐着，手里玩弄着一把短剑，把它从一只手里丢到另一只手里。

"听到自己的未婚妻说这种话是很奇怪的！"他说。"这对我们两人都是个好兆头，克里斯丁！"

克里斯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假如现在你娶我做妻子，西蒙，你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是的，万能的主看到，大概是这样的！"安德列斯之子西蒙说。

"那么，我能希望你会支持我，请求安德列斯大人和我父亲同意解除我们的婚约吗？"克里斯丁胆怯地、不好意思地说。

"你希望这样吗？"西蒙说。他停了片刻。"主知道，你自己是否明白你说的是什么话！"

"是的，我明白，"克里斯丁说。"我知道，法律上写明，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一个姑娘违反自己的意愿嫁人，否则她可以向市民会议提出申诉……"

"大概不是向市民会议，而是向主教，"西蒙带着苦笑说。"要知道，我没有理由去学习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是怎样写的。你自己也不考虑要向应该请求的地方去提出请求吗？你知道，如果这对你非常痛苦的话，我也不要求你遵守自己的诺言。可是你怎么能不明白——我们之间决定订婚已经有两年了，订婚和

结婚的事情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在这之前，你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表示反对的话！现在你提出要解除我们的婚约，克里斯丁，你考虑过没有，这将意味着什么？”

“你不是自己也不想娶我吗？”克里斯丁说。

“不，我要娶你的！”西蒙简短地说。“如果你不是这样想的，那么请你重新考虑一下……”

“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和我互相凭着对基督的信仰起了誓，”克里斯丁浑身颤栗着说。“如果我和他不能成为夫妇，那么我和他两人今后谁也不结婚！……”

西蒙沉默了很久。最后困难地说：

“那我就不明白了，克里斯丁，你说，他没有诱骗你，也没有给你什么许诺，指的是什么。他诱骗了你，使你违背自己父母的意旨！……你考虑过吗，你将会得到一个怎样的丈夫？你要嫁给他的那个人，他曾经夺取别人的妻子作情妇，现在又要夺取别人的未婚妻作妻子……”

克里斯丁噙着眼泪，嘶哑地低声说：

“你说这些话，是为了使我痛苦。”

“你认为我要使你痛苦吗？”西蒙低声问。

“这一切本来都不会这样，如果你……”克里斯丁犹豫不决地说。“要知道，他们也没有征求过你的意见，西蒙，这是你我的父亲私下说定的。如果是你自己选中了我，那就另当别论了！……”

西蒙把短剑刺入长凳，用力甚猛，短剑就这样矗立着。过了一会儿，他把短剑拔出来，想插回到剑鞘里，可是插不进去，因为剑头弯了。于是他重新把它从一只手里丢到另一只手里。

“你自己知道，”他颤抖着低声说，“你说，如果是我怎么怎

么，那就另当别论，你知道这不是实话……你清楚地知道我想对你说什么话……不止一次……你这样对待我，如果我还要说这样的话，我就不是一个男子汉了……以后……哪怕撬开我牙齿也不可能再使我说出这些话……

“起先我以为，你爱的是那个死去的男孩。我决定让你安静地待一段时间……你当时对我还没有充分认识……我觉得，在他死后这么快就来搅乱你的心情是不应该的。现在我看到，要不了多久你就忘掉了……而现在……而现在……现在……”

“是的，”克里斯丁镇静地说。“你的话我明白，西蒙。现在我不能希望你成为我的朋友了。”

“成为朋友！……”西蒙简短地说，同时奇怪地笑起来。“难道你现在还需要我的友谊？”

克里斯丁的脸红了。

“你是个男人，”她低声说。“而且早已成年，自己的婚事可以自己作主……”

西蒙用锐利的目光看了她一眼。接着又象刚才那样大笑起来。

“我懂了！你是想要我说，这是我的主意……要我把婚约破裂的罪名拉在自己身上？……

“如果你的愿望确实是坚定的，如果你敢于，如果你要把事情搞到底，那么我可以这样做，”他低声说。“我可以在家里对自己的亲人这样说，也可以对你所有的亲人这样说，除了一个人。对你的父亲你必须说明全部真相。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亲自代你向他转达，尽量减轻你的为难，不过应当让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知道，我对他说的话是从来不失信的。”

克里斯丁用双手紧紧地抓住长凳的边沿；这几句话比西蒙·

去来所说的其余话更使她感到痛苦。她脸色苍白，害怕地抬起头来看着他。

西蒙站起来。

“我们该回去了，”他说。“也许你和我都感到有点儿冷了，那位修女还拿着钥匙坐在那儿等着我们呢……我给你一星期时间，你对这一切都仔细考虑一番，我在城里还有些事情。我在离开以前再到这里来找你谈，我想，在这以前，你也未必想见我。”

8

克里斯丁对自己说，现在这一点至少已经结束了。她感到非常疲乏，软弱无力，苦苦地思念着能投入埃尔伦的怀抱。

夜里大部分时间她睡不着，打算去做一件过去她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派一个人到埃尔伦那里去。要找一个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人是不容易的。预备修女们从来不出修道院大门，况且克里斯丁也不知道她们中间谁能够接受这样的托付。在修道院的田地里从事各种农活的男人都是些上年纪的人，他们除了需要找女院长本人谈话以外，难得走近修女们住的房屋。只有奥拉甫……他是在花园里劳动的少年。他是一生下来就被丢在礼拜堂楼梯上的弃儿，后来被收留下来作为格鲁阿夫人的养子。听说，他的母亲是一个预备修女，她本来大概要接受剃度，可是在监牢里关了六个月——据说，是由于说话鲁莽，不听劝导，况且这时已发现她有孩子，——她拿了预备修女的服装，此后一直在畜栏里劳动。最近几个月克里斯丁经常想到英格丽德修女的命运，不过她没机会和英格丽德谈话。信托奥拉甫是要

冒风险的——他还是个孩子。格鲁阿夫人和所有修女碰到这个孩子的时候，经常和他谈谈话，开开玩笑。克里斯丁想，现在她已经不能再怕冒风险了。因此，两天后，奥拉甫早晨进城的时候，克里斯丁托他到阿克海岬去带信给埃尔伦，要埃尔伦想法和她单独见面。

当天傍晚，埃尔伦的心腹仆人乌耳夫来到修道院大门。他说，他是卑尔哥夫之子奥斯蒙的仆人，主人吩咐，请求准许他的侄女到城里去一下，因为奥斯蒙抽不出时间亲自到农内塞脱修道院来。克里斯丁以为，这样事情会办糟的，可是波坦齐亚修女问她，是否认识这个听差，她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她同乌耳夫一起来到臭蝇子勃栾希德的屋子里。

埃尔伦在小房间里等她——他很担心和紧张，克里斯丁一下子就明白，他又在担心这件看来使他最害怕的事情。

克里斯丁经常感到很不快，既然他们彼此都无法克制自己，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害怕她怀孕。这一天傍晚她的心情本来就很激动，因此她对埃尔伦谈到这一点的时候，话也说得很激动，很气忿。埃尔伦满面通红，把头埋在她的肩膀上。

"你说得对，"埃尔伦说，"我应当竭力使你安宁，克里斯丁，不能这样不顾利害地拿你的幸福来开玩笑。如果你愿意……"

克里斯丁把双手勾住他的脖子，笑起来了，可是他紧紧地抱住克里斯丁的腰部，强迫她坐在长凳上，自己坐在桌子对面。克里斯丁隔着桌子伸手给他，埃尔伦热情地吻了吻她的手掌。

"我比你感到更大的痛苦，"埃尔伦充满热情地说，"在我看来，能够堂堂正正地同你结婚对我们两人都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要是你能明白就好了！"

"那么你当初就不应该先占有我。"

埃尔伦把脸埋在她的手中。

“是的，我是多么希望我没有给你造成这种罪恶。”他说。

“你和我都没有想到要这样，”克里斯丁热情地笑着说。“我只希望最终能得到自己的亲人和主的宽恕与谅解，那时候我才会惋惜自己已经戴上妇女的头巾而结婚！但只要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经常觉得，那时我甚至连谅解都不需要……”

“你应当使你的家庭重新得到尊敬和荣誉，”埃尔伦说。“我不应该把你拖到自己不光彩的事情中去！”

克里斯丁摇摇头。后来说：

“那么，你听到我和安德列斯之子西蒙的谈话，一定会感到高兴，他也不会强迫我遵守在我遇见你以前我和他订立的婚约！”

埃尔伦感到万分高兴，于是克里斯丁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不过她没有讲西蒙对埃尔伦表示鄙夷的话，只是提到西蒙不愿意在劳伦斯面前把破裂的罪名归咎于自己。

“这是可以理解的，”埃尔伦简短地说。“他和你父亲彼此不是很喜欢吗？可是对我呢，大概劳伦斯是不大喜欢的。”

克里斯丁领会这几句话的意思，这表示埃尔伦毕竟明白，到事情圆满结束，在她面前还有一段漫长的、艰苦的道路。她为此很感激埃尔伦。但埃尔伦不再提到这一点，他感到无比的高兴和幸福，他说，他本来怕她没有勇气和西蒙谈。

“我看到，你毕竟还有点喜欢他，”埃尔伦说。

“在我和你之间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即使我仍旧认为西蒙是一个正直的好人，你难道还会介意吗？”克里斯丁问。

“如果你不遇见我，”埃尔伦说，“你就会和他一起过多年好日子，克里斯丁。你笑什么？”

“啊！我想起了有一次奥斯希德夫人说过的话，”克里斯丁回答。“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她说，明智的人会过好日子，但敢于做丧失理智的事情的人会获得更好的生活！”

“愿主保佑奥斯希德姨妈，难道她这样教导你吗？”埃尔伦说，同时让克里斯丁坐在自己膝盖上。“多么奇怪，克里斯丁，我从来没有看到你感到害怕！”

“你从来没有看到过吗？”克里斯丁偎依在他身上问。

埃尔伦放她坐在床沿上，替她解开鞋带，脱去鞋子，可是后来又让她坐在桌子旁边。

“不，克里斯丁，现在我们的前途毕竟是光明的！”埃尔伦在她头上抚摩了一下说，“每一次我看到你，我总是难以置信，我会得到这样一个迷人、美丽的妻子，要不是这样，我大概绝对不会和你做过去做过的那种事情……坐在这里，和我一起喝一杯吧，”他请求说。

紧接着门上发出一阵敲门声——好象有人用剑柄在敲门。

“开门，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如果你在里面，请开门！”

“这是西蒙·达莱，”克里斯丁低声说。

“开门吧，见鬼，如果你是个男子汉，就开门吧！”西蒙大声叫喊起来，又敲了敲门。

埃尔伦走到床边，把钉子上挂着的宝剑拿下来。他无可奈何地向四面扫视了一下：

“这里你没有地方可躲，除非躲在床上……”

“即使我躲起来，也未必会有什么帮助，”克里斯丁说。她站起来。她的话说得非常镇静，可是埃尔伦看到她浑身在颤抖。“你必须开门，”她用同样的口吻说。西蒙又敲敲门。

埃尔伦走到门前，拔去门闩。西蒙手里执着一把出鞘的剑走进房间，但马上就把剑插进剑鞘。

三个人默不作声地站了一会儿。克里斯丁颤抖着，但在最初的片刻却同时又感觉到一种奇怪的、甜蜜的不安，在她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一个预感——两个男人要进行决斗，——于是她轻松地吁了一口气：这没完没了的几个月来的沉默等待、忧伤憔悴、担惊受怕，现在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她脸色苍白，闪着明亮的眼睛，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她的不安一下子变成了一种不可理解的、令人寒心的绝望。在西蒙·达莱的目光中，冷漠的鄙夷更甚于愤怒和嫉妒，她又向埃尔伦看了一眼，看到他脸上虽然有固执的表情，但他却受着羞愧的折磨。她忽然明白，埃尔伦竟把她带到这种地方来，其他的男人将会怎样评论他，她明白，现在这无异是给他一记耳光。她知道，埃尔伦现在情愿拔出宝剑，同西蒙决一死活。

“西蒙，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克里斯丁大声地、害怕地叫喊起来。

他们两人都向她转过身去。

“我来带你回家，”西蒙说。“你不能待在这里……”

“你不能再对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发号施令了，”埃尔伦怒气冲冲地说，“现在她是我的！……”

“原来如此，”西蒙粗暴地回答，“你竟把她带到这幢对新娘子最合适的房子里来！……”他停了一下，喘着大气，后来又克制住自己的嗓子，平静地说：“可是问题在于，我目前还是她的未婚夫——在她父亲把她领回家去以前！在这以前，我决心用手中的宝剑来保卫她还可以挽救的一部分名誉——在其他人心目中的一部分名誉……”

"这不用你管,我自己能够……"在西蒙的目光注视下,埃尔伦又羞得满面通红。"你以为我会见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害怕?"他勃然大怒,抓住剑柄。

西蒙把双手放在背后。

"我并不是胆小鬼,我不会害怕的,你别以为我怕你,"他仍旧用那种声音说。"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如果你不赶紧派媒人到克里斯丁的父亲那里去,我会和你决斗的,这一点我可以用自己的灵魂向魔鬼打赌!……"

"不用你吩咐,我会这样做的,安德列斯之子西蒙!"埃尔伦充满热情地说;他的脸又涨得通红。

"好;如果你能这样做,弥补你给这样一个年轻姑娘造成的罪恶,那么对克里斯丁也会好些,"西蒙泰然自若地回答。

克里斯丁为埃尔伦的痛苦而感到苦恼,她大声叫喊了一声。接着用脚顿着地板:

"你走吧,西蒙,走吧——你干吗要来管我们的事情?……"

"我刚才已经向你们解释过了,"西蒙回答。"在你父亲解除我和你的婚约以前,你们奈何我不得。"

克里斯丁完全绝望了。

"你走,你走,我一会儿就来找你……主啊,西蒙,你干吗要这样折磨我?你不是自己也认为我不值得让你关心我的事情吗?……"

"我这样做不是为了你,"西蒙回答。"埃尔伦,你对她说,叫她跟我走。"

埃尔伦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他推了推克里斯丁的肩膀说:

"你不得不走了,克里斯丁。西蒙·达莱和我——我们下一次再谈!……"

克里斯丁顺从地站起来，裹上斗篷。她的鞋子仍旧放在床前——她捡起来，可是当着西蒙的面，她简直无法把它穿在脚上。

街上又笼罩着浓雾。克里斯丁低着头，把双手插在斗篷里，象风一样快地奔跑着。由于要使自己忍住不哭出来，她的胸膛都要裂开了——她真想找到一个角落，让她能一个人躲在那里大哭一场……最最可怕的事情还在前面。在这一天晚上她体验到一种新的感受，并且由于这种感受的折磨而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她尝到了眼看自己所爱的人受到凌辱的滋味！

她在大街小巷和宽敞的广场中奔跑，那里的房屋都消失了，除了浓雾以外，什么也看不见。西蒙在她身旁，就在她的臂肘旁边走着。只是在她磕绊着什么东西的时候，才抓住她的手臂，不让她跌倒。

“别这样奔跑，”西蒙说。“人们在看着我们！……你颤抖得多么厉害，”他用比较温和的语气补充了一句。

克里斯丁一声不吭，继续走着。

她在街上的泥浆中一滑，两只脚全部浸湿了，冷得象冰一样——长袜虽然是皮革做的，但很薄。她感觉到袜子破了，泥浆渗进去，沾污了她的脚。

他们走到修道院的溪桥边，走得慢些，然后登上对岸的山坡。

“克里斯丁，”西蒙忽然说，“永远不能让你父亲知道这件事情！”

“你怎么会猜到我……在那里的？”克里斯丁问。

“我到这里来找你谈话，”西蒙简短地回答。“她们对我说你

被你叔父的仆人带走了。我知道奥斯蒙在哈台兰。你们的计策还不能说巧妙……你在听我说话吗？”

“是的，”克里斯丁低声说。“是我派人去对埃尔伦说的，我们需要在臭蝇子的屋子里见面，我认识这个女人……”

“啊，你应当感到害臊！不过，你不知道她是个怎样的人……可是他……你听见吗？”西蒙严厉地说。“如果还能掩盖的话，你应当掩盖起来，不要让劳伦斯知道你白白丧失了什么！如果已经不能掩盖，你应当尽量使他不要遭受最难堪的耻辱。”

“真奇怪，你怎么这样关心我的父亲，”克里斯丁颤抖着说。她想用挑衅的口吻说，可是她的声音被泪水打断了。

西蒙又伴着她走了一段路，后来停住脚步。他们两人单独站在浓雾中，克里斯丁迷迷糊糊地看到了西蒙的脸，西蒙的脸色是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我每一次到你们家里去，”西蒙说，“总是感觉到，你们不了解他是个怎样的人，你们，劳伦斯家里的妇女们！‘他不会管教你们，’这是特隆德·耶斯林说的！劳伦斯是个管教男人的材料，现在他却很需要来做这种事情！他是个天生的领袖，战士们会兴高采烈地跟着他冲锋陷阵！眼下这种人不合时宜——我父亲还记得他在博胡斯城下的战绩……但结果他只能象农民一样在山谷里度过一生……他结婚得太早了，你母亲性情抑郁，显然不能在这样的生活中减轻他的痛苦。的确，他有许多朋友，不过，你想，难道其中哪怕有一个能配得上他吗？……他命中没有儿子——因此你们，他的女儿们，就应当在他身后延续他的姓氏。难道能使他活到那一天，看到自己的一个女儿失去健康，另一个女儿失去名誉吗？……”

克里斯丁把双手按在心头上——她感觉到，她必须把心紧

紧地按住，才能取得她所必需的决心。

"你为什么还要说这些话?"过了一会儿她低声说。"你可是再也不要我了!……"

"当然，我……不……要!……"西蒙犹豫不决地说。"主原谅我，克里斯丁，我回想起你那天晚上在芬斯勃列肯庄园的小房间里的情景……如果我以后再根据一个姑娘的眼睛而相信她，就让魔鬼把我活捉去!"

"答应我，在你父亲到来以前，别再同埃尔伦见面，"当他们在大门口站定的时候，西蒙说。

"这一点我不能答应，"克里斯丁说。

"那么我会让他答应的，"西蒙说。

"我不同他见面，"克里斯丁急忙说。

"我以前送给你的那只小狗，"他们分手前，西蒙说，"交给你的两个妹妹吧——她们很喜欢它……假如你在自己家中看到它不是过于讨厌的话!……明天一清早我就到北方去，"他补充说，并且在告别时当着看门的修女的面握了握克里斯丁的手。

西蒙·达莱下山往市区的方向走去。他一边挥着拳头，一边低声自言自语，对着大雾漫骂。他立誓决不为克里斯丁而悲伤……仿佛他把一件东西当作是纯金的，可是就近仔细一看，原来却是铜的或锡的!去年，她脸色白得象纸，跪在地上，把手伸到火焰上，而今年，却在臭虱子的阁楼里和一个被开除教籍的好色之徒一起喝啤酒……真见鬼，不行!只是看在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面上，他住在山中的约栾寨庄园，相信……不，劳伦斯从来也没有想到，人家会这样蒙骗他!而现在西蒙自己要带信给他，还要帮助他们对这个人撒谎——正是由于这一点，

西蒙心中充满愤怒和悲伤。

克里斯丁不想遵守她对西蒙·达莱的诺言，不过她能做到的，也只是一天傍晚在路上同埃尔伦交谈了几句话。

她挽着埃尔伦的手站着，感觉到异常安静，埃尔伦却在回想臭蝇子勃栾希德屋子里发生的事情。他还得同安德列斯之子西蒙谈一谈。

"如果我们在那里打起来，那么这件事情就会传遍全城，"埃尔伦急躁地说。"这一点西蒙也知道得很清楚。"

克里斯丁明白，这件事情重重地刺痛了他。克里斯丁自己从那时起也不断地考虑着这一点——不能不意识到，在这场风波中，埃尔伦的名誉损失将与她本人的一样大。因此克里斯丁感觉到，现在他们真是化为一体了——她将为埃尔伦所作的一切事情，甚至是她所不喜欢的行为而负责，并且在亲身的皮肉上感觉到埃尔伦所受到的创痛。

三个礼拜后，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到奥斯陆来接女儿。

克里斯丁到会客室去会见父亲的时候，心中既觉得害怕，又感到痛苦。当她看到父亲的时候——父亲站在那里同波坦齐亚修女讲话，——落入她眼帘的第一个印象是：父亲的模样已不象她记忆中的样子。也许，他们一年前分别以来他没有变，不过克里斯丁在自己一生的岁月中一直看到他是个年轻漂亮、英气勃勃的人，并且在小时候经常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感到自豪。当然，他们在家中度过的每一个冬天和每一个夏天，都在劳伦斯身上留下痕迹，他渐渐地衰老了，正象这几年来她渐渐成长为一个年轻的女人一样。可是她过去没有看到这一点。她过去没有看到，父亲的头发在有些地方褪去了颜色，两鬓变成铁锈

般的棕黄色——浅色头发开始花白时都是这样的。他的脸颊干枯了，脸盘变长了，因此嘴边的肌肉象琴弦一般拉得很紧。年轻红润的皮肤变得苍白了，显出饱经风霜的样子。他并不伛偻，但斗篷里面的肩胛骨毕竟高高地凸了出来，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他的步伐轻捷而坚定，伸出手向克里斯丁迎上前来，但这动作已不象从前那样柔和而轻松。大概，这一切在去年早就如此了，只是那时克里斯丁没有注意到。也许，现在增加了一个过去所没有的小小的特点——一种沮丧的神情，正是这种神情使克里斯丁现在十分清楚地看到了一切。她流下了眼泪。

劳伦斯用一只手搂住她的肩膀，另一只手托起她的头。

"好吧，好吧，冷静一点，我的孩子！"他温和地说。

"你生我的气吗，爸爸？"克里斯丁低声问。

"你自己应该明白，我是生气的，"劳伦斯回答，一面继续抚摩着她的脸颊。"不过你当然知道，你不必怕我！"他忧伤地补充说。"真的，克里斯丁，你应当冷静！你这样做怎么不害臊！"克里斯丁哭得站不住了，只能在长凳上坐下。"我们不要在这里谈这件事，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父亲说，同时在克里斯丁身边坐下，抓住她的一只手。"你怎么没问问母亲和妹妹的情况？……"

"母亲对这件事说了些什么？"克里斯丁问。

"唉，你可以想象得到的！不过现在我们不要谈这件事，"他又重复了一句。"一般说来，她身体还好……"于是他开始讲述他所想到的家中的生活，克里斯丁也渐渐安静下来。

可是她觉得，由于父亲对婚约破裂的事情只字不提，她的内心更加紧张了。劳伦斯给了她一些钱，让她分送给住在修道院里的贫民，以及购买赠送给女友的礼物。他本人给了修道院

一笔巨大的捐款，也没有忘记给修女们礼物。因此大家都认为，克里斯丁是回家去举行订婚仪式和准备结婚的。父女俩最后一次在女院长的房间里和格鲁阿夫人一起吃了午饭，格鲁阿夫人给了克里斯丁最好的评语。

最后这一切都结束了。克里斯丁在修道院大门口向修女和女友们告别。劳伦斯带着她走到马匹跟前，抱她坐上马鞍子。她同父亲和约荣寨庄园的仆人们骑马下山，沿着她经常在黑暗中悄悄地溜达的那条路走到桥边，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后来她自由自在、前呼后拥地骑马在奥斯陆大街上走，觉得非常惊讶。她想起埃尔伦经常向她描述的隆重的迎亲仪式——心里感到很沉重。如果是埃尔伦带着她走，她心里会轻松得多！还要过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她必须做到单独时是一副样子，公开在人们面前时又装出另一副样子！这时她的目光落到父亲严肃而衰老的脸上，于是她迫使自己考虑：是的，埃尔伦的话毕竟是正确的。

客栈里还有几个旅客。傍晚大家一起在生炉子的小房间里吃晚饭。小房间里只有两张床，他们让劳伦斯父女俩住在这里，因为他们是最受尊敬的客人。因此，到了夜里，其余的旅客向他们客气地道过晚安，纷纷离席，去寻找睡觉的地方。克里斯丁沉入回忆——她偷偷地来到了臭蛆子勃荣希德的屋子里，让埃尔伦拥抱自己。由于痛苦和担心自己以后不再属于埃尔伦，她感到自己昏昏沉沉，仿佛生了病。她心里想："不，这里不再是我的地方了！"

父亲坐在一边的长凳上，看着女儿。

"我们这一次不到斯库格庄园去吗？"为了打破沉默，克里斯

丁问。

“不，”劳伦斯回答。“目前我只要听听你舅舅特隆德的意见就够了，因此没对你使用父亲的权力，”看到克里斯丁向他瞥了一眼，他解释说。“如果不是西蒙自己说，他不愿意娶一个被迫嫁给他的妻子，我本来是要使你遵守诺言的。”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我从来没有给过西蒙什么诺言，”克里斯丁急忙说。“你以前不是常说，你不会强迫我嫁人吗？……”

“如果我要求你履行这一段时期以来大家都知道的婚约，这不能算是强迫，”劳伦斯回答。“在两个冬天期间，大家都把你们当作未婚夫妻，你没有说过一句反对的话，在确定婚期以前，你从来没有表示过不满意。如果你想寻找替自己辩解的借口，认为去年婚事延期了，因此你没有说过忠诚于西蒙的誓言，那么我认为这不是诚实的行为！”

克里斯丁站着，眼睛望着火光。

“将来人们会说，你抛弃了西蒙，或者说你被西蒙抛弃了，我简直不知道这两种说法中哪一种更糟糕！”父亲继续说。“安德列斯大人派人来对我说……”说到这里，劳伦斯的脸红了。“他对儿子非常生气，要求我提出经济补偿，我要多少他给多少。我本该把实话告诉他——我不知道，是否还是撒个谎比较好些，——不过我说，如果需要赎罪的话，那么多半是我们的罪，不是他们的罪！然而不管是两者之中的哪一种情况，我们都会蒙受耻辱。”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耻辱，”克里斯丁低声说。“既然西蒙和我双方都同意！”

“同意？”劳伦斯接口说。“他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愉恨，不过

他说，在你同他谈过话以后，如果他要求你遵守自己的诺言，也许除了不幸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不过现在你应当告诉我，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难道西蒙什么也没有说？"克里斯丁问。

"大概，他认为你爱上了另外一个人，"父亲说，"克里斯丁，现在你应当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克里斯丁稍稍考虑了一下。

"主知道，"她低声说，"我非常明白，对我来说，西蒙是够好的，甚至太好了！不过，我确实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而且明白，如果我必须和西蒙一起生活，那么我生活中就永远不会有幸福的时刻。即使西蒙拥有英国的全部黄金，我还是宁愿要另外一个人，哪怕他只有一条奶牛……"

"我想，你不是在等我把你嫁给一个佣工吧？"父亲说。

"他的出身门第和我是相当的，甚至更高贵些，"克里斯丁回答，"我只是这样说说罢了。他有相当多的土地和财产，可是我宁愿和他睡在干草上，而不愿同其他任何一个男人睡在绸缎的被窝里……"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

"克里斯丁，我不想强迫你嫁给一个你所反对的人，这是一回事！尽管只有主和圣奥拉甫知道，你反对我替你物色的那个丈夫！但是你所爱的那个人，我能不能把你嫁给他，那是另一回事。你还年轻，不太懂事，要知道一个规规矩矩的人是不会去看中一个已经许了人的姑娘的。"

"在这种事情上，一个人往往自己做不了主！"克里斯丁冲动地说。

"好吧，就算这样。不过你自己大概也明白，我不愿意在你

背弃西蒙以后马上把你许配给另外一个人，特别是许配给一个可能门第更高贵或者财产更富裕的人，以此使克弗林庄园这一家感到屈辱！你应当告诉我，这个人是谁，”隔了一会儿，劳伦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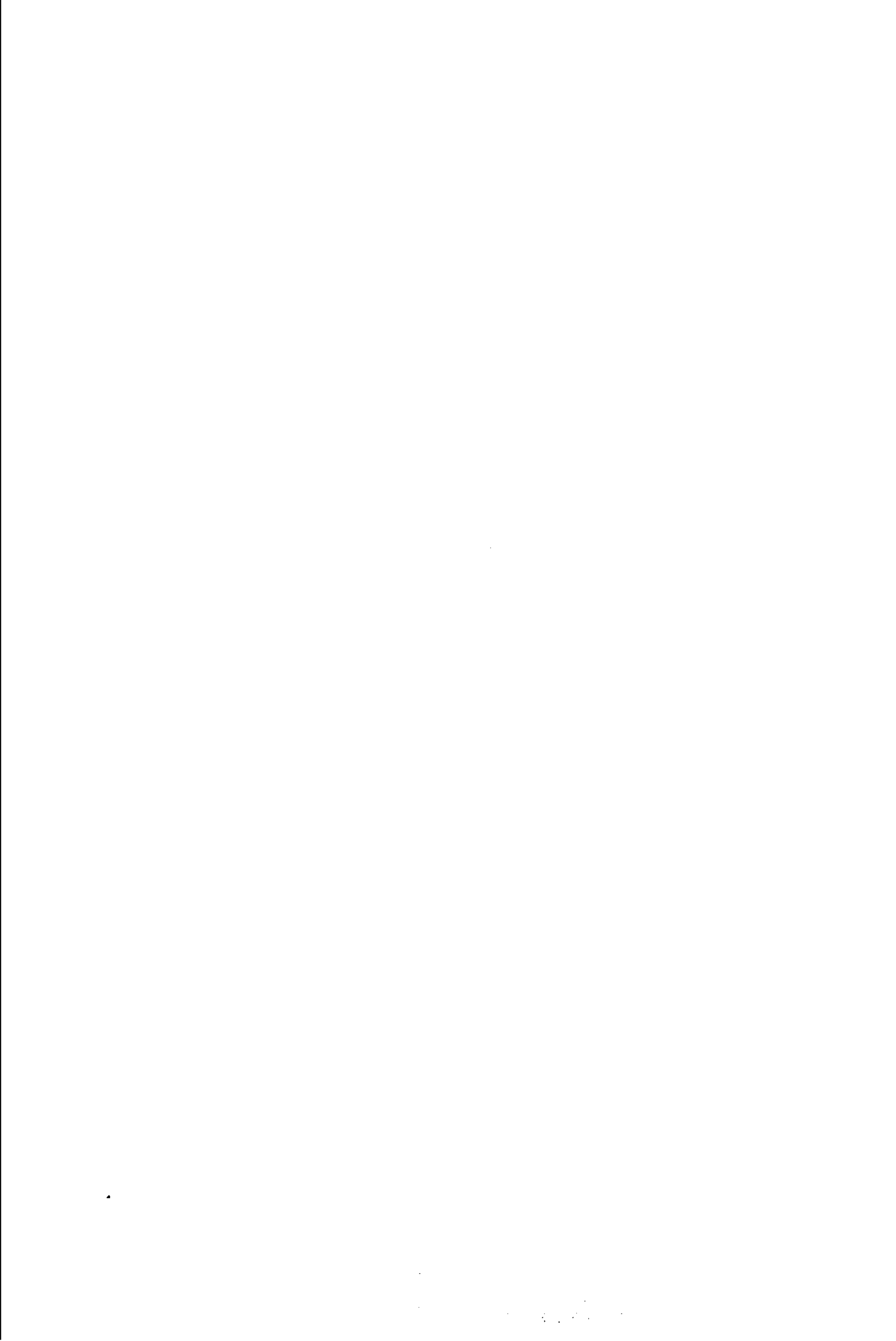
克里斯丁喘着大气，紧紧地攥着拳头。然后慢吞吞地说：

“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父亲！如果我不能得到这个人做丈夫，那么你可以把我送回修道院，而且再也不要把我接出来——我想，我在那里也是活不长久的。可是，在我还不知道他是否也象我想得到他那样想得到我以前，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在他……在他决定请自己的亲族来向我求亲以前，你……你不要强迫我说出他是谁！”

劳伦斯长时间地沉默着。他不能不同意女儿的这种决定。最后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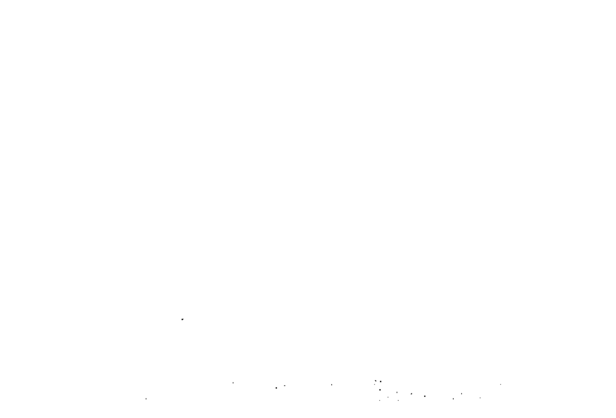
“好吧，就这样。在你自己还不知道他打算怎么办以前，你不愿意说出他的名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在，躺下睡觉吧，克里斯丁，”劳伦斯过了片刻说。他走到女儿身边，吻了吻她。“你的任性给大家造成了这么多的痛苦和烦恼，我的女儿。不过你知道得很清楚，你的幸福是我最关心的，愿主帮助我，不管你干了些什么，始终都是这样的……主和仁慈的圣母会帮助我们，使一切都逢凶化吉。去吧，好好地睡个觉！”

劳伦斯躺到床上以后，仿佛听到靠对面墙壁女儿床上有轻微的啜泣声。可是他假装睡着了。他没有勇气对女儿说，他担心现在人们又会沸沸扬扬翻她与阿尔纳和宾坦的旧帐。要制止人们在他背后玷污他女儿的名誉他是无能为力的，这使他感到非常痛苦。他觉得，最糟糕的是克里斯丁由于举止轻率，终于自食其果。



第　三　部

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



1

克里斯丁返家是在风光绮丽的春季。洛根河在屋后和田野里汹涌地奔流：水流在阳光下银光闪闪，从赤杨树丛柔嫩的树叶间看去，宛如一条白练。阳光也仿佛具有歌喉，伴随着潺潺的河水一起歌唱——一到黄昏，水声显得格外低沉。河水日日夜夜不断地在约栾寨的空气中轰鸣着，克里斯丁似乎感觉到，甚至房屋的木墙也象中提琴的反响板似的在颤动。

日日蓝烟缭绕的山崖上，悬挂着闪光的飞瀑。暖和的空气在田野中荡漾，田野冒着轻烟。田间碧绿的麦苗几乎把黑土全部覆盖起来，草地上的青草已经很丰茂，在微风吹拂下，象绸缎似的闪现出不同的色彩。树林中和山岗上传来甜津津的气息，而太阳下山以后，到处弥漫着植物和树汁凉爽的、略带酸味的浓郁气味，仿佛大地在轻松地呼着气。克里斯丁心情激动地回忆着埃尔伦放她离开自己怀抱的情景。每天晚上她上床睡觉，总是忧伤愁苦，恹恹如病，早晨醒来，为梦魇纠缠得浑身是汗。

家里的人对她心中唯一的心事只字不谈，她觉得是不可理解的。可是一礼拜又一礼拜地过去，大家对她和西蒙的离异一直保持沉默，也不来探听她心中在想些什么。父亲的许多时间是在树林里度过的——春季的耕作结束了，——他经常去访问那些干馏树脂的工人，或者带着鹰犬去打猎，一连几日不见影踪。他在家的时候，同女儿谈话象往常一样亲切，可是他好象

没有什么话可同她说，出门的时候，也从来不带她一同去。

克里斯丁本来担心回到家里会遭到母亲的埋怨和责备，可是拉根弗丽德一句话也没说——这就更糟糕。

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有一个习惯，在每年伊万日，把这一节日前一礼拜斋戒中全家节余的一切东西分给本教区的贫民。住在约柔寨庄园附近的人通常自己来乞求施舍；他们能得到很好的招待。劳伦斯率领宾客和家人出来接见他们，大家围绕在这些贫民周围，因为贫民中有些老人知道许多民间传说和歌谣。大家坐在房间里炉子旁边，一边喝啤酒，一边闲谈，消磨时间，晚上在院子里举行舞会。

这一年的伊万日天气寒冷而阴沉，但没有人为此而感到惋惜，因为谷地里的农民已经在担心发生旱灾了。从圣哈瓦尔德日起没有下过雨，山里的雪也很少。已经到了仲夏，而洛根河还没有涨满水，这是居民们十三年来从未见过的。

劳伦斯和宾客们兴致勃勃地走到楼下生炉子的房间里，向贫民问好。贫民们坐在桌子旁边吃牛奶粥，喝香味醇厚的啤酒，克里斯丁在桌子周围走来走去，侍候老人和病人。

劳伦斯向这些客人表示了欢迎，问他们吃得是否满意，然后他走到当天到约柔寨庄园来寄居的一对贫苦老夫妇面前，向他们问好。老头儿的名字叫哈康，他原先是哈康老王①麾下的军人，参加过老王最后一次对苏格兰的征讨。他非常贫苦，双目几乎失明了。农民们劝他在一幢单独的房子里定居下来，自立门户，可是老头儿宁愿从一座庄园到另一座庄园过流浪的寄

① 指哈康四世(1217—1263年在位)。

着生活，因为到处都把他儿子看作座上客——他是个极有才干的人，而且见多识广。

劳伦斯站着，把一只手搁在弟弟肩膀上——卑尔哥夫之子奥斯蒙是到约朵寨来作客的，——问哈康吃得是否满意。

“你的啤酒很好，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哈康说。“不过我们今天吃的粥是一个毛手毛脚的婆娘煮的。俗语说，‘厨娘贪玩，粥就煮烂。’今天的粥煮糊了！”

“很抱歉，”劳伦斯说，“今天我给你们吃了煮糊的粥。不过我希望，古老的俗语不一定永远正确，因为今天是我女儿亲自煮的粥！”他笑起来了，并且吩咐克里斯丁和图尔提丝赶快把热菜端来。

克里斯丁急忙溜到院子里，到厨房里去。她的心怦怦地跳着——在哈康讲厨娘和粥的时候，她瞥见了叔父的脸色。

晚上，时间已经很晚了，她看见父亲和叔父在院子里踱来踱去，谈了很久。她觉得非常害怕。第二天她感觉到父亲沉默寡言，闷闷不乐，她心里也很不好过。可是父亲什么也没说。

叔父走后父亲仍旧一句话也没说。可是克里斯丁觉察到，他同哈康谈话的次数比平时少了。他们把老人留在家里的期限一到，劳伦斯并不挽留他多住几天，让他转到邻近的庄园里去。

总而言之，这一年夏天使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感到烦闷和不快的原因是相当多的，因为现在从一切迹象来看，这一地区可能会发生饥荒。农民们经常聚会商议怎样过冬的问题。一到秋初，大多数人都已经明白，他们必须把大部分牲口宰掉，或者赶到南方去卖掉，再购买一些冬天吃的粮食。上一年也算不上怎样丰收，因此储备的陈粮比通常少。

秋初的一个早晨，拉根弗丽德带着三个女儿出去看摊在地上准备漂白的粗麻布。克里斯丁夸奖母亲织得好。于是拉根弗丽德摸摸兰波尔的脑袋说：

"这粗麻布是给你装在箱子里的，孩子！"

"妈妈，"乌耳希德说，"我到修道院去的时候，难道得不到箱子吗？"

"你知道得很清楚，你能得到的，不会比姐姐和妹妹的嫁妆少，"拉根弗丽德说。"不过你需要的东西和她们是不同的。将来，你知道，你父亲和我在世之日，只要你愿意，你将和我们在一起生活。"

"乌耳希德，你到修道院去的时候，"克里斯丁用犹豫不决的口气说，"说不定，我已经在那里当了多年修女了。"

她看看母亲，可是拉根弗丽德默不作声。

"假如我能嫁人，"乌耳希德说，"我永远不会背弃西蒙——他很善良；他和我们大家告别的时候，是多么伤心！"

"你知道，你父亲吩咐我们别谈这件事情，"拉根弗丽德说，可是克里斯丁执拗地说：

"是的，我知道，他更多的是为和你们分别而伤心，而不是为我。"

母亲气忿地回答：

"要是他在你面前表现出伤心的样子，他就没有骨气了。我的女儿，你对待安德列斯之子西蒙的行为很不好！可是他还是请求我们不要责骂你，也不要逼迫你……"

"他大概认为，他自己骂我已经骂够了，"克里斯丁仍旧用那种口吻说，"因此不需要别人再来说我多么卑鄙下流。可是，在他明白我不大爱他而更爱另外一个人以前，我从来也没有看到

他对我有多大的感情！”

“你们俩回家去吧，”母亲对两个小女孩说。于是她在就近的一根原木上坐下，让克里斯丁坐在她旁边。

“你大概也知道，男人不能向自己的未婚妻过多地谈情说爱，不能单独同她坐在一起，不能表现出过多的热情，否则他就要被人认为不懂规矩，被人瞧不起……”

“啊，我倒很想知道，年轻人在相爱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忘记一切的，”克里斯丁说，“他们是不是永远记着老年人的所谓规矩。”

“克里斯丁，”母亲说，“这一点你千万不能忘记！”她沉默了片刻接着又说，“据我所知，你父亲担心，你爱上的那个人，父亲不愿意把你嫁给他。”

“叔父说了些什么？”克里斯丁停了一下说。

“他只说，侯萨村的埃尔伦家世很好，可是他的名声不好。”母亲说。“是的，他同奥斯蒙谈过，请求奥斯蒙代他在劳伦斯面前说个情。你父亲听说后，很不高兴。”

可是克里斯丁喜溢眉梢。埃尔伦已经同她叔父谈过了！她正在为得不到他的音讯而感到痛苦！

这时母亲又说：

“还有，奥斯蒙顺便还提到，奥斯陆传布流言蜚语，说埃尔伦经常在修道院附近的街道上溜达，你走出去，同他在栅栏旁边谈话！”

“还有呢？”克里斯丁问。

“奥斯蒙劝我们同意这件事，你懂这意思吗，”母亲说。“可是劳伦斯大为生气，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生这样大的气！他说，谁企图用这种方法得到他的女儿，他要手中执着宝剑来接待他。

我们已经很对不起克弗林庄园一家人了，可是，如果埃尔伦在你还在修道院里的时候就引诱你跟他在黑暗的街道上乱跑，那么你父亲认为，这是最好的例子，说明你还是不要有这样的丈夫好。”

克里斯丁把搁在膝盖上的手攥紧了，她的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红。母亲用一只手搂住她的腰，可是克里斯丁挣脱了，气忿得发疯似地叫喊起来：

“随我去吧，妈妈！也许你想摸一摸，我的身体是不是发胖了？……”

在接下去的一刹那间，她站着，用一只手掩住脸颊，惊慌不安地看着母亲涨红的脸。她从小时候起还没有人打过她。

“坐下来，”拉根弗丽德说。“坐下来，”她又严厉地重复了一句，克里斯丁不得不听从。母亲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用犹豫不决的口气说：

“我知道，克里斯丁，你从来就不十分爱我。我想，这也许是由于你觉得我自己也不十分爱你——不象你父亲那样爱你！我不想对这一点提出异议——我想，将来有一天你自己生了孩子，你大概会明白的……

“我还在给你喂奶的时候，那时候只要劳伦斯一来，你就会从嘴里放下我的奶头向他扑去；你笑着，我的奶汁从你嘴唇边流下来。劳伦斯感到很有趣，主知道，我并不生气。每一次你父亲看见你，就跟你玩啊，笑啊，我也并不为此而对你生气。我自己知道，为了怜爱象你这样一个小东西，我的眼泪永远不会有干的时候。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固然感到快乐，但我经常更多地担心我又会失去你。只有主和圣母马利亚知道，我对你的爱并不少于劳伦斯对你的爱！”

拉根弗丽德的脸颊上淌着泪水，不过她的脸色和声音仍旧十分平静：

“主知道，我从来不由于你们的友爱而恼恨他，也不恼恨你。我觉得，我和你父亲一起生活的这些年来，我没有给予他多少快乐，他有了你，我感到很高兴。我还想到，要是我的父亲伊瓦尔对我也是这样……

“克里斯丁，有许多事情母亲本当告诉女儿，使她懂得小心谨慎。我过去认为，这一点对你是不需要的，因为这些年来你常在父亲身边，你一定知道什么叫公正和高尚。可是你刚才所说的话——难道你认为，我会想到你竟然会给劳伦斯造成这样的痛苦！……

“我只想对你提出一点——我希望你能得到你所爱的人做丈夫。但是你的行为必须理智，不能让劳伦斯认为你挑选的是一个不理想的人，是一个不安分、不珍惜妇女名声的人。因为他是不会把你嫁给这样的人的——即使为了使你摆脱不好的名声。那时候劳伦斯宁可用烙铁来判决你和那个把你一生葬送掉的人……”

说完这几句话，母亲站起来，从克里斯丁身边离开了。

2

八月二十四日，圣巴托罗缪日，已故国王哈康的外孙①在南方的市民会议上被立为国王。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是从北方哥德勃兰斯谷地派到那里去的选民代表之一。他年轻时就被认

---

① 指年幼的瑞典国王马格努斯。

为是国王的亲信，不过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担任侍从，而且从来不想靠在出兵反击艾利克公爵的战争中获得的荣誉来为自己捞好处。即使现在他也并不想去参加这个隆重的会议，可是无法推却。除此以外，这个地区的选民代表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到南方去采购谷物，把它用船只运送到莱姆斯谷地。

附近各教区的老百姓都情绪低落，对渐渐逼近的冬天感到担心。况且农民们认为挪威又由一个小孩子来当国王，不是一件好事。老人们回想起当年老马格努斯国王去世后留下几个年幼儿子的情景。艾利克神父说，“Vae terrae, ubi puer rex est.”① 用挪威话来说，就是：“家里猫还小，老鼠闹翻天！”

丈夫不在家，庄园里的事情由伊瓦尔之女拉根弗丽德管理。对她和克里斯丁来说，两人手中充满各种各样操劳的事情，这倒是一个很大的幸福。整个地区的居民都忙于在山里采集苔藓和剥树皮，因为留下的干草很少，麦秆几乎没有，伊万日以后采集的作为牲口冬季饲料的树叶，已经发黄枯萎了。十字架节那一天艾利克神父把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抬到田野里，抬十字架的行列中有许多人流着泪，大声呼告主，求他可怜可怜人和牲口。

十字架节后过了一礼拜，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从市民会议回家。

他回到家里已经很晚，大家早已睡觉了，只有拉根弗丽德还在织布间里织布。现在她白天工作很多，因此经常在晚上织布，缝衣服，一直忙到深夜。况且拉根弗丽德很喜欢这织布间。

---

① 拉丁语：小孩为王，国家遭殃。

据说，这是整个庄园里最古老的建筑；它还被唤作"窑洞"，人们说，早在异教时代①，它就已经建造在这里了。克里斯丁和一个叫阿斯丽德的使女同拉根弗丽德在一起，坐在炉子旁边纺纱。

她们沉默不语，睡眼惺忪，在那里已经坐了很久，忽然听到一匹孤独的马的马蹄声——有人飞快地穿过潮湿的院子。阿斯丽德走到穿堂里，探头向门外一看，立刻和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一起回来。

妻子和女儿一看就明白，他已有几分醉意。拉根弗丽德替他脱下潮湿的斗篷和帽子，解下佩着宝剑的腰带的时候，他站立不稳，抓住支撑排烟气窗的杆子。

"你让哈夫丹和柯耳本到哪里去了？"拉根弗丽德问，她稍稍有点儿吃惊。"还是你在路上把他们甩掉了？"

"不，我是在罗普茨寨庄园把他们甩掉的，"劳伦斯说，同时笑起来了。"我急于赶回家：我放心不下。大家都在那里睡觉，我就牵了哥德斯温跑回来了……给我拿点吃的东西来，阿斯丽德，"他对那个使女说。"一下子都拿来，省得老远冒着雨走来走去！不过要带紧点，我从一清早起还没有吃过任何东西……"

"难道罗普茨寨庄园里不给你吃？"妻子惊讶地问。

劳伦斯坐在长凳上摇晃着身子，笑了起来：

"那里当然有吃的东西，可是我在那里没有胃口。我同西哥尔德一起喝了点酒，……可是……后来我想……既然今天晚上也来得及赶回家，何必等到明天早晨……"

阿斯丽德端着啤酒和食物回来了，还为主人带来一双干的鞋子。

---

① 指挪威人信奉基督教以前，大约在十一世纪初。

劳伦斯想把马刺解下来，脑袋往前一冲，几乎摔倒。

“过来，克里斯丁，”劳伦斯说，“帮爸爸解下来。我知道你很愿意这样做……是的，很愿意……今天……”

克里斯丁顺从地跪在地上。于是劳伦斯用双手捧住她的头，使她的脸对着自己。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的女儿，我只想为你好！如果我不是知道这样能使你将来免去许多不幸，我现在就不会给你造成痛苦！你还很年轻，克里斯丁，今年你才满十七岁——在圣哈瓦尔德日以后的第三天……你才十七岁……”

克里斯丁帮父亲解下马刺。她站起来，脸色有点苍白，重新在炉子旁边的长凳上坐下。

劳伦斯渐渐填饱肚子，脸上的醉意也仿佛慢慢消失了。他回答妻子和使女问起的市民会议的情况——是的，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当！他们还买了面粉、谷物和麦麯，一部分是在奥斯陆买的，一部分是在吞斯堡买的。货物是外国进口的，质量可能较好，也可能较差。是的，他还碰到许多亲友，他们要他代为问候。劳伦斯讲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我和哥德蒙之子安德列斯大人谈过话，”阿斯丽德走出去以后，劳伦斯说。“西蒙同曼德维克的一个年轻寡妇订婚了。结婚仪式将在圣安德列日① 前后在兑弗林庄园举行。这一次一切事情都是这个小伙子亲自安排的。在吞斯堡我避开安德列斯大人，可是他自己来找我——他想告诉我，他确切地知道，西蒙初次看见哈弗丽德夫人是在今年仲夏。他怕我认为西蒙心目中已经有了这个家道富裕的对象才同我们解除婚约！”劳伦斯沉默了

① 11月30日。

一会儿，勉强地笑了笑。“要知道，这个高尚的人非常担心，怕我们对他的儿子有什么想法！”

克里斯丁松了一口气。她想，父亲所以这样激动，大概就是为了这件事。也许父亲本来还一直希望她和西蒙之间的婚事有朝一日能够成功。起先她很害怕，担心父亲在南方，在奥斯陆听到什么关于她的事情。

克里斯丁站起来，向父母道了晚安。然而父亲要她稍等一下。

“我还有一个消息，”劳伦斯说。“我本来可以瞒着不告诉你，克里斯丁，不过你知道了会更好些。你选中的那个人，你必须把他忘掉。”

克里斯丁本来垂着双手、低着头站在那里。这时她向父亲瞥了一眼。她的嘴唇翕动着，可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在女儿的注视下，劳伦斯把目光移开了，挥了挥手说：

“你自己也知道，如果确实能够相信这是件好事，我是不会反对的！”

“这次旅行中你了解到什么消息，爸爸？”克里斯丁用清楚的声音问。

“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和他的亲戚波尔德之子蒙南到吞斯堡来见我，”劳伦斯回答。“蒙南大人替埃尔伦向你求婚，我拒绝了！”

克里斯丁喘着大气，站了一会儿。

“为什么你不愿意把我嫁给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她问。

“我不知道你对你想得到他做丈夫的那个人有多少了解，”劳伦斯说。“如果你自己不能理解我拒绝的原因，那么从我的嘴里听到这一切，你会感到不愉快的。”

"是不是因为他被开除了教籍，不受法律保护？"克里斯丁仍旧用那种声音问。

"你可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哈康国王把自己的近亲拒之门外？你可知道，他被开除教籍是由于他违抗大主教的命令？他从挪威出走并不是独自一人？"

"是的，"克里斯丁说。她的声音有点犹豫不决。"我还知道，他认识那个女人，……认识他的情妇的时候，还只十八岁！"

"我结婚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年纪，"劳伦斯回答。"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认为十八岁的男子能够自己为自己负责了，能够保障自己本身的和别人的安宁！"

克里斯丁默默地站着。

"那个与他同居了十年并且生了两个孩子的女人，你说是他的情妇，"劳伦斯停了一下说。"把女儿嫁给一个在结婚前多年来一直与别的女人公然同居的人，我觉得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你自己也知道，这不仅仅是同居关系！"

"你在评论奥斯希德夫人和毕伦大人时，没有这样严厉，"克里斯丁低声说。

"我毕竟不能说，我喜欢同他们结亲，"劳伦斯回答。

"爸爸，"克里斯丁说，"你这样严厉地评论埃尔伦，难道你自己的一生中是那样的纯洁吗？……"

"主知道，"劳伦斯生硬地回答，"我并不认为自己的罪比任何一个人小！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主的仁慈，但不能由此推论，我可以把女儿嫁给任何一个想求婚的人！"

"你知道，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克里斯丁性急地反驳说，"爸爸……妈妈……你们也有过青年时代——还是你们都已经忘记了，难道你们就无法理解，要避免为爱情所引起的罪

恶，是多么困难吗？……”

劳伦斯满面通红。

“我不能理解，”他简短地说。

“那么你就不会知道，如果你想使埃尔伦和我分开，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克里斯丁绝望地大声说。

劳伦斯重新在长凳上坐下。

“你总共才十七岁，克里斯丁，”他又说。“也许，你和他……你们之间的爱情，比我所想的更加强烈。不过，他已经并不那样年轻，以至于不明白……如果他是个好人，就不应该对你这样一个尚未成熟的年轻孩子说那些情话……至于你已经同另一个人订了婚，他大概完全不当一回事！……

“我不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同有夫之妇生过两个孩子的人。你知道他有孩子吗？……

“你太年轻了，不懂得这样的坏事会在家庭中……没完没了地制造纠纷……以及仇恨！这个人无法同自己的子女割断关系，也无法纠正自己的过错——他很难找到办法把自己的非婚生儿子培养成人，把非婚生女儿嫁出去，除非嫁给仆人或小农民！这些孩子——除非他们不是血肉之躯，不可能不憎恨你和你的孩子……

“难道你不明白吗，克里斯丁……这种罪恶……也许主对这种罪恶比其他许多罪恶更容易宽恕，可是这种罪恶对家庭的破坏性极大，使它以后再也不能圆满！我当时也想到过卑伦和奥斯希德——在我面前的这个蒙南就是奥斯希德的儿子，他浑身挂满金饰，跻身在国王的高级官员之间开会，他和几个弟兄拥有父亲留下的财产，可是这些年来他一次也没有去看望自己贫苦的母亲！是的，你的朋友就是托这个人做媒的！……

"不，我重复一遍，不！在我的头颅还没有埋到地下以前，你不能同这个人结亲！

"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决定，那么我只能日日夜夜，日日夜夜祈求天主，请他早日接受我的灵魂！

"今天再谈下去是无益的，"父亲伤心地说。"你看来有不同的想法，不过我必须掌握你的命运，替你负责。现在休息去吧，我的孩子。"

父亲向她伸出手，可是克里斯丁装作没有看见，痛哭失声地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父母亲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后来劳伦斯对妻子说：

"你能不能给我拿点啤酒来？不，还是拿葡萄酒吧，"他说。"我感到很疲倦……"

拉根弗丽德给他把葡萄酒拿来了。当她拿着一只大酒杯回来的时候，丈夫坐着，用双手捂着脸。他向拉根弗丽德瞥了一眼，然后摸了摸她的头巾和肩膀。

"可怜的人儿，你浑身淋湿了！为我的健康喝一杯吧，拉根弗丽德！"

她只把嘴唇在杯子上沾了沾。

"不，同我一起喝，"劳伦斯热情地说，想拉妻子坐在自己膝上，她不大乐意地顺从了。

劳伦斯说：

"在这件事情上你支持我吗，我的妻子？如果克里斯丁一下子就明白必须忘掉这个人，对她本人也比较好！"

"我们的孩子会很痛苦的，"妻子说。

"嗯，这一点我明白，"劳伦斯回答。

他们沉默了片刻，后来拉根弗丽德问：

"侯萨村的埃尔伦，这个人的模样怎样？"

"啊——啊……"劳伦斯拖长声音说。"从某一点上说，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不过我觉得他只是想迷惑女人！"

他们又沉默不语，后来劳伦斯又说：

"他把自己从尼古拉乌斯大人那里得到的大量遗产经管得糟透了，现在这笔财产已大大减少。我毕生工作不是为了这样的女婿，而是要使自己的孩子得到保障！"

妻子激动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劳伦斯继续说：

"我最不喜欢的是，他企图用银子收买柯耳本，要他偷偷地带一封信给克里斯丁！"

"你看过信了吗？"拉根弗丽德问。

"不，我不想看，"劳伦斯简短地说。"我把它交还给蒙南大人，对他说明了我对这种行为的看法。埃尔伦在信中还附了自己的一个图章——我真不知道，对这种孩子气的举动该说些什么。蒙南大人给我看了图章，解释说，这是斯库累国王的私人图章，是埃尔伦从父亲的遗产中得到的。大概，他想使我明白，他们向我的女儿求婚，这是多么大的荣誉！可是我认为，蒙南大人要不是意识到侯萨村庄园的家族在尼古拉乌斯和波尔德的年代里取得的权势和荣誉将会在埃尔伦手里全部败光，他也不会这样热心地为埃尔伦的事情出力——埃尔伦已经不再有希望缔结门当户对的婚姻了！"

拉根弗丽德在丈夫面前站住了。

"我真不知道，我的丈夫，在这件事情上你是否做得对！第一，应该说，在现在这个时代，全区的许许多多大地主都无法再得到象他们的父辈过去所享有的那种荣誉和权势。你知道得比

我清楚，现在一个人要发财致富比过去困难——不管他拥有土地还是经营商业……”

“我知道，我知道……”丈夫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那就应该更加小心地经管自己的祖产！……”

可是妻子继续说：

“还应该说，我并不认为克里斯丁嫁给埃尔伦是不相称的。你的氏族在瑞典称得上名门望族，你的父亲和祖父在我国也有骑士称号。我的祖先数百年来一直有采地，封号世代相传，一直到老伊瓦尔为止。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担任过郡长。结果，你和特隆德都既没有得到封号，也没有得到王家赏赐的土地。依我看来，这可以说，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情况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这不是一码事！”劳伦斯激烈地说。“对埃尔伦来说，骑士称号和权力是唾手可得的，他是由于放浪的生活而失去了这一切！现在我知道，你也反对我。也许，你同奥斯蒙和特隆德的想法是一致的，认为这些贵人想替他们的一个亲族娶我的女儿做妻子，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荣誉？”

“我已经对你说过，”拉根弗丽德有点儿急躁地说，“依我看来，你不应当动不动就感到难堪，也不要担心埃尔伦的亲族认为同你结亲是降低身分！首先，你怎么能不明白：一个温顺、随和的女孩会有勇气反对我们的意旨，并且摒弃西蒙·达莱……还是你没有看到，克里斯丁从奥斯陆回来以后，已经大大地变了样，你没有看到，她象是中了魔似的？……难道你不明白，她是多么爱这个人，如果你不肯让步，将会造成很大的不幸？”

“这你想说明什么？”劳伦斯用锐利的目光看着她问。

“有时候，一个姑娘会不顾自己和那个人是否已经结亲就和

他相好的，”拉根弗丽德说。

劳伦斯呆若木鸡；他的脸慢慢地苍白了。

“你是她的母亲啊！”他用嘶哑的声音说。“莫非你……莫非你看到……什么明显的症状……使你能够在这方面责备自己亲生的女儿？……”

“不，不，”拉根弗丽德急忙说。“我要说的并不是你所想的。不过，谁也无法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可能会发生什么。她除了对这个人的爱情以外，其他任何事情都不管……这一点我是看得出的……而且总有一天会向我们证明，她爱他甚于自己的名誉……或者生命！”

劳伦斯直跳起来：

“你发疯啦！你怎么能够对我们亲爱的好孩子有这样的想法！她在那里，在修道院里当然不可能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她可不是那种躺在围墙下的饲养牲口的女人。你必须认为，她不可能和这个人常常见面或者谈过多次话——这一切自然都会过去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年轻姑娘的荒唐念头！主知道，看到她这样悲伤我是多么难受和痛苦，但是你必须同意，随着时间的消逝，这一切一定会过去的……

“你提到生命和名誉……在这里，在我自己家中，我会保护我的孩子。我并不认为一个好人家出身的、受过基督教精神教养和良好习俗熏陶的姑娘，会这样轻率地抛弃名誉或生命！嗳！人们经常编造这方面的歌谣，可是我认为，这是一个男人或姑娘受到诱惑，想作这一类事情，于是他们就编造这方面的歌谣，以此得到安慰，而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你自己……”说到这里，他在妻子面前站住了。“在我和你结为夫妇的时候，不是另外还有一个人，你更愿意嫁给他吗？当时如果你父亲让你自己

决定，你想，你的命运会怎样？……”

拉根弗丽德脸如死灰。

“耶稣啊，马利亚啊！是谁告诉你的？……”

“罗普茨察的西哥尔德谈起过这件事情……在我们刚搬到谷地这里来的时候，”劳伦斯说。“你回答我的问题：如果当时伊瓦尔把你嫁给那个人，你是否认为会更幸福些？”

妻子低垂着头站着。

“那个人不想娶我做妻子！”她几乎听不出声音地回答。她浑身颤抖，向空中击了一拳。

于是丈夫小心地把双手搁在她肩膀上。

“原来是这样？”他吃惊地问，他的声音里带有深沉而忧伤的惊讶。“原来是这样……这些年来……你是在为他而忧伤，是吗，拉根弗丽德？”

拉根弗丽德浑身颤抖得很厉害，可是一句话也没说。

“拉根弗丽德……”劳伦斯仍旧用同样的声音问，“可是后来……卑尔哥夫①死了……再后来……你要……你要我和你……我不能同意……那时候你一直在想念另一个人？”他喃喃地说，心中充满惊恐、惶惑和痛苦。

“你怎么能这样想？”拉根弗丽德低声说，几乎掉下泪来。

劳伦斯把前额贴在妻子的额上，微微摇着头。

“我不知道。你是这样古怪……你今天晚上说的话也很奇怪。我很害怕，拉根弗丽德。大概，我对女人的心理懂得很少……”

拉根弗丽德微微一笑，用双手勾住他的脖子。

---

① 指劳伦斯的儿子，与劳伦斯的父亲同名。

“主知道，劳伦斯……我非常需要你的爱，因为我爱你超过一般人的爱！而对那个人，我是这样的憎恨，我觉得，甚至连魔鬼也要为之而吃惊的！”

“我对你一直是很好的，我的妻子，”劳伦斯低声说，同时吻了她一下。“出于一片真心！难道这一点你不知道吗？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过得很好……不是吗，拉根弗丽德？”

“你是最好的丈夫，”拉根弗丽德哽咽了一下说，同时偎依着他，把脸藏在他的怀里。

劳伦斯紧紧地拥抱着她。

“今天夜里我很想和你一起睡觉，拉根弗丽德！要是你再象平时那样对待我，我可不会……那样傻！……”

妻子稍稍把他推开了些，在他怀里一动不动。

“现在是斋戒期，”她带着一种奇怪的严肃表情低声说。

“是的，”丈夫噗嗤一笑。“拉根弗丽德，我和你一向遵守所有的斋戒期，在一切方面竭力按照天主的规则生活。可是现在我几乎觉得……如果我们有更多需要忏悔的地方，也许我们会更幸福些……”

“你不应该说这种话，”妻子无能为力地说，用瘦弱的双手按着他的太阳穴。“你知道，我希望你只做你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劳伦斯大声呻吟了一下，又一次搂住她。

“主啊，帮助她吧！主啊，帮助我们所有的人，我的拉根弗丽德！……我疲乏了，”他放开妻子说。“现在你大概也准备到寝室里去了？”

他站在门口，等待拉根弗丽德灭掉炉子里的火，吹熄织布机旁边的一盏铁制的小灯，捻灭还在燃烧的灯芯。他们一起冒着

面走到正屋里。

劳伦斯已经把一只脚踏在通向楼上房间的楼梯上，忽然又转身走到还站在穿堂门口的妻子身边。他最后又一次热烈地搂抱妻子，在黑暗中接了个吻。然后给她画了个十字，上楼去了。

拉根弗丽德脱去连衫裙，钻进被窝。她躺了一段时间，倾听着楼上房间里丈夫的脚步声。后来楼上的床格格地响了几下，一切都寂静了。拉根弗丽德把瘦削的双手按在干瘪的胸部上。

"愿主帮助我！我是个怎样的女人啊，我是个怎样的母亲啊！我眼看就要成为一个老太婆了！可是我还和从前一样！"她已经不再象他们年轻时那样经常博取他的爱，那时候她经常充满激情地、固执地央求他，而他则落落寡合，如果说她是热情的，那么他则是羞怯的，如果说她想给予他比丈夫本份应得更多的东西，那么他则是冷淡的！过去是这样的，她低首下心乞求他的爱怜，由于对他温情脉脉的夫妇之爱还不能感到满足而愧恨交加，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怀孕。的确，过去是这样的，她需要体恤和柔情，丈夫也给了她许多——在她生病和苦闷的时候，丈夫对她孜孜不倦、无微不至的关怀象露水一样滋润了她火热的心。他乐于替她承担痛苦，但从不要她替自己分忧。她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每一次丧失孩子，她总是痛不欲生——主啊，主啊，她是个怎样的女人，甚至在这样的苦难之中，只要看到他这样关心她的忧伤，在自己本身的痛苦之外还要分担她的忧伤，就能体味到一滴乐趣！

克里斯丁啊……她甘愿为自己的女儿赴汤蹈火——劳伦斯也好，女儿也好，他们都不相信这一点，然而这是确实的。不过，现在她对女儿毕竟怀有一种类似嫉妒的气忿：今天晚上他所以会沉浸在对妻子的热爱中，只是为了忘却由于女儿的痛苦而感

到můž痛苦。

拉根弗丽德不敢起身，因为她不知道克里斯门是否睡着了。她悄没声儿地跪在床上，把头俯伏在脚一边的床板上，开始祈祷。为女儿、为丈夫、也为自己祈祷。寒冷渐渐侵袭她冻僵的身子，她又进入了自己非常熟悉的夜间的神游，竭力为自己的心灵寻求宁静的庇护所。

3

海乌格庄园座落在高高的山岭中，在谷地西边林木蓊郁的山坡上。在这月明之夜，整个世界呈现出一片白色。在月明星稀的淡蓝色天空下，白色的山脊高高耸立，如波浪般起伏。甚至崖壁和峰峦投在雪白的平地上的影子，也显得轻微而淡薄，因为月亮很高。

下面靠近谷地的山坡上有一个奇妙的树林，树木由于披着霜雪而呈现出一片白色，这树林围绕着庄园的白色空地以及零散的房屋和栅栏。可是在谷地底部，影子就显得浓黑了。

奥斯希德夫人走出畜栏，随手关上门，在雪地上站立了一会儿。整个世界已经一片雪白，可是离圣诞节还有三个多礼拜哩。圣克列门特日天气寒冷，意味着冬天已经真正到来！是的，在歉收的年份经常如此……

这位老太太深深地叹了口气——独自面对着荒野。又是冬天，寒冷和孤独……后来她提起挤奶桶和灯笼，向屋子走去。她又一次向谷地瞥了一眼。

山坡上的树林里，从谷地到这里的半路上，出现了四个黑

点。这是四个骑马的人，枪尖在月光下闪闪发亮。他们慢慢地上山来。自从开始下雪以后，从没有人到这里来过。他们是到这里来的吗？……

四个全副武装的骑马人……来找奥斯希德夫人看病的和平居民，来的时候从来不会带这么多人。她不禁想到了那只珠宝箱，里面放着她和卑伦的财产。要不要把它藏在板棚里？……

她向周围冬天的荒野扫视了一下，然后走进屋子。两只老狗躺在炉子前面，用尾巴甩着木头地板。几只年轻力壮的狗被卑伦带到山里去了。

奥斯希德吹旺炉子里的木炭，再在上面加了些木柴，在铁锅里装满雪，放到炉子上。她把牛奶过滤到木碗里，端到穿堂屋里的贮藏室去。

然后她脱去带着畜栏气味和汗臭的、用未染色的自织呢子做的脏衣服，穿上藏青连衫裙，解去粗麻布头巾，换上白色的亚麻布头巾，把脑袋和脖子周围的褶襞拉得整整齐齐。她脱去毛茸茸的皮毛靴子，穿上有银扣环的鞋子。

然后她开始收拾房间——把日间卑伦躺在上面弄得皱皱巴巴的床铺上的枕头和毛皮毯子铺铺平，用抹布擦长桌子，把长凳上的垫子摆摆整齐。

奥斯希德夫人站在炉子旁边调粥，作为晚餐，这时两只狗吠叫起来。她听到院子里的马蹄声，人们走进穿堂，其中一个人用长枪敲敲门。奥斯希德把炉子上的铁锅拿下来，整了整身上的衣服，在两只狗伴同下走到门口去开门。

在月光照亮的院子里站着三个年轻人，拉着四匹满身披霜的马。走进穿堂的那个人却高兴地叫起来：

“奥斯希德姨妈，劳你驾亲自给我开门！这样我就应该说：

'Ben trouvé!'①"

"我的侄儿，是你吗？这样我也应该对你说同样的话！屋里坐吧，我带你的仆人到马厩里去。"

"你一个人在家吗？"埃尔伦问。奥斯希德夫人向仆人指路的时候，他跟在奥斯希德夫人身边。

"是的，卑伦大人同我们的一个佣工乘雪橇到树林里去了，他们要把我们在山里收割的一点儿饲料装运回家，"奥斯希德说。"女佣人我这里可没有，"她笑着补充了一句。

过了片刻，四个年轻人坐在长凳上，背对桌子，看着这位老太太静悄悄地、迅速地在房间里张罗，给他们准备晚饭。她在桌子上铺了桌布，放上点燃的蜡烛，端来奶油、干酪、熊腿和一大堆薄饼。她还从屋子的地下室里拿来啤酒和蜂蜜，把粥盛在精致的木碗里，请大家入座就餐。

"年轻人，这点儿对你们来说太少了，"她笑着说。"还得给你们再煮一锅粥。明天可以给你们吃得好一些——冬天，我把厨房关起来了，只有在烤面包和煮啤酒的日子才进去。我们家里人少，侄儿，而且我也老了！"

埃尔伦摇摇头，笑起来。他看到，他的仆人们对这位老太太非常客气和尊敬，他们的这种态度，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

"姨妈，你是个异常漂亮的女人！我和妈妈最后一次到你家里去的时候，那时候妈妈比你现在小十岁，可是看上去比你现在更见老！"

"是的，玛根希德的青春很快就消失了，"奥斯希德夫人低声说。"这会儿你是从哪儿来？"过了半晌，她问。

① 古法语：顺利、幸运。

"我在这里北面的一个庄园里，在列希庄园里住了一阵了，"埃尔伦说。"我在那里租了一幢房子。不知道你是否能猜到，我到这地区来有什么事情？"

"你是想说，我是否知道你向约栾寨庄园劳伦斯的女儿求婚的事？"

"是的，"埃尔伦说。"我用最高尚、最正当的方式向她求婚，可是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断然拒绝了。现在既然克里斯丁和我都不愿意被迫分开，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得把她抢走……我……我派过一个探子到谷地去打听，知道她的母亲到顺德村过圣克里门特节去了，要在那里待一段时间，劳伦斯和其余男人都到莱姆斯谷地的海岬去，以便把采购到的过冬货物转运到西尔。"

奥斯希德夫人沉默了片刻。

"埃尔伦，你最好不要用这种方法，"她说。"我并不认为姑娘会自愿跟你走，我想你是不会使用暴力的！"

"不，她会跟我走的。这件事情我和她谈过多次，她自己多次请求我把她带走。"

"什么，克里斯丁？……"奥斯希德夫人吃惊地大喊一声，接着笑起来了。"可是，一旦你真的前去要她履行诺言，你还是不能希望她会跟你走。"

"她会走的！"埃尔伦说。"我想，姨妈，是不是由你派一个人到约栾寨去，趁她父母不在，邀请克里斯丁到你这里来作客，住个把礼拜？这样，等到有人发觉她不在，我们已经到达哈马尔了！"他解释说。

奥斯希德夫人笑了笑回答说：

"劳伦斯回来，向我们要女儿，我和卑伦怎样答复他，你考虑过没有？"

"考虑过，"埃尔伦说。"我们是四个全副武装的人，姑娘又是自愿跟我们走的。"

"在这件事情上我不能帮助你，"奥斯希德夫人充满热情地说。"劳伦斯多年来一直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他和他的妻子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我不愿意帮助你欺骗他们，使他们的名誉受到损害。别去惊动这个姑娘吧，埃尔伦！你的亲戚们早就希望听到你建立别的功勋，而不是往来不绝地抢了女人逃到国外去，不是吗？……"

"这件事情我需要和你单独谈一谈，姨妈，"埃尔伦简短地说。

奥斯希德夫人拿了蜡烛，走进储藏室，关上门。她坐在面粉柜上；埃尔伦站着，把双手插在宽腰带里，眼睛往下看着奥斯希德。

"你还可以对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说，在我们到瑞典去投奔哈康之女英格贝尔夫人之前，格达留德的约翰神父给我们举行了结婚仪式。"

"嗯，"奥斯希德夫人说。"你能确信你们去见英格贝尔夫人，她会很好地接待你们吗？"

"我在吞斯堡的时候①和她谈过，"埃尔伦说。"她象对尊敬的亲戚那样欢迎我，我向她提出愿意在这里或瑞典为她效力，她对此表示感谢。蒙南答应我写一封信给她。"

"以后你会明白的，"奥斯希德夫人说，"即使你能找到一位神父给你们举行结婚仪式，克里斯丁仍旧会失去父亲遗产的继承权。她的孩子也不能成为你的合法继承人。她是否能被确认

---

① 英格贝尔的父亲挪威国王哈康五世在吞斯堡去世。

为你的合法的妻子，也是成问题的！”

“也许在这里，在挪威是这样的！这也是我所以要逃亡到瑞典去的原因之一。她的祖先，劳伦蒂乌斯监法官就是这样娶少女宾格塔为妻的——他们也没有得到她哥哥的同意，但毕竟被承认是他的妻子……”

“他们没有孩子，”奥斯希德夫人说。“如果一旦克里斯丁成为寡妇，带着几个孩子，而孩子们的身份的合法性又是值得争议的，难道你认为我的几个儿子就不会伸出手来争夺你留下的遗产吗？”

“你对蒙南的看法是不公正的，”埃尔伦说。“你的另外几个儿子我不大了解——你有理由责备他们，这我知道！可是蒙南一直是我忠实的亲戚——他非常希望我结婚；他为我当过媒人，去向劳伦斯提亲。况且，除此以外，我能够使我和她的孩子得到法律承认，使他们姓我的姓氏……”

“这样你会使他们的母亲得到一个情妇的名称，”奥斯希德夫人说。“然而我不明白，象海尔格之子约翰这样一个温良谦逊的人，怎么肯不怕触怒自己的主教而非法地为你们举行结婚仪式！”

“今年夏天我在他面前进行了忏悔，”埃尔伦用低沉的声音说。“那时候他答应过我，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就给我们举行结婚仪式！”

“啊，原来如此，”奥斯希德夫人说。“这样你就罪孽深重了，埃尔伦！克里斯丁本来在父母家里生活过得很好，而且已经决定，把她嫁给一个体面的、受人尊敬的世家子弟做妻子。”

“可是克里斯丁自己对我讲过，”埃尔伦说，“你曾经说过，我和她是完全般配的。而安德列斯之子西蒙不适合做她的丈

夫。”

“啊，我说过，我说过！”姨妈打断了他的话。“当时我说这话算得了什么！……我不能明白，你怎么能这样轻易地从克里斯丁那里达到目的的！你们又不可能经常见面。我从来也不相信这个姑娘是能轻易征服的……”

“我们在奥斯陆见过几次面，”埃尔伦说。“后来她在格达留德自己叔父家里作客。她到树林里来见我。”他垂下头，用极低的声音说：“我和她单独在那里，就占有了她……”

奥斯希德夫人直跳起来。埃尔伦的头垂得更低了。

“这样以后……这样以后她就成了你的朋友？”奥斯希德夫人不信任地问。

“是的，”埃尔伦颤栗似的微微一笑。“从那时候起我们一直很好。她并不为此而感到怎样痛苦……不过她是一点也没有过错的！那时候她就希望我把她带走——她不愿意回到自己亲人那里去……”

“但是你不想这样做？”

“是的，我想努力得到她父亲的同意，娶她为妻子！”

“这已经很久了吗？”奥斯希德夫人问。

“一年前，在圣劳伦斯日前后，”埃尔伦回答。

“你为什么没有马上托媒人去求亲，”姨妈说。

“她以前的婚约还没有解除，”埃尔伦回答。

“这以后你没有和她在一起过？”奥斯希德问。

“我们设法见过几次面……”埃尔伦脸上又掠过一丝犹豫不决的微笑。“在市里的一所房子里……”

“我的主啊！”奥斯希德说。“我一定尽力帮助你和帮助她！我懂得，克里斯丁带着这样的负担住在父母那里会感到非常痛

苦。其他什么也没有发生吗?”

“据我所知,没有,”埃尔伦简短地说。

“你考虑过吗,克里斯丁在整个谷地都有朋友和亲戚?”过了片刻,奥斯希德夫人问。

“要尽可能悄悄地走,”埃尔伦说。“因此重要的是要在她父亲回家以前赶紧动身,走得远远的。你必须把自己的雪橇借给我们,姨妈。”

奥斯希德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

“还有斯库格庄园的她的叔父……要是他听说你和他的侄女在格达留德举行婚礼,那怎么办?”

“奥斯蒙曾经在劳伦斯面前替我说过情,”埃尔伦说。“当然,他不能来参加婚礼,这是一定的,不过,他大概会装作不知道。我们必须在夜里到神父那里去,当夜就动身,远走高飞。我想,奥斯蒙以后会对劳伦斯说,既然我们是由神父主持结婚仪式的,象他这样一个敬畏天主的人就不能硬拆散我们——最好还是同意吧,这样我们就能成为合法的夫妇。你也应当这样对他说。让他提出我们之间和解的任何条件,索取他认为足够的罚金!”

“我并不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是可以劝说的,”奥斯希德夫人说。“主和圣奥拉甫知道,我的侄儿,我并不喜欢这件事!不过我明白,你想弥补你在克里斯丁身上造成的罪恶,这是你所能采用的最后一种办法!如果你能派一个仆人跟我去,明天我亲自到约栾寨去。我可以托住在这里山上的英格丽德暂时照看一下我的奶牛。”

奥斯希德夫人来到约栾寨是在第二天黄昏,正值月光和夕阳的余晖交相辉映的时刻。克里斯丁走到院子里迎接客人的时

候，奥斯希德一下子就看到她脸色苍白，两颊凹陷。

奥斯希德夫人坐在炉子旁边，同两个小女孩玩着。她用试探的目光偷偷地看着准备开饭的克里斯丁。克里斯丁十分消瘦，非常安静。她本来就是个娴静的姑娘，可是现在有点儿异样地沉默着。奥斯希德夫人猜到这背后隐藏着内心的紧张和坚持不屈。

“秋天这里发生的事情，你大概听说过了?”克里斯丁走到奥斯希德夫人身边说。

“嗯，我的侄子托媒人来向你求婚了?”

“你还记得吗，”克里斯丁问，“你有一次说过，我和他很般配。只是对我来说，他太富裕了，门第太高了?”

“我听说，劳伦斯有不同的意见，”奥斯希德夫人冷淡地说。

克里斯丁的眼睛一闪，她微微笑了笑。“不错，和埃尔伦相比，她是够好的，”奥斯希德夫人心里想。不管怎样不愉快，只能照埃尔伦请求的那样办，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克里斯丁在父母亲的床上替客人铺好被褥，奥斯希德夫人请这个年轻姑娘同她在一起睡。当她们上了床，房间里寂静无声的时候，奥斯希德夫人讲了自己到这里来的目的。

她看到这姑娘似乎完全不考虑给父母造成的痛苦，心中感到异样的沉重。“我毕竟同波尔德在痛苦和苦难中生活了二十多年，”奥斯希德夫人心里想。“不过，看来，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好象克里斯丁甚至没有注意到乌耳希德的身体从秋天以来大大地衰弱了。奥斯希德心里想，也许克里斯丁在妹妹的有生之年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妹妹了！不过这一点她没有说。也许，克里斯丁能把这种疯狂的、充满自信的快乐保持得越长久，

这样就越好。

克里斯丁起来，在黑暗中把自己的首饰收拾在一只小盒子里，把盒子放在床上。这时奥斯希德夫人毕竟还是说：

"无论怎样，克里斯丁，我觉得最好还是等你父亲回家后让埃尔伦到这里来，公开承认对你犯下的大罪，听凭劳伦斯裁决。"

"我想，那时候父亲会杀死埃尔伦的，"克里斯丁说。

"如果埃尔伦拒绝向自己的岳父举起宝剑，劳伦斯是不会杀死他的，"奥斯希德夫人回答。

"我不愿让埃尔伦遭受这样的屈辱，"克里斯丁说。"我不愿让父亲知道，埃尔伦在光明正大地、堂堂正正地向我求婚以前已经触动了我。"

"你认为，劳伦斯知道你跟埃尔伦私奔，他的愤怒就会减轻些吗？你认为他的心里会好受些吗？"奥斯希德问。"要知道，你没有得到父亲同意结婚而和埃尔伦在一起生活，按照法律，只能被看作是埃尔伦的情妇！"

"既然他不能通过合法途径娶我为妻，那么我是不是他的情妇，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克里斯丁说。

奥斯希德夫人沉默不语。她心里在考虑：当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回到家里，获悉女儿被抢走以后，她应该怎样对劳伦斯说。

这时克里斯丁说：

"我明白，奥斯希德夫人，你觉得我是个坏女儿。但自从父亲参加市民会议回来后，在我们家里，无论对他来说还是对我来说，每一天都在痛苦中生活。如果现在这一切有个了局，对大家都会好一些。"

第二天清晨她们离开约荣寨，午后不久就到达海乌格庄园。埃尔伦在院子里迎接她们，克里斯丁一见埃尔伦，不顾伴送她和奥斯希德夫人的那个仆人在场，立刻扑到埃尔伦的怀抱里。

走进屋子，克里斯丁向哥恩纳尔之子卑伦问好，接着又向埃尔伦的其余两个仆人问好，好象是老相识似的。奥斯希德夫人没有看到她有丝毫羞怯害怕的神色。后来大家在桌子旁边坐下，埃尔伦提出自己的计划，克里斯丁也和大家一起谈论，在选择路线方面提出建议：他们应当在次日晚上离开海乌格庄园，以便在月落的时刻到达罗斯托峡谷，在黑暗中通过西尔和罗普茨寨，从那里上山，沿奥塔河到桥边，再沿奥塔河和洛根河的西岸绕道走，从荒无人烟的地区穿过去，只要马匹支持得住就行。白天可以在林木茂盛的山坡上的春季牧场里等待。“因为在霍列提斯郡整个地区都可以碰到认识我的人！”

“你考虑到马匹的饲料吗？”奥斯希德夫人问。“在这样的歉收年，你不能在春季牧场偷干草——即使那里有干草的话；你可知道，在我们谷地里今年谁也不会有多余的饲料出卖？”

“这一点我考虑过了，”克里斯丁回答。“你们必须借给我们马的饲料和三天的粮食。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不能一起走，这样人太多了——让埃尔伦派约翰回到侯萨村去。特隆赫姆郡的年成比较好些，大概可以在圣诞节以前运几车粮食过山来。这个教区南部的居民很穷苦，奥斯希德夫人，我很希望你能以我和埃尔伦的名义把这些粮食施舍给他们。”

卑伦发出一阵苦笑。奥斯希德夫人摇摇头。可是埃尔伦的仆人乌耳夫却抬起黝黑的、英气勃勃的脸，露出一种独特的、大胆的微笑向克里斯丁看了一眼：

“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侯萨村不管丰年还是歉年，从来没有很多东西。等你去经管产业后，可能一切都会变样的。听了你的话，我觉得埃尔伦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主妇。”

克里斯丁坦然向他点了点头，继续说，应当尽可能不走车马通行的大路。按照她的意见，取道哈马尔是不明智的。这时埃尔伦指出，蒙南在哈马尔，要到蒙南那里去取一封给公爵夫人的信。

“那么可以在法加山附近让乌耳夫离开我们，到蒙南大人那里去，而我们经兰德直接到米耶萨湖西岸，再绕道经哈台兰到哈克谷地。我听叔父说，那里有一条荒僻的道路通向南方玛格丽特谷地。现在经过莱玛利克是不明智的，因为兑弗林庄园正在举行隆重的婚礼，”她含笑说。

埃尔伦从她背后走过去，抱住她的肩膀，她仰起头，靠在埃尔伦身上，毫不顾忌所有在场的人都看着。奥斯希德夫人生气地说：

“谁也不会相信你以前没有私奔过！”

卑伦又哈哈大笑起来。

过了片刻，奥斯希德夫人站起来，到厨房里去准备饭菜。她在那里生了炉子，因为埃尔伦的仆人们要在那里过夜。她要求克里斯丁和她一起去。

“以便于我能够向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担保，在我家里你们没有一秒钟单独在一起！”她气呼呼地说。

克里斯丁笑起来，跟着她走。不久埃尔伦也来了。他把一只三脚板凳移近炉子，坐在那里。这只会妨碍她们工作。克里斯丁忙着干活，从他身边跑过的时候，他每一次总要拉拉克里斯丁。最后他拉克里斯丁坐在他膝上。

“乌耳夫说得很对，你正是我所需要的主妇！”

“不错！”奥斯希德又好气又好笑地说。“和她在一起，你真是好福气。在这件疯狂的事情中，她会失去一切——你却几乎没有什么可损失的。”

“这是确实的，”埃尔伦说。“可是我曾经说过，我希望通过合法的方式娶她为妻。请你不要这样气呼呼的，奥斯希德姨妈！”

“我怎么能不生气？”奥斯希德夫人说。“你刚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又弄得只能带着女人逃走！”

“别忘了，姨妈，”埃尔伦说，“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为女人而遭到麻烦的，不一定是最坏的人——所有的民间故事里都是这样说的……”

“愿主宽恕，”奥斯希德说。她的脸色显得年轻而温和。“这些话我以前也听说过，埃尔伦！”她抱住埃尔伦的脑袋，摸摸他的头发。

这当儿乌耳夫推门进来，又随手关上。

“有客人来了，埃尔伦……大概是你最不愿意看见的！”

“是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吗？”埃尔伦问，同时直跳起来。

“是他倒还好呢！”乌耳夫说。“是奥尔姆之女埃琳娜！”

有人从外面把门一拉，门打开了。走进来的那个女人推开乌耳夫，走到烛光下。克里斯丁向埃尔伦看了一眼。起初他的脸色有点苍白，脸似乎消瘦了一点，可是后来他挺起身来，脸涨得通红。

“你是从哪儿来的？来干什么？”

奥斯希德夫人抢步上前说：

“跟我一起到房间里去吧，奥尔姆之女埃琳娜。在我们家里

总得遵守礼节，我们不能在厨房里招待客人！”

“奥斯希德夫人，”那个女人说，“我不巴望埃尔伦的亲戚把我当客人接待！你问我是从哪儿来的？这你自己也猜得到，我从侯萨村来。我替奥尔姆和玛格丽特向你问候。他们身体都好。”

埃尔伦没有回答。

“我听说，你委托阿伦分之子基休尔凑钱，又打算到南方去，”埃琳娜继续说，“我想，这一次你大概会住在哥德勃兰斯谷地的亲戚家里。我知道，你托了媒人向他们邻居的女儿求婚。”

她第一次向克里斯丁看了一眼，和姑娘的目光相接触。克里斯丁的脸色十分苍白，她镇静而带着挑衅的神气看着埃琳娜。

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动摇克里斯丁的镇静神态。她一听到来的人是谁，马上就明白了。她经常要排除的正是这个念头。她经常坚决地、不耐烦地、不安地想把这个念头压下去。她总是竭力不去想，埃尔伦是否完全摆脱了他以前的情妇。现在她仓猝中碰到了这件事。作长时间的斗争是没有好处的。可是她并不乞求怜悯。

克里斯丁看到，奥尔姆之女埃琳娜长得很漂亮。她已经不年轻，但仍旧很漂亮，从前想必是很娇艳动人的。她把斗篷的风帽推在脑后，她的脑袋很端正，圆脸盘，轮廓鲜明，颧骨稍稍隆起，任何人一看就知道，她过去是一个绝色佳人。她的头巾只裹住后脑勺。她一面说话，一面把挂在额上的象金子一样闪光的波浪形鬈发掠到头巾底下。克里斯丁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女人有这样大的眼睛。这双眼睛是深褐色的，圆圆的，有点儿寒气逼人，可是嵌在长长的睫毛里，在细细的漆黑眉毛下，却显得异常美丽，特别是在这些金黄的头发映衬下。皮肤和嘴唇由于在风霜中长途跋涉，显得很粗糙，但这无损于她的美丽——她仍旧是非常漂亮

的。她身上穿着笨重的旅行服装，但她尽一个女人所能地保持着优美的体态，高傲地深信自己的健美。也许她的身材不及克里斯丁高大，可是她高傲地挺直身躯，因此看上去似乎比这个身体柔软的年轻姑娘更高些。

“她一直住在你侯萨村家里吗？”克里斯丁低声问。

“我不住在侯萨村，”埃尔伦简短地说，他的脸又红了。“我在海斯特涅斯度过了几乎整个夏天。”

“我想告诉你这个消息，埃尔伦，”埃琳娜说。“你可以不必由于我经管着你的产业而在亲戚家里寻找庇护所，去考验他们是否好客。今年秋天我的丈夫死了。”

埃尔伦一动不动地站着。

“去年我并没有要你来管理侯萨村庄园的产业。”他困难地说。

“我知道你的家业在败落，”埃琳娜说。“我还保持着对你的旧情，埃尔伦，因此认为自己有责任关心你的福利，尽管，主知道，你对我们的孩子和我都很不好！”

“对孩子我已经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埃尔伦说。“你知道得很清楚，只是由于他们的缘故，我才容许你住在侯萨村！你当然不会再说，这给他们和我都带来了好处，”他鄙夷地笑着说。“没有你的帮助，基休尔也能经管产业。”

“不错，你老是这样信托基休尔，”埃琳娜说，同时低声笑着。“可现在，埃尔伦，我已经自由了。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履行你过去给我的诺言。”

埃尔伦默不作声。

“你还记得我给你生儿子的那个夜里吗？”埃琳娜问。“那时候你答应在西哥尔德死后娶我做妻子。”

埃尔伦摸了摸被汗水沾湿的头发。

“是的，我记得这件事，”他说。

“现在你准备履行自己的诺言吗？”埃琳娜问。

“不，”埃尔伦说。

奥尔姆之女埃琳娜向克里斯丁看了一眼，笑了笑，点点头。然后又看着埃尔伦。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埃琳娜！”埃尔伦说。“从那时候起，一年又一年，我们象两个罪人生活在地狱里。”

“不，也许不仅是这样！”她仍旧带着笑容说。

“我们之间产生另一种情况以后，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埃尔伦疲惫地说。“这对孩子们不会有帮助！你知道……你知道，我简直不能和你在一个房间里生活，”他几乎大声叫喊起来。

“今年夏天你住在家里的时候，这一点我可没有觉得，”埃琳娜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说。“我们那时候也不是敌人……有时候！”

“如果你认为我们是朋友，那就谢谢了！”埃尔伦困倦地说。

“你们准备一直这样站着吗？”奥斯希德夫人说。她把锅子里的粥倒在两个大木碗里，把一个递给克里斯丁。姑娘接住了。“把它端到房间里去！你，乌耳夫，端另外一个。把它们放在桌子上。不管怎样，晚饭还是要吃的！”

克里斯丁和乌耳夫端着木碗走出去了。奥斯希德夫人对留在那里的两个人说：

“你们也去吧，别站在这里争吵不休！”

“还是让我和埃琳娜现在就谈个明白吧，”埃尔伦说。

奥斯希德夫人一句也没回答，就走了。

在房间里，克里斯丁把饭菜端到桌子上，还从地下室里拿来啤酒。她坐在靠外边的长凳上，身体笔直，神色镇静，但一点东西也没吃。卑伦和埃尔伦的仆人也都没有什么胃口。只有卑伦的一个佣工和跟埃琳娜来的那个仆人吃了点东西。奥斯希德夫人在桌子旁边坐下，吃了一点儿粥。大家默不作声。

过了很长时间，埃琳娜走进房间——一个人。奥斯希德夫人请她在自己和克里斯丁中间的座位上坐下来。埃琳娜坐下来吃东西。她脸上时而流露出不明显的冷笑，她常常斜着眼睛看克里斯丁。

过了片刻，奥斯希德夫人走到厨房里。

炉子里的火几乎熄灭了。埃尔伦坐在旁边的板凳上，蜷曲着身子，双手捧着脑袋。

奥斯希德夫人走到他身边，把一只手搁到他肩膀上。

“愿主宽恕，埃尔伦，你怎么会搞到这种地步的？……”

埃尔伦抬起头来；他的脸由于痛苦而变得非常难看。

“她怀孕了，”埃尔伦说，同时闭上眼睛。

奥斯希德夫人顿时满面通红，在他肩上紧紧地捏了一把。

“你指的是这两个人中间的哪一个？”她粗暴地，鄙夷地问。

“但这不是我的孩子，”埃尔伦仍旧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说。“你当然不会相信，大概谁也不会相信……”他又垂下头。

奥斯希德夫人在[illegible]尔伦[illegible]的炉子边上坐下。

“你要竭力控制自己，埃尔伦！在这件事情上要人家相信你是不容易的！你能保证这不是你的孩子吗？”

埃尔伦向她抬起痛苦的脸。

“主是多么圣明，我多么需要他的仁慈啊……我多么希望……希望主由于我母亲在世上所受的一切苦难而安慰她在天

之灵——自从我第一次看见克里斯丁以后，我没有接触过埃琳娜！”这些话他说得很响，因此奥斯希德夫人向他嘘了一声。

“这样，我觉得这并不是怎样大的不幸。你应该查明谁是孩子的父亲，给他一笔钱，让他和埃琳娜结婚。”

“我想，这是阿伦分之子基休尔，我的侯萨村庄园的管家，”埃尔伦困倦地说。“去年秋天我和他谈过这件事——以后也谈过……因为西哥尔德的死是早在意料中的。基休尔同意，如果我给她一份可观的嫁妆，等她丈夫死后，就娶她为妻……”

“后来怎样呢？”奥斯希德夫人说。

“可是埃琳娜不愿意，立誓不要他做丈夫。她要指定我是孩子的父亲。即使我起誓说，这是不真实的，你想，难道人们不会认为我起的是假誓吗？……”

“你应当劝她放弃这种想法，”奥斯希德夫人说。“现在你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明天跟她到侯萨村去。在那里你应当表现得非常坚决，安排好你的管家和埃琳娜的婚事！”

“嗯，”埃尔伦说，又把双手捧住脑袋，号啕痛哭起来：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姨妈？……你想克里斯丁会怎么想呢？”

埃尔伦和仆人们在厨房里过夜。在房间里，克里斯丁和奥斯希德夫人睡一张床，埃琳娜睡另外一张床。卑伦走到院子里，躺在马厩里。

第二天早晨，克里斯丁同奥斯希德夫人一起到畜栏里去挤奶。后来奥斯希德到厨房里去准备早餐，克里斯丁把牛奶端到房间里。

桌子上点着蜡烛。埃琳娜已经穿好衣服，坐在自己那张床

的床沿上。克里斯丁低声向她问好，端上盆子，往里面滤牛奶。

"你不能给我喝点牛奶吗？"埃琳娜提出请求。克里斯丁拿了一个小木勺，递给埃琳娜；埃琳娜贪婪地喝着，从木勺边沿上望着克里斯丁。

"你就是从我手里夺去埃尔伦的友谊的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吗？"她说，同时把木勺还给克里斯丁。

"你自己知道，有什么可以夺取的，"这个年轻姑娘回答。

埃琳娜咬住嘴唇。

"如果将来你使埃尔伦感到厌倦，有朝一日他向你提出，要你嫁给他的一个佣工，你将怎么办？那时候你能满足他的愿望吗？"

克里斯丁没回答，于是埃琳娜笑着说：

"我想，你现在能满足他的一切愿望。你是怎么想的，克里斯丁……我们，埃尔伦的两个情妇，不是在玩弄我们的丈夫这张牌吗？"由于没有得到回答，她又笑着说："难道你是这样单纯，以至于会否认你是他的情妇吗？"

"在你面前我不应该说谎话，"克里斯丁说。

"这对你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埃琳娜仍旧用那种口气说。"我知道他的本领！我想象得到，第二次约会他就象一只公鸡那样扑到你身上。我很可怜你，美丽的孩子！……"

克里斯丁的脸颊苍白了。她感到非常讨厌，就说：

"我不想同你讲话……"

"你以为他待你会比我好些吗？"埃琳娜继续说。于是克里斯丁生硬地回答：

"不管埃尔伦怎样对待我，我决不会埋怨他。是我自己走上了这条危险的道路——即使它把我引向深渊，我也不会责怪和

埋怨。”

埃琳娜沉默了一会儿。后来红着脸用犹豫不决的口气说：

“克里斯丁，他占有我的时候，我也是个姑娘，虽然我名义上做了一个老丈夫的妻子已经七年了。你哪里懂得，这是多么可怕的生活！”

克里斯丁浑身颤栗起来。埃琳娜注视着她。后来从身边床踏板上的旅行箱里取出一只小角杯，启了封，低声说：

“你很年轻，我已经是个老太婆了，克里斯丁！我知道，同你竞争是没有用处的，现在是你正是时候！你不愿意和我干一杯吗，克里斯丁？”

克里斯丁一动不动。于是埃琳娜把角杯凑到嘴唇边。克里斯丁看到，她并没有喝。埃琳娜说：

“这一点面子你总能给我吧，为我的健康而干一杯……并且答应我，好生看待我的孩子？”

克里斯丁接住杯子。就在这一刹那间，埃尔伦推开了门。他站了片刻，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

“这是干吗？”他问。

克里斯丁回答了。她的声音粗野而刺耳：

“我们，你的两个情妇，相互为对方的健康而干杯。”

埃尔伦抓住克里斯丁的手，夺去她手中的角杯。

“住嘴，”他粗暴地说。“你别跟她一起喝！”

“为什么不？”克里斯丁仍旧用那种口气说。“你诱惑她的时候，她也象我一样是纯洁的！……”

“这话她重复过多少遍了，也许只有她本人相信，”埃尔伦说。“你还记得吗，你曾经要我用这种谎言去对西哥尔德说，而西哥尔德唤来证人，证明他在这以前就看到你和另一个男人在

一起？”

克里斯丁由于厌恶，脸色苍白，转过身去。埃琳娜涨得满面通红。接着用挑衅的口吻说：

“不管怎样，她和我干一杯，我想不见得就会生麻风病！”

埃尔伦愤怒地转向埃琳娜——忽然他的脸拉长了，呆住了，他害怕地叫了一声。

“主耶稣啊！”他几乎听不出声音地说，同时抓住埃琳娜的手。

“那么你为她的健康而喝吧！”他用冷酷无情的、颤抖的声音说。“你先喝，然后她也喝！”

埃琳娜带着呻吟声挣脱了他的手，后退几步，退到房间深处。埃尔伦紧跟着她。

“喝吧，”埃尔伦说。他跟着埃琳娜，手中执着从腰带里抽出的短剑。“把你为克里斯丁准备的酒喝掉！……”他抓住埃琳娜的手，把她拖到桌子旁边，把她的脑袋按到角杯上面。

埃琳娜大喊一声，用一只手捂住脸。

埃尔伦放开了她，颤抖地站着。

“我同西哥尔德在一起，好象生活在地狱里，”埃琳娜大声说。“你，你答应过……可是你对待我更坏，埃尔伦！”

于是克里斯丁走上前去，抓住角杯。

“我们两个人中间总得有一个人喝——你不可能同时占有我们两个人！……”

埃尔伦夺下克里斯丁手中的角杯，把她往旁边一推，她跌倒在奥斯希德夫人床边的地板上。埃尔伦强迫埃琳娜喝——一条腿跪在她身边的长凳上，一只手抓住她的脑袋，想把酒灌到她嘴里。

埃琳娜把手伸到埃尔伦的手上面，抓住桌子上的短剑，向埃尔伦砍去。剑割破了他的衣服，微微刺伤了他的皮肤。于是埃琳娜把剑头转向自己，一下子就无力地侧身倒在埃尔伦膝上。

克里斯丁站起来，走到他们身边。埃尔伦扶着埃琳娜，埃琳娜的脑袋从他的手臂上倒挂下来。她的声音顿时嘶哑了，嘴角流出的鲜血使她喘不过气来。她吐了很多血，说：

"这酒……是我为你准备的……由于你欺骗我……你对我变了心……"

"叫奥斯希德姨妈到这里来，"埃尔伦低声说。克里斯丁站着不动。

"她快要死了，"埃尔伦仍旧用那种声音说。

"那么她会比我们好些，"克里斯丁说。埃尔伦向她瞥了一眼——他目光中绝望的神色使克里斯丁心软了。她走出房间。

"发生了什么事？"克里斯丁把奥斯希德夫人从厨房里叫出来的时候，奥斯希德夫人问。

"我们杀死了奥尔姆之女埃琳娜，"克里斯丁说。"她快死了……"

奥斯希德夫人急忙奔去。可是在她跨进门口的当儿，埃琳娜断气了。

奥斯希德夫人把死者安放在长凳上，擦去她脸上的血迹，用一块亚麻布头巾盖住她的脸。埃尔伦站在尸体后面，靠着墙壁。

"要知道，"奥斯希德夫人说，"不可能有比这更糟的事情了！"

她把一些枯树枝和木柴扔在炉子里，然后把角杯塞在中间，吹旺了火。

“你能信托你的这些仆人吗？”她问。

“我想，乌耳夫和哈夫图尔是可以的……约翰和跟埃琳娜来的那一个，我不大了解。”

“你当然明白，”奥斯希德夫人说，“要是被人查明，埃琳娜死的时候你和克里斯丁在这里见面，并且和埃琳娜单独在一起，那么你还不如让克里斯丁喝埃琳娜的酒吧！如果再谈到毒药，那么人们就会想到以前曾经控告过我的那件事情……她有亲族或朋友吗？”

“没有，”埃尔伦用低沉的声音说。“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人！”

“不管怎样，”奥斯希德夫人继续说，“你要把这一切隐瞒起来，偷偷地把尸体运走而不受最可怕的怀疑，是很困难的！”

“必须把她埋葬在礼拜堂的墓地上，”埃尔伦说，“哪怕要我付出整个侯萨村的财产。你认为怎样，克里斯丁？”

克里斯丁点点头。

奥斯希德夫人默默地坐着。她越想越觉得没有办法。厨房里坐着四个仆人——即使埃尔伦能够买通他们，叫他们保持缄默，即使他们，他们之中的某个人，或者甚至埃琳娜的仆人，肯拿了钱离开挪威，她和埃尔伦毕竟还是放心不下的。况且约栾寨的人都知道克里斯丁在这里。如果劳伦斯听到了这件事情，他会怎么办，简直无法想象！还有，怎样把尸体运走呢？现在根本不可能翻山越岭到西部去。只留下一条通向莱姆斯谷地的道路，或者越过山到特隆赫姆，或者沿着谷地到南部去。如果真相暴露出来，即使人们表面上表示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实际上还是不会相信的。

“这件事情我必须同卑伦商量一下！”奥斯希德夫人站起来

说，走出了房间。

哥恩纳尔之子卑伦听了妻子讲述的情况，面不改色，眼睛一直盯着埃尔伦。

“卑伦，”奥斯希德绝望地说，“必须有人起誓说，看见她是自杀的！”

卑伦的眼睛慢慢地阴暗了，里面闪出某种生活的反光；他向妻子看了一眼，撇了撇嘴唇，露出笑容：

“你是想说，这个人应该是我？”

奥斯希德夫人把双手紧握了一下，然后伸到他面前：

“卑伦，你自己也明白，这对他们是多么重要！”

“你认为，我的事业反正已经没有希望了？”卑伦慢吞吞地问。“还是你认为我身上还保存着许多昔日的男子气，所以我敢于起假誓，来拯救这个年轻人免于一死？从那时候起，岁月也在把我自己慢慢地毁灭！正在毁灭，我说！”他重复了一句。

“你说这些话，是因为我的年纪老了，”奥斯希德喃喃地说。

克里斯丁刺耳的痛哭声在房间里传开了。她本来躲在奥斯希德夫人床边的角落里，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地坐着。可是现在忽然放声大哭起来。仿佛奥斯希德夫人的话揭穿了她的心事，这句话里包含着对过去的甜蜜爱情的回忆；仿佛它第一次使克里斯丁彻底意识到她和埃尔伦有着怎样的爱情。对充满热情的幸福日子的回忆涌上她的心头，把其余的一切都冲洗掉了——把昨夜的剧烈憎恨和绝望冲洗掉了。她只知道自己的爱情，只知道要有意志把一切坚持到底。

所有的三个人都向她看了一眼。后来卑伦大人走到她身边，抓住她的下巴颏儿，看了看她的眼睛：

“你说，克里斯丁，她是自杀的？”

"你听到的都是事实，完全是事实，"克里斯丁坚定地说。"我们威胁她，她就这样做了。"

"她为克里斯丁准备了更加可怕的命运，"奥斯希德说。

卑伦大人放开了这姑娘。他走到尸体前面，把它抱起来，移到埃琳娜昨夜睡的那张床上，让她面壁卧着，好好地盖上几条毯子。

"你派约翰和你不大了解的那个仆人回到侯萨村去，带信说埃琳娜要和你一起到南方去。让他们在午饭的时候出发。你说，太太小姐们还在这里睡觉，让他们在厨房里吃饭。然后同乌耳夫和哈夫图尔谈一谈。她不是以前也曾经扬言要自杀吗？假如将来有人问起这事，你能够提出证人吗？"

"我和她一起住在庄园里的最近几年中，凡是到过庄园里的人都能证明，她扬言要自杀。有时，在我说起要和她分手的时候，她还扬言要杀死我。"埃尔伦困倦地说。

卑伦粗暴地笑起来：

"我是这样考虑的。晚上我们替她穿上旅行服装，让她坐在雪橇上。你坐在她身旁……"

埃尔伦的身子摇晃了一下：

"我不能够！……"

"主知道，你身上还有多少丈夫气，你还有二十多年岁月要靠自己的智慧生活呢！"卑伦说。"那么，你能掌握缰绳吗？这样，我坐在她身旁。我们要在夜里走，沿着荒僻的道路，直到弗茱。在这样寒冷的天气，谁也分辨不出她死了多久。我们到鲁阿耳镇的修士们的朝圣者接待所去。在那里，我和你证明，你们坐在我后面的雪橇上发生了争吵。大家都知道，你被解除了开除教籍的处分后，不愿意再和她在一起生活，你在向一个和你们

当户对的姑娘求婚。乌耳夫和哈夫图尔一路上都要待在旁边，必要时可以让他们起誓证明，他们最后一次看到埃琳娜的时候，埃琳娜还活着。这一点你能劝他们做到吗？在修士们那里，给她买棺成殓，然后你同神父作交易，把她埋葬，给你自己作忏悔性的惩罚……的确，这并不十分干净利落！可是你把一切都搞得一团糟，简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别象眼看就要昏倒的怀孕女人那样站着！愿主帮助你，小伙子，你大概从来没有尝到过刀架在脖子上的滋味！”

山上吹来冰冷刺骨的风——雪堆上升起银光闪闪的轻烟，飘向被月光照成淡蓝色的天空，男人们准备启程了。

两匹马一前一后地被套上雪橇。埃尔伦坐在前面。克里斯丁走到他身边。

“这一次，埃尔伦，你一下车一定要尽量给我捎个音讯，把经过情形告诉我。”

埃尔伦紧紧握住她的手——克里斯丁感觉到指甲下在冒血。

“那么你还是决定要我吗，克里斯丁？”

“是的，还是要你，”克里斯丁说，后来又补充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和你两人都有过错，我怂恿你，因为我希望她死去。”

奥斯希德夫人和克里斯丁目送着他们，站了很久。雪橇在雪地上忽上忽下地飞驰。它在山凹里看不见了——后来又出现在下面白雪皑皑的山坡上。不久，他们进入高高的山崖的阴影里，就完全失去了影踪。

两个女人坐在炉子前面，背对着一只空床，床上的所有毯子

和稻草都被奥斯希德夫人拿掉了。她们两人都感觉到，这张床在她们背后仿佛张开了空荡荡的大口。

“今夜要不要睡在厨房里？”奥斯希德夫人随口问道。

“随便躺在哪里，反正一样！”克里斯丁说。

奥斯希德夫人走到院子里去看看天气。

“嗯，如果起风，或者出现融雪天，那么他们走不了多远就会暴露的，”克里斯丁说。

“在这里海乌格庄园，是经常刮风的，”奥斯希德夫人回答。“没有迹象表明天气会发生变化。”

她们又象原先那样坐下来。

“你不应该忘记，”奥斯希德夫人说，“她为你们两人制造了怎样的命运！”

克里斯丁低声回答：

“我想的是，假如我处在她的地位，也许我也会产生同样的愿望！”

“你永远不会希望别人生麻风病的！”奥斯希德夫人充满热情地说。

“你还记得吗，大婶，你曾经对我说过，一个人不想去做自己认为不体面的事情，这是很好的。但如果只是由于自己不想做，就认为这件事情不体面，那就不怎么好了。”

“你永远不会做这种事情，因为你害怕犯罪，”奥斯希德夫人说。

“不，我不这么想，”克里斯丁说。“我已经做了许多我过去认为由于害怕犯罪而永远不会做的事情。不过那时候我不明白，犯罪的人一定会侵害别人。”

“埃尔伦在遇到你以前很久，早就想结束自己的放浪生活

了，"奥斯希德热情地说。"他们之间早已一切都结束了。"

"这一点我知道，"克里斯丁说。"不过她大概想不到埃尔伦的意图会这样坚决，以致她不能把它动摇。"

"克里斯丁，"奥斯希德用请求和担忧的口吻说，"你现在不会抛弃埃尔伦吧？现在你们没有别的生路，只有相互帮助！"

"这种劝告我在神父那里是听不到的，"克里斯丁说，同时冷笑了一声。"不过我知道，我不会抛弃埃尔伦，即使为此而需要践踏我亲生的父亲。"

奥斯希德夫人站起来。

"我们与其这样坐着，还不如干点事情吧，"她说。"看来即使我们躺在床上，反正也睡不着。"

她从储藏室里取出搅奶器，还拿来几盆牛奶，把牛奶倒进搅奶器，准备搅奶油。

"让我来搅吧，"克里斯丁说，"我比你年轻。"

她们默默地工作着。克里斯丁站在储藏室门口搅奶油，奥斯希德在炉子旁边梳毛。直到克里斯丁从搅奶器里滤去水，开始揉制奶油的时候，才忽然问老太太：

"奥斯希德大婶，你从来不害怕有一天会站在天主的法庭前面吗？"

奥斯希德夫人站起来，走到克里斯丁身边，站在她面前的烛光里：

"也许我有勇气去问那个把我创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人，在他行使自己的旨意的时刻，他是否能宽恕我？因为我在破坏他的戒律的时候，从来没有乞求过他的仁慈。我从来没有乞求天主和人们减免我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支付的债务，哪怕是减免一文钱。"

过了片刻，她低声说：

"我的大儿子蒙南那时二十岁。那时候他不象现在我所知道的那样。我的几个孩子，他们当时不是这样的……"

克里斯丁低声回答：

"这些年来，卑伦大人毕竟日日夜夜和你在一起。"

"是的，我所有的就是这个，"奥斯希德说。

过了片刻，克里斯丁把奶油揉制好了。于是奥斯希德夫人说，应该尽量想法躺一会儿。

躺在暖和的床上，她用一只手搂住克里斯丁的肩膀，让她年轻的脑袋贴在自己胸口。不久，她听到克里斯丁发出轻微的，均匀的鼻息，姑娘睡着了。

4

天气仍旧非常寒冷。在整个教区的每一个畜栏里，都可以听到挨饥受冻的瘦弱牲口的哀鸣。人们现在尽可能地节省饲料。

这一年的圣诞节，人们相互之间很少访亲会友。大家多半坐在家里，各人躲在自己的角落里。

圣诞节期间的天气冷得更加厉害——仿佛一天更比一天冷。教区的居民已经记不起什么时候有过这样严寒的冬天——后来雪停了，甚至在山里也不再下雪，圣克列门特日前下的那场雪冻结起来了，象石头一样硬。太阳从晴朗的天空照耀着，白天开始渐渐地长了。每到夜里，北部的山脊上闪着极光，映红半边天，可是天气并没有变化。有时出现阴天，下了少量干雪，但接

着又是晴天和严寒。洛根河在冰层的封锁下低沉地咆哮着、轰鸣着。

每天早晨克里斯丁都觉得，她已经再也没有力量度过这一天了。她感觉到，每一天都是她与父亲在较量。在整个教区的每一个生物，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在共同的考验之下受苦，在这种时刻他们父女两人怎么还能这样相处呢？可是一到晚上，可以看到，这一天她终于度过了。

不能说父亲对她不慈爱。他们从来不谈使他们发生分歧的那件事情，但即使父亲不说克里斯丁也感觉到，他不可动摇地决心拒绝到底。

克里斯丁感到很痛心，她已得不到父亲的友谊。尤其使她感到痛苦的是，她意识到父亲肩膀上还压着其他许多需要操心和忧虑的沉重负担——假如他们之间还象过去一样，父亲是会和她谈谈这些事情的。当然，约柔寨庄园的处境要比其他大多数地方好些，可是他们毕竟也每时每刻感觉到荒年的威胁。以前，在冬天的日子劳伦斯总要走到院子里，牵自己的几匹小马遛一圈。可是今年秋天他把这些小马全部卖到挪威南部去了。女儿再也听不到父亲在院子里讲话的声音，再也看不到父亲津津有味地牵着那些身材匀称、毛发蓬松的两岁小马戏耍，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当然，在他们庄园，无论在储藏室里，在谷仓里，还是在粮囤里，去年的收获还没有耗尽。不过约柔寨庄园还得给予许多人帮助——有的来购买，有的来乞求，谁也不会空着手回去。

有一天晚上，时间已经很晚了，有一个身穿毛皮大衣、身材高大的老人乘滑雪板到他们家里来。劳伦斯在院子里和他讲话，哈夫丹把食物端到老房子里给他吃。家里看见他的人，谁也

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也许是躲藏在山里的人，也许劳伦斯在哪里同他见过面。可是父亲对这个人的来访什么也没说，哈夫丹也保持沉默。

又有一天晚上，来了一个与劳伦斯多年不睦的人。劳伦斯同他到谷仓里去。回到房间里以后，劳伦斯说：

“大家都经常来向我乞求帮助。可是在我自己家中，你们都反对我。你也一样，我的妻子！”他气呼呼地对拉根弗丽德说。

于是母亲涨红了脸，冲着克里斯丁说：

“你听见父亲对我说的话吗？然而我并不反对你，劳伦斯。克里斯丁，你也知道秋末在南部鲁阿耳镇发生的那件事情吧，他同另外一个行为放荡的人，他在海乌格庄园的亲戚，沿着谷地下山。她自杀了，被他诱骗离开了自己亲人的那个不幸的女人！”

克里斯丁冷酷而严峻地回答：

“我看到，在他努力想摆脱罪恶的这些年中，你们象他生活在罪恶中的那些年一样严厉地责备他！”

“耶稣啊，马利亚啊！”拉根弗丽德双手一拍，祈祷起来。“你怎么啦？难道这还不能使你改变自己的决定吗？”

“不，”克里斯丁说，“我不改变决定。”

劳伦斯这时同乌耳希德并排坐在长凳上，他抬起头来向克里斯丁看了一眼。

“我也不改变，克里斯丁，”他用低沉的声音说。

不过克里斯丁内心知道，在一定程度上她已经改变了——不是改变了决定，而是改变了对事物的看法。她获悉了关于这次可怕的旅行的消息。一切都比所预料的顺利。埃尔伦胸口的刀伤发作了——不知是由于他着了凉还是别的原因，总之，他需

要在鲁阿耳镇的朝圣者接待所里静养一段时间。这些日子，由毕伦在那里照料他。埃尔伦受伤的事实，使其余的一切比较容易说明，大家都相信他们所说的事情的始末。

埃尔伦能够继续上路后，他给埃琳娜买棺成殓，运送到奥斯陆。在约翰神父的帮助下获准在被毁坏的圣尼古拉乌斯礼拜堂的墓地上买一个墓穴，给埃琳娜安葬。后来他又在奥斯陆的主教本人面前作了忏悔，主教对他作了惩罚——到什末林去朝拜"圣血"①。现在埃尔伦已经离开挪威。

克里斯丁却不能到任何地方去朝圣赎罪。她只能坐在家里等待，思念，在与父母亲的斗争中忍受痛苦。现在，每当她回想起和埃尔伦会见的情景，在她的回忆中蒙上了一道奇怪的、象冬天一样寒冷的光。她想到埃尔伦不知节制自己的爱情和痛苦，不禁产生了一种想法：如果她也能热情地关切生活中的一切事情并且不顾一切地去干，那么，以后也许她会觉得这一切并不那样重要，也不会感到那样心情沉重。有时她想，也许埃尔伦会抛弃她！她觉得，她经常有一种担心：如果他们的斗争过于艰难，那么埃尔伦可能会抛弃她。可是她自己是不愿意离开埃尔伦的，除非埃尔伦自己不要她遵守一切誓言和许诺。

冬天就这样过去了。克里斯丁再也不能欺骗自己，她必须承认，现在他们大家都面临着一个最残酷的考验，因为乌耳希德已经不久于人世了。她为妹妹悲痛之余，害怕地看到，她自己的心确实已经学坏，为罪恶所侵蚀了。因为，她看到奄奄一息的孩

① 圣血——据说是耶稣受刑时流下的几滴血，被保存在什末林（在德国北部）的礼拜堂里，斯堪的纳维亚的朝圣者对此特别崇仰。

子和悲痛欲绝的父母，心里还是只想着一件事："一旦乌耳希德死去，我怎么还能象以前那样看着父亲，而不双膝跪倒在他面前，向他承认一切，请求他的宽恕，听从他的安排？……"

斋戒期早已到了。人们宰杀了以前还希望拯救的小家畜，因为即使不宰，这些家畜反正也会倒毙。居民由于多食鱼腥，难得能吃到少量的粗劣面食，因此害病的很多。艾利克神父准许全教区免去在斋戒期间禁食牛奶的规定。可是很少人能够得到哪怕是一滴牛奶！

乌耳希德躺在床上。她一个人躺在原先姐妹俩合睡的床上，每夜总要有人守候在她身边。有时，父亲和克里斯丁两人坐在病人旁边。有一天夜里劳伦斯对女儿说：

"你还记得埃德文修士谈到过乌耳希德的命运吗？我那时就已经想到，也许他指的正是这一点！不过我那时候摒弃了这种想法。"

在这样的夜里，劳伦斯有时讲这件事，有时讲那件事。克里斯丁坐着，由于绝望而脸色苍白，她明白，父亲在说这些话的背后，隐藏着默默的哀求。

有一天，劳伦斯带着柯耳本离家，到庄园北面林木茂密的山里去探看熊穴。他们回家时在雪橇上放着一只母熊，劳伦斯怀里抱着一只活的小熊。他给乌耳希德看小熊，这稍稍引起了乌耳希德的兴趣。可是拉根弗丽德说，现在不是饲养这种野兽的时候，而且，说实在的，劳伦斯打算对它怎么办呢？

"我想给它吃点东西，然后把它缚在女儿的闺房里。"劳伦斯勉强笑着说。

可是很难找到给小熊吃的纯粹的奶，因此过了几天，劳伦斯就把它宰了。

太阳已经晒得很暖和，中午屋顶上有时开始滴下融雪的水。山雀停在原木墙壁上，挤在有阳光的一面，用喙得得地啄着木头，搜寻躲在木头槽缝里的苍蝇。四周的田野里闪耀着象银子一样坚硬而发光的雪。

最后，有一天晚上，乌云遮住了月亮。约栾寨的居民早晨醒来，看见大雪纷飞，天空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

这一天大家都明白，乌耳希德快死了。

家里的人都聚集在一起，艾利克神父也来了。房间里点了许多蜡烛。将近黄昏时分，乌耳希德在母亲怀里宁静地、安详地溘然长逝了。

拉根弗丽德以出乎意料的平静忍受了这一切。父母亲坐在旁边，两人都无声地流着泪。房间里所有的人都流着泪。克里斯丁走到父亲身边，父亲抱住她的肩膀。父亲感觉到她浑身在颤栗，把她紧紧地搂在自己怀里。她觉得，父亲一定有这样的感觉，仿佛她比躺在床上死去的孩子离开他更远。

克里斯丁不明白她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她自己也记不起来，为了什么她才能够坚持下来。可是，她虽然由于痛苦而形如槁木，却还是战胜了自己的感情，没有在父亲脚下跪下来。

……在礼拜堂里圣托马斯祭坛前面的地板上抬起几块木板，在硬得象石头的泥土中为劳伦斯之女乌耳希德挖掘了坟墓。

死去的孩子还躺在稻草上的时候，一连几天静静地下着雪；孩子埋葬的时候也下着雪，几乎持续不断地又下了整整一个月……

人们焦急地等待着春天，随着春天的到来，情况可能会缓和些。可是春天似乎永远也不会到来。白昼一天天长了，光线明亮了，出太阳的日子，谷地上由于融雪而蒙着一层烟雾。然而天气还很寒冷，温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夜里的霜冻很厉害——河里的冰格格作响，山里也发出轰响声，但狼和狐狸仍然待在山脚下住房近旁哀鸣，象在仲冬时那样。居民们剥树皮作牲口的饲料，可是牲口还是由于饲料不足而成批倒毙。谁也无法预言，将会有怎样的结局。

道路的车辙里积着泥浆，田野里的雪闪着银光，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克里斯丁走出屋子。在照到阳光的一面，雪堆已经融化成一个个窟窿。雪面上结的一层薄薄的冰在她脚下碎裂，发出轻微的清脆的声音。可是在哪怕有一个极小的阴影的地方，空气中还充满着刺骨的严寒，雪还很坚实。

克里斯丁走上山坡，到礼拜堂里去，她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干什么，好象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她到那里去。父亲和几个农民，农会的弟兄，也在那里，她知道，他们在环绕着礼拜堂的游廊里集会。

半路上，她遇见一些已经走下山来的农民。艾利克神父也和他们在一起。所有的人都是步行的，三五成群，神色忧郁，皱着眉头，相互不说一句话。克里斯丁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向他们行礼，他们并不热情地还了礼。

克里斯丁心里想，教区里每一个人都是她的朋友的那段时期，早已过去很久很久了！现在，当然，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坏女儿。也许，他们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情，还不止于此！现在，不用说，大家都会相信，过去关于她同阿尔纳和宾坦的谣传

也有部分真实性。也许，她的名声已经非常不好。她昂起头，向礼拜堂走去。

门半开着。礼拜堂里很冷，可是克里斯丁心中还是感到一阵微微的温暖。这是从这座阴暗的木头建筑物里传来的，它的粗大的木柱高高地伸向屋顶的桁架，越到上面越是阴暗。供桌上没有点蜡烛，阳光斋齿地从门缝中透进来，在图画和圣器上映出微弱的反光。

克里斯丁看见父亲跪在圣托马斯的祭坛旁边，交叉的双手把帽子贴在胸口，耷拉着脑袋。

克里斯丁怀着胆怯而忧伤的心情悄悄走出礼拜堂，站在游廊里。她用双手抓住两根在顶端由拱劵连接起来的柱子，站在那里，这两根柱子仿佛在她的身体周围镶了一个框子。她遥望着面前的约栾寨，以及在她的祖屋后面谷地上升起的淡蓝色的轻烟。在阳光照耀下，谷地的河流里到处闪现着白蒙蒙的水和冰。可是沿岸的赤杨树上已经挂满了棕黄色的柔荑状花，这里礼拜堂附近山坡上的枞树林已经呈现出春天的新绿，在邻近的树丛中已经有小鸟在叽叽喳喳啼鸣。的确，现在每天傍晚太阳落山后都可以听到鸟声！

克里斯丁以前认为，她的思念——溶化在她的血液和整个身体中的思念——由于她经受的种种苦难，早已从她心中消失了。可是现在却感觉到，这种思念又在她心中蠕动，懦怯地，微弱地，仿佛从冬眠中苏醒过来似的。

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从礼拜堂里走出来，随手关上门。他走到女儿身边，站住，从旁边的一个拱洞中遥望着远方。克里斯丁看到，逝去的冬天在父亲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她自己也不明白，现在怎么还能谈论这件事情，可是她还是脱口说：

“妈妈前几天对我说，你曾经对她说过，假如这是哥尔德之子阿尔纳，你会按照我的愿望去做的，是吗？”

“是的，”劳伦斯说，眼睛并不看着女儿。

“阿尔纳在世的时候，你可没有说过这话，”克里斯丁说。

“这一点过去从来没有谈起过。我当然明白，这个小伙子是爱你的……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还这样年轻，而且我从来没有发现你有这个念头。你可不能巴望我自己提出来把女儿嫁给一个完全没有家产的人！”他冷笑了一声。“不过这孩子我是喜欢的，”他低声说。“假如我看到，你由于对他的爱情而痛苦……”

他们一直站着，遥望着远方。克里斯丁感觉到父亲在看她，她竭力保持镇静，不露声色，可是她知道，她的脸色苍白了。这时父亲走到她身边，拥抱住她，把她紧紧地搂在自己怀里。他把女儿的头向后一推，看了看她的脸，然后又把她的脸紧贴在自己肩膀上。

“主耶稣啊，我亲爱的孩子，难道你真是那样不幸吗？……”

“大概，我会为此而死去的，爸爸，”她贴在父亲身上说，泪如雨下。不过她虽然哭，却感觉到父亲的爱抚，同时从父亲的眼睛中看到，现在他也痛苦到极点，他已经没有力量再反对了。她战胜了父亲。

夜里她醒来，由于父亲在黑暗中推推她的肩膀。

“起来，”父亲低声说，“你听见吗？……”

这时她听见了墙壁外面的轰响声——这是饱含湿气的南风强劲而清亮的声音。水从屋檐上如泉水般流下来，还可以听到雨水滴在柔软的融雪上的簌簌声。

克里斯丁穿上连衫裙，跟着父亲走到大门口。他们一起站着，望着这明亮的五月之夜。暖风带着雨点向他们劈面吹来，天空是一团团迅速飞逝的支离破碎的雨云。树林中树叶瑟瑟，屋宇间风声萧萧。山上传来雪崩的轰鸣声。

克里斯丁摸到父亲的手，把它握在自己手里。父亲唤她来，是想把这一切都指给她看！以前他们也经常这样——那时候父亲也唤她来看。现在又唤她来看了。

他们回到房间里，准备重新躺下睡觉的时候，劳伦斯说：

“这礼拜到过这里的人家的一个仆人，带给我一封波尔德之子蒙南大人的信。他打算今年夏天到这里来看望自己的母亲，并且问能不能来拜访我，再和我谈谈。”

“你准备怎样回答他呢，好爸爸？”克里斯丁喃喃地说。

“这一点我现在还不能对你说，”劳伦斯回答。“不过我会和他谈的，然后作出无愧于主的决定，我的女儿。”

克里斯丁重新钻到兰波尔的被窝里，劳伦斯躺在睡着的妻子身边。他躺着想，如果河水突然暴涨，将怎么办。教区里很少庄园象约栾寨庄园那样靠近河边，过去好象有过预言，说约栾寨有朝一日会被河水冲掉！

5

春天一下子就来了。融雪天开始后过了几天，整个村庄在绵绵的春雨中呈现出深褐色。山坡上的水象瀑布一般从树林中流泻下来。河水一天天上涨，在谷地底部形成了一个铅灰色的湖，湖中有一些生长着树木的小岛，以及水流汹涌、诡谲莫测的狭长航道。在约栾寨，水已经远远地浸入耕地。不过损失毕

竟比所担心的要小得多。

春忙开始得很迟。人们把哀求主怜悯不要被秋天的夜寒冻坏而保存下来的为数无几的谷子，播种到田里。似乎这一次主听见了农民的祈祷，稍稍减轻了他们的重负。六月里开始了多风的气候，夏天比较好，人们巴望，到时候去年歉收的一切影响都会消除。

干草已经收割。有一天傍晚，四个骑马的男人来到约朵寨庄园。这是两位带着仆人的骑士：波尔德之子蒙南和海斯特涅斯的彼得之子波尔德。

拉根弗丽德和劳伦斯吩咐在楼上房间里设席，并且在阁子里给客人准备床铺。不过劳伦斯请求来客不要马上就讲他们到来的目的，先休息一下，到第二天再说。

在席面上蒙南的话讲得最多，他经常和克里斯丁讲话，仿佛他们是很熟的朋友。克里斯丁看到，父亲对此并不喜欢。蒙南大人是五短身材，红脸膛，面貌并不漂亮，喜欢说话，况且他的举止有点儿滑稽。他的外号叫又笨又懒的蒙南或者长袖善舞的蒙南。不过，尽管这样，他毕竟是奥斯希德夫人的儿子，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不止一次受国王委托处理各种事务，那些办理国家大事的人也都听他的话。他住在自己母亲的斯库格赫姆地区的世袭领地上，家道富裕，而且娶的妻子也很富裕。他的妻子卡特玲夫人容貌异常丑陋，几乎从来不开口说话。可是丈夫经常说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因此人们开玩笑，替她取了个外号，管她叫聪明绝顶的卡特玲夫人或者能说会道的卡特玲夫人。他们似乎相处得十分和睦，虽然蒙南大人在结婚前和结婚后一直以行为放浪闻名。

彼得之子波尔德大人是个体面的、受到大家尊敬的老人，尽管现在他的身体已经有点儿发胖，行动也迟缓了。他的头发和胡须有点儿退色，不过金色仍旧多于灰白。自从哈康之子马格努斯国王①逝世后，他就辞去官职，经管着自己在北茵列的大片领地。他已经第二次鳏居，他有许多儿女，据说他们都长得很漂亮，受过良好教育，父亲给他们作了很好的安排。

第二天劳伦斯同客人们到楼上的房间里谈判。他请妻子也参加，可是她不愿意。

"你应当自己决定！你知道，如果事情不成功，这对我们的女儿是一个最大的痛苦，不过我同时也看到，有许多事情表明这个婚姻是不好的。"

蒙南大人把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信转交给劳伦斯。埃尔伦请劳伦斯亲自提出无论怎样的条件，只要劳伦斯同意让女儿和他订婚。埃尔伦本人愿意请一些公正无私的人对他的财产进行估价，并研究其收益，把全部财产的三分之一作为茶礼和结婚礼物分给克里斯丁，一旦她成为寡妇而又没有儿女，那么她除了本人的嫁妆和从自己父母那里继承的遗产以外，还有这一笔产业。他还建议由克里斯丁全权经管她自己的产业，无论是她从家里得到的，还是从他埃尔伦那里得到的。如果劳伦斯对分配财产愿意提出别的条件，埃尔伦也愿意听取，并根据劳伦斯的愿望改变自己的决定。克里斯丁的亲族方面必须同意的唯一条件就是：如果他们将来成为他和克里斯丁的子女的保护

---

① 指继哈康四世为国王的马格努斯，他死于一二八〇年，因此到那时已经将近有四十年了。

人，那么他们不应当企图获取由他赠给他与奥尔姆之女埃琳娜所生的子女的财产，他们应当承认，这部分财产已在他与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结婚前从他的产业中勾销了。最后，埃尔伦建议在他的侯萨村庄园里以最隆重、豪华的仪式举行婚礼。

劳伦斯的答复是这样的：

“这个建议是正大光明的。我看到，你的亲戚很愿意同我达成协议。这从另外一点也可以看到：他请你蒙南大人第二次受他的委托来见我这样一个在本教区以外没有多大声望的人，还有象你波尔德大人那样德高望重的人，为了支持埃尔伦的请求，也不嫌劳累，跋涉风尘。不过对于他的建议我必须提出，我的女儿受的教育很少，她自己不会经管自己的财产，因此我一直打算把她嫁给一个可以把姑娘的终身幸福托付给他的信得过的人。我不知道，克里斯丁是否应付得了这样的权力，而且我觉得，这对她未必好！她的性格是温柔、顺从的，而埃尔伦在许多方面却表现得没有理智，正是这个原因促使我反对这桩婚事。假如她是个喜欢擅权的、坚强的、执拗的女人，那倒是另一回事了。”

蒙南大人哈哈大笑，说：

“亲爱的劳伦斯，难道你还在埋怨姑娘不够执拗吗？……”

波尔德大人微微一笑说：

“我觉得，你的女儿毕竟表明了，她在意志坚强方面是没有缺陷的——她在两年过程中违背你的意旨而坚定地要埃尔伦。”

劳伦斯说：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一点，不过我还是知道我所说的话！她在违抗我意旨的这段时间里，她本身也是很难过和痛苦的，和一个不能控制她的丈夫在一起，她的幸福是不会长久的。”

“原来如此！”蒙南大人大声说。“那么你的女儿完全不象我所知道的一切女人，因为我没有看到过一个女人不是想自己支配自己，还想支配自己的丈夫！”

劳伦斯耸耸肩膀，什么也没回答。

于是彼得之子波尔德说：

“我可以想象，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你反对你的女儿和我的义子联姻的态度，由于他的外妇这样死去，所以变得更加强烈了。不过要知道：已经查明，这个不幸的女人已经受另外一个男人诱惑，就是埃尔伦在侯萨村的管家。埃尔伦和她一起在雪橇上的时候，知道了这件事。他提出，如果那个人同意娶她，就给她一笔可观的嫁妆。”

“你相信是这样的吗？”劳伦斯问。“不过，依我看来，事情并不因此而好些！一个好人家出身的女人，同主人搀着手走进庄园，又同一个佣工一起离开那里，想必是很痛苦的。”

波尔德之子蒙南说：

“我知道，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你最不喜欢我堂兄弟的，是他同西哥尔德的妻子有过不幸的关系。应该承认，这件事是不好的。不过，我的主啊，不应该忘记——一个年轻小伙子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住在一幢屋子里，而她的丈夫是一个性情冷淡的、不能尽人道的老人。在那个地区，黑夜长达半年之久。我觉得，很难不出这种事，除非埃尔伦是圣人！不能否认，埃尔伦从来没有当过修士，可是我并不认为，如果你把年轻美丽的女儿嫁给一个修士丈夫，她就会感谢你！当然，后来埃尔伦的行为很愚蠢，甚至更甚于愚蠢，这是确实的……然而这件事情应该结束了。我们作为他的亲戚，尽量帮助这个年轻人重新站起来。那个女人已经死了，埃尔伦为她的灵魂和遗体已经做到

了所能做到的一切。奥斯陆的主教亲自赦免了他的罪，现在他在什末林朝拜了圣血回家。难道你比奥斯陆的主教和大主教更加严厉吗，我不知道，还有谁在那里朝拜过这种宝贵的圣血！……亲爱的劳伦斯，贞洁当然是好事，但没有天主的特殊恩赐，一个成年男人实际上是得不到的！我当着圣奥拉甫起誓——你想想看，连圣王自己也没有得到，直到他结束尘世的生活为止。显然，这是主的旨意，使他首先生了马格努斯国王这样一个好少年，终于在北方挫败了异教徒的势力。这个儿子并不是奥拉甫国王同王后生的，可是奥拉甫国王毕竟还是在天国中处于最高的圣徒之列！不过，我从你的脸上看出，你认为我的话是荒谬的……”

波尔德大人打断了他的话：

“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埃尔伦第一次对我说，他爱上了一个已经与别人订婚的姑娘的时候，我也和你一样不喜欢这件事。可是后来我明白，这两个年轻人相爱得如此之深，要拆散他们简直是很大的罪恶。在上一次哈康国王为他的臣仆安排的圣诞节招待会上，埃尔伦和我在一起——他们在那里见了面。他们相互一看见，你的女儿就失去知觉，象死去似的躺了很久。我从自己的义子脸上看到，他宁愿失去自己的生命而不愿失去这个姑娘！”

劳伦斯沉默了片刻，然后回答：

“是的，在南方国家的骑士传奇中听到这样的故事，这确实是十分美丽的。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在布里塔尼①，你在挑选女婿时大概也会提出更多的要求，而不仅仅是他能够使你的女儿

① 法国的一个半岛。

由于对他的爱情而在大庭广众之间失去知觉……”

两个交谈者都说不出话来，于是劳伦斯继续说：

“两位尊敬的大人，我想，如果埃尔伦不乱花掉这么多财产，不败坏自己的名声，你们是不会坐在这里的，也不会如此殷勤地要求一个象我这样地位的人把女儿嫁给他。可是我不希望人家在谈到克里斯丁的时候说，她同属于挪威望族的教堂村庄园的主人结婚是高攀，那是在那个人声名狼藉，已经没有希望娶到更好的、能维持其氏族名望的姑娘以后才娶她的。”

他猛地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蒙南大人也跳了起来：

“不，劳伦斯，如果你为此事感到耻辱，那么我可以象在主面前那样对你说，你太高傲了！……”

波尔德大人打断了他的话，走到劳伦斯身边：

“你确实很高傲，劳伦斯！你使我想起了那些不愿接受国王的任何封号的古代农民——可是他们的高傲经不起人们说，他们应当感谢他人，而不是感谢他们自己。我也对你说：即使埃尔伦仍旧拥有他出生时所有的全部声望和财富，我也并不认为向一个世族出身、家道殷实的人求亲，要求他把女儿嫁给我的义子就是屈辱，因为我看到如果把他们拆散，这两个年轻人的心就会破碎。”他把一只手搁在劳伦斯肩膀上，低声说，“特别是，如果他们能够结为夫妇，这对他们两人的灵魂纯洁有好处。”

劳伦斯挣脱了波尔德的手，他的脸色阴郁而冷漠。

“我不完全明白你想说些什么！”

他们四目相对，相互看了一会儿，后来波尔德大人说：

“我是想说，埃尔伦对我说过，他们相互之间曾经立下重誓，表示忠诚。也许你会回答说，你的女儿是没有得到你的同意起

誓的，你有权使她不受这个誓言的约束。可是你没有权力使埃尔伦也不受约束……因此我只看到一点：主要的障碍在于你的高傲和你对罪恶的憎恨。不过我觉得，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你想做得比主本身更严厉！”

劳伦斯用有点犹豫不决的口吻回答说：

“可能，你的话有一部分是对的，波尔德大人。不过，我之所以反对这桩婚事，最主要的是我认为埃尔伦不是一个十分可靠的人，因此不敢把自己女儿的命运托付给他。”

“我认为，我现在能够替我的义子保证，”波尔德用低沉的声音说。“他是这样的爱克里斯丁，我知道，如果你把女儿托付给他，他将会很好地做人，你对女婿不会有什么可埋怨的。”

劳伦斯没有马上回答。于是波尔德大人向他伸出一只手，满腔热情地说：

“看在主的份上，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答应了吧！”

劳伦斯把自己的手放在波尔德的手里：

“看在主的份上！”

拉根弗丽德和克里斯丁被唤到楼上，劳伦斯向她们宣布了自己的决定。波尔德大人恭敬地向两位妇女问好，蒙南大人握了握拉根弗丽德的手，彬彬有礼地向女主人表示敬意。可是对克里斯丁他用外国礼节接了个吻，而且并不很快就结束。克里斯丁感觉到，父亲这时候看着她。

“你喜欢你的新亲戚蒙南大人吗？”晚上他和女儿单独在一起的时刻，他用讽嘲的口吻问。

克里斯丁用祈求的目光向父亲看了一眼。于是他一次又一次抚摩着她的脸，再也没说什么了。

波尔德大人和蒙南大人去休息的时候，蒙南说：

“我倒愿意出很大的代价来看看，如果这个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听到了自己宝贝女儿的全部真相，他会摆出怎样的脸色！而实际上我们却不得不跪下来央求他，请他把那个多次被埃尔伦带到勃栾希德屋子里去的女人嫁给埃尔伦做妻子……”

“闭嘴，”波尔德大人气忿地回答，“这是埃尔伦干下的最恶劣的事，是他把这个孩子诱骗到那地方去的。要竭力做到永远不使劳伦斯有所风闻。如果他和埃尔伦两人现在能够成为朋友，对大家都是件好事。”

决定在当年秋天举行订婚仪式。劳伦斯说，他不能为此举办盛大的宴会，因为去年他们谷地里发生饥荒。不过在约栾寨举行相当豪华的婚礼的时候，一切费用都由他负担。还以歉收为理由提出要求，订婚与结婚之间相隔一年。

6

由于各种原因，订婚期一再推迟，直到新年才举行订婚仪式。不过劳伦斯答应，婚礼并不因此而推迟，它必须在米哈依日以后立刻举办，这是原先就决定的。

这样，克里斯丁就以埃尔伦的合法未婚妻的身份住在约栾寨。她和母亲一起一次次检点为她准备的嫁妆，使一堆堆被褥和衣服尽量增多，因为劳伦斯既然决定把女儿嫁给侯萨村庄园的主人，他就不惜破费。

克里斯丁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现在她并不快乐？不过一般说来，约栾寨庄园里谁也不真正感到快乐，尽管表面上

看来日子过得很热闹，很忙碌。

父母亲苦苦地思念着乌耳希德——这一点克里斯丁是明白的。不过她还明白，他们不仅为此而默默不语，暗自神伤。他们对克里斯丁很亲切，可是同她一谈到她的未婚夫，克里斯丁感觉到，他们竭力克制着自己，他们所以要谈到埃尔伦，只是为了使她高兴，向她表示自己的友好态度，而并不是出于真心地想谈谈关于埃尔伦的事情。他们和她的未婚夫认识以后，对她的婚事也并不更满意些。为举行订婚仪式而在约栾寨度过的几天中，埃尔伦沉默寡言，举止拘谨，克里斯丁认为他不得不如此——因为他知道，克里斯丁的父亲答应这桩婚事是不很情愿的。

她自己同埃尔伦面对面也谈不上十来句话。当着大家的面坐在一起觉得很奇怪和不习惯。现在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话可说，因为以前他们之间不可告人的悄悄话太多了。在她内心产生了一种不可捉摸的恐惧。这种恐惧是模糊不清的，不可理解的，以前她从未有过的：她担心，现在他们虽然将要结婚，但由于过去他们已经过于亲近，以后又过久地完全隔离，因此他们也许会在某些方面难以相处。

不过她竭力排除这种恐惧。埃尔伦打算到约栾寨来过三一节①。他问劳伦斯和拉根弗丽德，他们对他的到来会不会反对。劳伦斯笑着回答说，他当然会很好地招待自己的女婿——埃尔伦在这一点上可以不用担心！

到三一节，他们就能象过去一样一起散步，相互谈话，那时候，他们能够不受拘束，单独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他们之间由

① 每年夏季在耶稣复活节之后第五十天的节日。

于长久睽离而产生的那个阴影，也许就会消失。

在复活节，安德列斯之子西蒙和他的妻子来到自己的福尔莫庄园。克里斯丁在礼拜堂里看见了他们。西蒙的妻子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

"她大概年纪比西蒙大得多，"克里斯丁心里想，"她看来有三十岁。"哈弗丽德夫人身材不高，身体消瘦而柔弱，可是容貌异常美丽。甚至麻布头巾下露出的没有光泽的深褐色鬈发也显得很柔和。她的眼睛大大的，灰色的，闪着金星，目光中充满慈祥、和气。她的整个脸型清秀而洁净，可是血色不大好，脸上的皮肤苍白而略带灰色，张开嘴的时候，可以看到，她的牙齿很不好。她似乎很衰弱，大概经常生病——克里斯丁听说，她已经小产过几次。克里斯丁问自己，西蒙同这个妻子不知是怎样生活的。

约柔寨庄园的人和福尔莫庄园的人有几次在礼拜堂的小山岗上见面，老远就鞠躬致意，但相互之间并不交谈。可是在第三天，西蒙没有带妻子，独自到礼拜堂来。他走到劳伦斯身边，他们谈了一段时间。克里斯丁听到，他们提到了乌耳希德的名字。接着西蒙又同拉根弗丽德谈起来。站在母亲身边的兰波尔高声说：

"我清楚地记得你，我知道你是谁！"

西蒙把这女孩从地上抱起来，绕着自己身体转了个圈子。

"兰波尔，你没有忘记我，真是好极了！"

对克里斯丁，他只是远远地鞠了个躬。后来父母亲也没有再提起这次见面的事情。

可是克里斯丁对这次见面想得很多。同已经结了婚的西蒙·

达莱重新相见毕竟是很别扭的。这次见面使她回想起许许多多过去的旧事：她想到在那些日子里自己对埃尔伦盲目的、百依百顺的爱情。现在这爱情已经不一样了。她还想到，不知道西蒙是否告诉妻子，他们为什么而分开。不过，他当然什么也不会说的。“为了我的父亲，”她带着嘲笑的心情想。多么不幸，多么可惜，她至今还没有出嫁，仍旧住在父母家里！不过她同埃尔伦毕竟订了婚，西蒙可以相信，他们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管埃尔伦在那里干了些什么，他对她还是忠诚的，她也不是个轻率的、轻浮的姑娘。

早春的一个傍晚，拉根弗丽德要派人去托老寡妇哥恩希德缝制皮件。傍晚的天气很好，因此克里斯丁提出，她自己愿意去。她终于得到了准许，因为所有的男人都在忙活。

太阳已经落山，地面上有一层薄薄的、白色的寒气升向金色和碧蓝色的天空。克里斯丁在得得的马蹄声中听到路上夜冰破裂的清脆的声音，带着轻微的沙沙声和淙淙声散向四方。在沿路的灌木丛中，鸟儿迎着渐渐降临的暮色，发出象春天一样欢腾的洪亮而柔和的鸣声。

克里斯丁沿着谷地很快地往下走，头脑里什么也不想，只是感觉到一个人自由自在，非常舒服。她骑在马上走，眼睛盯着渐渐在谷地对面的山脊后落下去的一弯新月。因此马突然向旁边一闪，直竖起来的时候，她几乎从马背上摔下来。

克里斯丁看到一个缩成一团的黑糊糊的人体，躺在路边上。起初她吓了一跳，她还不能摆脱独自在路上碰到生人时感觉到的那种难堪的恐惧。可是后来她想，这可能是一个在路上得病的朝圣者，因此，控制住马以后，她掉转马头走回去，大声问

是谁在这里。

缩成一团的人体动了一下，有一个声音说：

“我觉得，你就是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

“是埃德文修士？”她低声问。她几乎以为这是准备欺骗她的幻影或幽灵。不过她还是走到他身边。这确实是那个老修士，没有人搀扶他已经站不起来了。

“亲爱的神父，在这样的季节你难道还要出来游方吗？”克里斯丁惊讶地问。

“感谢主，使你今天晚上在这条路上经过，”埃德文修士说。克里斯丁看到，他浑身在颤抖。“我打算到北方来看看你们，可是今天已经走不动了。我已经开始感觉到，这是主的旨意，我一辈子在路上流浪，就要在路上倒下死去。不过我很想忏悔，并得到最后一次圣餐。我也很想看到你，我的女儿……”

克里斯丁帮修士骑上马，一手扶着这老头儿，一手拉着笼头。老头儿埋怨说，路上这么厚的雪，克里斯丁的脚会浸湿的，同时由于疼痛而不断低声呻吟着。

他说，从圣诞节起一直住在艾亚村。教区里的几个富裕农民在荒年的时候许下愿，要把自己的礼拜堂装饰一下，重新翻造。不过工作进行得很不好。一冬天来他一直生病——肚子不舒服，还吐血，吃不下东西。他自己想，已经活不了多久，因此现在急于回家，回到自己的修道院里，因为他想在那里，在自己的伙伴们中间死去。不过他想先沿着谷地最后一次到北方来看看，因此同哈马尔的一个升为神父的修士一起来，这个人被任命为鲁阿耳镇的朝圣者接待所的新所长。从弗荣到这里的一段路程，埃德文修士是一个人走的。

“我听说，”他说，“你同那个人订了婚……因此我非常想看

看你。我一想到，我和你在我们修道院的礼拜堂里见面是最后一次见面，心里就感到非常难过！克里斯丁，以前我想到你走上一条不能给你带来安宁的道路，我的心上象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

克里斯丁在修士手上吻了一下，说：

“我的神父，我不明白，我做了些什么，值得你对我表示这样的慈爱！”

埃德文修士低声说：

“我以前经常想，克里斯丁，如果我们能够经常见面，我有可能成为你的忏悔神父。”

“你是想说，这样就能引导我，使我把自己的意念集中到修道院生活上去？”克里斯丁问。过了片刻，她又说。“艾利克神父训喻我，如果我和埃尔伦的婚事不能得到我父亲的同意，我就应该进一个严格的修女会，在那里祈求主赦免自己的罪……”

“我经常祈祷，想使你产生对修道院生活的愿望，”埃德文修士说。“不过那是在你向我讲述你所做的事情以前。克里斯丁，那时我希望你能戴着少女的花冠去侍奉天主！”

他们来到约栾寨，埃德文修士需要人把他抬进屋子，安放在床上。他被安置在冬天居住的老房子里，房间里生着炉子，给予他最关切的照料。他病得很重，艾利克神父常来看望他，用药物来治疗他的身体和精神。不过艾利克神父说，这老头儿生的是癌症，已经活不长久了。埃德文修士自己说，等他稍许有一点气力，他还是要到南方去，竭力要回到自己的修道院里去。艾利克神父对周围的人说，依他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约栾寨庄园里的人们都感觉到，同这个修士在一起，他们

屋子里充满了安宁和巨大的快乐。人们整天来来去去，从来不缺少在病人床边陪夜的人。大家一有时间，就三三两两地走到房间里，坐着听艾利克神父念祈祷文。艾利克神父常来给病人念圣书，并且同埃德文修士谈论教义。虽然埃德文修士所说的话，象他平时的言语一样，有很多地方含糊隐晦，不知所云，可是人们还是感觉到，他安慰并充实了他们的灵魂，因为所有的人都明白，埃德文修士的整个身心都充满着对主的敬爱。

除此以外，埃德文修士还喜欢听其他一切事情，询问附近各教区的新闻，他常常请求劳伦斯讲述荒年的情景。在这个可怕的饥饿时期，有些人采取不好的手段，求助于受洗的人必须避而远之的东西。谷地西部，沿山坡上去不远，山里有一个地方，那里有几块巨大的白石，形状象人体的阴部。有些人受了迷惑，拿了野猪肉和猫肉到这个可恶的地方去祭祀。于是艾利克神父召集了几个最虔诚和勇敢的农民，夜里到那个地方去把石头砸碎。劳伦斯也和他们一起去，可以证明，石头上全部涂满了血，石头旁边有骨头。在海依谷地，据说人们在连续三个礼拜四的夜里，叫一个老太婆坐在田野里的石头上念古代的咒语。

有一天夜里，克里斯丁一个人坐在埃德文修士身边。

将近半夜他醒来，仿佛痛得很厉害。于是他请求克里斯丁把艾利克神父借给他的一本记述圣母马利亚奇迹的书拿来，念给他听。

克里斯丁不习惯于出声朗读，可是她还是坐在床踏板上，把蜡烛移到身旁，把书摊在膝盖上，尽可能清楚地念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她看到病人咬紧牙关躺着。为一阵阵疼痛

所折磨，他捏紧羸弱的双手。

“你受着很大的痛苦，亲爱的神父，”克里斯丁心里难受地说。

“这是我眼下的感觉。可是我知道，这是主重新把我变成一个小孩，任意地来摆布我！……我回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情，……那时我四岁。我离开家逃到树林里。我迷了路，在树林里过了几天几夜……我的母亲同人们一起找到了我，我记得，她把我抱到手里，在我后脑咬了一口。我想，她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她对我生气了。后来我比较明白了……现在我自己怀着忧伤的心情急于从这个树林返回家里。书中说：‘放下一切，跟着我走’，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我放不下的东西……”

“你，神父？”克里斯丁说。“我经常听大家说，你可以作为生活清净、贫穷、谦逊的榜样。”

埃德文修士含笑说：

“象你这样的年轻女孩子大概认为，世界上除了情欲、财富、权力以外，再没有别的诱惑了。可是我对你说：一个人在路边看到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而我……我爱的是这条路本身——我爱的不是世界上一切微小的东西，我爱的是整个世界！主赐给我恩惠，我从年轻时就爱上了‘贫穷’和‘贞洁’，因此我当时想，和这两个朋友在一起，我可以安静地走自己的道路。这样我就到处浪游，我只希望一点——走遍世间所有的道路。我的心灵和思想也在浪游——我担心，在思考什么是最宝贵的事物的时候，我经常会迷路。不过现在已经到了尽头。克里斯丁，我的孩子，现在我想回家，回到自己的修道院里，我想放下自己的一切思想，听取修道院长的明智的话，指示我应当怎样信仰，应当怎样思考自己的罪恶和主的仁慈……”

过了片刻，他睡着了。克里斯丁坐在炉子旁边，望着炉子里的火光。黎明的时候，她自己也稍稍打起瞌睡来，埃德文修士突然在床上说：

“我很高兴，克里斯丁，你和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事情终于得到了圆满的结果。”

这时克里斯丁流下了眼泪：

“在达到这一点以前，我们做了这么多坏事！我心里非常难过——主要是由于我给自己的父亲造成了这么多的痛苦。他直到现在还对这件事情不高兴。况且他还不知道……要是他知道了一切，那么，他对我大概不会再友好了！”

“克里斯丁，”埃德文修士亲切地说，“难道你还不明白，孩子，正因为如此，你应该把一切都隐瞒起来，正因为如此，你不应该使他增加新的痛苦？他可从来没有惩罚过你啊！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都不会改变父亲对你真心的爱。”

过了几天，埃德文修士感到身体好多了，表示希望回到南方去。劳伦斯看到他的愿望很殷切，吩咐做一个象担架一样的东西，把它挂在两匹马之间，这样把病人一直送到利斯塔德。那里给埃德文修士另外提供了马匹，另外派了护送的人，把他送到哈马尔。他在那里的布道会修道院里去世，埋葬在他们的礼拜堂里。可是后来那些托钵行乞的修士要求把遗体交给他们，因为在附近各教区许多人都认为埃德文修士是圣徒，称他为圣埃文①。在整个奥普兰地区，上至哥德勃兰斯谷地和厄斯特谷地，北至特隆赫姆郡，农民们都向他祈祷。因此在两个修道院之间

① 埃德文的民间称呼。

为争夺遗体而产生了长期的纷争。

这一切是克里斯丁过了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在同埃德文修士分别的时刻，她感到无比的伤心。她觉得，只有埃德文修士一个人完全知道她的一生——在她还是个在父亲庇护下的无知孩子的时候，埃德文修士就知道她，还知道她和埃尔伦的秘密，因此她觉得，埃德文修士仿佛是她过去感到亲切的一切事物和现在占据着她心灵的事物之间的纽带。现在埃德文修士一走，她与少女时代的克里斯丁的联系就完全割断了。

7

“我觉得，它已经凉了，”拉根弗丽德试了试桶里麦芽汁的温度说，“现在可以把酵母拌进去。”

克里斯丁坐在啤酒酿造室门口纺纱，等待汤汁冷却。她把纱锭放在门槛上，解开裹着罐子的破布——罐子里盛着已经溶化的啤酒酵母，——开始测量。

“先把门关上，”母亲吩咐说，“不然有穿堂风！你好象有点心不在焉，克里斯丁，”她生气地说。

克里斯丁把酵母滤到啤酒桶里，拉根弗丽德搅拌着。

“德利夫之女盖尔希德求哈特帮助，他就是奥丁。①哈特来帮助盖尔希德煮啤酒。哈特要求把她与桶之间的东西给他作为酬谢。”这是克里斯丁小时候有一次听劳伦斯给她讲的古代传说。

“……她与桶之间的东西！……”由于门窗紧闭的阴暗的啤

① 哈特是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大神奥丁的化身之一。

酒酿造室里甜津津的热气，克里斯丁感到一阵头晕，想要呕吐。

院子里，兰波尔和一群孩子在跳圈舞，同时唱着：

> 老鹰站在高山上，
> 金爪抓住……

克里斯丁和母亲穿过狭小的穿堂，那里放着一些空的啤酒桶和各种杂物。穿堂里有一扇门通向啤酒酿造室后墙和围着大麦地的栅栏之间的一小块土地。一群小猪在争夺丢下的热气腾腾的酒糟，它们挤来挤去，嘴里还吱吱地叫着。

克里斯丁用手挡住中午炫目的阳光。母亲向一群猪看了看说：

"我们至少要有十八只鹿。"

"你认为我们需要这么多吗？"女儿没精打采地说。

"是的，因为每天都要有野味和猪肉，"母亲回答。"我们得到的禽类和兔子，只够供应楼上的房间！你应当记住，这里要来二百人，包括仆人和小孩，还要施舍给那些行乞的人。即使你和埃尔伦第五天就走，有些客人还是会留在这里，大概至少要待一个礼拜！……你去看看啤酒，"拉根弗丽德说，"我要去为你父亲和割干草的人准备吃的东西。"

克里斯丁端来纺车，坐在后门的门槛上。她想把麻絮条夹在自己的胳肢窝下，但结果却无力地垂下拿着纱锭的手。

隔着栅栏，大麦的麦穗在阳光下摆动着绸缎一般的银色波浪。透过淙淙的河水声，从岛上的草地那边时常有镰刀的割草声，有时是镰刀碰在石头上的声音，传到克里斯丁耳边。父亲

和佣工们忙于赶紧结束收割干草的工作。因为为她准备婚礼，还有许多事情要办。

酒糟发出温暖的气味，从猪身上传来刺鼻的臭味——克里斯丁又产生了想呕吐的感觉。由于中午的炎热，她感到头晕，浑身疲乏无力。她脸色苍白，挺直了背坐着，想熬过这一阵——她不想再呕吐。

……她从来没有这样感觉过。她徒然想安慰自己：这还不一定，也许她弄错了……"……在她和桶之间的东西……"

……十八头鹿，……将近二百个参加婚礼的客人……一旦人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把一个已经怀孕的女人赶紧嫁丈夫，他们会笑话的！

……啊，不行！……她把纱放在一边，直跳起来。她把前额靠在啤酒酿造室的墙上，在沿墙根蓬勃生长的荨麻上呕吐起来。荨麻上麇集着无数褐色的毛虫——一看到它们，克里斯丁吐得更厉害了。

她用双手摸摸汗淋淋的太阳穴。啊，不，这是真的！……

他们准备在米哈依日过后的第二个礼拜日结婚，婚礼将庆祝五天。到那时节还有两个多月。那时，她的身子大概已经看得出来了——母亲和其他已婚的妇女必然会看出的。她们对这种事情一向很敏感，如果有一个女人怀了孕，她们总是知道的，在克里斯丁最后明白她们根据什么症状看出来之前几个月，她们早就知道了。"可怜的姑娘，她的脸色多么苍白！……"克里斯丁感觉到脸颊苍白无血色，不耐烦地擦了擦自己的脸颊。

以前她经常想，这件事情迟早必然会发生。因此对此并不怎样害怕。不过那时的情况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他们不可能也不须以合法的方式相爱。这当然也会被认为是可耻的、罪

恶的，但一对年轻人既然不愿硬是让人拆散，那么他们之间发生这种事情也就比较容易得到人们宽容，事情也比较容易被遗忘。在这种情况下她不会感到羞惭！但如果在未婚夫和未婚妻之间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人们只会笑话他们，粗暴地取笑他们。她自己也明白，这是可笑的。现在他们煮啤酒，酿葡萄酒，杀猪宰牛，又烤又煮，准备婚筵上的各种酒食，使整个地区为这次婚礼感到震动，然而她，新娘子，却闻到食物的气味就要呕吐，浑身出着冷汗，走到板棚和偏屋后面去呕吐……

埃尔伦啊……她忿恨地咬紧牙关。埃尔伦本来应该使她免去这一点。因为她是不愿意的。埃尔伦本来应该知道，过去，他们的前途不明朗，她除了他的爱情以外没有别的希望，因此她才总是愉快地满足他的愿望！而现在她企图拒绝他，因为她觉得，在她父亲当着他们亲戚的面同意他们订婚以后，再偷偷摸摸干这种勾当是不好的，这时他本来应该不再来纠缠她。可是他还是抓住了她，几乎是强迫的，带着微笑和爱抚。她没有力量表示认真的反抗和拒绝。

……她走进啤酒酿造室看了看啤酒，又回来站在栅栏旁边，用手臂支撑在栅栏上。大麦的麦穗在微风中静静地摆动着，闪着光芒。克里斯丁记不起什么时候看见过象今年这样茂盛的庄稼……远处的河流波光粼粼，可以听到劳伦斯大声说话的声音——字句听不清楚，岛上的佣工们都笑起来了。

……要是走到父亲身边，把事情告诉他呢？趁大家还不知道她腹中已经怀了埃尔伦的孩子以前，最好还是丢开这些准备，静悄悄地让她和埃尔伦结合在一起，不要举行教堂结婚仪式，也不要举行盛大的庆祝——因为现在事情只在于使她取得妻子的名份。

他，埃尔伦，也会象她本人一样遭到嗤笑——甚至更厉害些。因为他已经不是个不懂事的少年。可是他自己愿意举办婚礼，他希望看到克里斯丁打扮成新娘，穿着绸缎和丝绒的衣服，头上戴着高高的金冠——他希望这样，同时希望在这甜蜜而神秘的时刻得到她！她向来在一切方面都满足他的愿望。因此在这一点上也应当继续按照他的意愿去做。

但最终他会相信，谁也不能同时两者兼得。他曾经多次谈到，将来克里斯丁成为他侯萨村庄园女主人的第一年，他准备举办盛大的圣诞节庆祝会——那时候他将让自己所有的亲戚、朋友、附近各教区甚至最遥远教区的居民看看，他得到了一个多么美丽的妻子。克里斯丁讽嘲似地微微一笑。不错，今年圣诞节举行这样的宴会倒是挺合适的！

事情将要发生在圣格利哥里日前后。当她想到在圣格利哥里日前后她要生孩子的时候，她头脑里的各种思想象风车似地旋转着。她对此有点感到害怕——她记得母亲生乌耳希德的时候，刺耳的呼痛声两昼夜间在整个房屋中震响。在山中的乌耳斯伏德庄园里，有两个年轻妇女都是因难产而相继死亡的，罗普茨寨庄园的西哥尔德的最初两个妻子，还有与她同名的她自己的奶奶，也都死于难产……

不过事情并不在于害怕。这些年来，每一次她发现自己一直没有怀孕，她经常想，也许这是对她和埃尔伦的惩罚。她永远不会生孩子。他们将徒然等待着以前如此担心的事情，他们将白白巴望着以前无缘无故害怕的事情！直到最后才知道，有朝一日他们将会从他家里被赶出去，埃尔伦的姓氏将会湮没无闻。因为他的弟弟是神父，而现在在埃尔伦身边的两个孩子永远不能继承父亲的产业。蒙南·乌瓦伦和他的几个儿子会搬进

来，占据他们主人的位子，埃尔伦的名字将会被勾销，在他的氏族中被忘掉。

她用双手紧紧地按着肚子。那里是他——埃尔伦的合法的儿子，在她与栅栏之间，在她与桶之间，在她与整个世界之间！她已经用曾经听奥斯希德夫人讲过的方法试验过——试从右手和左手流出来的血。她怀的是儿子。他将为她带来什么呢？她回想起自己死去的弟兄以及父母亲提到他们时悲痛的脸色，回想起她看到父母亲为乌耳希德而感到绝望的那些日子，以及乌耳希德死去的那天夜里的情景。她想起了自己给父母亲造成的一切痛苦，以及父亲痛苦的脸容……她给父母亲造成的痛苦，至今还没有完……

但毕竟有了儿子！克里斯丁把脑袋搁在把着栅栏的手上，另一只手继续按着肚子。尽管这给她带来新的痛苦，尽管这可能会给她带来死亡，可是她宁愿死也要给埃尔伦生一个儿子，不愿意在他们一旦死去以后，他们的房子将空关着，庄稼将为他人所有……

有人走进穿堂。"啊，啤酒，"克里斯丁心里想，"我早该去看看啤酒了！"她挺直身子，就在这当儿埃尔伦来了，他在门楣下弯下身子，走到明亮的阳光中，满脸洋溢着笑容。

"原来你在这里！"埃尔伦说。"甚至不跨上一步来迎接我？"他抱住克里斯丁。

"亲爱的，你怎么会来的？"克里斯丁惊讶地问。

埃尔伦显然刚跳下马背：肩上还搭着披肩，腰里挂着剑，他满脸污垢，胡子拉碴，风尘仆仆。他身上穿着红色的长衣，这长衣从领口开始打着裥，两边的开口几乎一直开到胳肢窝下。他们穿过啤酒酿造室和院子的时候，埃尔伦身上的衣服飘动着，露

出了他的两条腿。真奇怪，克里斯丁以前从来没有发现，他走路时脚尖有点儿向内歪，以前克里斯丁只看到他的腿是长长的，匀称的，有着细小的踝骨和小而好看的脚掌。

埃尔伦不是一个人来的——带着四个仆人和三匹备用的马。他对拉根弗丽德说，他是来取克里斯丁的嫁妆的，因为如果预先把东西运送到侯萨村去，那么克里斯丁去的时候会方便些。婚礼要在晚秋举行，那时搬运东西也许比较困难，而且在船上装运的时候，容易被海水打湿而损坏。现在尼达尔岛的修道院长建议埃尔伦搭乘圣劳伦蒂的三桅船——听说，它将在圣母升天节①前后从韦埃岛出发。因此埃尔伦来用马匹把嫁妆通过莱姆斯谷地运到海岬。②

埃尔伦坐在啤酒酿造室门口，一面喝啤酒，一面闲聊。拉根弗丽德和克里斯丁在拔劳伦斯昨天打猎带回家的几只野鸭子的毛。家里只有母女两人；其余的妇女都到草地上去扒干草了。埃尔伦的脸色非常愉快，他由于带着这样一个明智的筹划到这里来，因此感到洋洋自得。

母亲走出去了，克里斯丁留下来照看挂在铁叉上烤的野鸭子。从敞开的门她约略看到埃尔伦的仆人们躺在院子另一边的墙阴下。他们传着喝一大碗啤酒。埃尔伦自己坐在门槛上，一面闲聊，一面笑——太阳照在他不戴帽子的脑袋上，照在他乌黑的头发上。克里斯丁看到，他头发里出现了几缕银丝。不错，他快三十二岁了，可是他的举止还象一个被父母宠惯的孩子！克里斯丁知道，她无法开口把自己的糟糕事儿告诉埃尔伦——他

---

① 八月十五日。

② 指莱姆斯谷地上的海岬，在现今的翁达耳斯涅斯市附近。那里有道路从海边通到哥德勃兰斯谷地。

以后自己会看到的。克里斯丁心中洋溢着一股欣喜的柔情，把心底隐藏着的一星阴冷的怒火淹没了，正象波光粼粼的河流在河底的石头之上萦回。

她爱埃尔伦胜过世界上的一切，她心中充满了对埃尔伦的爱，虽然她同时还看到并记得其余的一切。这个穿着红色长衣，脚上有银马刺，腰里束着涂金宽腰带的宫廷侍从，同这里约荣寨忙碌地收割干草的工作是多么不相称啊！克里斯丁还觉察到，虽然母亲派兰波尔到河边去通知父亲，家里来了什么客人，父亲并没有从田里回来。

埃尔伦走到克里斯丁身边，抱住她的肩膀。

"你明白吗？"埃尔伦笑容满面地说。"这一切忙忙碌碌的工作，都是为了我们的婚礼，你不觉得奇怪吗？"

克里斯丁吻了吻埃尔伦，把他推开，开始在野鸭子上浇油，同时要埃尔伦别妨碍她工作。是的，这件事情她不会告诉埃尔伦的！……

直到吃晚饭的时候，劳伦斯才同收割干草的佣工们一起回家。他的服装几乎同雇工一样。他穿着用家里自己织的呢子缝制的长衣，衣服长到膝盖，肥大的裤子是用同样的料子做的。他赤着脚，肩上扛着长柄镰刀。他的服饰与佣工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左肩上有一块给鹰栖的皮护肩。他搀着兰波尔的手。

劳伦斯十分亲切地向女婿表示欢迎，并请求女婿原谅他不能早些回家——必须竭尽全部力量干田里的工作，因为在割干草和收获庄稼期间还得进城去办事。然而埃尔伦在席间一谈起他这次前来的目的，劳伦斯表示有点儿不满。

目前他无论如何不能没有板车和马匹。埃尔伦回答说，他

带来了四匹备用的马。劳伦斯估计，至少需要三辆大车。除此以外，姑娘在这里也要把服饰留在手头。婚礼期间约栾寨庄园要给这么多客人准备睡的地方，克里斯丁作为嫁妆的被褥也要使用。

“那也行，”埃尔伦说。“当然，秋天也能想法搬运嫁妆。”不过他当时听到修道院长提出用修道院的三桅船运送东西的建议，觉得十分合理，所以非常高兴。修道院长甚至还向他提到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现在大家都想和我认亲了！”埃尔伦含笑说。看样子，他对岳父的不满毫不介意。

最后决定给埃尔伦一辆板车，把克里斯丁到夫家后首先要使用的那些东西搬走。

第二天开始匆忙地收拾。母亲决定，大的和小的织布机现在可以和其他东西一起搬去——克里斯丁在婚前大概不能再织布了。拉根弗丽德和女儿把布从织布机上取下来。这虽然是没有染色的呢子，然而是用最柔软的羊毛和一股股黑羊毛线合在一起织成的，因此形成固定的花纹。克里斯丁和母亲把布折起来，放在皮袋子里。克里斯丁心里想，用这种布做襁褓很合适，如果再在四周缝上红色或蓝色的绦子，一定很好看。

从前阿尔纳制造的、座位下有箱子的针线工作台，现在也可以运走。克里斯丁把埃尔伦不同时期赠送给她的各种东西从箱子里取出来。她给母亲看一件有红色花纹的天蓝色丝绒斗篷，结婚的日子她准备穿这件斗篷到礼拜堂里去。母亲仔仔细细地看着，摸摸料子和毛皮里子。

“这是一件非常贵重的斗篷，”拉根弗丽德说。“埃尔伦什么时候送给你的？”

“我在修道院里的时候，他就送给我了，”女儿说。

克里斯丁放嫁妆的那只大箱子，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母亲就开始给她收拾了，现在又重新整理一番。整个箱子是精雕细刻的。箱盖和四壁画成一些方格，里面刻着各种飞禽走兽。拉根弗丽德把女儿的结婚礼服搬到她自己的一只箱子里。礼服还没有完全做好，它是去年冬天刚开始缝制的。料子是鲜红的绸缎，做得完全紧贴在身上。克里斯丁心里想，现在她穿起来，也许胸部太窄了。

傍晚前板车已经完全装好，捆好，停在天棚下面。埃尔伦要在翌日清晨出发。

他和克里斯丁靠着院门并排站着，看着北面整个谷地上空布满蓝黑色的雨云。山中雷声隆隆，可是他们南边的河流和草地上还是充满着炙人的黄澄澄的阳光。

"你还记得那天在格达留德附近树林里的大雷雨吗?"埃尔伦低声问，同时拨弄着她的手指。

克里斯丁点点头，勉强笑了笑。天气非常郁闷、燠热，她感到头痛，每呼一口气都要出汗。

劳伦斯走到他们身边，谈起天气来。在他们教区里，雷雨不大会造成灾害，可是他们事后会不会听到山里的牛或马发生什么不幸，那就只有主知道了。

礼拜堂旁边的小山岗象夜里一样阴暗。在闪光下可以看见几匹惊惶失措的马在墓地的大门旁边挤成一团。劳伦斯猜测，这未必是这里的马——多半是多孚尔山里来的马群，在耶塔山以下的群山中放牧。为了防止意外的情况，也许应该到礼拜堂去看看，他透过隆隆的雷声叫喊，那里在别人的马匹中有没有他的马！……

一次可怕的闪光划破礼拜堂附近的黑暗，雷声轰鸣，震耳欲聋。马群穿过山下的草地向四面八方飞奔。他们三个人都给自己画了个十字。

……又划过一道闪电，仿佛天空就在他们头顶上裂开，大量白晃晃的火焰向他们扑来——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紧闭着发花的眼睛，闻到一种类似烧焦的石头的气味。惊心动魄的雷击简直把他们的耳朵震聋了。

“圣奥拉甫，帮助我们吧！”劳伦斯低声说。

“看，白桦树，白桦树！”埃尔伦大声说。

近旁田野里的一棵高大的白桦树仿佛摇晃起来，一根粗大的树枝从上面掉下来，啪的一声落在地上，树干上留下一个巨大的裂口。

“你看，它会燃烧起来吗？……耶稣基督！礼拜堂的屋顶着火了！”劳伦斯叫喊起来。

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礼拜堂——不！——是的！——屋脊下面的板条冒出了红色的火苗。

劳伦斯和埃尔伦穿过院子跑回去。劳伦斯迅速打开所有住房的门，大叫失火，人们一群群奔出来。

“拿着斧子，斧子！木匠用的斧子！”他大声叫喊着。“还有救火钩杆！……”他奔到马厩里，抓住哥德斯温的鬃毛，马上又回到院子里，跳上没有鞍子的光背马，向北面飞奔。他手里执着一把长柄斧子。埃尔伦骑马跟在后面，所有其余的男人也都跟着他们，有的骑着马，有的无法制服受惊的马，就把马放下，徒步奔跑。拉概弗丽德和妇女们也都拿了木桶和木罐，跟着他们奔去。

似乎谁也不再注意到雷雨。在闪光下可以看到，人们从分散

在谷地上的所有住房里跑出来，汇成一股水流，奔腾向前。艾利克神父在他家里的人们伴随下已经沿着山坡跑到礼拜堂门口。下面的桥在马蹄的敲击下格格发响——有几个小伙子疾驰而过，他们充满恐惧的苍白的脸望着正在燃烧的礼拜堂。

东南风微微地吹着。大火笼罩了整个北面的墙壁，教堂西边的门口已经不能通行。不过火焰还没有燃烧到南边，也没有燃烧到祭坛和大厅上的敞廊。

克里斯丁和约栾寨的其余妇女跑到礼拜堂南面的墓地上，那里的围墙已经毁坏了。

大片通红的火光照亮了礼拜堂北面的树林和系马的地方。由于火势猛烈，那里谁也走不过去，那里只有一个十字架沉浸在火光中。它仿佛是有生命的，在慢慢地移动。

透过火焰的咆哮声，可以听到斧子猛击南墙的圆木的声音。男人们站在有屋顶的游廊里，对着墙壁劈着，砍着，其余的人则试图把游廊拆下来。有人对约栾寨的妇女们大声说，劳伦斯和其他几个男人跟着艾利克神父走到礼拜堂里面去了。必须赶快在墙上劈开一个缺口——这边屋顶的板条下也开始冒火苗了。只要风向一转，或者风完全静下来，火焰马上就会吞没整个礼拜堂。

根本别想把火扑灭，从河边排成的流水线也毫无用处，不过妇女们还是听从拉根弗丽德的命令排成一条长龙，从大路西边的小溪里把水传上来——水只够浇南边的墙壁和在那里工作的男人。许多女人为走入里面的人们担心忧虑，大声啼哭着，还为自己的礼拜堂的毁灭而伤心。

克里斯丁站在传递水桶的妇女行列的最前面。她屏住气息，目不转睛地盯着礼拜堂，他们两人都在里面：父亲，当然还有

埃尔伦！

倒下来的游廊柱子，压在一堆圆木、木条和门廊屋顶的一根根板条上。男人们用尽气力拆掉礼拜堂的圆木内墙——一群人抬起横梁，用它来捣毁墙壁。

埃尔伦和他的一个仆人从通向大厅上敞廊的南边小门走出来，他们从圣器室里抬出一只艾利克神父通常坐在上面听取忏悔的大箱子。埃尔伦和仆人把箱子搬到墓地上。

克里斯丁没有听清楚埃尔伦在叫喊些什么。他跑回去，又隐没在游廊里了。他迅速地跑到礼拜堂里去的时候，他的动作象猫一样敏捷——他脱去外衣，只穿衬衫、裤子和长袜。

其余的人转述了他的叫喊——大厅的上敞廊和圣器室里也着火了。再也不能从南门走出礼拜堂——大火把两边的出口都阻住了。墙上的两三根横木断裂了，埃尔伦手执救火钩杆，把一段段断裂的横木拨开。这样，礼拜堂的墙上就打开了一个缺口。其余的人都大声叫喊，要埃尔伦当心，因为屋顶随时可能坍下来，把在礼拜堂里面的人堵住。现在这一边的屋顶木板也开始猛烈地燃烧起来，热得令人无法忍受。

埃尔伦扑进打开的缺口，去帮助艾利克神父。神父衣裾里满满地兜着从祭坛上取下的圣器。

神父后面有一个男孩，他用一只手捂着脸，另一只手横拖着一个高大的十字架，这是在宗教游行时经常抬出去的十字架。再后面走出来的是劳伦斯，他被烟熏得闭着眼睛，双手抱着耶稣受难像，这像比他本人要高得多。由于这像很重，他脚步踉跄，身子不住地摇晃着。

人们向他们迎上去，扶着他们走到墓地上。艾利克神父磕绊了一下，跪倒在地，圣器沿着小山岗滚下去。一只银罐打开

了，圣餐倒翻在地上。神父一面大声啼哭，一面捡去沾在圣餐上的灰尘，在圣餐上吻了一下。他还吻了吻经常放在祭坛上的一个涂金的头——里面保存着圣奥拉甫的头发和指甲。

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仍旧扶着耶稣受难像站着。他的一只手搁在十字架的横木上，脑袋倒在耶稣的肩膀上，仿佛救世主把自己慈祥而忧郁的脸对着劳伦斯，在安慰他……

礼拜堂北边的屋顶已经从里面开始局部倒塌——横梁倒下了，烧焦的大木头飞出去，击在墓地大门旁边的钟楼的大钟上。钟发出深沉的悲鸣，化为一声曼长的呻吟，沉没在火焰的呼啸声中。

整个这段时间中，谁也没有注意这恶劣的天气，况且雷雨不久就过去了；可是人们就连这一点也显然没有注意。现在在远远的谷地南部还有闪电和雷声，雨下了一段时间，下得更大了，风却完全平静了。

忽然，仿佛一张火帆从地基上扬起来——一刹那间，火焰带着呼啸声从一端到另一端吞没了整个礼拜堂。

人们从这能吞噬一切的热浪中跑开。埃尔伦在这一瞬间出现在克里斯丁身边，带着她往山下走去。埃尔伦身上发出焦糊味，克里斯丁摸摸他的脑袋和脸，她手上全是烧焦的毛发。

在火焰的呼啸声中，他们相互听不清对方的话。克里斯丁看到，埃尔伦的眉毛已经烧到根部，脸上有几处烧伤，衬衫多处被烧坏。埃尔伦满面笑容地带着克里斯丁跟着其余的人走。

人们伴随着泪痕满面的老神父和抱着耶稣受难像的劳伦斯。

在墓地尽头，劳伦斯放下十字架，让它靠在一棵树上，自己坐在毁坏的围墙上。艾利克神父已经在那里坐着，双手伸向正

在燃烧的礼拜堂：

"别了，别了，奥拉甫礼拜堂！主会保佑你的，我的奥拉甫礼拜堂，由于我每小时在你里面唱诗和作祈祷，主会保佑你的！晚安，我的礼拜堂，晚安！……"

教民们同他一起大声痛哭。泼瓢大雨落在人们身上，但没有人想离开。看来雨也不能把涂过树脂的木建筑物上起的火扑灭——烧焦的木头和正在燃烧的板条向四面八方飞开去。不久，礼拜堂的屋脊也倒塌在大火中，把一大束火星射向天空。

劳伦斯坐着，一只手捂着脸，另一只手搁在膝上。克里斯丁看到，他的衣袖从肩膀到袖口全沾上了血，血一直流到手指上。她走到父亲身边，摸摸他的手臂。

"没有关系，算不了什么——上面掉下东西，击在我肩膀上，"他向女儿看了一眼说。他的脸色十分苍白，甚至嘴唇也发白了。"乌耳希德！"他望着熊熊的火焰痛苦地喃喃低语。

艾利克神父听见了，把一只手搁在他肩膀上。

"这不会惊醒你的孩子，劳伦斯，尽管在她葬身之处的地面上发生火灾，她仍旧沉沉地睡着！"艾利克神父说。"她不会失去她的灵魂的庇护所，正象今天我们大家一样！"

克里斯丁把脸埋在埃尔伦胸前，一动不动地站着，感觉到埃尔伦的双手搂住她的肩膀。后来她听到父亲问起自己的妻子。

有人回答说，有一个女人由于受惊而小产了，她被抬到神父的庄园里，拉根弗丽德也到那里去了。

于是克里斯丁又想起了从他们发现礼拜堂起火时忘掉的那件事情。她照理是不应该来看失火的！谷地南边有一个人，脸上有一个红斑，占去半个脸盘，人们说，他生下来就是这样的，因为他母亲怀他的时候看了火灾。

"亲爱的圣母马利亚!"克里斯丁默默祈祷。"请你别让我的孩子也受害吧! ……"

过了一天，所有的教民都召集在礼拜堂的小山岗上开会——需要商量重建礼拜堂的事。

在艾利克神父还没有去参加集会以前，克里斯丁就到鲁蒙寨庄园去拜访他。她问神父是否认为她应该把这次火灾看作上天给她的征兆。也许这是主的旨意，要她说明她不配戴新娘的花冠。不举行隆重的庆祝，直接把她交给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做妻子，也许更恰当些。

可是艾利克神父冲到她面前，眼睛里露出忿怒的目光。

"你认为主这么空，会来管你们这些婆娘们的事,以至于为了你而把这座又纯洁又华丽的礼拜堂烧掉?抛掉你的傲气吧,不要给你母亲和劳伦斯制造新的痛苦，他们原先的痛苦还没有治好呢! 如果你在自己一生中最隆重的日子不堂堂正正地戴上花冠,这对你是很不好的,你和埃尔伦结合，结婚仪式对你们尤其需要。每个人都有应该由他自己负责的罪,大概正是由于这样,这不幸的事情才降临到我们所有的人身上。你要把它当作对自己未来的教训，和埃尔伦一起帮助我们重建礼拜堂!"

克里斯丁本来认为，这是由于她没有讲述自己发生的最严重而又决定不讲的那件事情。

克里斯丁和男人们一起去参加集会。劳伦斯的一只手用吊带吊着。埃尔伦脸上有多处烧伤，看着他都觉得害怕，可是他还是笑着。他没有大面积的烧伤，因此他希望在结婚的日子他的脸不至于丑得不象样子。他继劳伦斯站起来，答应为重建礼

拜堂以自己的名义捐献四马克银子①，以自己未婚妻的名义，在劳伦斯的同意下，从克里斯丁的陪嫁中捐献一块属于本教区的值六十条母牛的土地。

由于烧伤，埃尔伦必须在约朵寨庄园住整整一个礼拜。克里斯丁注意到，自从火灾以后，劳伦斯似乎对女婿比较喜欢了。这两个男人现在似乎完全成了朋友。她想：父亲这样喜欢埃尔伦，一旦他知道，他们曾经违反他的意愿而有过罪恶的行为，也许他不会过于严厉地责备他们，也不会象她所担心的那样，把这一点非常痛苦地记在心上。

8

这一年整个谷地的年成都异常好。干草收割了许多，而且能够及时从草地上运回家去。人们从牧场回家的时候，带着大量牛奶和奶制品，还有喂得饱饱的牲口——这一年，甚至野兽也对它们留了情。田野里的庄稼，浆灌得很足，居民中很少有人看到过这样好的庄稼，长得既茂盛又丰满。天气也是挺好的。在圣巴托罗缪日与圣母诞辰节期间通常最怕夜间霜冻，这一年却下了几场小雨，天气很暖和，多云。庄稼收割期间阳光充沛，有风，夜间有温暖的雾。米哈依日以后过了一礼拜，整个教区的大部分庄稼都收割了。

约朵寨庄园里忙于准备盛大的婚礼。最近两个月来克里斯丁每天从早忙到晚，她很少时间忧愁和考虑工作以外的事情。她

① 略少于一公斤纯银。

发现自己的胸部胀大了，粉红色的小小的乳头变成了深紫色，而且非常敏感，特别是早晨在寒冷的天气起身的时候。不过工作后身体一暖和就过去了，以后她只考虑晚上以前还要做些什么。她时常需要挺直身子稍稍休息一下，她感到肚子里的负担越来越重了，然而她的模样依旧很苗条，匀称。她用双手摸摸自己修长的、美丽的大腿。不，目前她还不必为此而感到烦恼！有时她略带忧郁地想：过一个月或者一个月左右，她大概会感觉到自己身体内的生命……那时候她已经在侯萨村了。也许，埃尔伦会感到高兴……她闭上眼睛，用牙齿咬着自己的订婚戒，她面前浮现出埃尔伦的脸，由于激动而苍白的脸，那时他站在楼上的房间里，用响亮而清晰的声音念订婚誓词：

“主和在场诸君为证，我，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与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谨按天主和人类之法律，以当在场诸君之面宣布之条件订婚。于我俩有生之年，我将以尔为妇，尔将以我为夫，白头偕老，黾勉同心，永守天主和国家之法规。”

克里斯丁有事从一幢屋子跑到另一幢屋子去，偶尔停歇一下：这一年花楸树结了这么多果子——将是一个多雪的冬天。太阳照在暗淡的田地里，那里在高高的杆子上挂着一束束庄稼。但愿婚礼期间能一直保持这样的天气！

劳伦斯坚持要女儿在礼拜堂里举行结婚仪式。因此决定婚礼将在顺德村的小礼拜堂里举行。迎亲车队将在礼拜六出发，翻过山岭到沃格，大家在顺德村和附近的庄园过夜，礼拜日举行婚礼后返回。当天晚祷后将进行庆贺，劳伦斯把女儿交给埃尔伦。半夜以后，新婚夫妇进入洞房。

礼拜五傍晚，克里斯丁站在楼上房间前面的游廊里，望着从北面小山岗上烧毁的礼拜堂附近骑马过来的一群人。这是埃尔伦和他的迎亲车队。克里斯丁用足目力想在其余的人们中间看出他。她和埃尔伦不能再见面了——在明天她穿着结婚礼服被带出去以前，现在任何一个男人都不能来看她。

在道路拐向约栾寨的地方，队伍中分出几个妇女。男人们继续往前走，到莱加桥庄园去。这一夜他们将住在那里。

克里斯丁下楼去迎接来客。洗过澡后她感到十分疲乏，头上的皮肤有点疼痛——母亲用极浓的碱水给她洗了头，以便明天头发尽可能显得光洁些。

盖乌提之女奥斯希德夫人在劳伦斯帮助下跳下马鞍。"她的动作多么轻盈，灵活，"克里斯丁心里想。她的儿媳妇，蒙南大人的妻子卡特玲，模样几乎反而比她苍老。卡特玲身材高大而肥胖，皮肤和眼睛都是浅色的。"多么奇怪，"克里斯丁心里想，"她长得很难看，蒙南对她并不忠实，可是人们还是说，他们相处得很好！"来的人除了她们两个以外，还有彼得之子波尔德的两个女儿，一个已经出嫁，另一个还是少女。她们既不难看，也不漂亮，模样和气可亲，不过在陌生人面前显得有点拘谨。劳伦斯对她们肯在晚秋时节长途跋涉光临他女儿的婚礼，客气地表示谢意。

"埃尔伦从小就在我们父亲那里受教育，"姐姐说，同时走到克里斯丁面前，同她寒暄。

这时有两个少年骑着快马奔进院子，他们跳下马背，笑着追逐克里斯丁。克里斯丁急忙跑进屋子去躲着。这是特隆德·耶斯林的两个儿子，英俊而有为的少年。他们从顺德村带来装在盒子里的新娘的花冠。特隆德和妻子要在礼拜日做过礼拜后

才能来。

克里斯丁跑进生着炉子的老房间里。奥斯希德夫人跟着她进来，把双手按在她肩膀上，把她的脸移过来接吻。

“我很高兴活到了这一天！”奥斯希德夫人说。

她拉住克里斯丁的双手，看到这双手瘦了。她还看到，新娘子整个说来是消瘦了，不过胸部却高起来。克里斯丁的整个脸型比以前更清秀，更美丽，在两条粗大、润湿的辫子衬托下，太阳穴仿佛有点儿凹进去。脸颊不再那么圆鼓鼓，滋润的肤色暗淡了。可是一双眼睛显得更大，更黑。

奥斯希德夫人又吻了吻她。

“我知道，克里斯丁，你太劳累了！”奥斯希德夫人说。“今天晚上我给你吃一点药水，明天你就会休息得很好，神清气爽。”

克里斯丁的嘴唇颤抖起来。

“嘘—嘘—嘘……”奥斯希德夫人拍拍她的手说，“我很高兴明天给你打扮，谁也没有看见过象你明天那样美丽的新娘子！”

劳伦斯骑马到莱加桥庄园去同住宿在那里的客人共进晚餐。

男宾们对食物赞不绝口——在礼拜五这样的日子，甚至在最富裕的修道院里也不可能有更好的款待！席上有黑麦面粉粥、煮黄豆、白面包，鱼类则有腌鲑鱼、鲜鲑鱼和肥美的比目鱼。

男宾们酒兴越浓，就越加快乐，越加放肆地同新郎打趣。埃尔伦的所有男傧相都比他年轻得多——和他年岁相仿的朋友都早已结婚了。现在他们都取笑埃尔伦，说他这么大一把年纪，才第一次和新娘子同床共枕。埃尔伦的几个上年纪的亲戚还相当

清醒，他们都担心地听着所说的每一句话，生怕谈话涉及应当忌讳的事情。海斯特涅斯的波尔德大人目不转睛地看着劳伦斯。劳伦斯坐在主人的位子上频频饮酒，但看来啤酒没有使他快乐。他的目光越来越沉重，脸色也越来越阴沉了。可是坐在岳父右手的埃尔伦却在愉快而风趣地回答对他打趣的话，不住地笑着。他红光满面，眼睛闪闪发亮。

忽然，劳伦斯仿佛脱口而出地说：

“那辆板车呢，女婿，趁我现在没有忘记，你说，今年夏天我借给你的那辆板车在哪儿？……”

“板车？……”埃尔伦说。

“难道你已经忘记了吗，夏天你向我借去一辆板车？……主知道，这是一辆多么好的板车，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更好的板车，是我亲自监督着在我的锻工场制造的！你答应并且起誓，还请主作证，而且我家里的人都知道，你答应把那辆板车还给我，可是却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

有些客人大声说，这件事情现在不值得提，可是劳伦斯用拳头击了击桌子，指天誓日地说，他一定要知道，埃尔伦把他的板车弄到哪儿去了。

“它大概在海岬上的那个庄园里，我们在那里弄到一只小船，摆渡到韦埃岛，”埃尔伦若无其事地说。“我并不认为这有多么重要！要知道，岳父，带着装满东西的大车穿过谷地是非常艰难的，花了很长时间，因此，我们终于到达海湾以后，我的仆人没有一个愿意走回头路，把板车送回来，然后再翻山越岭到北方的特隆赫姆那去。那时候我想，板车暂时放在那里大概也不妨事……”

“不，如果过去我听到有人说这种话，那真是见鬼！”劳伦斯

火冒三丈。"你家里的规矩是怎样的？仆人应该到哪里去，不应该到哪里去，是由谁决定的，是你还是仆人自己？……"

埃尔伦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

"的确，我家里的许多事情都不大象样！板车我马上就送还给你，在我和克里斯丁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派人送回来。亲爱的岳父，"他带着笑脸，把手伸给劳伦斯。"要知道，我把克里斯丁带到家里当主妇以后，我家里一切都会变成另一个样子，我自己也会改变的！板车的事情是处理得不得当，不过我向你保证：这是我最后一次让你生我的气！"

"亲爱的劳伦斯，"彼得之子波尔德请求说，"这件小事情你就原谅了他吧！……"

"是不是小事情……"劳伦斯本来还想说下去，可是克制住了，握了握埃尔伦的手。

过了片刻，他作了散席的表示，宾客们各自回房就寝。

礼拜六直到中午以前，妇女们在老阁子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有些人布置合欢床，另外一些人给新娘子穿衣打扮。

拉根弗丽德特意挑选这个地方作为新房，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阁子是最小的——可以把新房子腾出来让更多的宾客住宿，而这个阁子，在劳伦斯建造现在他们不管冬天还是夏天都居住的新房子以前，在克里斯丁幼年的时候，本来就是他们夏天的卧室。除此以外，老阁子经过劳伦斯翻修以后可能是整个院子里最漂亮的建筑物——他们搬到约栾寨来的时候，这阁子已经破旧不堪了。现在这阁子里里外外都有精致的木雕，虽然楼上的房间不大，但却便于装饰，可以用壁毯、窗帘、毛皮把它布置得富丽堂皇。

合欢床上的被褥已经完全准备好了，有套着绸枕套的枕头。床的四周象帐子那样张挂着华丽的壁毯，在毛皮和床单上铺着绣花的绸床罩。拉根弗丽德和几个妇女在原木墙壁上张挂壁毯，在长凳上铺放坐垫。

克里斯丁坐在特意搬来的一只大圈椅里。她穿着鲜红的结婚礼服。她的胸部扣着几个大扣环，掩盖住黄色的绸衬衫袒开的领口，黄色的绸衣袖上，两只金手镯闪闪发光。镀金的银丝织的腰带在她身上围了三圈，脖子上和胸前挂了许多链子，最上面是父亲的旧的金链子，链子上挂着藏有部分圣体的大十字架。她的双手搁在膝上，由于手指上戴满了戒指，十分沉重。

奥斯希德夫人站在圈椅后面，用梳子给克里斯丁梳浓密的金褐色头发。

"明天你将是最后一次披头散发！"她笑着说，并且用红丝带和绿丝带裹在克里斯丁头上，这丝带是用以托住花冠的。妇女们环绕在新娘子周围。

拉根弗丽德和斯库格庄园的哥丽德从桌子上端来一个属于耶斯林家族的巨大的婚礼花冠。这花冠全部是镀金的，它的花饰是相间的十字架和三叶草，帽圈上镶满水晶。

她们把花冠紧紧地戴在新娘子头上。戴上去的时候，拉根弗丽德面色苍白，双手不住地颤抖着。

克里斯丁慢吞吞地站起来。主耶稣啊，身上挂着这么多的金银饰物，是多么沉重！……奥斯希德夫人扶着她的手臂，把她带到一只盛着水的大木桶前面，女伴们打开门，让阳光照进房间。

"现在你看看自己吧，克里斯丁，"奥斯希德夫人说。于是克里斯丁在木桶上弯下身子。她仔细地观看从水面浮现出来的自

已苍白的脸，它是这样的近，克里斯丁还看见头上黄金的花冠。在象镜子一样的水面上，有许多乍明乍暗的影子在花冠周围晃动——她似乎想起了什么，这时她感觉到，她马上就要失去知觉了。她急忙抓住桶沿。奥斯希德夫人急忙把自己的手搁在克里斯丁的手上，把指甲刺入克里斯丁的皮肉，克里斯丁感到疼痛，神志清醒了。

山下桥边响起了号角声。人们在院子里向楼上高声说，新郎带着随从骑马来了。妇女们簇拥着克里斯丁走到阁子的游廊里。

一大群装饰得十分华丽的马匹和穿着节日盛装的人在院子里拥来拥去，在阳光下鲜艳夺目。克里斯丁抬起眼睛，从这一切的顶上看到谷地深处。故乡的村落在一层薄薄的浅蓝色雾霭中显得清朗而幽静。从雾霭中直接升起一座座山峦，山上的石壁呈灰色，树木呈黑色，太阳从无云的天空把光线射入象盆子一般的谷地。

克里斯丁以前好象没有注意到，树上的叶子已经脱落了，树林光秃秃的，现出灰蒙蒙的银子般的色调。只有沿河的赤杨树丛还在最高的树枝上保留着比较暗淡的绿色，白杨树端的小树枝上还留下少许枯黄的叶子。但其余的树差不多完全光秃了——只有花楸树还在一串串血红的果子周围生着褐色和红色的叶子。天气很暖和，没有风，满地铺着象烟灰色地毯似的落叶，散发出略带酸味的秋天的气息。

要是没有花楸，这种天气可以看作是早春天。同样的幽静……啊，不，这是秋天特有的幽静，异常的幽静！……每当号角声静下来的时候，除了在收割过的庄稼地和草地上放牧的畜群发出一阵阵铃铛声以外，整个村落里没有一点声息。

河流变得狭窄了，浅了，水声也静下来了，只有几股细流

在沙土和被水磨平的巨大白石板之间迅速地奔流。山坡上已听不到溪水的潺潺声——秋天是干旱的。不过周围的整个田野还是润湿的，这是秋天呈现在土地表面的润湿，不管气候怎样温暖，空气总是清朗的。

楼下院子里的人群向两边分开，为新郎的随从腾出地方。年轻的傧相们这时恰巧走在前面，游廊里的妇女们骚动起来。

奥斯希德夫人站在新娘旁边。

“要镇静，克里斯丁，”她说，“现在要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安然戴上妇女的头巾！”

克里斯丁软弱地点点头。她感觉到，她的脸色大概已经十分苍白了。

“作为新娘，我的脸大概太苍白了！”她低声说。

“你是新娘中最漂亮的！”奥斯希德回答。“看，埃尔伦来了——比你们两人更漂亮的人，大概没有了。”

现在埃尔伦本人也走近游廊。他轻捷地跳下马背，行动潇洒自如，虽然穿着沉重的、随风飘动的衣服，却并不感到束缚。克里斯丁觉得他非常英俊，她感觉到整个身心充满了对他的爱。

埃尔伦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枯叶色的绸长衣拖到膝盖下面，两旁开叉，衣服上有黑色和白色的花纹。他腰里束着金丝织的宽腰带，左侧佩着宝剑，剑柄和剑鞘都是金的。肩上披着沉重的藏青丝绒斗篷，乌黑的头发上戴着黑色的法国小帽，在头的两边形成长长的竖直的皱襞，样子象一对翅膀，上面有两根长长的带子，其中一根从左肩绕过胸部挂到右肩后面。

埃尔伦向新娘子遥遥致意，然后走到为克里斯丁准备的马

匹旁边，把一只手搁在马鞍子上，等劳伦斯上楼去把新娘子带下来。克里斯丁感到很不自在，这一切富丽堂皇的布置使她感到头晕目眩——父亲穿着他节日穿的拖到膝盖下的绿丝绒长衣，样子变得很陌生；母亲穿着红绸连衫裙，她的脸在亚麻布头巾下显得很灰白。拉根弗丽德走到女儿身边，给她裹上斗篷。

于是劳伦斯搀着新娘子的手，带她到下面去见埃尔伦。埃尔伦扶她上马，自己也跨上马鞍。两人并辔立在作为新房的阁子前面，等迎亲车队渐渐从院子里走出大门。走在最前面的是神父：艾利克神父、乌耳斯伏德庄园的图尔穆德神父，还有从哈马尔来的一个神父，他是劳伦斯的朋友。接着男傧相和女傧相一对对地前进。最后，埃尔伦和克里斯丁也走出院子。他们后面是新娘子的父母、亲戚、朋友和宾客，从院子的栅栏到大路排成一长列浩浩荡荡的队伍。在很长的一段距离中，路上撒满了花楸、枞树枝和秋天最后的一批白菊花。迎亲车队所过之处，人们夹道伫立，高声欢呼庆贺。

礼拜日，太阳下山后，迎亲车队马上返回约栾寨庄园。院子里燃烧的一堆堆篝火，在薄暮的阴暗中象是一个个红斑。当大队人马走近熊熊火光的时候，三弦提琴手和演奏其它乐器的人们都随着鼓声演奏起来。

埃尔伦在楼上房间的游廊的楼梯前面扶克里斯丁下马，这时克里斯丁累得两腿发软了。

“我们翻过山的时候，我冻僵了，”她低声说，“而且非常疲乏！……”她站了一会儿，上楼梯的时候，走一步身子晃一晃。

楼上那些挨冻的宾客很快就暖和起来——由于点了无数蜡

烛，房间里很热。客人们面前端来了热气腾腾的食物，葡萄酒、蜂蜜和浓烈的啤酒放在大桶里传来传去，让大家任意舀。响亮的讲话声和咀嚼声传到克里斯丁耳中，仿佛是远处传来的隐隐轻雷。

她身上还是不暖和。过了一会儿，她的两颊开始暖和了，可是两条腿仍旧不暖和，背上感到一阵阵冷颤。她和埃尔伦并排坐在主要席位上，由于头上的金首饰分量很重，她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前倾着。

每一次新郎为她的健康而祝酒，她总是目不转睛地望着埃尔伦的脸颊。在寒冷天气中长途跋涉后，现在他身子已经暖和了，脸颊上明显地现出红色的斑点和条纹。这是夏天烧伤后留下的痕迹。

昨天晚上他们在顺德村晚宴的时候，克里斯丁与哥恩纳尔之子卑伦的暗淡目光一接触，感到异常害怕。卑伦注视着她和埃尔伦，他的眼睛一眨不眨，也不移动。卑伦大人穿着骑士服，样子象一个念了符咒而回生的死人。

夜里克里斯丁和奥斯希德夫人一起躺着——奥斯希德夫人是参加婚礼的所有宾客中同新郎最接近的近亲。

"你怎么啦，克里斯丁？"奥斯希德夫人带点生气地说。"要坚持到底，不要垂头丧气！……"

"我想起了被我们伤害过的那些人，"克里斯丁用颤抖的声音说，"为了我们能够活到今天……"

"你们本身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奥斯希德夫人说。"总而言之，埃尔伦不好过！你也许更糟！"

"我想到他两个得不到保护的孩子，"新娘子仍旧用这样的声音说，"我很想知道，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的父亲今天举行婚

礼。"

"想想你自己的孩子吧，"奥斯希德说。"你要感到高兴，你是与他的父亲结婚！"

克里斯丁默默地躺了一会儿，彷彿在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万丈深渊里掉下去。听人提到在三个多月的时间中她天天考虑而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的那件事情，是很奇怪的。不过这对她仅能起短暂的作用。

"我想起了那个由于对埃尔伦的爱情而付出生命的女人，"她颤抖地低声说。

"再过半年，你自己也可能付出生命的！"奥斯希德夫人生硬地回答。"趁现在还活着，尽可能地快乐起来吧！……教我对你说些什么好呢，克里斯丁！"奥斯希德绝望地说。"难道你现在完全失去勇气了吗？到一定的时刻，会要求你们为你们从生活中取得的一切付出代价的，你可以不用担心！……"

可是克里斯丁觉得，她心中的一切都崩溃了，一次接一次的崩裂，把她在海乌格庄园那个可怕的日子以后建立起来的楼台亭阁都冲走了。在最初的时刻，她盲目地、不顾一切地想继续支持下去，哪怕多支持一天也好，于是她支持下来了，但结果并没有轻松些。后来她把自己的一切念头都抛掉，只剩下一个念头：她和埃尔伦两人结婚的日子终于快到来了！这样她才感到轻松。

在祈祷的时候，她和埃尔伦并排跪着。但她感觉到，蜡烛、图画、圣器上的反光、穿着白麻布衣服和短披肩的神父，一切仿佛都是幻象。克里斯丁好象在梦中看见早年认识她的人们，现在他们都站在旁边，穿着不习惯的节日盛装，挤满整个礼拜堂。

卑伦大人靠着柱子站着，用他象死人一样的目光看着新婚夫妇——克里斯丁似乎看到，另外一个死人也和他手挽手一起回来了！

克里斯丁竭力试图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在圣奥拉甫的塑像上——他穿着白色的衣服，脸色红润，姿态优美，手里执着长斧，脚下踏着自己本身的罪恶的臭皮囊，——可是她的目光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卑伦大人吸引过去。在卑伦身旁她看见了奥尔姆之女埃琳娜的死灰般的脸——埃琳娜冷漠地看着他们。他们践踏她，为了能够到这里来结婚，她给他们让了路！

死者站起来了，把克里斯丁竭力填在她坟墓里的石子从自己身上拨开。埃尔伦虚掷的青春，他的名誉和幸福，朋友们的好意，他的灵魂的得救……死者把这一切都从自己身上扔掉。"他以前想得到我，我也想得到他，后来你想得到他，他也想得到你！"埃琳娜说。"我已经付出了代价，时间一到，他也要付出代价，你也要付出代价。恶贯满盈，就会死亡……"

克里斯丁觉得，她和埃尔伦跪在冰冷的石头上。埃尔伦苍白的脸上有着红色的烧伤痕迹，她头上戴着沉重的婚礼花冠，肚子里感到沉甸甸的——这是她的罪恶的负担。她带着自己的罪恶，戏弄着它，衡量着它的大小，把它当作儿戏……圣母啊，他不久就要足月了，他将躺在她面前，用活生生的眼睛瞅着她，给她看罪恶的烙印，罪恶的丑模样，用伤残的双手憎恨地敲打自己母亲的胸部！当她生下孩子，当她在孩子身上看到罪恶的标志，并且象爱自己的罪恶那样爱他时，这游戏才会告终。

克里斯丁心里想：如果现在大叫一声，让叫声并入唱赞美诗的低沉的男声中，变成一个回声，在人群的头顶上震荡，这会怎样呢？……这样，埃琳娜的脸会消失吗？死人的眼睛中会

出现生气吗？可是她紧紧地咬住嘴唇。

"……圣王奥拉甫，我向你呼吁！在天国中，我只向你一个人请求，因为我知道，你爱主的公正甚于一切！我请求你对我肚子里无辜的孩子伸出手来！使主的愤怒不要加在无辜者的身上，把它加在我身上吧！为了圣王，阿门！……"

"要知道我的孩子也是无辜的，"埃琳娜说，"可是在基督徒的国家内却没有他们容身之地！你的孩子同他们一样是不合法地受孕的！你不可能在你自己离去的那个国家里为他要求任何权利，正象我不能为自己的孩子们要求权利一样！……"

"……圣奥拉甫，我还是要请求你赐给我仁慈！请你为我的儿子向主乞求恩惠，请你把他置于你的庇护下，只要你肯帮助我，我会抱着孩子赤脚走到你的礼拜堂里，把自己的金首饰献给你，放在你的祭坛上，阿门！……"

她脸色呆滞，呆若木鸡；尽管她竭力控制自己，安慰自己，她跪着与埃尔伦举行结婚仪式的时候还是全身颤栗着。

现在她和埃尔伦一起坐在家里的主要席位上，周围的一切她觉得都是在谵妄中看到的幻象。

房间里演奏着竖琴和中提琴，楼下的房间和院子里也传来歌声和乐声。门一开，篝火的红色反光映到房间里，食物和饮料端进端出。

大家都从桌子后面站起来，克里斯丁站在父亲和埃尔伦中间。父亲高声向大家宣布，现在他把自己的女儿克里斯丁交给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做妻子。埃尔伦向岳父道谢，向到这里来庆贺他和妻子的全体来宾道谢。

大家对克里斯丁说，现在她应该坐下来，于是埃尔伦把结

娅礼物放到她膝上。艾利克神父和波尔德之子蒙南大人摊开证书，宣读新婚夫妇分配财产的规定。在宣读证书、把礼物和一袋袋钱币搬到桌上的时候，站在四周手执长枪的男傧相们用枪杆子击着地板。

搬到房间里来的几张桌子收拾开以后，埃尔伦带克里斯丁走到房间中央，跳起舞来。

克里斯丁心里想：

“我们的傧相对我们来说显得太年轻。和我们一起度过青春的人们，都已经离开这里了；我们怎么又回到了这里呢？……”

“克里斯丁，你是多么的古怪，”在跳舞的时候埃尔伦低声说。“我在为你担心，克里斯丁，难道你心里不高兴吗？……”

他们从一幢房子走向另一幢房子，向宾客们致意。所有的房间里都点着许多蜡烛，到处都是人，有的在饮酒，有的在唱歌，有的在跳舞。克里斯丁觉得，她不认识自己的老家了，她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时间和形象构成一串模糊而松散的行列，在她面前飘过。

秋天的夜晚是温暖的。院子里也在演奏音乐，人们围着篝火跳舞。大家高呼，要新郎和新娘赏脸，于是克里斯丁和埃尔伦在沾着露水的阴冷的院子里跳了个舞。这样一来，她仿佛清醒了些，稍稍恢复了意识，她的头脑也清楚了。

远处，在流水潺潺的河流上面，有一条光亮的雾带在黑暗中飘动。在星光闪烁的天空，群山的影子象是一道漆黑的墙。

埃尔伦带着克里斯丁离开跳舞的人们，走到一边，在游廊下的黑暗中把她紧紧地搂住。

“我甚至还没有一次机会对你说，你是多么美丽，多么美丽，

又是多么可爱！你的脸颊象火一样红……"说罢，埃尔伦把脸贴在她的脸颊上。"克里斯丁，你怎么啦？"

"我很疲倦，很疲倦，"克里斯丁低声回答。

"现在我们很快就要睡觉了，"新郎说，同时看了看天空。银河转了向，现在差不多从北直贯到南。"你还记得吗，自从在你斯库格庄园小房间里度过唯一的一夜以后，我们没有在一起睡过呢？……"

过了一会儿，艾利克神父向院子里高呼说，礼拜一凌晨已经开始。妇女们走到新娘身边，把她带到合欢床上——克里斯丁感到十分疲乏，简直无力按礼仪稍作抗拒。她让奥斯希德夫人和斯库格庄园的哥丽德扶着，从楼上的房间里走出来。傧相们手执燃烧的火炬和出鞘的宝剑站在楼梯脚下。他们把妇女们围成一圈，簇拥着克里斯丁穿过院子，走到老阁子楼上去。

妇女们给她卸妆，把首饰一件件取下来，放在一边。克里斯丁看到，床脚边挂着一件淡紫色的丝绒连衫裙，这是她必须在明天穿的。连衫裙上有一块长长的、折得整整齐齐的雪白麻布头巾，这是标志已婚妇女的头饰，是埃尔伦为她带来的。明天她必须把自己的头发扎成一束，用这块头巾遮盖起来。从这块头巾上散发出清新、凉爽、宁静的气息。

最后克里斯丁站在合欢床前，赤着脚，裸露着手臂，只穿一件拖到脚踝骨的金黄色的长衬裙。妇女们又给她戴上花冠，这花冠必须由新郎替她摘下来，在只有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拉根弗丽德把双手搁在女儿肩膀上，吻了吻她的脸颊——母亲的手和脸异常的冷；仿佛在她的内心深处憋着眼泪。然后她打开被褥，叫新娘子坐在里面。克里斯丁听从了，背靠在床头的一大堆绸枕头上——她必须把脑袋稍稍前倾着，才能把花

冠支持住。奥斯希德夫人拿毯子把她的下半身盖住，把她的双手放在绸床罩上，再把新娘子光洁的头发撩起来，让它挂在胸前和裸露的、柔弱的肩膀上。

男宾们把新郎送进房间。波尔德之子蒙南给埃尔伦解下金腰带和宝剑，把它们挂在床头的墙壁上。他对新娘子低声说了句话。克里斯丁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只是尽可能亲切地对他笑了笑。

男傧相们替埃尔伦脱去绸衣服和沉重的长衣。埃尔伦坐在圈椅里，他们帮他脱去马刺和靴子。

新娘子一直低着头，只有一次稍稍抬起头来，她的目光接触到埃尔伦的目光。

后来开始道晚安。宾客们一个个离开，房间里空了。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最后一个走出去，关上新房的门。

埃尔伦站起来，脱去自己的衬衣，把它扔在长凳上。他走到床前，从克里斯丁头上摘下花冠，解去丝带，把它们放在桌子上。然后回过来，爬到床上。他跪在克里斯丁身边的床上，捧住她的头，使她紧贴着自己裸露的、温暖的胸部，沿着花冠留下的红色印痕频频地吻着她的前额。

克里斯丁搂住他的肩膀，大声痛哭起来，带着一种甜蜜而粗野的力量感觉到，现在一切的恐惧和幻影已化为乌有，荡然无存了——现在，现在她和他两个人又在一起！埃尔伦把克里斯丁的头抬起一下，看了看她的脸，异常急切而粗暴地用手抚摩着她的脸和整个身子，仿佛要撕去她的皮肤。

“把一切都忘掉吧！”埃尔伦充满热情地低声哀求。“把一切都忘掉吧，我的克里斯丁，除了一点：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

的丈夫！”

他用一只手捻灭了最后一支蜡烛的火焰，在黑暗中扑在克里斯丁身边的床上，也大声痛哭起来：

“我从来也不敢相信，这些年来从来也不敢相信，我们能够活到这一天！……”

院子里的喧闹声逐渐静息了。宾客们由于白天的长途跋涉而感到劳累，由于葡萄酒和啤酒的作用而感到头昏，起初还出于礼貌而走来走去相互应酬，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悄悄儿地离席，去寻找为他们准备的床铺。

拉根弗丽德伴送那些最受尊敬的宾客到为他们专辟的房间里，向他们道了晚安。这件事情本该由丈夫帮助她做，可是无论哪儿都不见他的影踪。

在阴暗的院子里只留下几堆为数不多的年轻人——大多是仆人和使女。最后拉根弗丽德走出屋子去寻找丈夫，以便安置他睡觉。她看见劳伦斯在入夜时已经喝得酩酊大醉。

她往畜栏的另一边去寻找丈夫，结果踢在他身上绊了一交——劳伦斯俯卧在洗澡间后面的草地上。

拉根弗丽德在黑暗中用手一摸就知道了：是的，是他！拉根弗丽德以为他睡着了，抓住他的手臂，想把他从冰冷的地上拉起来。但他并没有睡着，至少没有完全睡着。

“你要干什么？”劳伦斯转动着不灵便的舌头问。

“不能躺在这里，”妻子说。劳伦斯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站起来。妻子扶着他，用另一只手拂去沾在他丝绒衣服上的泥土。“我们也该去睡觉了，我的丈夫！”妻子扶着站立不稳的丈夫的手臂，往屋子走去。他们沿着牛栏和马厩的后墙走。

“拉根弗丽德，你戴着花冠坐在合欢床上的时候，从来没有抬起过眼睛。”他仍旧用那种声音说。“我们的女儿可并不怎么怕难为情，她看着自己的新郎的时候，目光并不怎么怕难为情！”

“克里斯丁等待他已经等了三年半时间，”妻子低声说。“她敢抬起头来看他，这是可以理解的……”

“是的，绝对不会！他们等待了这么多时间，那是当然的！”丈夫大声说，妻子害怕地向他嘘了一声。

他们处在厕所后墙和栅栏之间的狭隘的过道里。劳伦斯在架在坑上的低低的木梁上击了一拳。

“我恨不得把你拖到这里来受人羞辱和耻笑，你这个笨蛋！我恨不得把你拖到这里来，让妖魔鬼怪把你吃掉！我恨不得把你拖到这里来惩罚你，因为你毁了我年幼无知的亲爱的女儿！可是我却不得不把你安置在有华丽雕刻的最好的房间里，尊敬你，感谢你。由于你使我的儿女摆脱了羞辱和痛苦，由于我的乌耳希德为你无辜地死去！……”

他转过身去，沿着栅栏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跌倒在栅栏上。他热泪迸流，放声大哭，哭声中夹着低沉而曼长的呻吟。

妻子抱住他的肩膀。“劳伦斯，劳伦斯！”可是她没有办法使丈夫安静下来。“我的丈夫！……”

“啊，我根本，根本，根本不应该把她嫁给这个人！主啊，这件事情我是一直知道的！他摧残了她的青春和宝贵的名誉！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我能想到克里斯丁会干出这种事情来吗？可是我毕竟知道这件事情！对这个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她是太好了，而这个人却毁坏了自己的生活和她的生活。尽管他多次引诱克里斯丁，我还是不应该把克里斯丁嫁给他，使他继续毁坏她的生活，破坏她的幸福！”

"现在该怎么办呢?"妻子压低了声音说。"你自己也明白,克里斯丁已经属于他了……"

"不错,我本来应该大吵一场,而不是把他自己已经取得的东西再交给他!"劳伦斯说。"我的克里斯丁,她得到了一个出色的丈夫,还有什么可说呢!……"他在栅栏上猛地抓了一下,接着又大声痛哭起来。拉根弗丽德本来觉得他稍稍清醒了一点,可是现在酒力又涌上了他的脑袋。

丈夫醉得这样厉害,而且这样神情沮丧,拉根弗丽德觉得不能把他带到他们睡觉的老房间里去——这房间里有许多客人。她向四周扫视了一下: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板棚,里面堆放着春耕时作为马饲料的最好的干草。拉根弗丽德走到板棚门口,往里面一看,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于是她把丈夫带到里面,随手关上门。

拉根弗丽德把干草耙到自己和丈夫周围,再在身上盖了斗篷。劳伦斯经常一边流泪一边诉说,但说得含糊不清,拉根弗丽德不得要领。过了一会儿,她把丈夫的头抬起来,放在自己的膝上。

"我亲爱的丈夫,既然他们这样相爱,也许一切都会比我们意料的好……"

劳伦斯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回答——他的头脑仿佛又清醒了些:

"难道你不明白,他这个从来不能控制自己的人,现在对克里斯丁有了充分的权力!克里斯丁很难鼓起勇气在什么事情上违抗自己丈夫的意旨,如果一旦需要这样做,那么她自己也会感到莫大的痛苦——我的温顺的、善良的女儿……我简直不能相信,为什么主给我这么多严厉的考验,我是一直竭诚信仰他

并且执行他的旨意的。为什么他一个接一个地夺走我们的孩子，拉根弗丽德，起先是三个儿子，然后是小乌耳希德？如今我把最疼爱的女儿不光彩地嫁给一个不可靠的、没有理智的人！现在我们身边只剩下一个最小的孩子——兰波尔，现在我心里想，在我看到她将有怎样的生活以前就为她而高兴，那是很愚蠢的。”

拉根弗丽德浑身颤抖着。于是丈夫拥抱住她的肩膀。

“躺下吧，”劳伦斯请求说。“我们睡吧！……”他把脑袋枕在妻子手臂上，躺了一会儿，时时叹着气，直到睡着为止。

板棚里仍旧一片漆黑，拉根弗丽德移动了一下身子——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睡着了。她摸摸自己身边。劳伦斯抱膝坐着。

“你已经醒了？”她惊讶地问。“你冷吗？”

“不冷，”劳伦斯用嘶哑的声音回答，“不过我再也睡不着了！”

“你在想克里斯丁？”妻子问。“要知道一切都可能比我们所想的好，劳伦斯，”她重复了一句。

“是的，我正是在想这一点，”丈夫说。“不管是姑娘，还是已经成了妇人，她毕竟是同自己所爱的人一起睡在合欢床上。你我两人当时不是这样的，我的可怜的拉根弗丽德！”

妻子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侧身倒在干草上。劳伦斯把一只手搁在她肩膀上。

“可是我不能……”他奇怪地说，声音里带着痛苦。“不，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不能象你所希望的那样！我不是那样的人……”

过了片刻，拉根弗丽德噙着眼泪低声说：“不过，这些年来，我和你毕竟还是相处得很好吧，劳伦斯？”

"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劳伦斯阴郁地回答。

他头脑中思绪万千，百感交集。新郎和新娘，两个情如烈火的年轻人唯一的一次相互接触的赤裸裸的目光，在劳伦斯看来是不知羞耻的。他象受到烈火烤炙一样难受——这就是他的女儿啊！这双眼睛一直浮现在他面前，他盲目地、疯狂地挣扎着，不让覆盖在自己心上的幕布被揭开——劳伦斯从来不想承认，他是在阻挡自己的妻子，不让她得到她在寻求的东西……

他不能这样，劳伦斯固执地默默重复了一遍。真见鬼，他结婚的时候还是个很小的孩子，新娘子不是他自己挑选的，新娘子比他年纪大，对他没有吸引力，他不想从她那里学习……爱情！一想到这一点，一想到自己不想从妻子那里得到爱情，而妻子却迫使他爱她，一想到妻子把他从来没有要求过的一切都献给他，他至今还感到羞惭，象在发烧一般……

劳伦斯是她的好丈夫，他自己也一直是这样想的。他对妻子非常尊重，给予她充分的支配权，在一切事情上征求她的意见，对她忠诚，他们生了六个儿女。他只希望能和妻子平静地生活，不让她经常触及他自己也不愿暴露的心中的隐秘……

他从来没有爱过什么人……可是勃里亚庄园的卡尔的妻子英哥恩呢？劳伦斯的脸在黑暗中红了。他骑马在谷地来来往往的时候，经常在他们家里作客。大概，他甚至一次也没有同女主人单独谈过话，可是一看见她，甚至一想到她，他就感觉到一种类似田野里春雪初融的清新气息。现在他知道，他也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他也能爱上什么人。

他结婚的时候十分年轻，因此他很胆怯。结果，他觉得自己还不如待在密林里，待在荒山中，在那里，一切生物都能有宽敞的地方——逃避的地方，胆怯地、不信任地注视着每一个

想悄悄地走近它们的人……

可是一年一度，树林里和山中的野兽总有忘记胆怯的时候，那时候它们东奔西逐，寻求配偶。不过他是象得到礼物那样得到自己的配偶的！妻子把他并不努力求取的一切都献给他……

窠里的雏鸟啊……这是荒漠中唯一的绿洲，是他生活中最甜蜜的快乐。女孩长着浅色头发的小脑袋挨在他的手掌下。

结婚——随随便便地给他结了婚，甚至没有问问他的意见。朋友——他有许多朋友，但没有一个知己。战争——他对打仗感到快乐，可是战争再也没有了，他的盔甲挂在阁楼里，很难得穿……他成了一个农民……不过他有女儿——他对自己的生命更重视了，因为他要保护她们，使她们——他抱在手里的美丽而温柔的小生命——得到保护。他回想起坐在他肩膀上的两岁的克里斯丁的小身体，她那亚麻色的柔软头发披在脸颊上。他骑马时，克里斯丁坐在他背后，两只小手抓住他的宽腰带，她圆圆的、结实的幼小前额顶在父亲背上。

而现在，她的眼睛里充满热情——她得到了自己所要的东西。她坐在光线朦胧的床上，背靠着一堆绸枕头。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中，她浑身都是金色的—— 金色的花冠，金色的衬裙，披散在裸露的金色肩膀上的金色的头发……她的目光不再怕难为情了……

由于羞愧，劳伦斯哆嗦了一下。

不过他心里非常痛苦。由于他自己没有得到这一切！由于躺在他身边的妻子，他不能把她需要的东西给她。

他对妻子感到非常怜悯，在黑暗中摸到拉根弗丽德的手。

“是的，我觉得我和你相处得很好，”劳伦斯说。“我过去认为，你是为我们的孩子而郁郁不乐……还认为你生性就是多愁

的。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也许不是你的好丈夫！……”

拉根弗丽德的身子仿佛抽筋似地颤抖起来。

“你一直是个好丈夫，劳伦斯！”

“哼！……”劳伦斯坐着，把下巴颏儿搁在膝盖上。“如果你当时象现在我们的女儿那样嫁人，也许对你要好些……”

拉根弗丽德直跳起来，用低沉而刺耳的声音叫喊说：

“你知道了？……你是怎么知道的？你知道了很久吗？”

“我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过了一会儿劳伦斯用奇怪的、暗哑的声音说。

“我指的是，我嫁给你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姑娘了，”拉根弗丽德回答，由于不再抱希望，她的声音很清楚，很响亮。

过了片刻，劳伦斯用以前同样的声音回答：

“这件事情我从来也不知道——迄今为止。”

拉根弗丽德躺在干草上号啕痛哭，身子不断地颤栗着。一阵发作过去以后，她略微抬起头来。墙缝里已经开始透进灰蒙蒙的微光。她已经能够看清丈夫的姿势——他抱膝坐着，一动不动，仿佛成了化石。

“劳伦斯……给我讲点什么吧！”她央求着。

“你要我讲什么？”他问，仍旧一动不动。

“啊，我不知道……你骂我吧，打我吧！……”

“现在这大概已经太晚了，”丈夫说。他的声音里似乎带有一丝嘲笑。

拉根弗丽德又哭起来。

“是的，当时我没有想欺骗你。我只觉得，我自己受了骗，受了凌辱！谁也不怜悯我。有人带你来向我求婚——要知道，在结婚前我和你只见过三次面，—— 我觉得你还完全是个孩子，

脸色白里透红，这样年轻，象孩子一样单纯……”

“我当时本来就是这样的，”劳伦斯说，这一次他的语气比较肯定……“因此我心里想，你作为一个妇女一定更害怕……欺骗……欺骗一个这样年轻、完全不懂事的少年。”

“在认识了你以后，我自己也明白了这一点，”拉根弗丽德一边号啕痛哭一边说。“不久我就非常悔恨，只要能够在你面前不感觉到自己的过错，我死也愿意！”

劳伦斯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坐着。妻子接着又说：

“你没有什么话要问我吗？”

“为了什么呢？这就是那个人 …… 在我们抬着乌耳希德到尼达洛斯去的时候，在费根斯勃列克山① 上正碰到他出殡？……”

“是的，”拉根弗丽德说。“我们不得不让路，从路上走到草地里。我看到他的尸体躺在担架上被抬过，四周围着神父、修士和武装的仆人。我听说，他得到主的宽恕，是寿终正寝的。我们抬着乌耳希德的担架站着的当儿，我在作祈祷，希望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把我的罪恶和我的悲哀都放在他的脚下！……”

“是的，当然，你作了这种祈祷！”劳伦斯说，他的声音中又带着一丝嘲笑。

“你还没有完全知道，”拉根弗丽德在冷漠的绝望中说。“你还记得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冬天他到斯库格庄园来看我们吗？……”

“记得，”丈夫回答。

“那时卑尔哥夫病得快死去了……啊，那一次谁也不怜悯

---

① 尼达洛斯近郊的一座小山，从山上能鸟瞰全城。

我！他和我发生关系的时候，他喝醉了……后来他说，他从来没有爱过我，也不愿意娶我做妻子，他请求我把一切都忘掉……我父亲不知道这件事情，他没有欺骗你，请你别这样想！不过，特隆德……那时候我和他感情很好，因此我对他诉说了。他想威胁那个人娶我……但他只不过是一个孩子，他被揍了一顿……后来他劝我别再提起这件事情，并且嫁给你……”

她默默地坐了一会儿。

“那个人到斯库格庄园里来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我没有把这件事情特别放在心上。可是他来说，他后悔了，现在要是我还没有出嫁，他想娶我做妻子……他说他爱我。他当时是这样说的！只有主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话。他离开后，我不敢投入海湾，由于害怕罪恶……还为了已经怀着的孩子……我不敢……后来……后来我就开始深深地爱着你了！”她仿佛由于不可忍受的痛苦，大声叫喊着。

丈夫很快地向她转过头去。

“生下卑尔哥夫以后，啊，我觉得，我爱他甚于爱自己的生命！当他躺着，在与死亡搏斗的时候，我心里想：如果他死去，那么我也会死去的！可是我没有祈求主怜悯这孩子的生命……”

劳伦斯一声不吭地坐了很久，然后用冷冰冰的阴郁的口吻问：

“由于他不是我的孩子？”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你的孩子！”拉根弗丽德说，感到浑身冰凉。

他们默默地，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坐了很久。突然，丈夫急躁地问：

“看在主的份上，拉根弗丽德，为什么你现在把这一切都告

诉我？”

“啊，我不知道！”拉根弗丽德使劲弯着双手，手指的关节格格地响起来。“为了你可以对我报复！把我从家里赶出去！……”

“难道你认为，这对我会有什么帮助吗？”由于不屑的嘲笑，劳伦斯的声音颤抖着。“况且我们有女儿，”他低声说，“克里斯丁……还有那个小东西。”

拉根弗丽德默默地坐了一会儿。

“我记得，你是怎样责备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她低声说。“那么你对我将作怎样的判决呢？……”

一阵冷颤慢慢地在劳伦斯全身传过，这使他稍稍摆脱了一动不动的状态。

“你生活了……我和你一起生活了将近二十七年！这不象评论一个陌生人那样简单！我明白，这些年来你非常难受。”

听了这几句话，拉根弗丽德倒在干草上号啕大哭起来。她鼓起勇气伸出手来，摸摸丈夫的手。劳伦斯一动不动，象死人一样静静地坐着。于是拉根弗丽德越哭越响——丈夫仍旧象以前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望着门的四周透进来的灰蒙蒙的微光。最后，拉根弗丽德停止了啼哭，静静地躺着，仿佛她的眼泪已经流干了。于是劳伦斯在她肩膀和手臂上很快地抚摩了一下。拉根弗丽德又啼哭起来。

“你还记得我们住在斯库格庄园时有一次到我们家里来的一个人吗？”她噙着眼泪说，“那个知道许多古代歌曲的人？你还记得其中的一首歌吗？关于死人从地狱回到人间向自己的儿子讲述他在那里的见闻？从地狱深处发出格格声——这是那些不忠实的妻子在为自己的丈夫推磨，磨的不是麦子，而是泥土！她们推的磨石上沾满鲜血，从她们胸膛里挂出沾满鲜血的

心脏！……”

劳伦斯一句话也没说。

“这些年来这几句话一直在我头脑里萦绕，”拉根弗丽德说。“我的心每天都在流血，因为我每天都觉得，我在为你推磨！……”

劳伦斯自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回答。他感觉到，他的胸中空洞洞一无所有，象一个受了“血鹰”①刑的人。

他费力地、疲惫地把一只手搁在妻子头上，说：

“要知道，我的拉根弗丽德，泥土一定会磨碎的，泥土里能够生长庄稼。”

拉根弗丽德想吻吻他的手，他很快地把手缩了回去。然后向妻子看了一眼，抓住她的手，把它放在自己膝盖上，再把自己冰凉的、冻僵的脸贴在她的手背上。他们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着，不再讲话……

① “血鹰”是斯堪的纳维亚古代的一种刑罚，受刑者被从背部割断肋骨，掏出心肺。有时受审者自己要求对他处以这种刑罚，以示勇敢和不怕死。

封面插图　吴建兴



ISBN7-5327-0374-6/I·176
定　价:　3.75 元